



072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淳南遺老集
遺山先生文集



閑閑老人
滄水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金史本傳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家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胥等鞠之秉文初不宥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脩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今史潘豹鄭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退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夕廢後起為同知岢嵐州軍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

以吐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為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十月出為寧遠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拮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眾大安初吐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構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拔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為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類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生糜廩祿為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劄滯

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
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
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米縑帛之類權其任
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
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
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韵削兩階因
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
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
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于是文風大衰貞祐初
秉文又為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
頗麗擢為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想於臺省以為趙
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
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
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
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
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
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
林學士同脩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

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
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
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
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表秉文曰春
秋新官火三日哭今國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
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
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
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三月革開興
政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
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
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從楊雲翼
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
治術號君臣政要為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
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
發微一卷太玄箋黃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
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
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溼水集者若
干卷秉文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綏

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
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
控宇畫則草書尤道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
人間兼文及王遶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涯岨未嘗以大名自
居仕五朝官六卿自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
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
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澹水文集引

學以儒為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為主不根
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為學者不究孔孟之旨
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詞君子病諸
今禮部趙公實為斯文主盟近日擇其所為文章
釐為二十卷過以見示余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
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
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
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
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遊然聾聵
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
尊韓蘇之景歐者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
年歲次癸未冬十有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
奉大夫知制誥泉落楊雲翼引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目次

卷一

大學

原教

性道教說

中說

誠說

庸說

和說

黃河九昭

獲源

湫沃

化道

通塞

匡俗

避礙

種粹

入海

通天

詠歸詞

卷二

古賦

大椿賦

栖霞賦

叢臺賦

解朝醒賦

海青賦

反小山賦

琅山賦

華山感古賦

攔蓬賦

遊懸泉賦

無盡藏賦

拙軒賦

遊西園賦

心靜天地之鑑賦

卷三

古詩

雜擬

秋日郊行

初望少室

盧岩

龍門

過陸渾

至日感事

遊玉泉山

陪趙文孺路宣舛分韵賦雪

寄嵐賦雪分韵得素字

望北山雲

井陘韓信廟

花下墓

漸臺行

秋懷次高參軍韵

三五七格

做嚴武臨邊

遊箭山

做太白登覽

閻山懸岩寺觀宇文公吳東山題名

海月

松糕

霜葉

遊紫霞山

題大令冠軍帖

人日遊西山寺觀謝章綽畫山水

做李長吉擊球行

歲暮言懷

冬至

重九登會禪寺冷翠軒

題東坡眉子石硯詩真跡

風琴臺

聽雪軒

遊崆峒山

題楊祕監畫馬

靈岩寺

江岸艤舟圖

香山飛泉亭

東城赤壁圖

伯時畫九歌

做張志和西塞二首

楊祕監秋江捕魚圖

支道相馬圖

做摩詰獨坐幽篁裏

逢李按察十首

春水行

涿郡先主廟

扈從行

從帥府謁大清真宮

遊醉翁亭

陽冰篆

送墨李道士元老

送天英下第

與龐才卿雨中同遊大寧山

卷四

古詩

和澗明擬古九首

中秋

重午遊冠山寺

七夕與諸生遊鶴山

鷓鴣

遊晉祠

送初園八詠

送初園

歸愚在

閑閑堂

翠貢亭

佇香亭

琴筑軒

南麓畫華清宮圖

跋武元直漁樵閑話圖

就劉雲卿第與同院諸公喜雨分韻得菽

字

九日登繁臺寺

伯勝九日詩蕭然有陶風趣次韻

送雷希賢之涇州錄事

李君美詩中三廟南瑞堂中作

做王川子沙麓雲鵑硯屏呂唐卿藏

做樂天新宅

做郎士元寶刀塞上兒

從軍行送田瑒器之

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

題魯直書黃庭經

試院中愁坐對獻學博忽送紅梅小桃數

枝坐念春物駘蕩西園開鑰不得一

觀作詩破悶薰簡張文學仲山

慧林賦海棠

冷山行

和淵明歸田園居送潘清容六首

題巨然泉岩老柏圖

夢登華山

尚書右丞侯公雲溪圖

過廣武山

河中八詠

舜井

夷齊墓

鶴鵲樓

逍遙樓

汾陽王像

吳生畫

楊惠之維摩像

先公碑

汾陰祠后土

會靈觀即事二首

題東坡石鐘乳山記墨跡

書為水滸幾平

武元直畫喬君章蓬峰小隱圖

中元夜祭太乙罷對月

東山老人河山形勝圖

春雪

同粹中師賦梅

卷五

古詩

題趙琳畫東坡石上以杖橫膝肩頭二首

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題牧牛扇頭

東籬採菊圖

贈眼醫

釣蓬

聽雨軒

題東坡謫居三通

旦起嚙日

午窓曝背

夜卧炕暖

做聖俞月出斷岸口二首

長白山行

渡水僧二首

時雨

皇武

鄭子產廟

過湖城

過閔鄉

舍元殿

過乾陵

發棗社

過寧州

遊華山

做淵明自廣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擬和韋蘇州

和西澗

和烟際鐘

和西塞山

和山岍叟

和上方僧

擬詠夜

擬詠聲

和寄全擘道士

和遊溪

和秋齋獨宿

和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和演師西齋

和遊開元精舍

和荅山中道士

和西樓

和琅琊萬壽寺

擬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床眠

擬綠陰生晝窈孤花表春餘

擬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送麻徵君知幾

飲馬長城窟行

猛虎行

做老杜無家

做劉長卿出塞二首

楊妃墓

李夫人

延安滋戒師余初二安塞堡薄時相識也

今戊子歲春被命作醮平涼偶得相會

以四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之

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寒夜

三山渡口

西陵

柏人光武廟

正覺院

開元寺

散策

陸渾

梁園中秋

梅和尚節使挽詞二首

温妃挽詞二首

和西溪思歸

獄中

徒倚

寒食遥奠西山寺二首

赴寧化宿王道

觀音院

蘆茅山

荷葉平

管州道中

代郡張氏瑞柏堂

謁北嶽

過黃崖二首

桃花島回寄王伯宜

咸平道中

慶雲道中

中秋金河感懷

登巢雲樓

和陽子元二首

松下獨酌

松山道中

疊翠岩三首

陪李舜咨登憫忠寺閣

宿崔家庄

過濟水

通許道中

廬州城下

章宗挽詞

暮春

汝蕘酒尊

湧雲樓雨

窮愁二首

和潘師韻

和政老九日韵

贈茅先生

大雪二首

雪霽

十月菊得深字

白鴈

雪

野菊

岳觀

秋雨

手搗搗皮彈琴圖

早出新安

明惠皇后挽歌詞四十首

河上

雪中登真定閣

連雪潮退

郎山禱詠

天城

馬耳峰

仙人峯

摩雲峯

獨冠峯

五芝峯

鬱秀峰

泓雲泉

上龍門

下龍門

奉命奏告山陵四首

遊崆峒四絕

青龍峒

仙人橋

翠屏山

泰雲亭

卷七

律詩

春山詩意圖

春日即事

酷暑二首

棕扇

三臺懷古

寄王學士

登友雲亭

除夜二首

娛暉軒

馬頭山清居院

松聲

抹里湛酒

連雲島望海

庚申元日

送張仲山

和林卿錦波亭韻

白霄雜興十首

南園

翠微軒

鎮國寺

七金山寺

野香亭

靈感寺

荇蘭若院

金河寺

趙園

扈蹕萬寧宮

琵琶領

拂雲坪

金蓮

五月牡丹應制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紅梨花應制

棘門不寐
寄懷

賦雪和張子野巡字韵

楊祕監畫高士過關圖

重陽後雪寄馬柔克

過代

靜陽道中

題郝運使榮歸堂

遊郊家樂二首

題近侍局使聚扇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上方

題右丞畫荷蓀圖

遊上清宮二首

送月上人赴少林

登定安閣

許州襄城縣進嘉禾合穎應制

陳州進黃鸚鵡應制

寄陳正封

贈磨鏡李先生

記夢

登天壽閣

和刘雲卿

和種竹

寄元裕之

送宋飛卿二首

至日次劉雲卿韵

百五日獨遊西園

題王摩詰畫明皇劍閣圖

和欽止河中即事

弔袁用之

古瓶蠟梅

雪意

栗

憶橙

射帚

冬至

菊二首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荅趙慶之節使

題劉萊州像

九日會極目亭

再和

過楊太尉墳

過邠州二首

過慶陽

暮春得寒字

秋雨

百塔

過石氏園

樂天故居

上巳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攜同

院諸公賦二首

挽劉雲卿

楊尚書官直雪作擬應制作詩某時在暇

聞而和之二首

二月見梅花

春寒花較遲

殘梅

杏花

慶學士升獻七十壽二首

訪天寧周老

卷八

律詩

春遊四首

題扇頭

平湖戲韋園

暮歸

正覺院

登嵩頂

少林

石樓

嵩山道中二首

題南城樓

香岩寺壁

題扇頭

三學院對月

清居寺五杉亭觀子野留題

四春谷

祕魔岩

登萬聖閣

馬尾

趙橋

鷄鳴山

盧溝

漁陽道中

達北京

龍山恠松

東京見梅

遼東

北都雪望

北都小雪

梨香亭二首

錦波亭

雨晴二首

靈感寺二首

鷄鳴下橋

和舜元雜詩二首

聖安小集

和子約立春

二青圖

古北口

撫州二首

北苑寓直

寓望

戴花

玉堂二首

西溪

夏直

過邯鄲

臨洛

真際柏

津沱

題間立本職貢圖臨本二首

墨梅

香山

夏日

太寧吟詩臺 丙中

涿陽道中

昌平狄梁公廟

靈峰院

燕

湧雲樓雨二首

樓上二首

登晉陽閣

中山會故人

下直

潭上二首

宿王佐

熱子圖三首

送人之河中

題李平夫畫黃山塞驢詩圖二首

中秋日郊外遇雨

登定安閣

滎陽古槐

席牢

新安道中

卷九

絕句

遊華山四絕

河上公廟

稠桑谷遇雨

濟源四絕

山行四絕

雨晴

一雨

和楊尚書之美韵四首

題劉德溫畫湖山豐夏橫幅四首

題東坡畫古柏恠石圖三首

雪望

蟬

三蘇帖二首

即事

宿朱家寺

金水河

晚登太史臺二首

管秀安濯足圖

龐才卿畫長江圖

淨安寺紫蠟梅

題移刺右丞畫雙鹿二首

坡陽歸隱圖

九日繁臺寺

道傍古槐

昭君出塞圖

子卿歸漢圖

龐才卿畫春山歸隱圖

同樂園二首

遊上清宮四首

中牟陽水篆

過楊太尉墳

過長安二首

草堂

過咸陽二首

題東坡與佛印帖

呼羣鳴鹿圖二首

五嶽觀

夜

暮

荔支圖

臨韓幹馬

載梅

鴻溝

遊崆峒四絕

題東岩道人讀書堂

哀李平父

洮石硯

跋黃華墨竹二首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絕句五

首

馬上見桃花

列子廟二首

翠微寺二首

宿索水

平泉店逢夏使

暮春用寒字韵二首

初聞鴈

宿遂初園

別春

卷十

雜體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詳問書

荅夏國告和書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回宋國賀萬年節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統軍謝免罪表

進呈章宗皇帝寶錄表

上尊師表

平章謝撫諭表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又

百官起居表

閏月表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謝宣慰賜夫人奠賻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鈇具兔鶻匹

段藥物表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謝宣諭破壽棊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蓋

一隻金一百兩內府段子一十疋表

丞相謝過表

禘禮慶成表

平章乞致仕表

賀立皇太子表

左叅政乞致仕表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封册高麗王麒麟文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革卿誥

叅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許道真致仕制

道陵真妃制

卷十一

碑文

梁公墓銘

郭公碣銘

崔公墓銘

姬平叔墓表

遺安先生言行碣

東平令王君鷄澤尉楊君死節碑銘

張文正公碑

任子山壙銘

翰林學士党公碑

卷十二

碑文

史少中碑

張左丞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祁忠毅公傳

卷十三

記

道安堂記

寓樂亭記

磁州石橋記

學道齋記

種德堂記

湧雲樓記

遂初園記

復溪記

寶墨堂記

希夷先生祠堂記

葉縣學記

商水縣學記

裕州學記

卷十四

論

松論

西漢論

東漢論

魏晉正名論

蜀漢正名論

唐論

知人論

遷都論

侯守論

直論

卷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法言微旨引

道學法源引

箋太玄贊引

中說類解引

貞觀政要申鑒引

尚書無逸直解引

送麻徵君引

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顯宗御書藏祕閣銘

聖德頌

卷十七

箴

御史箴

驪山銘

少華崩石銘

時習齋銘

日省齋銘

習齋銘

思齋銘

誠齋銘

富義堂銘

娛室銘

贊

東坡真贊

關里升堂圖贊

張清獻公贊

卷十八

祭文

宣宗謚議

宣宗哀冊

明惠皇后謚議

明惠皇后謚冊

祭姬平叔文

哀先鋒副統辭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祭薛威儀文

祭劉雲卿文

卷十九

書啟

相府請王教授書

答李天英書

答麻知幾書

遺太賢張子和書

卷二十

題跋

題東坡四達齋銘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題吳臺圖

書雷司直奏牘後

書曹忠敏公碑後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題楊少師侍御帖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題三仙帖

題竹溪篆

題竹溪黃山書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書東坡寄元盡公書後

題田不伐書後

題巫山圖後

題紫陽宮銘後

跋山谷草聖

題王致叔書秘叔夜養生論後

題南麓書後

題黃山書後

跋劉伯深西岩歌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閱閣老人澄水文集目次

大學

原教



夫道何為者也摠妙體而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脩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寔主仁義而言之於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於五者天下從而而是之楊子五事繫乎道德仁義禮闢老氏而言也韓子

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闢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於佛老流而為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有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於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為孔子

性道教說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

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其亦異於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偽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道人欲存天理此脩道之謂教也孟子之沒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為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揚子文中子之徒遊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遠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

蘇氏之學失之濶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於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群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之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讀禮於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為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於以世教為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為正位仁為種性派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於傳註之學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正之道也典禮德行非人為之私也且子以為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

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
曰慎獨

中說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
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
度萬行是也蓋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
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
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
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
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性與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
溟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
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禱佛老之說而言之而
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此
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
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
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

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於喜怒哀樂已發而
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
求之於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聃胎未具之際佛只
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
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
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尚何過與不及之
有耶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
於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
其發之於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
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
不中節者人欲禱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
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
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
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
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
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天理今夫天地之化
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
讓無適而非中也夫夏極暑至於鑠金而夏至一

陰已生隆冬祁寒至於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
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
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
然則中國天道和固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蔚
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偽
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
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
灰槁木禱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歟曰非此之
謂也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途同歸世
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
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
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門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
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

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
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
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
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
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為也以
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
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備則
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
中則和也和則中也以言其究則一而已矣

誠說

夫道何為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
滅之道絕世離俗非切於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
若也至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經可一
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
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際
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

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自身行家自家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
駭於高無眩於奇無精粗小大之殊一於不欺而
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
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
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淺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
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死妄使伏羲垂唐虞之
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
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
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候萬物
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
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乎無息盡
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
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
至乎地則魚躍於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
此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聖矣
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誠猶有言
動之迹在至於不動而變不行而誠不怒而威神

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
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庸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叙春秋書天王詩稱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於天皆中庸所謂
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於子思
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
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
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
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饑藥石必可以治病今
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饑乎果
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以經世也
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糲而不美五穀之味也
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高之過不
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
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
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於隘非庸也
有時乎和和而至於不恭非庸也果何者為庸乎

要不出乎中而已

和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於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於陰則喜陰耻於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道四時和氣冲融於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此皆和之至也

黃河九昭

大安元年余出守寧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

然有懷夫崑崙之道聖源也積石迄之湫聖流

也龍門企之賢化道也仙掌躋之智通塞也屹

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壑避諸礙也匯以大

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

通天也竊以為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

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姑以紓情云爾

發源 湫流 化道 通塞 匡俗

避礙 種粹 入海 通天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涸泥而變

濁兮火鬱烟而滋昏盍虛已以求復兮究大中之

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

塞汝允兮閉汝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原惟德人

之天遊兮捷六盤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如

本於崑崙

湫流

鷲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班兮毛以澤龍蛇起

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適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滯兮將而明何喪兮出日時吾蘭兮九畹擯吾玉兮什襲壽顏天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飲道德之源派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汐

化道

霜濤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響兮雲遠風為翼兮雷為推駕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予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鷗運兮何遲謂螭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蛟餘樂莫樂兮鯁整初塗人兮服儒曾行兮閑趨潔芳馨兮為佩御中直兮為車深身兮德淵諫響兮雲衢登聖門而化道兮吾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川有源有石礙之扶之則通噫聖道之塞塞兮孰開明而別聰蠢蠢兮劉蹶晉滕兮魏聳求蛟螭兮木末求蚌蟠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鹿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

歸宮回狂瀾於既倒兮障百川而朝東侯况侯愈曰軻曰雄同閭異實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闕牆而外禦兮是亦為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偃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醜毒兮可飴曰先聖聞與我將設之世俗詭隘我將証之類汰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為餐兮緝雲霞以為衣御六氣以為駕兮寧蘭杜以為帷道莫正於仁義兮教莫先於孝慈螭末世之類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派之砥柱兮淳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遊而通兮或直而坻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不如狸狸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錐申生以孝斃兮甚弘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餓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

道兮固無可而不可有孺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日
暮竹前泳兮三山渡雷聞聞兮風冥冥舟楫摧兮
蛟龍怒劃大垸之當前兮汨滔滔而東驚又歌曰
深則厲兮淺則揭兮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坎則
止乘流逝兮先師有言嘆棠棣兮

種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
花兮思目成襟風兮佩月飮冰兮飽雪驟驚兮跨
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沆瀣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
瓊芽練玉顏兮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
美兮萃日月之光華游道德之範圍兮馳仁義之
園林及年歲之未暮兮庶無愧於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為宮闕紫貝些叢珍查
恠瓊琳非些松喬偃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
會些鵬鷗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
州滌源入聖海些

通天

猗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以同流浮靈槎以問津
兮夕子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為
御左列缺之揚鞭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為先駟兮
屏翳告予以未具幹北斗以斟精招搖以為精歷
鈞陳而入紫宮兮聞琅琅之天語曰夫人之正心
兮若北辰之居所寧然不動即此心太極兮以遊
乎萬物之祖盡求復於性初兮執大中以為矩究
性命之所極兮沂濬源於天渚亂曰河行九區通
天淵兮九疇八卦源於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
湛然無為守太玄兮

詠歸詞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
喜而何悲時未來而莫預事既往而馬追化新新
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已饑而方食孰既寒而
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矚
乎若奔仰鷲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操之斯存
坐見於輿歛見於罍利何為兮桀蹶善何為兮孔
顏匪美路兮焉由匪仁宅兮孰安嚴三省以日儆

防六欲而常聞戒屋漏以慎獨尚衣衾而中觀存
夜氣之牯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焉
飛而鯢桓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遊娛曾點之舍
琴終不慕兮由求既盡心而不戴亦樂天而何憂
天地均仁於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下澤水有
方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丘草漸漸而茁
長水源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
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
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為期慮道學之
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之孟訓詠二南之周
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卷第一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卷第二

古賦

大椿賦

為黃太守壽公劉相甥

於此有物焉既澤而堅既蔓而延托根於無何之
獅垂陰於不土之田掘日月而共友泰宇宙而爭
年歷春秋其幾何羌不知其歲之八千 榮莖之
繇曰是以江夏為鼻祖小山之外孫者耶以孝悌
為根本忠信為枝葉者耶有擘其華富丈蒸者耶
有駢其寔茂德業者耶松茂栢悅不足以比其壽
者耶愚惑不知請以椿言

栖霞賦

送道人還山

粵有人焉襲芳華跡城郭兮志煙霞賦言歸兮香
何許塞遲迴兮徒延佇貝闕兮珠宮撫膝上兮然
桐高情兮天外歸鴻靈宮兮玉紀玄都兮寶箴祝
君王兮萬壽侍玉宸兮天上辱莫辱兮多憂樂其
樂兮無求望白雲兮歸休三年胡為兮此淹留朝

遊兮山南暮遊兮山北徒倚兮亭上聊道遂以終
日日飛兮清暉臨深兮翠微西山扶兮曉釀秋水
樂兮朝饑山近兮多雨雲昏昏兮承宇烟銷兮霧
散見恒茂兮遠樹樹斷兮天開雁翻翻兮南度忽
人歸兮鳥盡但空山兮日暮日暮兮浮雲滋目極
千里兮傷心悲山中人兮歸來白首不歸兮何時
亂曰山中人兮煙霞宅翠羽簾兮白玉額有友麋
鹿兮侶猿鶴飲清泉兮坐白石山中人兮烟霞衣
青天成幄兮白露成帷風為襟兮月為佩娛清暉
兮澹忘歸山中人兮烟霞語黑霓落手兮醉壺舞
蓬萊山兮在何處乘清風兮欲歸去

叢臺賦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
兮弔荒臺之故基太行車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
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事之推移獨巋然
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猶
有雙塔野花之詩也噫七龍擾擾虎戰以龍爭兮
擊事勢於連鷄或爭桑而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名

圓朝青血於秦韓之草野兮夕暴骨於齊魏之沙
陘甃生靈於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得地不足以
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威
武兮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為未歎兮又窺
秦室之狼豺歸來 酒延眺八極兮俯不見蕭牆
孕哉噫翟犬之夢兆兮識百年之厲階何苦華之
新寵兮宴安耽毒之可懷歎離宮別館之湫隘兮
起高臺之崔嵬咲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况采採
與茅階輦路紫 以雲竦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
石於雲端兮悅鈞天之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兮
微風過而聲哀金與玉輦君王來其間兮左趙女
而右吳娃朝琴夜筑為王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
探雀殼於離宮兮豈憶熊罴與豹胎痛父子斃於
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月
西驚歲律之跳丸悼興亡之奕基嘆趙國之城郭
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
榛丘下者荒陂孤兔穴於丘陵兮草木深於宮闈
地荒第而獸聚兮天莽蒼而鳥馳沈顧竚聽心傷

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然迫而聽之乃在乎
羽蟲之摩執與象竅之噏吹也嗚呼臺向時之臺
也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
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能知人之悲歡而人
自悲之然則靚粧炫服臺非以為榮也而荒榛斷
址臺又奚以辱為然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
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為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
亡國之恥興山木之歌亦臺之不幸而堪嗤且夫
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詠行客過
之而嗟唏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
兮萬古作龜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
之譏也而臺亦負於後世哉可吊而不吟也亂曰
洪波之臺傷周舍於已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蕭
頗於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忠魂於李牧兮不能
斷讒舌於郭開繫梁棟兮既折嘻大厦兮將頽非
一臺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辛亥明昌
二年也

解朝醒賦

少時所作

心怛怛兮危 身恍恍兮風舟頭岑岑其作惡神
昏昏其欲眠安得尤物之蕭爽折朝醒為可憐若
夫蓋金芭之嫩馨膾玉縷之芳鮮蛤酒熟而口吟
蟹糟醉而臍團皆足以扶尊前之顏王醒座上之
逃禪自蕭閑五 之外及涪翁與坡仙或耳目所
不際蓋亦略得而言焉又若酪水冰融 山黎凍
剖西瓜之唇郊烹北蔡之蛟涎亦足解五更之渴
夢快一嚼於冰泉至若辣菜之和邪蒿之醬牛魚
之醢鹿尾之漿海東頭鵝正西尾羊雉以太保羹
以秦王殿以紅脂飯以黃梁然後煎以松風蟹眼
之湯燃以清泉黃串之香已而龍岩雪谿鶩鳥然
而捺翰墨竹溪黃山揮玉麈而談冰霜却弓彎而
謝珠串屏水遠與山長嘆五斗於竹林追獨醒於
沅湘輾然汗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
於維揚者耶

海青賦

奉和扈從春水作

霜空蕭條塞草先白海樹無枝海雲寡色黯兮遠

迫風悲日匿何鷲鳥之不羣兮超翰海而一息爾其
俊氣橫鶩英姿傑立頂摩穹蒼翼迅東極鐵鉤利
鬚霜排勁翮角膝插腦細筋入骨顧盼雄毅飛騰
滅沒旦寄巢於扶桑夕刷羽於碣石于是乃命虞
人遊風勢繒繳設萬里足繫一枝心折遂投軀以
委命耻摧翼以喪節奚奴頭千髯官指百時饑飽
以嗾呼謹寒溫之調適臂不暇弛鈴不停掣猶恐
懷林丘夢砂磧恨身繫而子留歎雄孤而雌隻也
逮其骨肉融性情習遠龍沙入閭闔蒙禁齋之專
寵叨錦繡之前席思報功於所養甘賈勇於一決
既而新陽屆候太簇司月陽皎浮冰漸坼水溶溶
而泛淥鵝翩翩而下唼探使星馳屬車雷發千輿
隱鱗萬騎飄瞥上將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觀民風
而宣鬱結龍旂標而殿門敞虎旅圍而鼓聲疊忽
水擊而鷺飛乍雲翔而成列玉爪翻臂錦條下繼
初貼水而徐回條干雲而上擊雨血紛紅風毛磔
裂象廣寒之舞絳霓裳之回雪似吳宮之戰鷺玉
顏之喋血壯如破敵勢甚擒賊至如開羽義勇張

網奮烈取鯨鯢於堅陣叱豺狼之當轍固亦釋豐
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蓋猶賞驥足之神駿且
以勸忠於英傑也既而壽盃舉臣工說天威暢皇
恩洽背長揚趨京闕

反小山賦

無塵道人李天英家海孺得小山寶而字之
名曰玄峰寢作於花陰月竇之間適甚為賦
閑閑老人咲曰是猶有所待也若知天壤間
皆吾几格間一物又何待輦石於山函花於
鼎之為適哉乃為賦反之

嗟石來前孰形子鑄匪山而拳玉立竦然匪溜而
消玉痕隱然天臺卧雲海濱籍烟幾代子寶幾姓
子傳子入吾室吾以子賢瓊花曉醉壁月夕眠我
家我林吾以子使我學我任吾以子遷子豈吾友
吾不子捐石不能對請以臆宣自我之石幾世幾
年山非吾名石豈子妍聽其兩忘其樂天也夫鏡
中之象即水中之象瓶中之泉即澗下之泉吾豈
謂以顧陸之筆不若山林皆吾之畫圖悅秦巴之

昔不若禽鳥皆吾之筦絃子以心為物役智為象
緣不知無塵塵桎梏於一峰之玄也空花悞大夫
之夢庭柏証祖師之禪無一物之非我 其問諸
屏山之散仙

琅山賦

在揚州境俗謂之郎君山峰巒秀拔頗似

少

尾箕之精琳琅之英鍾奇孕秀琅山播形帝敕六
丁移來玉京六鰲背負三山蓬瀛崑崙直上劍拔
崢嶸表芳獨立霜秋氣橫骨非肉 勢敵天劾呀
然而門繚然而城其門伊何竅鑿巨靈隔山見山
蔚碧紛青素月夕啓白雲晝扁其下雷峽隱隱岷
岷石崖嵌空龍門天成孰 孰鑿不寡不騰飛泉
中來華擘河傾或邈而流或迴而沓下赴兩洪砥
轟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葢葢隆隆洞潭窈冥
石席可據窳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
何縉以重岷疊嶂環抱中心砥平峨峩而仙岵岵
而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

態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寧九原骨醉
千日詎醒瘦武畫隱老任墨卿一朝擲筆萬里騎
鯨崆峒九華天台四明迥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
粵區燕南福庭可杖可屨或仕或耕信宿陟降朝
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岩泉夜落松風晚清
游心太玄何慮何營

華山懷古賦

有浮而清有濁而寧五岳莫形二華削成是其秉
金天之秀氣奄西土而作鎮包瀆閔以為門奄箕
乎東并鶉首之分岳之尊惟天之柱岳之作為世
霖雨岳之崇三峰如公阿衡周公承天之功厥掌
伊何兩分其山聖道通塞孟孫楊韓厥蓮伊何療
瘵蠲疴上醫醫國雷扁秦和其肅如霜其高如秋
威施伊授為天之羞若夫昔之所謂具臣者都山
岳之權竊雷雨之施壞開千里之尊秩視三公之
貴危不持而顛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夫安昌
胡廣之保祿林甫廬杞之竊位其餘刀鋸之餘蓋
亦未足與謀譬猶有干雲遏日之險而不能已山

東之亂有孽山導河之力而不能障漁陽之騎也
向者羸顛劉蹶天崩地圻九廟灰燼萬里喋血陳
吳一呼蔽函瓦裂莽卓盜國內訌外掣楊李擅權
幽陵竊發僖昭播遷朱李猖獗而是山也萃寇盜
之淵藪為豺狼之窟宅墜生重於塗炭寄性命于
鋒鏑與獸為群以巢為室以木為衣以橡為食身
為心仇形為影絕惡聞人聲愁見日月何辜於天
使至此極或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向者子房運
籌霍光謀謀或啟其心或甚其謀祿產擅權於呂
其劉我命平勃反正而旅二豎嘯凶既唐而周我
命五龍夾日而軒墮閭之敗翳尚父是賴奉天之
逼惟西平之力奮然大臣力爭而活國屹然如天
柱之承西極奈何以人事之一跌而為山林之責
有秦川胡老啟齒而咲曰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凡
一治一亂乃一昏一明福生有基禍生有萌山有
朽壤故崩木有虫故 生謂山盖高浮雲翳之不
見其形謂心至靈有物蔽之不見其情夫惡直為
求讒之媒喜譽為招倖之挂驕奢為重飲之階好

大為興戎之徵是以古之明王棄是而不營於以
忠直是旌抑讒佞之萌土木不飾杜非議之微平
刑息寃釋吁嗟之聲會垢忍恥絕忿怒之兵夫然
故心定神休嗜慾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和平矣
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
使漢以秦為鑒自無兩京之亂使唐以漢為鑒又
安有蜀道之窟如何以一鉤之樂而忘累世之患
也斯言懷古非止一時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期
據蓬賦

釋世界而遠遊兮聊逍遙以徜徉行乎莽渺之野
兮歷榛蕪之蒼蒼攬觸體以覘視兮嗟遊魂之何
方貴賤榮辱者莫訊兮吳氏族之能詳豈結纓齒
劍以身殉難兮將嬰疾之適當寧正身守道性官
庭兮抑貪生狗欲以自戕以天地為衾枕兮豈必
厚蝼蟻而薄豺狼上無君長下無臣僕兮豈必賤
奴隸而尊侯王將蟲臂鼠肝無不可兮抑一氣頓
盡死灰之不揚萬物皆出入機兮其孰為之主張
聞風仙之高論兮曰死生之未常噫造化之無窮

兮何大塊之茫茫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兮如宿債
之涓債老載松而粗忍兮李探環而姓羊指後期
于源澤兮悞前生於邢房曾易世而不知兮矧億
劫之能量歷萬世而一遇大聖兮然後知大夢之
何傷黃帝孔子不可問兮將質之於玉皇溘衰風
子上征兮覲金闕而朝黎陽紅雲菊其嬰音兮聞
天語之琅琅曰道非有物兮物物以彰其上無始
兮其大無旁無汨而真兮道將汝昌吾以為道兮
寄浩劫於延康聞至言而遂祖兮蹇予將造乎中
黃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異鄉聆古先王之
高風兮屹法海之津梁促千劫於一念兮統萬有
於毫茫涉流沙而經西極兮尋白毫之相光曰五
蘊非汝宅兮四大非汝床毋棄演勃兮認一浮囊
觀恒河之不變兮知見性之不止逮皮膚之脫落
兮露法身之堂堂根塵盡而性空兮泯知見而無
體常悞形骸之非我兮中有不化其存者長惟至
人之達觀兮超宇宙而高躡以陰陽為晝夜兮以
死生為康莊知身外之有身兮亦芒中之不芒温

墻壁與瓦礫兮遍法界而不藏於是體妙心玄辭
喪慮 充以法喜之食薰以知見之香散以象外
之說暢以聲前之章逍遙乎無為之業游戲乎寂
滅之場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與彭殤
也亂曰是身虛空以為量兮堅固不壞如金剛兮
孰為天壽孰否滅兮翠竹真如非青黃兮枯木龍
吟非宮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將兮

遊懸泉賦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於承天之廢闕
置酒乎妬女祠之側千山暮蒼素月如拭形與影
嬉谷響互答一談一咲超然自得既而嘆曰泉不
飛則無聲石不聳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
而增窳四者備矣而無勝具以文之境雖奇而不
即於是刺蛇腹之枝以為琴竅鳳膺之管以為笛
誦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觴而永今夕少
焉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嘿乎嘿入吾耳者澗以
清歷乎目者森以此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子
之闕潘美所以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

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趙璧者耶迨而察之風
落山而泉鳴石也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祠下大
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飛炎
天之冰雪六年于茲而閱其澤子能酌而出之亦
一段之奇突趙子曰泉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
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鳩林道人
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
之聞聞性不絕離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
亦不滅今子以耳聽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
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為之感也歸語同僚
曰此殆維摩詰也覺而賦之但山高水深風清月
白

無盡歲賦

出國門而南鶩兮並瀘水以西馳枕房山之東麓
兮面萬頃之蒼陂得孤亭之爽塏兮納萬象而君
之月娟娟而照席兮風飄飄而吹衣悵今夕之何
夕兮得二友之追隨於是主詫客曰自有天地有
此江山如我與君與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

聽泉明月侍右清風侍前侯何啻於萬戶買不費
於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恠多取不憂他人之我先
若乃秋方半夜既寤流光灑水素彩沉璧玉虬騰
舞金波的皪披蘭泛芷紛紅獵碧送漁舟於天末
飄鄰笛於日夕洗耳盪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風
乘我而我乘風客為主而主為客也且子以為其
樂何如也雖然世有污隆物有成毀向也蕪今也
芷向也亭今也圮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足恃
也客曰自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
君亦知夫物無常時無止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
未有觀成則成亦壞矣自今望昔則有昔以來望
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方成方壞方生方死雖
然此猶有心於去來現在也若其無心則無此矣
且夫水不與風期風來而水波山不與月期月照
而山白庸知夫性空真風性空真月是尚有極耶
然則聲塵有盡所以聲聲者無盡也色塵有盡所
以色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
萬物一歲吾廬尚無恙也

拙軒賦

宣撫移刺公禁室於私第榜之曰拙軒以告閑閑居士曰余有拙病似愚而強矯矯亢亢踽踽涼涼人皆喜園已獨喜方將適東溟顧登太行將之賜谷反走寒鄉鬼咲揶揄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著察不能詳且子以為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官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之有窾有良以道觀之孰否孰臧 榮枯於瞬息等一夢於黃梁神龜曳尾大勝刺腸漢陰抱瓮焉知 湯蜂以窠而割蚌以珠而戕錮桓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殃吉凶無朕知不能量鄙夫自私虱處視襦達人大概物我兩忘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既公咲曰余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膏肓也

遊西園賦

九日令辰衆賓皆醉趙子獨遊西園蓋故苑同樂

之地於時天高氣清風物淒厲草綠條以斲蔓果紅薦而脫蒂若乃落扁黼閣簷摧檻圯曲地荒而飛螢灌木老而雉雉嗟物是而人非何昔榮而今悴既而登高臺俯清泚天落鏡中水涵空際物無倒影之心水無涵空之意心與境忘境融神會先生一笑而作鈔歸鴻於天外

心靜天地之鑑賦

塵靜萬慮心涵太空廓聖賢之鑑別際天地以融通湛一意之虛凝不膠於外極而問而照燭盡在其中夫靜為躁之君心者形之主無營則萬境俱達有蔽則纖毫莫覩鑑明則塵垢不生心則喻如心靜則天地流通鑑斯有取若乃宇有泰定神無坐馳是非不得以塵累利害不能以物移明則遠矣鑑無近斯良以止之鍵五基而不亂復其見也洞萬象以無遺由是照燭無疆眇綿作 造化無以遁其跡洪纖無以逃其景良由體道之冲宅心以靜何思何慮守一性之官廷不將不迎納萬殊之光景今夫五色亂目不見泰華之形五音亂耳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三



古詩

雜擬

朱明變氣候大火向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閭闔來悲風霜稜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携羨門子高步登崑丘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其二

朔風厲嚴氣玄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駸駸躑躅獸強顧驚鳥辭故林路滑踟躕峻坂緣雲上嶽峯挽藤斲人迹反畏登然音藜藿不充腸况乃飢飈侵開門望晴霽白日肯照臨不憂凍餒逼所懷四海心聊興漆室嘆不待雍門琴

其三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頽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眴眴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曠野迷絳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山河蓬蒿蔽極目人

不聞雷霆之聲我是以神宇定兮虛而不屈心源淪兮靜之徐清天地不能外其照日月不足况其明不然曷以揚子著書云潛則神明可測莊周抗論謂虛則純白自生豈非心本一源事周萬變定而能慮則慮乃有得靜而後應則應不能眩今也守一真於不動之宅閉六欲於不聞之鍵自然不慮而知不窺而見夫智與故始符顏氏之齋知德與言終契孟軻之好辯既而解物之懸淵之又淵心虛則萬象皆靈欲泯則百感無朕可與遊於太始可以陶乎德元可以盪吾神於八荒之表可以約吾身於一掬之前條玄覽於心地開虛明於性天故得其粗則可以窮事物形名之理得其精亦足以識道德性命之傳矣夫然物來自能順受事至不為束纏叢為用智之權救測於未形作研幾之妙見吉於所先別有不定不亂而心恒如不燬不昧而用自在以虛為有對也致虛極則無其對以靜為有待也守靜則絕其待功之化機之純及其至也窅然不足以名之超入圓通之至海

少虎狼多喟然發長嘆撫劍徒悲歌

其四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
中我欲食鴛鴦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
谷筒一變為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溉石根上有
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為誰容不如歸去來一
竿釣清澧

其五

猗猗竹與桐並生江之潯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
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岑栖枝食其實氣類無
幽深夔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嶰谷管一製
薰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

其六

九齡起韶州姜子家海濱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
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雁萬
里心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况爭
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艷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
花思遠人鳴雁不我待霜露日夜新願言垂採摘

歲晏委荆榛

其七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
心古風不復還中有太古音置琴挂壁上吾道無
古今

其八

戚戚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鬢白骨麟閣誰功
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白草崗水斷黃
河聲天寒馬屯縮仰天為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
鴻毛輕南登彫陰坂北望驃騎營駐馬千丈坡射
鵬萬里程

其九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
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譙樓唯恐愁
絕倒

其十

秦時築上郡漢家事西鄙邊兵塵雨雪血漲黃河
水千秋百歲後魂魂來遊此一誦古戰場悲風來

萬里

其十一

豪斟巨炙排九極王盤醪醴一再行秦王擊缶趙
王瑟屬車天遠邯鄲城侍臣衝冠髮直指秦庭虎
賁劍鋒倚咸陽山色如死灰邯鄲霸氣清於水引
車還避將軍路叢爾那容持兩虎君不見世間男
兒健如席一旦焉知不如鼠

秋日郊行

瘦馬兀西風節物遽如許雀噪晚禾場蝶飛秋菜
圃桑枯寂呼風槐老皮溜雨聞聲不見人隔林撻
社鼓

初望少室

好山如佳士洗盡名利塵對之歛衽敬可愛不可
親一水刻我骨一石融我神何況三十六峰峰與
天鄰仰看青嶽嶽俯矚白磷磷因之携畫本試寫
蒼然真三日宿其下紙筆不敢皺歸來閉閣卧枕
上山橫陳題詩追所見何必如古人

廬岩

龍潭石壁 烏道盤蒼蒼飛泉從中來聲落讀書
堂左右洒石壁上舍官商尚疑虛徵君醉騎白
鸞翔至今明月夜飛下青山長去之五百載丘壑
道愈光舉瓢飲此水清風益難忘

龍門

洛陽三日雨不見龍門面流水入野田歸雲抱幽
巘因尋商山眠遂就石樓飯山川宛如昔白傳不
可見

過陸渾

言從陸渾去不遇紫芝還鳥飛不盡雲夕陽千萬
山雲起動蕪靜水流忙更閑坐待石上月滅沒烟
嵐間

至日感事

人言至日一線長我覺至日一線短縫新統舊不
如昔身上衣猶慈母線昨日短猶可長今日衣
弊不可縫年年至日壽北堂親不在堂衣在眼

遊玉泉山

風昔遊名山出郊氣已豪薄雲不解事似妬秋山

高西風為不平約略出林稍林盡湖更寬一鏡涵
秋毫披雲剋山頂屹如戴山蒼連旬一休沐未覺
陟降勞高談到晉魏健筆凌風騷玉泉如玉人用
舍隨所遭何以侑嘉德酌我玉色醪

陪趙文孺路宣叔分韻賦雪

堂堂翰林公清癯如今威雪花對尊酒浩氣先春
歸一還天地素平盡山川巖松竹瀉清聲窓戶明
幽輝呼童設茶具巡簷收落霏清寒入詩腸思遠
昏鴉飛力除益絮俗改事文章機後生那辨此輩
眉正宜揮請看西溪老傳着東坡衣

寄嵐賦雪分韻得素字

閉門三日雪荒城甚無趣土屋多半額鷄犬迷牖
戶雲端高青焚天色易垂暮寒迷日車轍清絕坤
維柱石藏凍虺蟄松摧老蛟怒餓蒿癯雞饑鷹
跡寒兔野人市樵蘇不辨入市路塞驢跼峻坂愁
見冰河渡陽哀理必復天地豈終涸佇看黃雲晴
飛屑落高樹

望北山雲

浮雲起太行六合須臾間清風相汲引吹我渡榆
關歲早不成雨悠然歸故山向來無心出亦復無
心還

井陘韓信廟

朝涉薄沱流駢馬望太行暮投井陘宿僕痛馬玄
黃地瘠斬春色山高易夕陽暮天飛鳥盡佇立向
蒼茫

花下墓

山前樹今人看花昔人墓昔人栽花待遊宴花開
墓上人何家今年花盡復明年令人復為後人憐
酒澆墓上吃不得留與飢鴉作寒食

漸臺行

齊國有四殆漸臺空五層臺成膏血盡鬼力猶不
勝浮雲一蔽臨淄君君王左右多青蠅嫫婦不恤
緯祀國憂天崩任從咲掩侍人口仰天大拊列女
膺一言反掌易春風變淄淄吳楚各千里飛鳥不
敢凌吳以西子亡齊以無益興醜興而美亡未易
定愛憎請君寶此圖觀國如延陵

秋懷次高恭軍韵

妖風蕭條秋氣傷歲云暮矣思故鄉客行未歸正
落木雁飛下下空斜陽白草岡頭風似箭黃沙成
下月如霜聞君近有從軍作愁思與之誰短長

三五七格

秋風清秋月明白露夜深重白雲秋晚輕夢回酒
渴呼童起枕上轆轤三五聲

做嚴武臨邊

少年騎馬耳生風老去羞無汗馬功落日秋風心
尚壯令人回首望雲中

遊箭前山

天風吹雪下平田紛紛逐馬銀杯翻馬亦喜風搖
玉鐸興來不覺過青山青山可望不可攀長河鏡
裏開烟鬢浮雲不見山頂相想是落日孤雲間箭
山峰頭望碣石東南海水不可極六龍賓日半海
紅長鯨駕浪掀天白萬峰回合雲九折十三盤一
漢初入山百轉萬壑度盡松聲寒老苔萬古帶石
色枯松倒植蒼苔裂石門劃斷一峰開猶向雲端

眺青壁不見長安許道寧披麻誰繪倚天青又無
天上謫仙金鑿客荆瓜詠此晴嵐碧眼前安得此
突兀想像造化初開闢詩人以來幾人到只說終
南與嵩少他年騎鶴歸蓬萊仰天却笑箭山小

做太白登覽

扁舟過海島風便一日耳咫尺不可期波濤四十
里竭來鷄山下具浴桃花湯洗盡塵土骨心期雲
水鄉夜夢挂席南斗傍金山寺影水中央海雲噀
屋化樓閣撞鐘擊鼓聞海陽施食狎鷗沾法味啣
花馴鹿散天香夕陽萬頃鶻沒處水涵天影青茫
茫臨風朗咏太白句鳥飛不盡吳天長海山道人
種白玉碧眼方瞳照岩谷遺我天書三十六模糊
塵眼不可讀醉乘天上紫玉麟一問東海青童君
天風吹衣毛骨冷銀河倒浸扶桑雲麻姑兩髮垂
秋霜人間滄海變耕桑歸來咲撫靈松下春風幾
度桃花塢

閩山懸巖寺觀宇文公吳東山題名

幽州之鎮賢玉閭襟帶遠碣吞玄菟誰開青壁一

萬丈坐我滄海之方壺有泉聲而飛有松窈而腹
雲烟出沒隨朝脯三百六十古精廬雲端削出金
芙蓉望海寺前列幢蓋鎮山亭下羅笙芋廣寧太
守來肩輿今日之遊差樂乎問而不荅心語口高
士例與山相娛壁間題詩六君子髣髴記是高蔡
吳山僧覲壁咲問吾他山還有此客無黃華老人
醉騎驢向來亦貌懸嵒圖

海月

東方雲海何所無千竒萬恠雄牙鬚風腥雨齒懶
下筋盡與海月為僕奴滄波萬古照明月化為團
團此尤物混然別有一太虛七竅不施斤斧力不
辭支解充君須照君胸中五車書清光半食入肝
脾雄文徑欲誅蟾蜍一輪上下波心白幾誤謫仙
淪醉魄為君掛席拾滄海海岳樓頭斫冰雪

松糕

嗟嗟千歲姿不比明堂蒿膚裁三韓扇液製中山
醪皮毛剝落盡流傳到松糕髣髴龍脫赤鱗三日浴
波濤玉兔持玉杵搗此玄霜膏文章百雜碎肪澤

滋煎熬殷勤小方餅裁以鞍山刀味甘剖萍寔色
殷煎櫻桃遠陽富冬菹盤饌窮溪毛巧謀一飽地
糝粉不我逃腹中十八公咲汝真老饕未忘口腹
累尚似賢蒸羔真休苦硬老家風太孤高聊將酥
蜜供調戲引兒曹多生根塵習雋永勝瓊庖一舌
有多智無乃綿叢勞人間無正味嗜好隨所遭安
能知許事為君續雜驛

霜葉

天工設色繪雲屏山光擘破烟嵐青夕陽閃閃見
鴉起晚風蕭蕭吹客醒林間老僧倚瘦藤一枝秋
水冷金瓶日暮千崑秋影裡紛紛吹落讀殘經

遊紫霞山

共聯塵外鑣薄遊西山寺夕照返河山秋容滿天
地霜風失故綠顏色少安媚黃花似吾衰紅葉如
人醉病來不舉酒意得同此味纍然似空罇酒盡
同棄置

題大令冠軍帖

君不見長安城中永寧里玉軸牙籤散城市深傳

人間知幾姓，墨蠹老蛟蟠。不死恠君何，霞得此本。
上有大令冠，軍字嗚呼真。膺久不辨吐，吐逼人皆。
李衛至今淳，化二王帖多。是唐人所臨，硬黃紙想。
當盤礴下筆時，睥睨九原呼。欲起以燈取，影見面。
覷心知不言，識形似長沙。無人吳郡亡，後來作者。
不到此，何必更問當年誰。吾言久已經，平子黃山。
云懷素所臨

人日遊西山寺觀謝章壁畫山水

蕭寺荒堂三五間，謝章滿壁畫江山。天涯霜雪少，
春意一日携酒開心顏。餽禽穿窻啄官粟，歲久刊。
墻樵指禿山僧送客不關門，寒雲夜夜飛來宿。

做李長吉擊球行

錦鶻珠絡四百蹄，繡胸嵌花雙狡狴。分曹入場鼓，
聲作月赴流星馬。前落側身下臂疾，鳥回霹靂一。
聲龍門開玉鞭，笑擎金鎧響綠鞵。齊出黃金枚，臨。
塔下馬坐廣庭玉盤行。酒跪輸用蒼頭上馬抱黃，
帕一點飛塵夕陽下。

歲暮言懷

歲晏多北風，塞向卧南壁。龜紋畢紙帳，規以安我。
室宇宙，豈不寔盤薄。入容膝，窓明讀易朝。月冷談。
道夕風，箏偶成韻一咲。付終日，嚴城傳夜柝。曾是。
非成役，鶩颺動河漢。原野曠蕭蕭，瑟積陰蕩寒氣。歷。
曆星斗白，龍鍾感歲換。留滯眇天北，懷昔獨悲辛。
乾坤同寥闊。

冬至

小時逢冬至，夜半叩鄰里。及今老無事，却呼童稚。
起坐深用友，敬甚矣吾衰。矣筭女將及人，吾衰固。
其理行年四十二，始有此兒子。未知賢與愚，懷抱。
差可喜。嚴冬霽霜雪，風日稍清美。一醉忘其家，顏。
然枕棊几。

重九登會禪寺冷翠軒

北風吹倒磨雲峰，凜然雙角蟠。白龍遶城雪花大，
如席黃花紅葉誰為容。會禪西軒作重九，登高望。
遠開心胸。烟嵐盡暮山，碧冷雲萬里。迷玄穹，山。
北花豬大如馬，割鮮飲食如長虹。酒酣起舞望兩。
寺鳥驚踏雪摧長松，天低日落望不盡。一徑何處。

來樵蹤君不見七金山下打圍雲
結裘風帽寒蒙茸
跑風駿馬下平野
迎霜老兔咻榛叢
歸來得驚詫
用友臨風一飲輕
千鍾歡餘勝地兩蕭瑟
百年聚散如飛蓬
明朝却望馳霞城中唯見白雲封

題東坡眉子石硯詩真蹟

東坡袖裏平原手
忠義胸藏筆發之
世俗卧筆取妍媚
書意乃似東隣施
何曾夢見麒麟兒
天骨不似鴛鴦肥
傾囊倒軸精妙乃如此
世間唯有眉子石硯吾家詩

風琴堂

我家琴寫風入松
君家風琴惟隱几
月明天籟自宮商
何處安排君十指
風動龍吟自不知
無絃底裏覓成虧
世間真樂類如此
但恐此聲非此耳

聽雪軒

冰花吐琅玕
窗外留半月
蕭然煮茶興似倩
此君說玉龍
卧無力時送窓紙
濕夜久沉无聲
風枝墮殘雪

遊崆峒山

圓方相涵浩無窮
巨細長短相形中
至人遺形立於獨
直與天地相始終
不離泠水見姑射
心知何處非崆峒
惜哉小智聞道晚
強以耳目尋遺蹤
去城三十里而遠
其間聞道軒轅宮
縹雲一逗羊角上
忽得平壤羅諸峯
悄然坐我白茅室
目所未擊神已道
青山為身潤水舌
宿主相對森談鋒
是中無問亦無答
一墮觀聽真旨聾
何人意得乃忘象
豈必日月推屯蒙
泰雲亭西山更好
下視落日低金容
歸來秀色灑眉頰
夢駕萬里西飛鴻

題楊秘監畫馬

揚侯詩人寓于畫
後身韓幹前身霸
驎駟萬匹落人間
一紙千金不償價
曾貌先帝麝香駝
紙上飛出天池龍
至今畫史比良樂
一洗萬古凡馬空
時手畫皮嘆奇蹟
二百年來無此筆
艱難常恨少神駒
掩圖獨抱龍媒泣

靈岩寺

泰山天下山
方山屹相對
何時巨鰲趾
中斷神斧快
遂令齊魯劃
若中作界
陽坡青嶽嶽
陰崖白

確確衆峰如環城盤盤一都會一逕入靈岩十里
行筇籟飛泉何處來石梁納高派金碧閣精藍未
到氣先邁鐘魚集萬指陳迹向千載何人僧伽禁
入壁了無碍鐵君豈知道証此身不壞異類服猛
逆草木動光怪信知像教力超越範圍外年來筆
墨廢政坐耳目隘不行萬里脚恐負三生債濟南
山水窟巖寺風烟最乞我一把茅飛身入圖畫

江岬艤舟圖

遠村樹如蒼近岬舟如月孤舟泊沙尾危樯見木
末前山景氣佳日暮涼風發時有渡頭人蕭蕭吹
素髮

香山飛泉亭

霜風吹林林葉乾泉聲落石毛骨寒道人清曉倚
欄干自汲清泉掃紅葉一庵冬住白雲端

東坡赤壁圖

連山盤武昌古木叅雲稠誅茅東坡下門前江水
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平生忠義心雲濤一
扁舟笛聲何處來喚月下舡頭掬此月中水簾弄

人間秋蕩接波中山光中失林丘古今一俯仰共
畫隨虬蟬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遊尚憐風月好
鮮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一顧能幾
何鶴巢淹不留遺像不忍掛尚恐兒輩羞儼然袖
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謫仙人騎鶴下瀛洲相期
遊八表一洗區中愁

伯時畫九歌

楚鄉桂子落紛紛江頭日暮天無雲烟濃草遠望
不盡翩翩吹下雲中君九歌九曲送迎神還將歌
曲事靈均一聲吹入汨羅去千古秋風愁殺人

做張志和西塞

一葉黃飛一葉舟半竿落日半江秋青草渡白蘋
洲歸路月明山上頭

又

白頭波上白頭人黃葉渡西黃葉村山幾朵酒盃
暮落日西風送到門

楊秘監秋江捕魚圖

山蒼蒼江茫茫鳥飛不盡吳天長潮平漲落洲渚

出秋風寒舍鱸魚鄉漁郎乘魚鳴兩葉輕骨觸破
青山浪脩鱗出水玉黍差晚日搖光金蕩漾長林
無聲楓葉丹清波不動江水寒誰令此圖落塵土
乃是揚侯造化之筆端我披此圖四十載老去而
今重見畫空留名字落人間當日題詩幾人在漁
人走利士走名得失與魚相重輕笑把輪竿渺滄
海浩歌直欲膾長鯨

支遁相馬圖

支郎天機深世故一馬中向未蔬筍氣寓物一洗
空眼前無駢騷遠目送歸鴻僧中有良樂萬里箭
雲風

傲摩詰獨坐幽篁裏

獨坐幽林下談玄復觀易西日半銜峰返照林間
石石上多古苔山花間紅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
流出

送李按察

豫章蔽牛馬邠匠斧以斯太阿斲犀象補鞋不如
錐君子識其大不為流俗移青靈自茲始功業當

及時

其二

全齊十萬戶綉衣付儒臣往時佩犢者今日扶犁
人潛魚游清波脫免思荒榛賢哉渤海守盜賊皆
吾民

其三

漢儒事章句志道利乃倍桓譚謂子雲此事今獨
乃岱岳小天下齊魯復何在會當登日觀一目的
滄海

其四

好酒無深芥急足無善蹟一偽喪百誠中和為士
則澤中一寸鏡解引萬里色往時王廣道山東化
遺德

其五

堂堂竹溪翁如天有五星篆縮深漢魏文章做六
經後生翫華蒸醜醜白青善哉劉與李斯文見
典型

其六

西方有佳人貽我白玉琯吹之和八風元氣生虛
竅翩翩兩青鳥云是王母遣天長道路濶音信何
由展

其七

皎皎霜雪練寒女機中出織成天吳鳳被之臧獲
質如何窮鄉士九月猶絺綌不見王逸窟抱窮守
空室

其八

君侯下車日百城風凜如公餘一炷香路山奉宴
居治要無多言所貴一字虛所以曹相國不讀城
旦書

其九

本心如水鏡功名時翳之少馬塵累盡萬象復在
茲水冷知天寒絃高覺柱危世無齊心友誰知此
襟期

其十

二豪角談鋒氣湧胸中山達士兀無言雙手縮袖
間理勝是非遺道在禽魚閑口也真不愚高風藐

難攀

春水行

光春宮外春水生駕鸞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
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
圍圓月樣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
家氣愛海東青錦鞬掣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
墮迢迢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鸞誇得雋一騎星馳
薦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髮不才
無力荅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
歡呼一曲太平人

涿郡先主廟

炎燼終四百海飛群雄奔蛟龍離舊隱對虎嫩中
原仗義公天下豈料中山孫艱關拒赤壁顛沛乞
荆門劉郎非嬌客肯市一女恩譬如講上鷹既飽
則飛翻山陽公安在洒泪西南坤區區一隅地鼎
立爭雄尊威魏壯圖屈窺吳遺恨存嗚呼永寧官
慷慨臨終言老瞞安足雄死面覘奸魂仁與不仁
耳成敗何足論天乎未厭漢河洛不足吞盜乎復

為盜丕乎猶子元等為一匹國善惡終不該

又

當時五大桑墻頭揺羽葆草木尚有人心不如
草緬懷車蓋翁三顧隆中老乾坤一草廬鼎足事
己了艱危奉命際流涕出師表一時會風雲千古
事蹟落野農復何知尚說官家好蓬卜傳神語瓦
釜薦苻潦瀘水耕餘村范陽行履道天留西日遲
地狹東風早風霜慘燕雁歲月愁蜀鳥亦復梁父
吟塵埃驚潦倒

危從行

馬翻翻車轆轤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危從春水
行裁染春山波漾綠綠鷲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
面如玉車中小頓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
鼓聲起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蜀聖皇歲歲
萬機暇春水圍鵝秋射鹿

從帥府謁太清宮

層宮枕蒼陂地迥風日冷桂旗隱復現原陸互馳
騁悠悠塵外趣官宦壺中鏡山川蒸淑氣草木悶

清景周疆有楚宋漢隸列鐘鼎尚矣千歲檜荒哉
九龍井懷竒目以擊契冥心獨省悲歡萬古促黃
晤一日永清波蘂魚尾落日額牛領天寒鷹隼擊
水落鴻雁影白日照征夫青天入漁艇洗兵江漢
清菘馬事幽屏

遊醉翁亭

一逕入幽谷磴迂景更延陽光時翳竹石色寫冷
泉不見琅瑯寺心知白雲邊殘僧憇幽景斷臂初
非禪歲暮少風雪回祿稍擅權海內有此亭奪去
寧非天中有不壞者斷碑猶宛然道民半吳越過
客多幽燕樹根絡斷崖聊掛從軍鞭鳥蹄空落日
野色愁寒烟月上人歸盡山空水濺濺

陽水冢

護書如護兒救燎如救飢可嘆亦可憐似高還似
痴為此陽水冢法傳丞相斯長楸感驥馭挾劍斬
蛟螭瑚璉祖廟器衮冕巖廊晏夜光含圭角春水
變華滋觀物獨寫妙苦心人得知入石疑無筆妙
冢君獨窺廬陵千載人嘆此尤崛竒一旦隨灰燼

世疑嶧山肥成壞固有數惜哉徒爾為永成吾不
預既壞那可追當其將壞間萬一神護持一物尚
不忍其餘可類推乃知放麋翁仁心不吾欺

送墨李道士元老

嵩山到嵩陽相望三百里數驛走商嶺兩崖夾伊
水飛烟空翠間前路轉多山雲橫碧嶂斷雁沒青
天還鳥鳴青山上人行修竹裏犬吠得柴荆花落
鳥驚起草萊摩詰野火斷魯山碑昔疑王家畫今
信謝公詩其中一道士生計蒼烟壁松下讀道經
窓間寫周易相看斗南北不見十年餘重尋化鶴
夢要寫換鵝書雲間侍玉皇日下瞻天表歸去杖
頭邊乾坤一壺小君歸我正病病起霜滿鬢尚能
持酒否還憶寄書無還知鳴鼻石尚有蒼苔迹讀
我往年詩因之拂塵壁

送李天英下第

天鷄拂滄溟萬里起古色南風搖苦兩歸興生羽
翼二年客京華一第為親屈文字天地仇風雲因
霹靂驚皇望霄漢騏驎絆荆棘蹭蹬昇天行白雲

繫胸臆還憐弟妹長摩頂今過膝人生在家樂絕
勝長為客老夫懷抱惡數日卧向壁胸中略雲夢
眼底無敵國雲歸北海後鳥沒青山夕日斷東北
塵茫茫如有失

與龐才卿雨中同遊太宰山

群山西來高崔嵬太宰萬疊屏風開半天截斷參
井分夕陽不到吟詩臺寺有吟詩臺馮瀛王寓華

視于此近都形勝甲天下况此萬斛藏瓊瑰青蛟

百道走玉骨下赴僧界如奔雷泉聲夜作雨飛來

冷雲滴破烟嵐堆拍梯可望不可到石鱗冷骨粘

蒼苔塔上一鈴時獨語慎勿促裝還如許徑須携

被上方眠明日顛崖看懸乳寺後一峯高更寒歸

來駐馬更重看蕭蕭易水寒流廣蒼茫不見雲中

山西風栗葉高陽道淡淡長空沒孤鳥荆卿廟前

濕蒼螢貼玉臺畔露秋草擬豁千秋萬古愁更須

一上郡城樓西山應在閑干外注目晴空浩蕩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三

閑閣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四

古詩

和淵明擬古

其一

亭亭澗底松婉婉窓前柳穠華能幾時不耐風霜
久感君傾意氣遂托金石友膝上橫秋霜中筵列
杯酒酒明相知深劍明終不負時運有代謝交情
隨薄厚寄言歲寒姿枯榮復何有

其二

停杯且勿飲劍歌已三終男兒重意氣結髮早從
戎生當為世豪死當為鬼雄驚沙射人面日暮來
悲風空卷冒強敵力向陰山窮仍聞霍嫖姚萬騎
出雲中

其三

小智多自私大方乃無隅一毫納萬象萬象非奉
舒日月為我牖天地為我廬曲士窘囚拘一身無
容居我夢登日觀青天入平蕪俯視但一氣二豪
彼何如

其四

憶昔穆天子侈心窮八荒崑崙入馬蹄蓬廬視明
堂王母為之詘白雲何茫茫憑高俯九州愧如螻
蟻場歸來越河間萬冢整蒿却遂令學仙者聞風
為激昂漢武千秋露淮南八公方至今瑤池宴空
為後代傷

其五

客從遠方來氣貌充以完鞍馬光照地怪我儒衣
冠問君何苦心所慕惟孔顏古豈無賢豪十六子
入關獨携無言子流盼青雲端芝蘭吐幽芳山水
瘦清彈願為九臯禽接翼萬里鸞揮手欲謝客所
懼非饑寒

其六

吾道無緇磷萬古常如茲奈何中智下謂彼不知
時與去頗殊好譬如渾與淄我欲質所從登高望
九疑路達古漁父長歌滄浪辭出門異所見退坐
還自思當去固殊古古人不吾欺翩翩出林鳥日
暮將何之倚簷送歸晷聊欲絃吾詩

其七

西北有佳人樓上拊雲和一鼓別鶴搵弄弄求風
歌弦聲幾欲絕哀音何其多昔為掌中珠今為路
傍花壯年不再得花落將如何

其八

張衡詠思玄屈平賦遠遊高情薄雲天意氣隘九
州朝攀扶桑枝夕飲弱水流翻然不忍去無女哀
高丘嚴霜下百草歲律章其周蕭蕭共憔悴已矣
吾何求

其九

青青一本蘭侯時吾將採不採庸何傷香色終不
改太陽頽西汜明月生東海日月如飛梭榮華不
相待寄言紉佩子無貽後時悔

中秋

天風吹何漢明月懸清光清光不可掇流影入盃
觴吸此風露魄洗我冰炭腸向來功名心一笑雪
沃湯人生幾中秋彈指三萬場胡為置熱惱不使
心清涼此心如秋月虛明動八方此身萬化中太

山一毫芒尚無物與我何者為彭瑒推琴黃葉落
搔首白雲翔鮮衣一盤磷清境墮渺茫

重午遊冠山寺

南風搖百草吹我游山樊青山映華髮似我頭上
冠長松五月窓戶闕然古不散蒼雲寒步出高木
杪俯視林下鞍飛亭枕真壇更覺天宇寬憑高送
遠開心顏白雲青嶂非人間深林冥冥白日暮飛
鳥齋商長空闕夕陽萬里開野色晉趙形勢空河
山時清老守容癡頑臨風把酒遺巾綸明朝却望
題詩震城樓惟見烟中竿

七夕與諸生遊鵲山

七月七日人間秋興來飄然鵲山游靈仙役鵲渡
河去白雲嶺上空悠悠手持雲腹酒與雲更獻酬
雲既不解飲且可與子消百憂雲不飲我無愁不
愁不飲空白頭但願年年歲歲得相見長看雲馭
織女會牽牛

鷓鴣

鼻落秋風暮深崖得雨籬他時萬里翼天末片雲

孤何處三窟兔古城千歲孤佇翻壯士臂飛血洒
平蕪

遊晉祠

官閑屏騎從意行無憫岡青山盡雲山口轉清溪
宛與青山長古城尚隔叔虞廟水氣先入單衣涼
溪行不十里喬木森千章靈泉萬古流不竭蕩靈
沃日搖精光素月落圓甃青天入方塘棹歌中流
蕭鼓發擊波驚起雙鴛鴦脚踏舩舷掖兩生明月
照我歌中裳兩生為我歌與子醕一觴興來洒墨
三四行使汝名似湛輩香歌罷忽惆悵欲歸且徬
徬清風明月本自無盡藏青山綠水何處非吾鄉
世間風波老可畏物外日月初不忙安得此溪化
作百斛酒狂吟大醉三萬六千場一朝忽騎赤鱗
去歸來晉溪流水依舊空茫茫

遂初園八詠

遂初園

人生衣食爾所適飽與溫逮其得志間歸心負初
言少壯慕富貴老大憂子孫此心本無累利欲令

智昏嗟我復何為未能返丘園物外恐難必開園
對一尊

歸愚莊

平生功名心世路多崎嶇年來忝聞道何者非夷
塗在後桑百本庄前芋數區草屋三四間榆柳八
九株僮僕足使令鷄犬應指呼商鈕向我言官豈
不足歎如何天壤間不容七尺軀忘身百事懶忘
心一物無忘己又忘物兀然同太虛不皦亦不昧
無毀亦無譽不向醉鄉醉即歸愚谷愚

閑閑堂

天運如轉轂日月如循環人生天地內頃刻安得
閑所貴心無事心安身自安低頭拾紅葉仰面看
青山朝聽新泉响暮送飛鳥還清晨了人事過午
掩柴閤高非出天外低不墮塵窠花落鳥聲窸我
震動靜間

翠貢亭

修竹百十箇老栢四五行日出烟霧散露葉翻晴
光時携一壺酒來此據胡床鳥啼白日靜花落春

風香君看蒼翠間法身露堂堂即物元非真雜物
又非忘掩卷忽而咲風枝奏笙簧

佇香亭

今辰復何辰幽花滿中園愛此風露香聊佇屐齒
痕花殘蜂蝶逝花開蜂蝶喧物理有代謝花枝獨
無言無言還有情似訴惟空尊今我不為樂知有
來歲存呼兒具癭杓喚妾傾瓦盆且盡一日歡萬
事不復論

琴筑軒

琴筑雖有韻不鼓則不鳴流水無徽弦使我神慮
清風月為節奏是中無虧成聊將不俗耳聽此無
絃聲無聲非無聞聲自根極生隱几以服聽頽然
遺其形少焉性空水靈臺湛虛明從渠童子見攜
瓦戲清冷

南麓畫華清宮圖

天寶遺事今幾年華清樓殿非人間五家羅綺隘
山谷驅入尺紙天工閑豆分繡額線涇渭人物微
茫繞位置想當睥睨下筆時兩眼猶能書細字乃

知棘端可以造沐猴巧奪造化非人謀胷中度世
乃吾事坐令千里當雙眸明皇初心小姚禹肯比
金陵一孱主一盼聊為妖姬留奈何坐此覆神州
太白西去有烏道蜀山秦樹令人老浮雲一蔽漁
陽城祿山馬飽官前草恩深四海一玉環胡兒不
合窺潼關至今脂澤下蟾口時有飲鹿疑神奸豈
知水洗凝脂滑一掬傷心馬嵬血多年鬼火化為
碧還遠離宮送行客龍嵒幾度過華清筆端山高
水泠泠嗚呼興廢今已矣祇有丹青留典型畫詩
雙絕兼書工留傳遜公到松公今年盜入媯川東
火燒塔寺一洗空松公間閨來帝里一身與畫同
生死吾聞挈瓶之智不假器支郎大勝潼關騎
跋武元直漁樵閑話圖

兩翁久忘世木石以為徒偶然相值遇風月應指
呼廢興非吾事胡為此區區但覺腹中事似落紙
上圖一以我為漁神遊渺江湖一以我為樵夢為
山澤臞形骸隨所寓何者為真吾尚忘彼與此况
復朝市娛西風下落日渡口炊烟孤無問亦無答

長笑歸來乎

就劉雲卿第與同院諸公喜而分韻得發字

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分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
門生今日子孫床滿笏爾來先生復秀出論事觀
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勳勳勃往
時嘗乘御史馳未害霜蹄聊一蹶獲鹿古邑試牛
刀百里治聲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鑿雲章妙手
著揮發老夫當放一頭地有慚老驥追霜鶴座中
三館畫豪英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佳會得四并
更許深盃辭百罰我雖不欲願助勇政要風燈照
華髮但會風雨破天慳不怕歸途洗靴鞞

九日登繁臺寺

九日獨何日寒花發幽芬波澄無餘滓天清廓遊
氣鷗盛翼迅風鴻響厲層雲我與二三友意適同
酣醺南登歌吹臺一弔信陵君捐軀赴趙壁談咲
却秦軍夷門今安在草沒侯嬴墳我亦感激士白
首羞論文禁中有頗牧慷慨志奇勳登臨送將歸
無為捨離群蒼茫視八極烟靄何紛紛懷士撫長

劍帳然日西曛

伯勝九日詩蕭然有陶風趣次韻

九日獨何日高懷無與娛仰視天宇清條見飛鴻
孤哀嗚呼其群相望邈江湖豈不念親友林間置
尊壺不醉慎毋歸且莫歌驪駒今日不為樂奈此
歲將徂風霜豔黃菊興與南山俱此時如不採但
恐隨樵蘇日暮登吹臺蒼茫望八區翻然念鄉國
北望一長吁

送雷希賢之涇州錄事

李君美治中公解南樓坐中作

嚴霜枯百草搖蕩鴻鵠心翩翩萬里翼隨雲落西
南涇水東流不到燕送君落日孤雲邊聲名一日
天下白還作南樓座中客西州自古多豪英作者
凜凜氣猶生太尉清風邁萬古不勞折筭筭此虜
男兒生不功名死無益莫言簿領卑凡職君不見
當時鬚張一尉耳至今雙廟令人起

傲玉川子沙麓雲鴻硯屏呂唐御歲

吾聞春秋紀年二百四十二不書祥瑞書災異不

如何年沙麓崩六鷁退飛失其四恒星不見夜有
 光星殞如雨石在地孔子諱魯不諱宗但記有月
 食之既豈知淪隱入石中蟾蜍挂影俱蒙籠初疑
 日中有兩鳥雙飛跳入姮娥宮鶉火責責尾伏辰
 狀如赤鳥雲非雲女媧煉就五色石搏沙欲作愚
 下人史蘇發占文端榮坎為日月艮山石兌升而
 雲離奮翼重兌為呂歸有德呂侯寶石到子孫更
 造趙子窮其源齊趙馬牛不相及如何窮此造化
 根世間萬事何不有耳目之外難具論海中時時
 發火燭世吟一一持風輪一微塵內納須彌有頂
 天上猶崑崙併却咽喉與唇吻別有一句起乾坤
 木人撫掌非耳聽石女懷胎親眼聞扇子拂着帝
 釋鼻鯉魚驚翻東海盆吾言非夸子夸矣要與摩
 詰無言言

做樂天新宅

吉凶翻覆兩何如新貴移來舊貴居昨日弓刀圍
 舊宅今朝車馬慶新除免驚尚願置中免魚送還
 尋單下魚富貴貧窮皆有命大都覆轍戒前車

做郎士元寶刀塞上兒

長安美少年白馬黃金鞭從騎捧長劍官儀如殿
 前烟塵生絕塞烽火照甘泉如聞辭第將遺貌上
 凌烟

從軍行送田瑑器之

嚴風吹霜百草枯胡兒馬肥思南驅長戈飛鳥不
 敢度扼胡嶺下行人無鈎鈐一夕妖星過賊臣自
 掣居庸鏃藏金郿塢未厭深長安三日燃臍火胡
 兵數道下山東旌旗絳天海水紅胡兒歸來血飲
 馬中原無樹搖春風索駝車載金帛城上官軍
 空嘆息累累婦女過閨頭回望都門心斷絕漢家
 公主嫁烏孫聖王重戰議和親北望一舍如天遠
 黃沙茫茫愁殺人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
 如死殿前畫地作山川請以義軍相表裏恨我不
 得學李英愛君不滅侯莘卿子明又請當一面禁
 中頗牧皆書生是時李英子賢侯摯莘卿王瑜子
 明方出戰有功橫遮俘尸三十萬潼關大咲哥舒
 翰上書慷慨請長纓臨風鍛翻空三嘆

題楊祕監雪谷曉裝園

林空月已沉雪落風未掃束裝事晨征之子涉遠
道心知馬上人萬象入腹藁髯奴亦可人行李伴
幽討塵中無此客風雲滿懷抱逢辰則伊呂不然
商山皓如何苦憔悴薇蕨不得飽前身孟浩然後
身窮賈島三生紙上形千古咲枯槁向來富貴骨
露濕原上草百年等一夢翻覆無醜好那知風雪
癯不是蓬山老所以邢和璞一咲幾絕倒

題魯直書黃庭經

太清虛皇玉景經琅函瓊笈祕書清囊以雲錦金
鈿扁四神守衛呵百靈中夜一氣存黃庭玄霜瓊
膏灌子形方瞳綠髮魂鬼寧上壽千秋下百齡天
書夜降勅六丁控駕三素乘風冷風笙龍管起冥
冥揚旌抗旆燿飛星八威吐毒驅雷霆擲火萬里
添金鈴仙人拂石劫不停笑視人世風中螢世間
醉夢紛糴腥三尸謂汝丹田蟻有如尾閭泄滄溟
一朝神離鳥飛叛涪翁書法出蘭亭名書此經寔
自銘開卷恍然如酒醒養生新費庀丁研

試院中愁坐耕獻學博忽送紅梅小桃數枝
坐念春物駘蕩西園開鑰不得一觀作詩
破悶蕉簡張文學仲山

數日天氣殊未佳文書如山眼生花忽遣官梅入
吾室政爾東君解留客蠟梅無韻空有香紅梅亦
復清而莊此花韵勝開較晚天許風流嫁海棠海
棠春嬌睡未足環兒酒暈紅潮玉不應更有林下
風翠袖天寒倚修竹銀瓶亦有小桃枝茜裙游女
窺荆籬青枝綠葉不須問自有月影溪光知冰花
不宥相媚嫵來伴詩人作詩苦橫斜影落水心中
融入詩中作奇語古來詩人例多窮把酒對花酒
已空亦知寒食只數日醉夢不到西園中天上公
子被花恼一咲回波嘲拷撓不須區區索酒錢但
可煎茶對花前

慧林賦海棠

君不見三郎花下吹威栗寧王搦管番絳拍一聲
驚破夢華清海棠頰覺無顏色又不見百花潭北
西郊路醉裏花仙覓奇句覺來酒盡花已空詩人

不是無心賦梨園富貴春蕭瑟空對畫圖三嘆息
杜陵雖有補亡詩坡仙詩中畫更奇君不見西園
往日稱繁雄羅衣不復能春風雄樓傑閣春色裡
溫磨淋氣月明中纖條嫋嫋春無力猶遠空牆絆
遊客不應折贈寄僧房未與幽人慰岑寤石門老
衲僧中癯鼻端苦覓香有無何似東庵人散後月
斜踈影照趺

冷山行

禪房閣雨鎖春陰幽人切切鳴幽琴一聲兩聲風
蕭森三弄五弄天沈沈紛紛十指終不亂雙鸞對
舞揚哀音初為湘靈怨再鼓別鶴吟絃聲按抑止
復作忽然變態窮熾歎曲終促容奏恬淡落花啼
鳥青春深苗夫子吾獨知爾心胡為翻作冷山操
此意似欲為師箴昔年憶侍明光宮曾以綵桐沃
舜聽薰風一曲岩廊靜萬國無為至化中明昌有
道真重瞳重瞳左右多夔龍朝廷詔起冷岩公鼎
湖龍去弓劍空不聞天寶相國忠漁陽馬嘶旌旗
紅聖主中興日月功首誅羿浞鉏羣免張公上書

見大計臣以琴諫非琴工先生年來到骨窮但願
四海無兵戎夜闌更請彈三樂臣獨飢寒亦不惡
和淵明歸田園居送潘清容

身行半天下何處無名山蘇門天下勝築室不待
年曩時孫公和今代潘子淵無家安四壁治生惟
寸田去國行萬里往寄茅三間山川半豺虎一水
不得前寄謝李龍眠為我寫風烟曲肱畫圖裡卧
遊西山巔尚恨畫中隱不得拈閑閑有願何必遂
古人豈盡然

其二

人生本無累世路自羈鞅悠悠塵中境翳翳霞外
想蘇門有佳處悵望不得往遙知西山下煙雨徼
巖長有願神莫違誰謂河水廣夢逐西飛鳥一夕
馳眇莽

其三

萬國角聲裏日暮行旅稀幽人如野鶴思逐南雲
飛冥冥花經眼冽風吹衣平生香火願毋使寸
心違

其四

堂堂鳩林師法喜以為娛談道有原委百川會歸壑城市挽莫留野性山林居年荒拾橡粟濕柴燒楸株尚怜陶與陸問訊今何如當如蓮社人窳落今几餘修靜復西志而獨逃空虛藍輿會相訪容我醉時無

其五

昨日遊東城今日復南陌偶逢素心人把手便歡適一談復一笑不覺日西夕騎馬穿市橋橋首望林隙歸來掩關卧尚恨為物役四論喜僧肇玄丈箋陸續會當投絕學繕性終何益

其六

駕牛函谷閑跨鹿渴水曲相期無翼飛豈不賢尊足他年東坡翁一袖歸玉局相衰老不死分我一寸燭千年暗室中一旦得朝旭

題巨然泉巖老柏圖

雪崑森危有老柏幾度寒泉漱秋月氣凌層空白日寒根貫斷崖蒼石裂奔騰逝水送流光剝落古

苔封老節明堂未作棟梁材潦倒風霜半無葉何人胸次富泉石巨然袖中董源筆崖傾岸絕無人見夜半移舟真有力賢侯筆力今曹植氣象春天二十尺為回筆力挽萬牛頓覺烟嵐少顏色

夢登華山

夢登蓮華峰舉手摩青天道人洗我心相與掬飛泉風吹青霞佩飄若雲中仙下視塵世人擾擾紛腥羶直欲叫蒼穹生靈日熬煎安得側仙掌狂瀾迴百川一洗胡羯塵萬騎還全燕功成不受賞棄之若浮烟金膏換綠髮玉液煉丹田金丹如可冀脫屣區中緣閑尋碧玉調朗詠青苔篇還騎雙白鶴飛下青山巔

尚書右丞侯公雲溪圖

朝遊雲溪上暮遊雲溪下不知雲溪雲去作人間雨流水赴大壑白雲思故山何時溪上人心與歸雲閑黃公山下雲溪路十里溪光照雲樹溪流澗瀝讀書聲想見先生舊遊處溪上老僧今白頭尺書招我歸來休圮上方傳黃石略山中未暇赤松

遊我公昔年提孤軍旌旗絳天張魚鱗鯨鯢沸海
海水渾罵賊嚼齒欲透斷旄倪十萬寄一身咸陽
白骨迴青春九重嘆息天為顛殿前論事氣益振
滄海未全歸禹貢山東且願變齊民匣內寶書金
屈成腰間瑞節玉麒麟衛國錦衣歸故里代公黑
髮更慈親他年鍾鼎書元勳二十四考中書君整
頓乾坤濟時了飄然却返雲溪雲

過廣武山

塵霾晦金鏡塵走群雄馳龍騰海水沸虎怒風林
披成阜天下險楚漢昔相持乃翁一杯羹且欲共
分之兩雄不並立鴻溝徒爾為裹劍撫戰士智勇
亦已疲滎陽非吾厄帝圖乃天資陰陵夜失道慷
慨兒女悲長陵一坏土笑然牧羊兒勝負兩蝸角
興亡一枰棋而况彼區區二蟻爭雄雌西登廣武
山曠望大河湓野曠知天迥崖傾覺岌危青山明
劍戟霜林列旌旗雲槎秋浩渺烟樹晴杳差淒涼
阮生嘆曠蕩謫仙辭懷古念離散興極泪還垂

河中八詠

舜井

一水獨冷然浮雲幾變遷心知思舜處時見井中
天

夷齊墓

讓伐理難全求仁豈怨天乾坤吾道獨宇宙此山
傳不肯食周粟猶應飲舜泉冥鴻飢欲死落日喉
昏烟

鶴鵲樓

樓成鶴鵲幾時還人去樓空境自閑地接連城秋
水渡河分兩岸夕陽山汀烟萋萋分秦樹隴雁依
依度晉閣千古廢興還造物暫攜風月出塵粟

逍遙樓

黃河城上逍遙樓何人能作逍遙遊斷霞落日今
猶古明月清風春復秋千里兵塵常漠漠五年心
事漫悠悠中條太華不忍見雲自高飛水自流

汾陽王像

天寶虜騎興漁陽首提孤軍起朔方掃除揅搶耶
氛翳再使日月光吾唐丹青凌烟誰第一功業汾

陽異姓王當時太尉亦雄偉天不憖遺壯士傷河
中重鎮甲天下渾公與公屹相望時危英雄常恨
少撫壁再拜涕泗滂諸首下馬識公否公雖云亡
像在堂

吳生畫

吳生大士十六像歲久塵昏蛛網然真物從未有
真賞息軒為作証明師

楊惠之維摩像

一點傳心已失機更求形似轉成痴至今遺像兀
不語猶似當初問法時

先公碑

過客紛紛認不知先公事迹竹溪碑坡仙不薦山
僧意也覓西廂侍月詩

汾陰祠后土

閑閑吏隱官蓬萊玉堂給札非仙才封香汾陰祠
后土騎士引赴軒轅臺龍門峽東天下險狀如萬
頃納一柁方丘中峙巨鰲趾黃河一箭從天來長
風吹雲碧海去曠蕩萬里晴天開青山終古不改

色下送落日浮金壘滄波幾回照新雁往日繁雄
安在哉君不見漢家六葉誇雄才力通象郡巨龍

堆泰山日觀封禪罷屬車九九聲如雷橫汾中流

簫鼓發酒酣樂極情生哀秋風一曲在人去茂陵

桂樹生葦苔又不見開元四海塵不動千甍萬騎

祠神淮侍臣文章咸第一豐碑自勒錄雀鬼憑高

慨詠才子向山川滿目空塵埃鈴聲淋浪蜀道兩

想見萬里愁雲迴蒲關北走滎河道岩深地古令

人老胡兒夜渡黃河水生人憔悴如霜草吾皇神

聖如軒轅北伐獯鬻清中原徧秩群神禮喬嶽還

因吉土祀坤元靈祇紛紛福來下倒卷天河洗兵

馬重新日月照乾坤再整山河歸廟社三河形勢

滿河中獨紀鄉丘第一功唐漢遺民尋故事還思

法駕幸河東

會靈觀即事

戊寅五月十六日試宏詞

靈宮初雨餘散策步幽徑深樾不見人微風度踈

磬心閑偶無事虛極自生聽時復靜中喧歸禽暮

爭賔

又

欹枕北窓風書葉久未定午夢破華胥起者松陰
正閑居觀物化靜處見天性鳴鳩亦何為谷谷自
相應

題東坡石鐘乳山記墨迹

書為水漬幾半

東坡謫齊安人怒天所許倒騎卧水龍醉踞石頭
虎赤壁萬里江一葉吾敢侮歸來抵湖口此樂乃
并與扁舟絕壁下鶴鶴如人語風雷相轟壓水石
互吞吐山遺洞底樂帝下鈞天舞石鐘不吾欺一
證萬萬古遺墨落人間訛缺十四五模糊魯壁間
剝落岐陽鼓蛇涎半鱗甲尚恐脫風雨畫移瓦棺
壁劍化延平渚祝君十襲蔽隈防六下取

武元直畫喬君章蓮峰小隱圖

武君非畫師勝槩飽胸臆太華五千仞駟駕入盈
尺飛泉峰頂來落我松下石清風忽吹散琴上濺
餘滴呼兒急寫之指下淋漓濕未知責子翁顏復

有此適何如圖中人真作林下客青山不違人但
恐富貴逼勇退良獨難此願誰能必向來燕趙間
逆旅拜真逸兒時弄琴者天涯老相識俛仰四十
年父子埋双壁卷中題詩人十九已仙籍年光飛
鳥過紙上但陳迹對此還自傷何事為物役還丹
日月遲白首光陰疾文章真小技身外皆長物拂
衣歸去來蓮峰入心碧

中元夜祭太一羅對月

今夕知何夕白露涵秋空寥裳踏明月如在瓊瑤
宮細數秋兔毫桂樹何玲瓏當年誰所種翳此天
公腫清光知人意飛影入杯中流霞酌不盡清光
浩無窮我欲翹白雲一訪東坡翁扁舟下赤壁此
樂將無同疇昔縞衣仙化作羽衣僮酒酣邀我去
鶴背冷松風靈官夜難餘香霧飛不起更衣步石
壇風露浩如洗月波走金蛇入我清尊裡引杯不
復疑弓影正如此夜深一雁過欸見巾落几松間
龍一吟風庭應落子空中步鹿聲隱隱猶未已

東軒老人河山形勝圖

太虛匠流峙造化誰胚胎洪荒萬萬古至今餘劫
 灰黃河發崑崙匣怒不敢平初經龍門天下險勢
 如萬頃納一盃桃花浪擊不得上凡魚幾曝鱗與
 腮下趨神淮如地底終古不到軒轅臺蒲津沉沉
 卧虹影鏡牛駕浪輸黃能千里一曲復一曲傾山
 倒岳不復迴巨靈運東肘首華為奔摧茅津濟師
 想勝槩搔首北望令心哀萬派赴集津鼓聲如會
 垓神斧忽中斷鍊鑿何年開岷傾路斷飛鳥絕輕
 舟一箭浮天來篙師絕叫未及瞬回望已失雲濤
 堆但見兩厓蒼蒼半天外三門斗落如驚雷孽窠
 大字誰所銘高山百丈磨蒼崖廟前劉公一片石
 龜龍剥落生莓苔東軒先生生長三晉地回視韓
 魏空浮埃想像奮遊震落筆如山頽胸中元自有
 河山寫出勝槩何壯哉餘波到諸郎直氣凌斗魁
 况復文章妙天下睥睨晁張輩蘇梅竹帛如山不
 經國安用江鮑稱詩才劉夫子我有一盃酒澆汝
 胸崔嵬嗚呼聖道久榛塞孟氏闢路誅蒿萊諸儒
 辛苦補罅漏未見巨手如排淮漫生索塗方植埴

雖有耳目如嬰孩祝君頽波作砥柱駢入聖海無
津涯劉夫子深藏十巖作龜鑑先君此圖吁可懷

春雪

幽窓不知春但覺寒轉加開門散飛雪帶雨不成
 花盤空飛瓊舞作怨正橫斜着樹暫玲瓏少焉委
 泥沙急掃枝上玉為我試新茶不須待明月湯好
 客更佳

同英粹中賦梅

寒梅雪中春高節自一奇人間無此花風月恐未
 宜不為愛冷艷不為惜幽姿愛此骨中香花餘嗅
 空枝影斜清淺霰香度黃昏時可使飢無食不可
 無吾詩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四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五

古詩

題趙琳畫東坡石上以杖橫膝肩頭

二首

廟堂竟何人此老乃石上盤礴萬古胸入此一藤杖擊去荆舒蠻扶來司馬相若看焦虎顏百獸不敢傍

又

東坡謔嶺南一笑六根淨食骨不素餘又使群狗競手中果何物乃是照邪鏡爾曹何足容以杖叩其脛

擬陶和許至忠

二首

西日頽殘照北風凜寒威侏儒飽欲死幽人獨無衣不上北闕書甘采西山薇曾子已再化寧遂早知非豈不樂仕官恐與心事違紫桑耆三徑吾行其庶几尚於淵明翁頗負責子讓隱几茅簷下聊欲曝斜暉

又

歸田有何樂佳處正在茲閑同老農語夜雨深一

犁行年近六十悠悠復何之有田足我食有布成我衣富於黔婁生樂於榮啟期妻子慍見言一點不上眉吾師有遺訓貧賤不能移

題牧牛扇頭

一牛顧其犢一牛軒尻雖旁有牧犢子窺巢攀樹枝嗟爾有餉具不念鴉雞飢烏鴉各天性飛來護其兒汝親亦念汝而人獨不知不如兩相忘人禽相娛嬉

東籬采菊圖

淵明初亦仕迹留心已遠雅志懷林淵高情邀雲漢妖狐同晝昏獨鶴警夜半平生忠義心回作松菊伴東籬把一枝意豈在酒醞不見白衣來目送南山雁淡然忘言說聊付一咲榮

贈眼醫

和扁不並世世豈無良醫今代王彥若恨無東坡詩大弼卧壯士積熱下腦脂神針運斤風此妙人得知君言吾有道神視了不疑摩山導河派破壁取蛟螭聖道如日月浮雲時翳之誰為補天手刮

膜施金篋韓孟不可作此藝真吾師

釣蓬

船蓬無可載意釣不在魚此身真襍穢萬事一蓬
蔭無載不載沉死魚安足餌洛水是非波臨軒聊
洗耳

聽雨軒

無田妻啼飢有田稻蠹泥等為飢所驅貧富亦兩
齊雨中窓下眠窓外芭蕉語置書且安眠催租吏
如雨

擬東坡謫居三適

旦起嘆日

老人畏朝寒常恨為物役把搔未云已簡書催我
出爾來先朝恭晨起喜見日王事有期程安能待
于息披衣向東方聊復效魚吸漸漸支體柔谷谷
真氣入少馬肝腸暖陽和通百脉吾年六秩餘前
路那可必未未不吾預已逝安容息及此未病間
聊真一溉溢

午窓曝背

清晨了公事及午身得閑南榮有晴日曝背於其

間稍稍陽光舒融融和氣還時携一冊書眼花紛

爛斑傳即枕書卧散畫腰脚頑清於三杯餘甜腴

一味吟人間有此適不憂天公慳世人慕暖熟肉

屏醉雲髮雖得一餉樂憂喜常相閱痴兒亦咲我

市中有樵山

夜卧炕暖

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斗粟換束薪掉臂不肯
翻日糶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豎百金不
難謀地坑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脚睡暖律

初迴鄰門前三尺雪鼻息方動勤田家燒楮拙濕

烟泣泪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街

助汝當余稠

做聖俞月出斷岬口 二首

未伏暑尚在雨點落未落夢覺起視夜缺月掛屋

角

又

殘星橫斜河晨鶉號天風幽人窓中眠紗厨明秋

空

長白山行

長白山雄天北極白衣仙人常出沒玉龍垂爪落
蒼崖四江飛下天紳白匹馬渡江龍飛天雲起
王化千百至今甲第多屬籍時清毬馬爭馳突錦
鞵貂帽躡春風五陵豪氣何飄忽前年胡騎瞰中
原准擬長城如削鉄君家兄弟真連壁胸中十萬
森戈戟向淪論事天子前漢庭諸公動顏色心知
不易一囚命顧肯貪功事無益西南方面應時須
帝曰來前無汝易從來十益不補損三輔蕭條半
荆棘瘦妻曳柩女扶犁惟恐官軍缺糧給嗚呼瘡
痍尚未復且願休兵養民力老夫謬忝春官伯白
首書生不經國佇公功成歸廟堂再獻中興二三
策

渡水僧 二首

落日前溪渡鐘聲隔岸聞秋水深可涉挽衣踏行
雲行雲忽破碎波動生魚鱗化為百千我何者為
我身此身尚非我况復影中人畫師畫具眼了此

起滅因三生祠山夢一笑語前塵

其二

一僧杭中泝杖笠行相隨波紋生足指照影光瀾
瀾一僧到彼岸前引如導師腰間雨不借身外一
伽黎一僧方欲涉結帶如有思前山鳥飛夕後山
雲起時君看眉額間中有摩詰詩

時雨

時雨美齊莘公也公以行臺移鎮平陽鄰
畏其威民懷其德焉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相休運是生世臣維我世
臣乃國於莘天子命之牧爾邦民北風喑喑雨雪
霏霏嗟我晉人而瘡而瘻吹之响之摩之拊之于
煥其寒于飽其饑既瘳既夷不嘸以嘻孰為豺虎
載柵載壘孰為蠱賊載艾載理無擾我鄉我鄉我
里無伐我桑我桑我梓遠夷駭矣我民休矣公在
在堂如春斯溫激矢在壺折衝于樽民安于屢兵
安於屯公在在堂錦衣繡裳敝予改為斯民不忘
公在在堂繡裳錦衣我民之思無以公歸

皇武

皇武命平章公移鎮陵右也

皇奮厥武如雷如震
蘇我疲民維時莘公展也大成公自平陽移鎮於秦世皆謂公在震陽春公在在秦有年無兵世皆謂公斯民德星維此二方不寧不令帥臣議征發言盈庭公秦累上如山不傾世皆謂公漢之營平既完三輔復保五城以迄於今夏人請盟維將盡能維公竭誠公拜稽首天子之明我公歸矣我民思矣詔公復起周邦咸喜願公百年以佐天子罔俾樊侯于周專美

鄭子產廟

晉楚更霸爭雄華勢如兩帟挾一豚玉帛事楚方南棘晉師已及國北門鄭有人焉國無小晉楚雖大談笑了臨風三嘆酌酒樽注目蒼陂望高鳥

過湖城

暮行潼關道百里蒼山昏勢斷忽平野大河東南奔我行屬冬季風雪浩以繁玄雲結層陰狐貉不

得温豈不念白首出使萬里番惜彼守凍者據鞍復何言

過閼鄉

秦關百二天下壯百萬雄師未能傍函關未了又潼關潼關之敗何等閼九齡斥逐姚宋死邊將邀功從此始今年西屠石堡城明年又起漁陽兵朝廷欲藉邊將重不覺胡雖心暗動祿山前死未可知雖有漁陽突騎將奚為自古明王重用武莫嘆書生陳腐語

含元殿

泰山從此來宮殿何巍巍含元遺址在下建十丈旂當昔休明日軒陛朝諸夷一旦人事改翻坐壯羊兒譬如元氣衰百疾攻四肢陵夷更五代興亡如奕碁塵埋梨園骨火燒花萼碑寢殿通樵徑宮墻挿酒旗至今明月夜石馬空閒嘶蒼天不可問渭水空自馳誰為後來者應與此心期

過乾陵

乾陵故梁山也舊有柏萬株亡矣有石蒼

王像未朝者六十四至今猶存下有章懷

太子墓

曉日上乾陵乾陵何巍巍前瞻對雙闕上有十大
碑左右蕃夷像想見朝貢時一坏土未乾衮服易
禕衣好還雖天道剪伐盡本枝淒涼廬陵謫慷慨
黃臺辭賴有狄相國取日洗咸池母后盜國鼎呂
氏非薄姬中睿乃其子天幸亦其宜驟山三日火
見咲牧羊兒如何陵上柏獨有神護持千秋百歲
凌魂魄復來茲故山草木頽應悔復辟遲天四西
日照歲暮北風吹南登樂遊園默誦昭陵詩

登棗社

夜發棗社駟寨惟見明月照斷崖水風吹陰磴
雪山重復峻嶺十步九盤折兩崖夾深澗線路僅
容輶輶車下百尺懸鞭聲未絕坡陀倒平地稍喜
見雄堞隔城聞鐘鼓星斗何歷歷故人相勞苦杯
酒慰行役夜闌秉明燭相對恍如失

過寧州

季冬落日黃霜雪原野白驅車上峻坂十步百夫

力我行未半嶺回視但木末白雲在高頂可望不
可及北風吹去翼孤烟帶遠客居人俟征騎僕僕
望前駟蒼皇下陂陀張燈已昏黑

遊華山

我從秦川來歷遍終南遊暮行華陰道清快明雙
眸東風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岩幽山神戲人
亦薄相一杯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插劍戟
派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空
悠悠石門忽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為遲留上方可
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
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
倚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
在高頂脚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萐若滑嵌空
石磴誰雕鏤每憐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松
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世區中
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中
山碧玉簪亂抽况復秦宮與漢闕飄飄然聚散風中
漚上有明星玉女六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

千歲之玉蓮開花十丈藕如舟五鬣不休之長松
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三
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耕羽蓋來瀛洲乾坤不
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轉君且為我挽回六龍
轡我亦為君倒却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表乘風
更覓元丹丘

做淵明自廣

天地有常度日月有常數有生則有死如朝必有
暮來者不可却去者那容駐但喜故歲新新年行
復故故交零落盡世豈能久住年衰性自忘所以
語多悞况復眼半昏文字宜少戲前路那可知正
宜委運去幸近古稀年無復更多慮

和淵明飲酒 二十首

翩翩萬里鶴日暮將何之昏鴉擇所安笑汝不知
時孔席不暇煖此理吾不疑高愧淵明翁濁酒時
一持

其二

少長慕富貴老大思丘山一為妻子累不肯踐斯

言誤落塵網中魁四十年吾衰有兒子門戶幸
可傳

其三

漆園去我久舉世少真情晉宋多名派惜哉亦虛
名浮虛忘軒冕踰檢稱達生淵明初亦仕不為寵
辱驚笑彼夸毗子空誤竟何成

其四

貧賤豈不苦仰慕冥鴻飛富貴豈不樂乃有黃犬
悲苦樂各異趣嗜好從所依我欲作九原獨與淵
明歸掛冠不待年况此齒髮衰遥醉一盃酒毋令
寸心違

其五

琳宮雜處是頗歡鼓吹喧既久少人事却愛幽居
偏南軒有奇趣雲峰可當山一雨溪水漲稍稍魚
鳥還我亦樂其樂可為靜者言

其六

好醜無定在當時者為是彌子當寵時安知後來
毀去道每如斯吾生幸不爾舉世尚五絃安事矜

綠綺

其七

少年喜草書臨池學伯英縱橫快造化如見萬物
情墨濡四溟窄筆落三山傾年來頗自咲惜哉以
技鳴白首竟無得俯仰愧此生

其八

秋菊有至性霜松無俗姿采采黃金花咲撫蒼烟
枝偶有杯中物成此一段奇白雲南山未出岫淺
何為醉卧東籬下聊脫人間羈

其九

今日好天色清晨雲雪開東風如故人適我平生
懷忽見南來燕孤雌與雄乖暮歸主人堂梁間有
雙栖兼傾覆其子又補新巢泥翩翩隨陽雁幽真
苦難諧江湖偶相失咫尺雲路迷哀哀霜雪際獨
向胡天迴

其十

鷲鳥閉籠中舉翮觸四隅騏驎駕鹽車踟蹰困中
途一朝遭讖拔未免為人驅傍觀信美矣自愧良

有餘不如兩無累還我田園居

其十一

千載淵明翁誰謂不知道閑賦責子詩調戲乃娛
老杜陵蓋自况亦豈恨枯槁臺榭清濁共適意無
醜好歸來五柳宅守我不貪寶長嘯天地間獨立
萬物表

其十二

憶昔昔歸老方屬者指時眼昏頭半白誓將從此
辭幾年不得謝因循到今茲耳聾左目盲決去吾
何疑君恩雖云重竊祿良自欺乘流且復逝遇坎
將安之

其十三

昔我謝事時曾造老衲境謂言方閑去如醉不得
醒至要無多言退步心自領一朝桶底脫露出囊
中穎有如暗室中照耀頰燭炳

其十四

嚴風大澤枯霰雪寒威至此時陶彭澤相與父老
醉醉不必相扶顛倒無倫次叢世貴無名不知斯

我責斯人今已矣三嘆有遺味

其十五

憶我滢水陽經營五畝宅脩竹幾十竿今為狐兔
迹相違問鄉舊里巷不盈百艱難驚獨在髮髮頭
已白一醉齊彭殤無為空太息

其十六

幽居淡無事雅志了玄經眼花憎文字悠悠竟無
成中夜起不寐披衣守寒更梅竹散清影素月派
廣庭孤鶴閑逸响切切寒虫鳴撫琴長嘆息慷慨
惻中情

其十七

淵明雖不仕愛此北窓風曲肱枕書卧樂亦在其
中時持一杯酒賴此齋窮通大咲杯中蛇晚矣悟
取弓

其十八

漢儒傳注學未為無所得秦火少完書豈免烏馬
感後儒補罅漏聖道稍閉塞俗士喜持戈又一秦
相國且共歡一觴多言不如默

其十九

昔我平生友峨冠及偕仕居官不避事力學固為
已非無濟時策壘斯亦云恥行年未六十責志沒
蒿里蹇子隨朝班星霜幾四紀譬如遠行客日暮
尋所止養志歸田廬晚節猶可恃

其二十

淵明非嗜酒愛此醉中真謂言忘憂物中有太古
淳四首市朝中萬事牛毛新去年持使節悠悠過
西秦宮闕隨飛烟衣冠化埃塵當時憑軾士慷慨
嗟徒勤所以山林客樂與魚鳥親西登太華頂曠
望長河津寄謝三峯雲聊欲濫吾巾誓將從此去
咲謝當途人

擬和韋蘇州

和西澗

雨荒竹迳草叢生樹隔前溪一犢鳴步尋幽澗疑
無路忽有人家略約橫

和烟際鐘

近望歛暝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烟際起復向烟中

微隨風散林野渡頭人未歸

和西塞山龍門

巖闕聳岧峣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龕遺傍

滿

和山耕叟

步逐康廬迹詎知朝市情負薪南澗曲荆棘雨中
行呼兒問牛飽又向山田耕

和上方僧

石澗雲生袖崖傾月照禪曠衣橫竹錫洗鉢落岩
泉但見山花發幽居不記年

擬詠夜

明從暗中去暗從明中來流光不待曉闇盡玉爐

灰

擬詠聲

萬籟靜中起猶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

塵

和寄全耕道士

潘清容自鄆移樓觀與中條喬象之同居

新移白閣峰遠訪中條客結茅授經臺共坐雲間

石松龕讀易朝月窓談道夕從此別終身區中了
無迹

和遊溪

清溪霧氣散水涵天影空白雲翻着底移舟明鏡
中鳥近前灘白花移別岬紅遙知夜來兩山色翠
如葱

和秋齋獨宿

冷暈侵殘燭雨聲在深竹鷺鳥時一鳴寒枝不成
宿

和聽嘉陵江水散代深師答

驚湍瀉石崖百步無人跡愛此喧中靜聊布安禪
席水無激石意云何轉雷聲仁者自生聽達士了
不驚心空境自寂淡然兩無情

和演師西齋

不見竹間僧但聞花外磬敲檻出魚遊巢簷知鳥
性雲蒸坐禪石露濕行道逕夜窸一燈殘山月來
破暝

和遊開元精舍

松軒風掃靜終日閉門居
犬卧青苔地鳥啣紅柿
初瓶殘夜禪起經潤雨翻
餘自是少人迹非閑往
來疎

和荅中山道士

行轉青溪又別峰馬蹄終日
認樵蹤翠微深窈無
人住寺在深山何雲鐘

和西樓

十去龍沙雁年年久不歸
烟塵猶未息莫近塞雲
飛

和瑯琊萬壽寺

茲寺廢已久經構昔未違
一朝煥金碧煌煌耀東
崗文母開大施天厨來衆
香紫回轉佛閣窮窅閤
禪房平地俯蹄鳥高齋在
上方宿雲不歸山野水
自成塘道人如水鏡見者
心清涼理勝是非遺慮
淡形蹟忘蹄鞍惜清境佇
立暮天蒼

擬漢漢來帆重冥冥去鳥遲

薄暮瀟瀟雨何人獨倚欄
濛濛山氣重淡波水紋

寒草際光獨注松梢滴未乾
燈前未歸客無夢到
長安

擬何時風而夜復此對床眠

幽居少人事有客來不速
爐內火正紅尊中酒新
綠高齋始聞雁隔窓時
動竹何當風雪夜抱被還
同宿

擬綠陰生畫寂孤花表春餘

了無車馬迹終日掩禪關
不下溪頭路坐看蒼際
山好鳥破午窳幽花淡春
閒簪組方為累來遊不
知還

擬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冠帶事朝謁清坐彈鳴琴
以彼塵外趣遠我遺世
心岸憤送歸鳥隱几見
遙岑聊同靜者樂豈必居
山林

送麻徵君知幾

丹山五色鳳一舉眇天隅
文采瑞聖世不為竹與
梧渥洼汗血種逸氣凌九
區可見不可攀白壁誰
敢沽夫君號神童七歲能
草書二十上詞賦下筆

凌紫虛三十富經學兩魁天下儒娥眉衆女嫉反
畏知名譽一朝相捨去願以道自娛閑觀養性書
洞究先天圖姓字聞天朝相公借吹噓左丞薦從
容拜恩命移疾還里閭諸公惜其去乞留侍玉除
掉頭不肯住一飯吾豈無君看澤中雄飲啄良自
如一且畜樊中意氣慄不舒又如田間牛騰擲適
有餘被之以文繡顧景反踟躕君恩豈不重力疾
湏人扶旁觀信美矣違已非病歟不如本無累還
我田園居喜君節獨高知君功名疎可以激頽俗
可以勵貪夫異時高士傳名與西山俱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泉腥馬不食長城城下多亂泉多年
冷浸征人骨單于吹落關山月茫茫原上沙如雪
十去征夫九不四一望沙塲心斷絕胡人以殺戮
為耕作黃河不盡生人血木波部落半蕭條羗婦
翻為胡地妾聖王震怒下天兵天孤夜射旄頭滅
九州復禹跡萬里還耕桑但願猛士守四方更築
長城萬里長

猛虎行

猛虎在深山一怒風林披朝食千牛羊暮食千熊
羆虎暴尚可制人還寢其皮旋頭飛精光落地為
積屍焚山赭草木血征成汚池萬靈泣上訴生民
將何為帝怒勅六丁雷電下取之埋魂九泉底壓
以泰山抵然後天下人頗得伸其眉寄言顛越者
毋得有種遺

做老杜無家

弟妹他鄉隔無家問死生兵戈塵共暗江漢月偏
清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中原消息斷何處是
秦京

做劉長卿出塞 二首

上山搔白旗下馬駐旌麾虜騎數重合漢人三日
圍天寒短兵接日暮戰聲微萬里天山北招魂莫
不歸

又

初從召募軍麾下點行頻衣上兩行泪燈前萬里
身鼓聲青海振戰骨黑山塵落日邊風起蕭蕭愁

殺人

楊妃墓

灼灼陌上花青路傍草人心任榮悴過眼無醜
好馬嵬三尺墳西出劍門道如何傾國顏傷心不
同老

李夫人

夫人臨訣時掩面羞人主空餘返魂香默默不得
語千秋百歲後粉黛化為土一笑不成妍春風花
自舞

延安滋戒師余初主安塞堡薄時相識也今

戊子歲春被命作醮平涼偶得相會以四

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之

五城何迢迢杜關河茫茫隔波浪許表民與君別

來今幾時盧仝翰林白髮三千丈王琪形容變盡

語音存東坡閑思往事是前身樂天四十三年如

電抹東坡欲談前事恐無人子由龐眉皓首無住

著杜臂上念珠如皎日唐僧架上楞嚴已不看東

坡更看脚根黍一節山谷人生何處不相逢丁冠

猶恐相逢是夢中晏耕原全是行人更分首山谷
明朝車馬各西東歐陽

開關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五

閑閑老人澁水文集卷第六



律詩

塞上 一首

窮邊四十里野戶兩三家山腹過雲影波光戰日
華汲泉尋澗曲樵路入雲斜隨分坡田罷還簪野
草花

其二

因尋射鵬壘偶到殺狐川鹵地牛羊瘦邊沙草木
種廢城餘井臼古戍斷烽烟自說無征戰經今六
十年

其三

薄官邊城裡經年無客過一川平地少四面亂山
多野色連秋塞邊聲入暮河舊貂寒更薄飄寄欲
如何

其四

樹靄遶山郭林烟接塞垣斷崖懸屋勢漲水沒沙
痕烽火雲間戍牛羊嶺外村太平閑撒手文字付
清鐻

寒夜

歲晏寒無那夜深清欲飢竹風驚夢斷雪意聽窓
知稍稍鵲翻樹蕭蕭人語籬虛明滿吾室何許月
來時

三山渡口

春水三山渡斜陽八字堤河淤樹身短沙截草痕
齊地納黃流大天啣浚澤低故人不見我愁思使
人迷

西陵

靄靄西陵樹蕭條歌吹聲客愁連斷雁地古更荒
城山色嬌新雨河流怒不平浮雲臺上起不盡古
今情

栢人光武廟

真人開有漢帝業蓬蒿蕪洒落君臣契艱危廟社
圖山川扶鄴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
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照桑榆舊物餘翁仲荒祠
老祝巫功且遺像在時有鼠啣鬚

正覺院

西日轉廊腰，鐘送寂寥墟。牆綠苦竹，歎屋上凌
霄白髮。知僧臘青燈，更客宵葉聲。風外盡窓雨，續
蕭蕭。

開元寺

歲久開元寺，槐花落石龍。僧瓶深碧甃，蠶壁篆金
容。窓影年年塔，禽棲夜夜鐘。平生睡秋雨，竹閣味
偏濃。

散策

解鞍成小憩，散策遂幽欣。偶拂水邊石，坐看崑上
雲。桑麻深畏景，水竹淡斜曛。興寄方自得，清涼誰
與分。

陸渾

言從陸渾去，不遇戴芝還。鳥飛不盡處，夕陽千萬
山。雲起動魚靜，水添忙更閑。坐待石上月，滅沒烟
嵐間。

梁園中秋

今夜梁園月，相逢照一樽。他時千里共，此會幾人
存。老我追隨盡，恰渠咲語溫。不眠瞻玉兔，終夕露

荷翻

梅和尚節使挽詞 二首

鏖戰群奔外，申威一呼間。功名歸死事，義勇鄙生
還。矢向胡天盡，弓猶漢月彎。君王思戰苦，起塚像
天山。

又

走卒知虜將，兒童說義州。甘心輕白羽，苦戰脫兜
牟。援絕揮戈地，創餘振臂秋。英魂知不泯，結草抗
邦仇。

温妃挽詞 二首

白日森容衛，青春忽夜臺。鼎湖龍已去，謀館燕空
迴。仙駕隨天遠，粧奩惻聖哀。祇應彤史上，遺不
塵埃。

又

容衛三春肅，如何一旦殊。妃星淪紫極，帝子沒蒼
梧。卜地陪長樂，升天淩禹湖。皇情何以慰，彤管載
嬪虞。

和西溪思歸

好在西溪隱人今白玉堂興來看畫本夢去拂西
墻舊竹多年合新松幾許長從渠黃石老獨占白
雲鄉

獄中

慮順初無累安時故不憂敢違身後慮甘向死前
休有姊如工部無兒似鄧攸悠悠天地意還許望
松楸

徙倚

徙倚秋原上長吟動所思草萊天馬瘦日落野鷹
饑多病親用改中年齒髮衰功名付公等才力况
明時

寒食遙奠西山寺 二首

榆中草色無春水稍漸車野祭一盂飯椰愁千里
餘年年寒食客日日故園踈莫訝交親絕稽康懶
寄書

又

年來百事廢漸與世情踈案上一杯酒床頭幾冊
書春風疑混沌水月似空虛頃刻翻晴晦吾心淡

久如

赴寧化宿王道

山屋如鷄柵才容卸馬鞍風吹四山雪月照一川
寒不敢侵星起惟愁上嶺難中宵問前路客枕若
為安

觀音院

棟宇懸崖上風烟勝槩中寒通汾渚月清帶雪山
風若水垂瓶得茶燈鑿牖通仍聞馬頭寺別業亂
山叢

北垞

驅馬北垞上山光淡復深夕嵐無遠近返照有晴
陰泉落莓苔石風光松櫟林悠然成獨酌啼鳥是
知音

蘆芽山

荷葉平初盡蘆芽勢漸分朝來知宿雨谷底見歸
雲日上松猶滴風來草自薰臨溪歸路陰蕙葦下
河汾

荷葉平

平生慣山水見之如等閑
竭來驚老眼何處無名山
嶺峯千峯外蒼茫一雨間
山神應解事為我洗屏顏

管州道中

負手酸風裏寒多酒不勝
馬蹄荒店雪人迹斷橋
水瘦骨成山字霜髯作戟
稜綠愁三丈月政爾夢騰騰

代郡張氏瑞栢堂

驚鬱何年植監監元老蒼
文章深籀篆忠義抱風
霜子舍占烏鵲孫枝託鳳皇
主人廊廟具會見拂雲長

謁北嶽

四大神儀一群山大茂尊
奠方荒莫宅視禮配天
孫西送虞淵暮東瞻碣石
瞰寶符臨代郡巨鎮扼
并門控趙襟形壯已燕氣
象渾九河探禹跡萬里
叫虞魂在昔登封始前驅
羽衛繁千官駢部曲萬
騎隘山拱卜地恒陽曲移
祠泰始元晉移祠曲陽
荒碑剝歲月飛石砌乾坤
帝秩加黃屋宮居象歎

垣雲榻朽芝瑞而砌裂槐根
天業恢弘大山雲翊衛屯
巫閭歸帝制長白發金源
九廟龍盤接三邦地勢吞
雲烟浮近甸日月繞中原
歎謁天香重封題御署存
銀鏤諸產富雷而萬重奔
神聽蓋四德天聰納正言
負時身九死去國泪雙痕
日近趨天闕生還託聖恩
許身徒稷契無術補羲軒
帝錄長桑洞仙岩張果村
卜居如可近重整此山轅

過黃崖_{二首}

惠難驚身在龍鍾感歲新
山川愁倦鳥歲月老行人
落日黃崖古東風白霄春
傷心潢水北無乃久風塵

又

落日達人恐深秋動旅懷
乳鷹家碧嶂飢虎吼黃
崖此道將何適吾生尚未
諧傷心墟落裏犬豕有
殘骸

桃花島回寄王伯宜

水破村橋擁春窠猿雁低
遠山封霧小高浪與雲
齊島寺明松雪潮船濺藕
泥詩情吟不盡寄語畫

中題

咸平道中

道壞綠岡遠村流自作塘夕陽開野色秋水納山
光雨住林逾黑鳥 天更蒼冥搜無好句淡墨寫
微茫

慶雲道中

對岸青山隔孤城碧浪開綠蕪天際合白鳥日邊
回渡口呼舟急沙頭立馬催夕烟生極浦欲上客
衣來

中秋金河感懷

金河今夜月遶水一尊同雁影不復北馬蹄猶向
東山川新戰血宇宙舊飄蓬擾擾余生事愁來醉
眼中

登巢雲樓

烽火三年成沙沱幾戰場自予甘薄官與子各殊
方寒木銷春色高樓傾夕陽如聞洗兵馬失喜聞

臨潢

和陽子元 二首

紅葉如人老黃花與世疎物華行晚晚天宇迥澄
虛山作瞬風畫雁成人字書相逢一杯酒秋興各
何如

又

小雨班班落庭槐撼撼踈秋涵山骨冷天入水痕
虛多病難忘酒窮愁強著書深慚靈感老時復問
何如

松下獨酌

行人隱傲運古寺帶平崗山勢依城斷河流入野
長樹歌枝壞道草卧壓頽牆獨酌無人共松風薦
一觴

松山道中

松漠三百里飄然一日中山長雲不斷地迥雪無
窮遠嶺禽殘照深林貯晚風烟村一迴首獨鶴下
晴空

疊翠崑 三首

枯枿似黥突斷崖如削瓜林深自風雨地古更煙
霞脚力行將盡雪山珠未漚試窮千里目直北際

龍沙

其二

飛身清曠外着眼有無間
岵斷疑無地雲開更有
山鳥隨天影没人自日邊
還歸夢扶清境詩情不
得閑

其三

帳殿臨青嶂蒼崖襲翠烟
孤根盤厚地秀色入蒼
天井有四時雪岩垂萬古
泉皇情非暇豫問路到
山川

陪李舜咨登潤忠寺閣

日月纏雙拱風烟納寸眸
雲山浮近甸宇宙有高
樓鳥外餘殘照天邊更去
舟登臨有如此况接李
膺遊

宿崔家庄

野次寒山外人家霽雨中
飢鷹蹲落照危葉顛西
風墻缺青山補槁歌白水
通豐年聞好語倚杖問
衰翁

過洵水

夕陽山豁霰平照大河流
漠漠雲間樹悠悠天際
舟黃塵隨匹馬白水自
雙鷗會得閑中趣浮生
半白頭

通許道中 南征

曉逐三軍發清寒苦不禁
征驂過野店寒月出疎
林宿火留行客霜枝滑
凍禽據鞍覓閑句愁些
不成吟

廬州城下

月暈曉圍城風高夜斫營
角聲寒水動弓勢斷鴻
驚利鏃穿吳甲長戈斷
楚纓迴看 戰雲悵淡暮
寒生

章宗挽詞

鳳紀三千歲龍飛二十年
竟辭徽號冊空頌柏梁
篇授聖金滕起遺言玉几
宣建平何苦識兩泣戴
仁天

暮春

自嗟中歲在不與暮春宜
非復歡娛地其如老大
時百年歸覽鏡萬事入
支願此意無人會陶情一

賦詩

汝甕酒尊

祕色創尊形中泓貯醪醴縮肩潜蝨蟻蟠腹漲青
寧巧琢晴嵐古圓瑤碧玉瑩銀杯猶羽化風雨慎

緘扁

湧雲樓兩

滿地江湖夢連陰晦朔秋雨中山似醉風外浪如

愁眼病憎黃卷心安任白頭明年一官滿誰復話

登樓

窮愁 二首

乍喜三庫伏還驚一葉涼窮愁天色少睡思而聲
長掩卷悲興替懷人問在亡平生度開府詩興未

能忘

又

何蒙新秋好飄蕭意欲仙乍涼新雨後欲曙未明
前莎影蛩吟地松梢鶴唳天物情無好醜適意各

天然

和潘師韻

睽離三十里重此叩玄微日月雙蓬鬢乾坤一布
衣月明漏水宿秋老華峰歸不得陪仙馭浮生有
是非

和政老九日韻

數日閑齋卧體中殊不佳那知是重九但喜見黃
花矯首懷天末携壺傍水涯琳宮題壁雲醉墨字
歌斜

贈茅先生

二室神仙宅三茅道士家野人遺竹箒劉仙編竹
箒以給公朝夕弟子掃松花有道能擒虎無心任
踐蛇天平有陳迹吾欲老烟霞去歲兵至公菴公
了無懼色兵亦不敢害

大雪 二首

大雪無朝暮衰年見未曾園林春浩蕩川岳氣憑
陵雲慘天應漏陽微并欲冰欲尋安道舍何處一
龕燈

又

大雪欲平蒼黃昏氣轉嚴天邊迷草樹雲外失烏

蟾天意平高下人情有愛嫌飽餐酬桂玉樓上醉
厭厭

雪霽

黃雲霽雪威寒日淡暉暉而砌晴先滴風簷落更
飛侵凌池面瘦推腫樹身肥長憶廬陵老憂時詠
鐵衣

十月菊得深字

地偏開較晚風勁可能禁雨清金英淺寒添紫暈
深抱叢無晚蝶窺蘂有貞禽留待飄零後梅花約
重尋

白雁

波淨影逾白霜清鳴更哀乾坤饒髮老風雪一聲
來林迥隱猶見天長去復迴物情嫌太潔莫使羽
毛摧

雪

朔雲連鄭圃飛雪滿梁園猛勢池心減清聲竹外
繁飢鴉寒啄樹敗屢踵臨門何以娛佳客開軒對
一尊

野菊

離離崑下菊無主混蓮茅路斷秋光隔山明水影
交萊蕪鳴蟋蟀寒葉掛蠟蛸擬訪陶廬飲茶罷何
雲敲

岳觀

步屨方壇上行吟避草芽簾教風拂燕池影柳躡
鴉天入濛濛雨春歸淡淡花遊春心未老墻外渡
香車

秋雨

天遠認遙雷雲際尚殘陽雨脚夜深白溝頭晚霧
黃沙邊明雁影林下見山光擬盡登高興秋懷祇
自傷

手拍樺皮彈琴圖

何人聊幻巧袖裏出毫端道眼無二見心齊廢六
官煩君無耳聽富我非指彈擲却伯牙手秋風萬
籟寒

早出新安

夜宿新安駟平明雪塞碛馬頭迷舊路虎跡印新

蹄冰凍寒沃袂天啣遠路低人稀山店遠茅屋只

聞鷄

明惠皇后挽歌詞 四十首

皇明齊月象厚德配坤元惻怛憂民意勤勞劬聖
恩國風悲暮耳星緯暗軒轅表妣人心痛哀號望
寢園

其二

威儀文物備祖載出叢塗薄葵追三代嚴禋致九
虞仁恩遺鳳詔功德載龜趺左右重興業詩書譜

永圖

其三

太極齊元始三光並照臨勤勞憂國念惻怛愛民
心玄鳥歌殷母思齊詠太任兩朝難儷美萬古播

德音

其四

階萸凋葉畫宮漏滴聲殘玉几俄遺訓龍樓罷問
安雲容愁慘感風色慟悲酸萬古餘功德煌煌玉

冊寒

其五

疇昔占巫夢今來嘆鳳飛漢宮遺內則文母謝芳
徽永卧重泉夜空餘大練衣魏邨寧久駐會有德
陵歸

其六

阿母瑤池去應歸海上峯寶奩空有象練幄靜無
蹤孝享嚴三廟輿儀備九龍獻陵今塞通揮泪洒
楸松

其七

聖德高千古慈闈十萬春地維傷絕紀月彩忽輅
輪應物歸先識憂民感至仁神儀雖已閔遺範不
埃塵

其八

膺符稱太母衍慶廣金源衣練綉重彩躬委屈至
尊賜冰防病賜恤獄恐民寃孝意遵遺訓詞臣嘆
永言

其九

葛覃歌節用卷耳頌求賢遽厭人間世還為物外

仙會觀羞泉露無復夢捫天玉座虛長樂依然夜月懸

其十

謙抑傳家法寬仁沃帝聰禮崇光教塔時奉孝嚴官皂隸恩皆及嬪妃愛悉同繞階花泣露應是怨西風

其十一

慶源鍾馬鄧何止活千人陰化行中臺私權折外親鳳輿歸厚夜香館閉長春蕭寺諸嬪御能忘賜饒頻

其十二

方享東朝奉俄成甲子還玉極音窅官彤管事班班陵寢音容閔蓬萊日月閑丁憂遺詔在恩澤滿人間

其十三

式屬多難際方承長樂歡霜飛金殿冷月沒桂宮寒雨泣愁雲恹風悲薤露殘南山為樂石遺美豈能刊

其十四

一紀坤儀正千齡母範章徽音齊太妣厚德配娥皇衣練昭純儉因山戒厚藏傷心彤史上千古播遺芳

其十五

緱氏傳仙裔燕山啟夢符化人先正已祈福為民敷疾殆申遺命憂深示永圖傷心虞帝事烟雨暗蒼梧

其十六

奔走來群辟哀推慟百靈妖氛湮壁月霄漢殞軒星玉几遺周訓粧奩泣漢遶近畿薄葬英神意想來寧

其十七

身尊恒率禮名正更持謹椒掖坤儀正天遶母訓嚴鴻名登玉簡遺像入霜縑異日朝陵屢應須啟鏡奩

其十八

寬和能待物寢密勸行仁道德持三寶恩私遠四

民兩朝隆漢禮十亂冠周臣一旦仙遊去空餘四海春

其十九

心知為善樂敬傳又尊師國化濯衣儉民歌賜樂
慈誦經虛玉案奉佛冷金彝遺旨無窮恨風吹徧
九疑

其二十

六綉辭秋殿玄堂啟夜扉一朝歲壽器千載閑容
衣懸象軒星掩袞歌薤露稀松楸交隧道會有五
雲飛

其二十一

保阿成訓在閭闔令儀昭儉德高千古仁聲溢兩
朝事隨流水逝愁逐冷雲飄仙馭知何適憑誰問
沈家

其二十二

陰化煥乾造熙朝賴母臨功勳新女史德澤浹人
心偃月丰容閭軒星瑞彩沉笳聲哀不盡陵柏自
森森

其二十三

元勳施社稷茂德庇人民色養嗟中阻靈遊忽上
賓侍臣歌薤露神物護龍輜祔廟推尊謚千齡寶
冊新

其二十四

太姒敦周化塗山啟夏家尊名天比峻淑德日增
華孝享心何切仙遊望愈懸空餘遺令在攀慕極
幽遐

其二十五

天禍纏興慶幽堂掩后幃微音知有嗣孝養痛長
連夜月空楸屋秋風冷玉衣遙瞻陵寢上悽淡暮
雲飛

其二十六

風急搖寒樹虹蜚薄太陰雲隨仙馭遠塵入綺簾
深索莫長秋外蕭條湘水淥聖情時悵望流泪滿
宸襟

其二十七

吉夢捫天凌明裡配地時嬪虞章淋慎生武極恩

慈無復金輿返空聰畫翼馳蕭蕭松柏路長夜闕
神儀

其二十八

玉音昭懿行彤管列闕休今日歸陵寢何年返玉
樓聖心方盡孝鸞馭竟難留陵樹西風裏千秋萬
古愁

其二十九

群生資茂育至德果難名憑几言猶在因山事已
成西風飄畫翼落日送銘旌羽衛歸來晚蕭蕭萬
馬鳴

其三十

音容歸壽器管御玉衣闕聖孝空如慕慈顏痛莫
攀雲愁紫汗水霧慘鎖夷山悵望白楊路翟車竟
不還

其三十一

孫謀貽嗣聖內教輔先朝孝敬全終始勤勞繼風
宵民安憂水沴邊惠慮天驕大漸惟幾際猶思儉
德昭

其三十二

一紀成功著乘鸞上九天物生思德載聖慮想思
憐儉素言猶在寬慈事有傳禁闈斜日晚空裏寶
爐烟

其三十三

飄飄成遠駕寂靜掩玄堂蕩蕩神功著巍巍聖業
彰周任揚溢美漢鄧藹餘芳末命丁寧意憂民不
暫忘

其三十四

褒讚存公議無慚六后名粧奩空有迹佩玉甯無
聲登享升清廟哀號動聖情神靈陰有力保佑再
升平

其三十五

蘋藻親三奠禕禴備六衣坤元方載物軒宿遠淪
暉廟貌嚴新祔神遊邈不歸白雲無處所長傍德
陵飛

其三十六

馮相方觀禋巫陽忽告災千秋臨寶殿一夕闕泉

臺纓綿悲長往靈輶挽不回昊天恩罔極長使聖

情哀

其三十七

仙源周太子華裔漢徵君生聖休祥著憂民儉德
勤姜嫄欣懿範光烈惡鴻勳輔就中興業飄然迤
白雲

其三十八

層輅陳曩憲龜人獻吉占郊衢笳鼓咽羽衛甲兵
嚴靈氣迎鸞馭秋塵翳寶奩祝官揚至德簡冊發
幽潛

其三十九

月殿封鸞鑑風幃卧佩環百神未肅衛萬騎盡塵
還兩泣銘旌濕風淒總幄開仙遊無覓雲追慕悵
宸顏

其四十

月暈鸞鷲薄川流駭沸騰憂勤終莫豫報施似無
憑長夜扃銀海愁雲慘玉繩聖心哀念切素幄每
晨興

河上

築堰分泉脉開溝斷荻芽風期占月暈水信識桃
花早愛瀕河麥暗憐喚雨鳩春隨桃李侶月趁捕
魚舟

雪中登真定閣

風丹下如意寺樓高雲吟城中十萬戶一雪太平

心

連雪潮退

夕陽明島寺海氣入邊城潮落青魚出泥深白鳥

行

郎山雜詠

天城

造化搏清氣秀出天城山青松伴僧老白雲如我

閣

馬耳峰

房駟落人間入石露雙碧月明聞夜嘶鸞落山頭

石

仙人峯

世界幾微塵古今一昏曉笑謝區中緣獨立萬物表

摩雲峰

青山本無情白雲自來往身在浮雲中仰看浮雲

上

獨冠峯

大壩難為兄小壩難為弟百里見主峰眾山皆遜

遷

五芝峰

白雲如幽人出山本無期朝來抱幽石五峯成六

芝

麟秀峯

道人西澗去衣上南山雨心知石堂煙晴峯正堪

數

泓雲泉

藹藹春雲滋岩溜滴泉乳獨留一泓碧去作人間

雨

上龍門

南北兩石門上下一靈鷲仰看蓮峰立忽見天門透

下龍門

亂峰排鳥道一水會龍門禹力不到處猶如滄海

尊

奉命奏告山陵

祇命欵園陵併裝事行役黃葉宿幾程青山館三

日

其二

西山積翠氣空外摩青天飛笳不到處獨鳥冲寒

烟

其三

山前紅樹合山頂白雲封山中有蘭若日暮聞疎

鐘

其四

山月出未高林深鳥猶夢霜落人未知寒添覺聲

重

遊崆峒四絕

青龍峒

青龍不可見雲自洞中出為雨濟人間歸時杳無跡

仙人橋

絕澗初無路通仙忽有橋偶携青竹杖平步到雲霄

翠屏山

山作屏風樣其如空翠何不遮秋塞盡空障夕陽多

叅雲亭

鳥語山更靜松風聲自寒不嫌雲氣濕來此凭闌干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六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七

律詩

春山詩意圖

何年身入畫圖傳似是三生孟浩然詩句工夫驢背上醉鄉田地酒旗邊一川芳草綠堪染夾路杏花紅欲然想見歸來泥樣醉却如醺水柳三眠

春日即事

支願偶到野人家搃把深心付物華鳥毳餘情閑日月花心深處半塵沙遊然逆上風中柳亂沫分屯水際植且共年光暫觀化直須美酒送生涯

酷暑 二首

林鴉開味忘飛騰天地為爐萬象蒸冰井湯塵几千尺塔鈴風閣十三層夢現正透雲帆客畫本閑臨雪麓僧一枕雨窓惟靜勝不須赤脚踏層冰

又

石枕綰床夏簟藤漫膚終日晷歎蒸夢飛楚澤三千里人在秦樓十二層松頂露涼時警鶴山房泉冷獨輸僧人間膏火塵城市世外清涼勝飲冰

棕扇

犀甲龍鱗倚半空，抱歸掌握自清風。山精附木鬚
鬚古，回祿煽炎尾鬣紅。何處青蠅千里外，向來白
羽一揮中。水邊石上應須此，乞與文園病肺翁。

三臺懷古

人道奸雄君似鬼，奸雄我道鬼輸君。身猶北面魏
基建，骨入西陵漢鼎分。貪與邛金成舜禹，不知典
午笑桓文。清潭不洗前朝惡，日送三臺送夕曛。

寄王學士

寄與雪溪王學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
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盃人影月，鄭愛三
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登友雲亭

友雲飛觀鬱崔嵬，落木蕭蕭聽者哀。九日朱絃和
雁斷，開年黃菊費詩催。淮天雨露橙千里，梁地風
烟酒一盃。此日此生人共醉，明年重健與誰來。

除夜 二首

梅花無信報平安，又聽譙門畫角殘。荒郡人烟窮

臘外上方樓閣晚，雲端沉沉鳥沒天。無盡漢漢烟

昏山更寒日暮，數峰猶帶雪。城頭霽色入欄干。

又

龍鐘三十九年春，諱說新年似諱貧。醉白名堂甘
淡進，小坡着號似前身。自憐耐辱稱居士，人笑無
機似道人。斷送生涯一枝足，不須長物擾天真。

娛暉軒

石晋地形今入眼，幾人亭榭幾人詩。數州山水有
窮處，萬古風烟無盡時。天逐南帆秋雁遠，峰遮西
望夕陽遲。客來欲問忘歸意，掛起僧軒君自知。

馬頭山清居院

每逢佳處輒安跽，及到清居半日慳。曉壁撼鐘雲
離石，夜泉洗鉢月搖山。人生能作幾時客，林下都
無一個閑。不信試看題壁字，明朝多是馬頭還。

松聲

飛廉作意怒髯龍，萬壑千岩氣象雄。獨鶴夢中搖
夜月，七絃微外寄秋風。石壇醜罷支笻裡，天竺齋
餘隱几中。想見紛紛吹子落，山堂一洗耳偏聰。

林里湛酒

乍拆香泥甕釀成一鞭先到日邊城
玻璃色映蒼薇露沉澀光浮金菊英
偶脫中州先酒譜賴傳後
垂以詩名相如病渴焉能賦久矣
吾衰畏後生

連雲島望海

壯觀天東第一遊
曉披絕島寄冥搜
烟中熊岳隨潮沒
天際遼江入海流
地絕四維那辨樹
風來萬里忽通舟
表從析木西南境
回望中原四百州

庚申元日

一從禁苑別花埭
四度山城自作年
愁裡樹盤雙泪落
坐中歲酒凡人先
此心不動吾何敢
老去知非理固然
白髮無兒何足道
且收見在門簾前

送張仲山

千山飛雪白皚皚
袖裏吟鞭送客來
鬚出冰霜年貌改
眼蕭狐貉語音猜
風吹陰磴魚鱗卷
日曝陽坡龜兆開
北去人烟山店遠
且煨新火煖離杯

和林御錦波亭韻

使君與寄本儵然
愛此澄波清且漣
楊柳陰中黃

鳥地芙蓉香底白
鷗天涼通簾幌
風生座露池琴

尊月滿舡相見仙
裾乘一葉恍疑太
一下雲邊

白霄雜興十首

黑山潢水解弓刀
茅屋朝來聽伯勞
萬里馬辭邊雪苦
一聲雁拂朔雲高
關山落日家何在
詩酒春風氣尚豪
試上荒城望鄉國
重來清鏡鑷霜毛

南園

整水垣城斷往還
青林路轉款幽關
百年樹腹通人過
四月花枝對酒閒
逸馬風牛春雨草
荒天老地夕陽山
金丸逐勝非吾事
心在歸鴻滅沒間

翠微軒

千里風烟棟宇間
地形西去接松關
尊前奚霫來朝地
雲外幽營不斷山
故壘蕪城人物換
斷霞落日古今閑
百年興廢人空老
水自東西鳥自還

鎮國寺

靈鷲飛來震震尊
綠雲細路絡城根
百年樓殿倚天末
萬井風烟當寺門
五月微涼清佛界
六時豪吹動祇園
四山放入無多力
乞與西南構一軒

七金山寺

刻簷篆額蠹蝸涎像教塵埃閱百年殿棟猶題遠
日月圖經不載禹山川荒碑盤屈蜿蜒古壞壁黍
覃罔象拳想見當時崇奉日無邊花雨散諸天

野香亭

半空欄檻倚雲根暇日登臨付一罇山上青蓮惟
見塔水邊綠樹定知村花枝低拂尋春騎杜宇頻
傷久客魂過盡芳時遊客少一軒風雨送黃昏

靈感寺

徒河岸北白蓮東法鼓驚飛碣石鴻塔上風烟高
鳥路山頭雲雨化人宮松林碍日蜂房冷石砌顏
沙蟻穴空欲盡休公揮塵樂髮然羞對落花風

蘭若院

傳經蘭若歲時同繡轂珠簾處逢花院鳥歸深
殿磬雨樓人散隔城鐘長空淡淡吞平野落日微
微見遠峯季去年來人自老空餘壞袖掛長松

金河寺

何處人間六月秋金河寺外水西頭坐分游客青

天幕醉倒詩仙白玉舟萬里南風雙老鬢百年心
事一沙鷗王侯蝼蟻俱塵土一笑徒來萬事休

趙園

佳木千章曲岸南此園閱世似飛禽地幽花晚春
兼夏山近歲昏晴似陰溪雨斷橋愁渡水推風吹
帽怯穿林馬頭納納沙邊路霜葉濃時憶重尋

危蹕萬寧宮

一聲清蹕九天開白日雷霆引仗來花萼夾城通
禁禦曲江兩岸盡樓臺柳陰罽日迎離輦荷氣分
香入酒杯遙想薰風臨水殿五絃聲裏早民財

琵琶嶺

曉拂朱欄滿袖風支頤冷望翠微中薄雲漏日若
開碧淺露離花潤滴紅馬散平坡臨水聚人來盞
路到山窮子雲老大無才思懶賦長楊五柝宮

拂雲平

萬疊雲山最上頭千官影裏侍宸游翠岩秀色來
天地黃嶺嵐光上冕旒帳殿影臨眠鹿地蕭韶教
入射熊秋翠華指日東巡狩四望中原第一州

金蓮

一望金蓮五色中，離宮風月滿雲龍。
向來菡萏香銷盡，何許薔薇露染濃。
秋水明邊羅襪步，夕陽低處紫雲容。
長楊獵器回天仗，萬燭煌煌下翠峰。

五月牡丹應制

好事天公養露芽，陽和趁及六龍車。
天香護日迎朱輦，國色留春待翠輅。
兩曾霑青帝澤，薰風又奉赤城霞。
金盞薦瑞休嗟晚，猶是人間第一花。

和王正之寄遠 二首

人生會合少知音，一榻高懸肯重尋。
後日相逢應老大，何時一笑共登臨。
三年京國塵埃夢，千里故人離別心。
想見詩來愁擘紙，倚欄清快北風襟。

又

鐘鼎功名自有時，如公才力不嫌遲。
且尋彭澤籬邊菊，莫賦玄都觀裏詩。
晝寢執經童子問，春遊齋印吏人隨。
懸知山縣無公事，好續琴高第二碑。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闕角蒼龍建斗杓，衣冠萬國大安朝。
使臣未入分

班立殿陛將升按，笏招彩殿中間瞻。
北極丹墀側畔聽，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
萬歲常瞻玉燭調。

紅梨花應制

染根日日費天工，眼底梅花夢不同。
春色似憐啼夜雨，天恩特許醉春風。
袖障翡翠餘輕碧，雪點胭脂暈小紅。
漢主葦宮三十六，溶溶和氣月明中。

轅門不寐

蕭蕭傳柝月三更，歌枕轅門聽鼓聲。
戰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
兵戈荏苒音書絕，行李蕭條蟻虱生。
早晚樓船下揚子，滿天風雨洗蠻荆。

寄懷

不問山林與市朝，大都鵬鷄各道遙。
歸心老去投林鳥，壯志春來掛壁貂。
聖工夫惟易可閑，中日月以琴消十年鏡。
裏功名事白髮年來漸不饒。

賦雪和張子野巡字韻

翰林風骨玉為神，天遣簷花送酒巡。
侍從驂駟應白鳳，神仙官府不紅塵。
懸知穎尾風流舊，不及鰲頭句法新。
天上玉堂誰得見，風光袞袞筆頭春。

楊秘監畫高士過關圖

三生自是竹林遊寫出荒寒意外愁世事盡如翻
著襪人生剛笑倒騎牛閑山風月詩千首富貴家
華土一丘獨有文章磨不得至今圖畫想風流

重陽浚雪寄馬柔克

朝來飛雪白糶糊城郭山川入畫圖一色乾坤還
太素萬家樓閣化清都狐裘貂帽將軍騎金帳羊
羔太尉妹何似吾家正清絕曉窓吟撚凍鬚鬢

過代州

金波曾醉雁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萬古河山雄
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季英
雄土一丘繫馬曲欄搔首望晚來閑殺釣魚舟

靜陽道中

路轉山腰步步迷高林淺水下回溪舊花釀蜜蜂
貪腹柏葉儲香麝養臍不覺困來尋短步偶逢佳
處入新題何時更到園林寺看遍峯巒雲霧低

題郝運使榮歸堂

翰墨聲名四十年歸來還作地行仙紫桑問路陶

元亮洛社休官白樂天拄杖扶兒還客拜畫圖繪
老聃人傳窮秋雨慘陂田出想見騎驢興渺然

遊郝家灤二首

山峻人家半夕陽倚牆爭看騎紅粧野泉自入它
州界古碣猶存舊姓鄉蛇出廟孺神古柳牛尋沙
灘憇柔柔蟬聲抵死催歸騎辜負亭陰一枕涼

又

水際林間杖屨香綸巾野服道家粧婦姑緝績欣
同社翁仲扶筇不出鄉拜跪使君嗟老大逢迎地
主問耕桑今秋一飽天難必且快新苗雨浚涼

題近侍局使聚扇

早朝攜入紫薇宮日月都歸掌握中運動樞機真
有道卷蘆懷袖不言功宸違永日更番暇水殿微
涼侍宴終願以微軀奉清燕仁聲宣播舜弦風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富貴康寧壽八旬明時乞得自由身官途班列聯
三事家法中朝第一人疎傳未歸東海郡白公獨
享洛城春籬金換得傳經業留與玄成贊化鈞

上方

山近西臺易夕烟東臺占得夕陽偏貪看歸鳥過
林隙不覺竒峰墮眼前土灶夜燒松葉火石盆曉
漱菊花泉丹梯橫絕青山路勸子先恭鳥道玄

題右丞畫荷蓀圖

杏花萼葉兩聲春甘作明時荷蓀身只道烏鴉猶
父子豈知螻蟻亦君臣杖頭明月拋周器松下衣
冠自舜民好在丹青王右轄解迴枯槁入陶鈞

遊上清宮 二首

霜葉蕭蕭覆井欄朝元閣上玉笋寒千年遼鶴歸
華表萬里宮車泣露盤日上霧塵迷碧瓦夜深月
露洗荒壇斷碑贈炙人何在吏部而今不姓韓

又

暇日登臨近吹臺夷門城下訪寒梅鰲頭它日幾
人在樽酒而今一笑開秋潦滲餘村迺出夕春鳴
處野禽來醉歸扶路人爭看知是詩仙閨苑回

送月上人赴少林

隻臂伽黎不作難將心到處遣人安瓶離汴水秋

風冷鐺入嵩峯夜月寒篋裏贈詩更雨暖囊中花
鉢對風餐心知擬就東林宿已向林稍薦剎竿

登定安閣

聲飛高閣迥凌虛中有盤盤一塔孤千里河山隨
指顧諸天日月遠彌廬神起閭象遺身世眼見蒼
茫一有無便欲乘風遊汗漫幡然回首念南都

許州襄城縣進嘉禾合穎應制

襄城城下壤歌傳駟奏嘉禾不到日遠穎合周王新
雨露敵分黃帝舊山川太平氣象聯珠琲明德馨
香列豆蓮萬國和同歸帝治古書願獻補遺編

陳州進黃鸝鵲應制

隴鳥明時亦效祥天教合侍赭袍黃九重城裏駢
鶯舌百子池邊借鵲裳夜臂翠簾條脫市春籠珠
殿荔枝香紫宸朝退鳴鞘遠偷學山稱萬歲籥

寄陳正封

渺渺西風去翼輕霜林楓葉動秋聲嵩卽競秀容
多可河洛爭派忌獨清廣武山川留故壘成車草
木闌空城憑高一掬英雄泪付與窮途阮步兵

贈唐鏡李先生

自笑年來白髮公，丹砂不肯借顏紅。
分無海上三山藥，來訪人間百歲翁。
黃黃曾說明月青天元，不碍冥鴻何時相約丹元子，便欲因之乘曉風。

記夢

六年京國鬢塵黃，一望家山一斷腸。
病後始知謀退晚，夢中猶記和詩忙。
風來竹裏娟娟好，水過花間冉冉香。
夢句學道無成還自笑，人生習氣果難忘。

忘

登天壽閣

人間赤日無雲避，天上雲居即寶坊。
鳥飛無礙長空闊，人意自生高閣涼。
風來為作不請友，午夢經到無何鄉。
黃昏索馬出門去，猶望東華塵土黃。

和劉雲卿

屏山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
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回開心知。
契濶留陳土，將復登臨上吹臺。
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

和種竹

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數竿。
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
土膏生滋葉猶卷，客枕夢回聲已寒。
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欄杆。

寄元裕之

久而新晴散瘴癘，一軒涼思坐中間。
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
官味漸思生客樂，人生難得老來閑。
戴笠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送宋飛卿

雄豪兩妙秀而文，不獨吾云人亦云。
賀監早知仙李白，薛宣那得吏朱雲。
秋風汾水傷今別，明月郊與子分瘦李。
之純髯雷希頰隔存沒，只愁詩墨不能軍。

又

未能免俗聊侵官，還望孤雲憶舊廬。
不樂輕歸真吏隱，得閑隨分寄僧居。
閑山牢落三年夢，行李蕭條一束書。
想見蓮花峯下過，路人遙指倒騎驢。

至日次劉雲卿韻

此生天地一陳人，百歲三分過二分。
老去光陰空

惜日愁來世事獨看雲靜中剝復觀消長身外榮
枯聽糾紛猶有憂時心未已卧聽兒誦戰場文

百五日獨遊西園

西園啟鑰起芳塵滿眼風光不屬春樓閣人非空
似舊溪山歲久却成真斷橋沒板橫斜艇古木歇
垣碍去輪老去搜詩歇厭斷晚風吹水白鱗鱗

題王摩詰畫明皇劍閣圖

劍閣森危隔錦官雲間棧路細盤盤天迴日馭長
安遠雨滴鈴聲蜀道難當日大軍同駐馬他時萬
里獨回鑿傷心凝碧池頭句有底工夫作畫看

和欽止河中即事

鶴鵲樓前一望時長河寂寞送斜暉人歌人哭幾
興廢年去年來今是非寒雨渡頭人斷渡秋風汾
水鴈來稀千村萬落人烟霽更許砧聲暮擣衣

弔袁用之

卜築中條四十秋安排佳處近休休隱居境為王
官勝仙伯名因少室留架上殘書灰燼冷囊中妙
藥鬼神偷傷心天柱峰頭月曾照先生杖屨遊

古瓶蠟梅

石冷銅腥苦未清瓦壺溫水照輕明土花碧暈龍
紋澁燭泪痕踈雁字橫未許功名歸鼎鼐且容風
月入瓶罌嬌苦喚醒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

雪意

門巷蕭條日易曛豆楷灰欲落江雲眼花淡淡初
疑見耳重蕭蕭竟不聞便可一盃平體粟不須六
出點衣紋慙慙急遣蓬萊使探到梅花破幾分

栗

漁陽上谷晚風寒秋入霜林栗玉乾未折樓欄封
萬穀乍今混沌出雙犬賓朋宴罷煨秋熟兒女燈
前爆夜闌干樹侯封等塵土且隨園芋勸加餐

憶橙

悵望天涯驛騎塵政須玉甲破芳新可憐虛度梅
梢月無計相陪竹葉春三日手香頻入夢一年秋
好不關身快須準脩新詩句倘有金芭贈故人

射虎

眼花百步透林寒抵死嗔人守九關只道草中藏

白額豈知世上有黃間才聞父老愁三客條見熊
羸寢一斑寄謝咸陽嘆黃犬何如霧豹隱南山

冬至

天時人事不難量消盡群陰又一陽千里家山憑
夢到數莖白髮為愁長老來度日惟經春病後關
心祇藥方六十之年今過五不須苦死問行藏

菊二首

水冷雲疎木葉黃遠籬目送雁南翔酒傾桑落林
廬靜秋入騷人齒頰香人惜後期霏雨露天教晚
節傲風霜憑誰寄語陶元亮不為南山興自長

又

西風吹葉靜千林獨有幽香伴苦吟細菜官槐舒
碧嫩小花佛頂暈黃深誰憐細雨情何限可惜清
霜瘦不禁寄語兒曹莫輕折重陽留待付孤斟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無花無酒過重陽轉覺閑居興味長明月豈隨人
薄厚黃花不逐世炎涼閨年節晚初過夜老境余
寒知有霜清境喚迴蝴蝶夢起尋竹影據胡牀

答趙慶之節使

故人別後定何如春雁來時忽寄書壯歲從軍幾
人在老來分手五年餘掛冠無計追和景樸被何
時付魏舒遙想西州賢父老瓜瓞闕俾故侯鉏

題劉萊州像

當年二老趙張儔王倫然知府焦明鏡運使獨許
先生第一流異政曾聞山鬼伏直聲須向古人求
從來走卒知司馬到處兒童說細侯惆悵當年舊
遊處羊曇不肯過西州

九日會極目亭

孤亭高聳冷雲堆九日登臨賞酒盃魏國河山殘
照在梁王臺殿野花開鷗役白水明邊沒雁向青
天盡雲回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

再和

秋興高於漣瀕堆秋光併入阮公盃霜凋蒲劍三
稜折兩裂荷衣十字開北雁遠浮梁水動南雲低
把楚天四前幸此日登高會點檢唯無短李才謂
屏山死矣

過楊太尉墳

道傍古塚入荒榛下馬摩娑漢八分誰謂皇天無
老眼却令大鳥泣孤墳獨携一盞霜風酒一酌三
峯日暮雲李杜就誅鉤黨起可能天下獨傷君

過邠州 二首

地靈物秀古稱雄前有汾陽後范公千古山川形
勝地兩朝人物畫圖中一家忠厚餘風化七月蚤
桑詠女功誰識聖賢遺意在黍離篇末離幽風

又

遙看汪水遠城流下畫坡陀始見州歲暮簡書催
出塞天寒風雪送行轉坡田井井龜圖畫山路盤
盤篆印鏤更欲慙慙訪陳迹夜深燈火伴牢愁

過慶陽

地形占得古金湯感嘆當時幾戰場父子一家三
范帥功名異代兩汾陽四山帶郭環天險二水分
派會女牆想見公堂無一事臨川閣上日飛簫

暮春得寒字

九日聊偷一日閑三分春色二分關柳閣夢裏人

空老風雨夜來花更殘乍拆甕泥糕酒熟未開火
禁粥錫寒何時投劫歸田去楊柳陰中把釣竿

秋雨

十日秋霖不出門門前流水似江村墻頭新竹大
于母砌下老桐今有孫澤雁背飛鷺吹急濛魚逆
上避河渾秋風未得乘槎便擬控扶搖北海鷗

百塔

松林橫截東南野蕭蕭若斜連子午庄平楚風煙開
郭社斷碑歲月自隋唐樓頭山入詩人座砌下泉
分衲子房更欲秦川窮勝槩却從高塔望雲陽

過石氏園 樂天故居

石氏園亭什一園眼前勝事只心知幽禽有語能
留客流水無情自入池客裡歲華將盡日梅邊春
信獨來時醉吟吟後無吟者又得開闢一首詩

上已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携同院

諸公賦 二首

相逢草草即盃盤誰識吾曹箇裡歡燕蹴落花墮
茵席魚搖波日動欄干無窮照影溪溪柳不住吹

春晚晚蘭已屬清明連上已更容飛蓋接鴛鴦

又

跨鳳騎麟玉筍班塞驢不作杜陵酸已煩墨然書
陳逵更許仙舟泛碧瀾酒令致師嚴細柳詩用麀
戰劇皋蘭邀頭却返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挽劉雲卿

人物于今嘆渺然知君才德幾人全忠言唐介初
還闕道學東萊不假年黃壤苦埋經去志清穰未
了讀書緣西園酬唱空陳述泪洒南風孽素機

楊尚書官直雪作擬應制作詩某時在暇聞

而和之二首

霰雪霏霏點玉英玉堂鈴索峭寒生也應天上多
端葉無賴人間有化城兔苑因之賢者樂羊羔加
以聖之清吾曹安預籌邊事且及新年賀太平

又

黃昏陡覺俏寒生漏溢銅壺第几更未放六花齊
苑樹先留半月抹官城一陶風俗還純素盡領乾
坤入太清應是上方觀下界故教雙眼一時明

二月見梅花

不應開處避嚴冬無賴春寒雪尚封縱使風霜欺
爾瘦可能桃李為君容麕眉都尉嗟何晚飛騎將
軍不逢畢竟榮枯無定在此花勸汝倒金鍾

春寒花較遲

吟懷常恨負芳時及至春來雪尚滋榆莢半含楸
粒色柳條未變麴塵然墻陰更覺花開晚水冷應
知雁到遲慚愧蓬萊老仙伯已迴和氣入新詩

殘梅

寒梅不作白頭新相對依依似故人要伴賓鴻并
社燕未隨涿水與紅塵空枝擬折猶堪嗅殘蕊重
看不厭頻自是東皇催鼎食無情風而不關春

杏花

香傳微雨隔簾攏十載脫船不負公愁見餘春紛
雪白且看初日眩霞紅兩株副使鶯吟裡一色新
郎馬足中投老安能知許事一鞭農事趁春風

此近體字樣詩

非詩也悚視

慶學士對獻七十壽二首

乞得閑身七十餘，知幾初不為鱸魚胸中幸有平。
邊榮林下聊觀養性書，收拾雲山歸蠟屐奉藏事。
業入籃輿君王拊髀思頗收，未許先生作隱居。

又

小築龍潭德不孤，盧鴻新有草堂圖。四朝人物今誰在，二老風流與我俱。把酒笑談猶解醉，上山筋力不須扶。文章不遜年齡改，能為閑興作頌無。

訪天寧周老

樊荼蘼童負束書，清晨紗紗獨騎驢。乍辭天上高書履，來訪雲間大士居。覽鏡年年非復我，照溪雲霞得遠渠。從今莫許經過數，乞得閑身頗自如。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七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八

絕句

春遊四首

其一

草荒一徑抱村斜，日暮初歸拜掃車。猶有饑鴉來攫肉，覘人飛下杜梨花。

其二

無數飛花送小舟，蜻蜒款立釣絲頭。一溪春水關何事，皺作風前萬疊愁。

其三

樹巖修竹竹籬門，門外清派幾股分行過。小橋人不見，背陰花氣隔牆聞。

其四

烟外絲絲風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無家處處花。

題扇頭

文書勾引黑甜鄉，倦枕拋書午夢長。夢裏甚教驚雨電，覺來窓隙有斜陽。

平湖戲鴨圖

平湖飛下感雙紋
翻動江南水底雲
盡日自來還自去
塵埃滿眼不如君

暮歸

貪看孤鳥入重雲
不覺青林雨氣昏
行過斷橋沙路黑
忽從電影得前村

正覺院

齋時一鉢僧上堂
屐聲如水度秋窓
蛛陽滿地槐陰薄
幽鳥飛來施食幢

登嵩頂

危躡嵩山頂上來
五鬣龍對八仙臺
不知眼界闊多少
直盡黃河一曲迴

少林

只麼西來坐面牆
更無一法付神光
少林自有吹毛物
三十六峯如劍鏑

石樓

月約風期屢往還
水聲山色石樓間
大家也入香山去
那得心知白傅閑

嵩山道中 二首

為愛青山懶著鞭
吟詩時作鶴頭偏
暮然得白鷺飛鳥
撲欒岩花墜馬前

又

屋頭山色靜無埃
竹裏柴門水際開
驚怪籬中犬迎吠
有人知自碧嵩來

題南城樓

樓上遙看郊外村
不須騎馬坐平分
人家應在青山外
時有歸牛下白雲

香岩寺壁

一夕秋風變素商
蕭蕭雲物換新涼
片雲不作前溪雨
飛過高城有底忙

題扇頭

魏三句裏數聲櫓
秦七詞中萬點鴉
好在團團明月底
一彎派水幾人家

三學院對月

何年觀佛月天子
各以寶花樓閣俱
為問上方銀岳界
不知有此夜寒無

清居寺五杉亭觀于野督題

五杉亭下只三株曾是詩人歎
息餘君去我來杉尚在
斷腸君沒見君詩

回春谷

水榭雪柱道人
家谷傍回春事已
夸却恐陽和在
泉底未春先發
忍冬花

祕魔岩

鐵鎖關藏五百
龍文珠遊戲作
神通山僧要辨
金剛眼莫謂魚
蝦在此中

登萬聖閣

中州之山臺山
高遍尋五頂無
乃勞老去看山
無力直憑一闌
了秋毫

馬尾

天外亂山圍
曠野水邊孤塔
背層城馬頭才
指桑乾路愁見
行人問去程

趙橋

天垂曠野初
疑合地轉深崑
忽似窮偶向高
堽聞笑語寒春
一帶夕陽中

鷄鳴山

烟蒸山腹晴
猶濕河帶冰
漸暖漸流獨
上鷄鳴者
出日五雲多
靈是皇州

蘆溝

河分橋柱如
瓜蔓路入都
門似犬牙落
日蘆溝溝
上柳送人幾
度出京華

漁陽道中

盟山曾借上
方眠落月蒼
蒼響石泉夜
半峯頭聽
鳴鹿半崖松
子落塔前

達北京

小車日日碾
征塵卧即看
書坐久伸露
宿風餐二
千里青山無
雲不隨人

龍山依松

自笑書生骨
相窮倒騎驢
看兩山峯天
東稍喜無
碑讀踏雪還
來看怪松

東京見梅

二月天東凍
未蘇梅花市
骨也清癯一
枝萼綠來
千里為問東
君曾得無

遼東

幾家籬落枕江邊
樹外秋明水底天
日暮沙禽忽
驚起一痕冲破浪
花圓

北都雪望

千山雪盡出推車
一逕雲移去似蛇
小屋平頭煙
落裏炊烟起
零是人家

北都小雪

邊城小雪試年華
烟冷猿猱十萬家
探使不來人
半醉將軍種帳卓
平沙

襲香亭二首

小橋虹影截波光
面面荷花鏡裡粧
風月要知無
盡藏一亭分作兩
亭香

又

黃堂公退吏人稀
露下西溪鶴未知
一榻清香無
着處
曉風殘月獨來時

錦波亭

柳影移書步晚涼
清溪放開水泱泱
胷中經緯天
機錦閣却小亭
風露香

雨晴二首

東風時送瓦溝聲
欹枕幽窓夢自驚
睡起不知雲
已散夕陽偏向柳
梢明

又

一抹平林媚夕暉
山煙漠漠燕飛飛
倚欄遙認天
邊電何處行人帶
雨歸

靈感寺二首

斜廊深院斷人行
雪聚松中立鳥清
僧臘數殘門
乍啟驚飛
辭語獨含情

又

青青隱隱入烟微
一日看山坐水涯
何事晚來風
截斷偶看白鳥過
林時

鷄鳴下橋

兩山相對翠幃開
下水中流礙石迴
橋北橋南路
分霧紅塵一騎日
邊來

和舜元雜詩二首

瘦馬龍鍾兩翼華
敲門避雨野人家
雨催葉落猶
聽路十里晚風吹
斷霞

又

三五殘星闕角東
淡黃楊柳月明中
貪看稚子妝
殘葉駐馬天街滿袖風

聖安小集

松軒却扇風仍好
苦運無花雨亦香
門外市聲塵
午枕老僧元不下禪床

和子約立春

唐虞禮樂歲元新
齊魯中書有大臣
泰和三年調
玉燭衣冠萬國拜王春

二青圖

大青天驥之雲仍小
青八尺猶龍騰
三十年来無
汗馬不將遺像鑄興陵

古北口

幾家墟落落兵戈
外數畝荒田谷澗中
日暮圍場來
野鹿令人長憶筆頭公

撫州 二首

蕭寺金風動剝竿
西城北斗挂闌干
一虫不响夜
更靜片月未高山已寒

又

燕賜城邊春草生
野狐嶺外斷人行
沙平草遠望
不盡日暮惟有牛羊聲

北苑寓直

柳外宮牆粉一圍
飛塵障面倦斜暉
蕭蕭幾點蓮
塘雨曾上詩人下直衣

寓望

蒲根閣亂蛙鳴
點水楊花半白青
隔岸風來聞
鼓吹柳陰深處有園亭

戴花

病來杯酒懶重持
強為花殘折一枝
人老易悲花
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

玉堂 二首

玉堂看到午陰移
日薄春闈下直遲
悞喜交番旗
脚轉隔牆送過小桃枝

又

玉堂陰合冷
牕紗雨過銀泥引
篆蝸管草莢葵俱
不見蜂聲滿院採槐花

西溪

山根西北塵沙少水際東南風月寬
盡日朱門人不到鳧鷖引子傍欄干

夏直

玉堂睡起苦思茶別院銅輪碾露芽
紅日轉階簾影薄一雙蝴蝶上葵花

過邯鄲

十五年來忝一炊叢臺重覓舊題詩
而今馬上行人老不似當初過趙時

臨洺

聰山洺水送還迎世事浮雲幾變更
白髮重來相識盡逢人欲問小時名

真際柏

趙州東院違前柏二百年來屈鐵柯
莫怪兩株纏欲死後來禪客葛藤多

溇沱

溇沱一箭截天來六月砮雷打土崖
一夜北風吹岸柳直從中渡捧船迴

題閻立本職貢圖臨本 二首

周王職貢朝萬邦右相丹青古無雙
好本不應天下獨鮮如明月印千江

又

金犀劈面規天遮王會圖中見典刑
已了宣威沙漠事更煩右相寫丹青

墨梅

墨師不作脂粉面却恐傍人嫌我真
相逢莫道不相識夏馥從來琢玉人

香山

山秀薰人欲破齋臨行別語更徘徊
筆頭滴下烟嵐句知是香山鏡裏來

夏日

樹木交陰鳥自呼蓬蓬殘夢破華胥
虛簷一道風如水展盡床頭樂葉書

太寧吟詩臺 兩中

易州山水甲天下 一日太寧如死灰
山意似羞人識面 兩唇丞相賦詩臺

涑陽道中

石頭葦確水縱橫人在青山影裏行
忽悟過溪驚嘆語斷崖茅屋暮春聲

昌平狄梁公廟

力扶滄海將頽日目送西山不盡雲
一邑豈能沾惠愛至今天下不名君

靈峯院

天門劃斷兩崖青柱杖靈峰頂上行
一片白雲岩下起不見眼力盡東溟

燕

宦遊憐我食官倉贏得青青兩鬢蒼
不會無情雙燕子南來北去為誰忙

湧雲樓雨 二首

片雲頭上一聲雷欲到冠山風引回
窓外忽傳林葉響坐看飛雨入樓來

又

簾雨風斜不上鈎欄杆吹濕怕人愁
雷聲驅雨東山去指下斜陽恰半樓

樓上 二首

樓頭四面好風生下與遙山一樣平
睡起紗幮歎枕雲恰如水底看雲行

又

山城過雨恰衣單清曉樓頭六月寒
却喚奚奴添半臂要乘涼氣倚闌干

登晉陽閣

坡陀勢盡晉川開一線汾河掌上來
斜日西風倚高閣白鳥飛過天門回

中山會故人

三十二年後夢魂故人老盡一身存
燈前細雨當時話別後相思誰與論

下直

綠槐影裏鳥呼風退食涼生襟袖中
滿地綠苔承步障楸花無蒂落深宮

潭上 二首

倒影花枝照水明三三五五岍邊行
今年潭上遊人少不是東風也去情

又

日斜飛盡往來塵為怕春愁戀酒樽
醉裏不知歸去晚先聲留著鬪華門

宿王佐

鞍山柘木事茫茫猶記同遊宿上方
老大重尋窓下宿殘經挂壁故人亡

燕子圖 三首

一別天涯十見春重來白髮一番新
知心話盡春愁裏相對依依如故人

又

祝爾區區萬里身錦書回寄莫辭頻
而今塞北看雙翼多少中原失意人

又

交親消息兩何如滿眼兵戈不得書
為問南來新燕子啣泥曾復到吾廬

送人之河中

功名蟻穴夢南柯投老空門不較多
試看鏡牛無用雲橫身終古負黃河

題李平夫畫黃山塞驢詩圖 二首

浮光林杪水忝差意思想先生得句時
千古黃山下路塞驢不是少人騎

又

三十年前濟水東詩中曾識塞驢翁
而今畫出推敲勢却恐相逢是夢中

中秋日郊外遇雨

斜風吹雨水生寒荷蓋傾珠下芡
盤驚起鷺鷥眠不得冲烟飛過蓼花灘

登定安閣

春風吹袖著闌干薄霧初收雪未殘
擬折梅花遮遠日愁看直北是長安

滎陽古槐

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
不知幾覺南柯夢直至如今喚不回

虎牢

兩崖峽束枕洪濤自古英雄爭虎牢
蒼天胡為設此險長使戰骨如山高

新安道中

草根啾唧候虫鳴
月黑山腰信馬行
夾路水聲長
在耳六根先得一根清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八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九

絕句

遊華山四絕

其一

石頭華嶽水縱橫
過山間草屨輕
未到上方先滿意
倚天青壁看雲生

其二

我與青山有舊盟
淡雲微雨忽渝平
朝來自獻三峯出
真箇山神不世情

其三

仙人仙去有仙掌
袖中擲下青芙蓉
遺與楊羲書一紙
暫留笙鶴駐中峯

其四

玉龜山下古仙真
許我天台一化身
擬把撒蓮騎白鶴
下看浮世幾揚塵

河上公廟

河上丈人忘姓名
一編道德了一生
時來河上觀物化
投膠欲變黃河清



稠桑谷遇雨

窮秋兩渡稠桑谷馬滑還經險路過騎上下山三
十里天教冲雨看黃河

濟源四絕

其一

歌管年年樂太平而今鈺鼓替歡聲裴公祠下無
窮水好乞餘波為洗兵

其二

祠前繚繞無窮水竹杪參差不盡山極目水窮山
盡處天壇猶在白雲間

其三

樹映樓臺水映空溪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
人畫遠雲微茫近雲濃

其四

鶴猿雲木曉相參寺枕龍蟠十頃潭一徑通幽竹
深處居人指似寺中菴

山行四絕

其一

終日看雲不忍還馬蹄華嶺兩山間雨聲欲到詩
人耳雲氣先濛一半山

其二

漢漢青田鷺啄苔背人飛去又飛回青山影裏銜
青稻知自濟源枋口來

其三

樹根繫棧水淪漪雨裏看山大奇不見文公陳
迹在摩訶苔壁認題詩

其四

玉柱峯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來穿雲絡竹無
人見下赴龍門作怒雷

雨晴

一春不而浸塵黃碧瓦朝來泛霽光留得紫薇花
上露幾招渴燕下雕梁

一雨

遙望叢林一塔孤寒驢日轉古城隅夜來一雨添
新漲漱澗灘頭漸欲無

和楊尚書之美韵

四首

其一

河南夫子兩程子要與洙泗繼漢塵濂溪先生為
張本舞雩風裏浴沂春

其二

東萊兩本不朽計讀書原委有本因傷哉絕筆大
事記讀經未了已亡身

其三

諸公辨論助恠驚削去訓傳非人情大公至正本
無我吾道初如日月明

其四

漢儒俗學欺盲聾獨有一士超樊籠君家子雲晚
治易聖人門戶見重重

題劉德溫畫湖山豐夏橫幅 四首

其一

聞道神仙郭起先曾將清夏寫湖山而今寶墨歸
天上時許劉郎見一斑

其二

湖山清夏不應豐一運林陰水石中六月涼生清

弱底釣魚船上熱風

其三

風來山脚水淪漣林影參差舞鏡天袖裏長安遮
日手綵陰多雲弄潺湲

其四

遠霧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
人畫更倩劉郎作巖峯

題東坡畫古柏恠石圖三首

其一

荒山老柏拚擁腫相伴醜石反成妍有人披圖嘆
領似不材如我終天年

其二

人生散材如散木槁死深山病益奇放出泰天二
千尺安用荒藤纏繞為

其三

東坡戲墨作樹石筆勢海上駭風濤畫師所難公
所易未必此圖如此高

雪望

吹面風來受雪寒寶花樓閣五雲端
紅移忽破瑤璣影丹鳳橋邊駐馬看

蟬

薄薄秋雲兩翼輕淤泥脫迹便恢聲
可能枵腹涼陰底受盡人間風露清

三蘇帖 二首

他年鴻雁各分飛風雨蕭蕭有所思
猶記讀書懷遠駟夜深燈火對床時

又

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
時向明窓展橫幅不須更寫德星圖

即事

樓頭不見暮山重遙認青林雨意濃
一陣風來忽吹散斷雲還補兩三峯

宿朱家寺

撤幕風來遠更清窓間野曠見雲生
夜深古殿無燈燭畫壁時因掣電明

金水河

金水河邊駐馬時熙春閣外夕陽微
舊時同樂園前水曾照寒鴉幾度歸

晚登太史臺 二首

雲鏤殘陽一線金西風吹雨破層陰
歸鴉恠得紅翻背返照依然在遠林

又

市橋落日與波平返照前灣別舸明
不覺城頭來暝色四看天際暮烟生

管幼安濯足圖

道喪何人識重輕白頭不作魏公卿
滄浪濯足知君意濁水那能浼我清

龐才卿畫長江圖

青山隱隱水悠悠何處長江是盡頭
欸乃一聲人不見忽從天際下歸舟

淨安寺紫臘梅

倩誰傳語主林神莫以時宜闕新新
只是舊時黃面老而今現作紫金身

題移刺右丞畫凌虛 二首

忘言老人寫雙鹿筆力不減東丹王右相丹青乃
餘事向來勲業扶明昌

又

當年扈從直長楊想見秋山榭葉黃沙外小灘圍
似月眼明雙鹿唯斜陽

坡陽歸隱圖

年過六帙尚蹉跎奈此坡陽歸隱何不是不歸歸
未得家山雖好席狼多

九日繁臺寺

九日登臨一散懷繁臺寺下挿花迴空明衣上波
光動知是扁舟泛月來

道傍古槐

虬枝盤屈尚百尺不肯為人充棟梁六月行人汗
如洗尚能於世作清涼

昭君出塞圖

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
萬戶已將功業上麒麟

子卿歸漢圖

卸旄落畫始歸來白髮龍鍾老可哀猶勝生降不
歸漢將軍空有望柳臺

龐才卿畫春山歸隱圖

了無車馬到山家門外東風掃落花春入山間人
不見無時無處不烟霞

同樂園 二首

春歸空苑不成妍柳影穠穠水底天過却清明遊
客少晚風吹動釣魚舡

又

石作墻垣竹映門水回山複幾桃源毛飄水面知
鵝柵角出牆頭認鹿園

遊上清宮 四首

陰陰垂柳淨朝暉城郭山林果是非步繞仙壇香
露濕紫玫瑰刺胃人衣

又

醮罷琳宮日更長坐看幡影午悠揚幽人喚起青
童睡苔逗掃花筠簾香

又

細細薰風淡澹陰
過雲拋而上花心
黃鶯渴味沾
微潤飛上高枝作好音

又

細雨薰風未熟梅
仙禽啄實下萼苔
夏芳將盡無
多景紅白葵花相背開

中牟陽冰篆

龍蛇起陸垂蝕木
商盤周鼓秦刻餘
中牟三異今
則四斷碑殘缺陽冰書

過楊太尉墳

直道從來自不容
斷碑千載尚塵封
潼關闕下墳
三尺清節高於太華峯

過長安 二首

漢苑秦宮半夕陽
年年春色骨興亡
霸橋斫盡青
青柳不為行人也斷腸

又

茂陵玉筮苔痕土
魏帝金盤月
泣津獨有乾陵陵
上柏年來風雨不能神

草堂

幾家籬落掩柴關
盡在浮嵐湧翠間
稻穞朋遠通
白水竹梢缺露補青山

過咸陽 二首

獨立橋邊望白雲
摩挲古塚石麒麟
千秋萬古功
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

又

上林池籬鎖芳塵
直抵南山不屬人
世上千年陵
谷變千村桑柘鶉鴉鳴

題東坡與佛印帖

魯公食粥已數月
蘇子探囊無一錢
身後胡楸八
百斛爾曹堪笑亦堪憐

呼群鳴鹿圖 二首

麋班剝落錯古錦
麋角輪囷生肉芝
呦呦誰見群
呼態憶在秋山危從時

又

霜林楓葉動秋山
誰道呦呦物性閑
同類呼群更
媒禍世間何處不黃間

五嶽觀

泔泔清風下曲阿亭亭午影轉遮柯簾衣不捲通
明處時有派鶯趁蝶過

夜

悄悄小兩一燈熒猶記靈宮夜叩扁繞樹鶯烏栖
不定踏翻柏子落堦庭

曉

一聲鴉鵲喚年芳底事驚四蝶夢長獨倚闌干梳
白髮滿襟清快曉風涼

暮

移床坐到晚涼時手弄清泉似小兒古觀無人蒼
柏暗偶看宿鳥暮投枝

荔支園

雨滴鈴聲蜀道長都緣一曲荔支香宣和無限丹
青手好畫當年花石綱

臨韓幹馬

秋日平原看肉飛千金市骨眼中稀世間積有丹
青手韓幹丹青又已非

載梅

滿車飽載梅花共車聲嗚嗚不成弄月落未橫畫
角哀橫眠正作梅花夢

鴻溝

山川依舊霸國空楚漢分溝一呷中金翅烏王分
海立却應莞爾笑英雄

遊崆峒四絕

其一

西鄰鳥鼠北朝那湮水東流入大河一上春雲亭
上望山川滿目夕陽多

其二

金湯形勝滿秦中戰鼓驚飛北塞鴻為向崆峒山
史道可能高枕聽松風

其三

斷碑零落任苔封想像當時問道宮烟銷洞天三
十六時人空禮白雲中

其四

萬松聲裏暮濤寒盡在春雲一望間只欠聽流二
千尺天風吹下翠屏山

題東岩道人讀書堂

裕之先大夫讀書於此東岩其自號也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

我改更稱元子讀書山

哀李平父

平父能詩善畫與余為狎友

妙畫清詩絕點塵丹青才了已無身釣臺即是西

川路長使羊曇泪滿巾

沈石硯

何年沈石鴨頭綠磨硯來伴中書公乞與玉堂揮

翰手便欲草檄係西戎

跋黃華墨竹

與可能為竹寫真東坡解與竹傳神墨君有語君

知否須信黃華是可人

又

淡墨閑臨謝女真蕭然林下自風神去間亦有丹

青手只解尋常寫市人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絕句五首

其一

一年十二度圓月及偏中秋此夜偏天意自憐風

露典更教明月十三圓

其二

閏年都未有新霜探借秋花十日香徑約同條同

一醉有花有酒即重陽

其三

太平勝事古難并且畫清歡伴醉醒座上少年三

館秀也知傍有老人呈

坡以把酒賦詩為太平勝事

其四

老去退歡強不能少時思酒侶嘉蠅佩刀左右更

相咲我已年來絕愛憎

其五

賓主相忌問濁清坐中談咲禱歌聲道人嘿坐無

分別怒是秋風萬籟鳴

馬上見桃花

可憐馬上逢春色不得明窓貯古瓶祇恐東風易

零落兔葵燕麥又青青

列子廟 二首

天祿讐書已斷編枉將放蕩禱真筌如何得似東

臯子刪却揚朱力命篇

文粹有東臯文

又

東土西天一羽綠先生古佛豈其仙據蓬指雲無

生死勘破觸髅未兆前

翠微寺 二首

南山常愛退之詩未說雲烟潤色之要見山光如

潑黛更須留待雨晴時

又

南山深鎖翠微宮寺在山南十里東祇恠朝來袵

袖濕不知身在翠微中

宿索水

楚漢相隨宿索間路人指點舊河關英雄成敗一

丘土雲自高飛水自閑

平泉店逢夏使

穹廡毳服異華風馬上相逢一咲同贈我何勞競
朝榮賀蘭千里已胸中

暮春用寒字韵 二首

柳陰彩檻紫朱欄樓外鞦韆搭畫杆祓禊人歸池

館靜吹花風急皺波寒

又

一年芳物已闌珊年少春愁為牡丹村落人家雨

前後蓬窓罩紙護蠶寒

初聞雁

囑爾南來新雁群封書好寄未歸人天涯憔悴多

風雪回首中原又一春

宿遂初園

病身三日園亭主自慶還須把一杯猶勝西隣王

學士金門到老不曾來

別春

年年春去歸何處今日須為別一番把酒問花花

不語夜來風雨泪珊珊

閩闕老人澆水文集卷第九

開闢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

雜體

詔赦國書表冊文詰附草本中十取一二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即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
明尚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協贊太平
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勵相翫歲愒日習以成風因
循者守歲月以養資器懦者託病疾以廢庶爾既
若此予何賴焉爾尚明時子言用孚汝聽掌刑者
無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冤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
節妨大務俾有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
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縱哀刻俾有流離之
嗟曰諫官御史汝惟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
毛舉細事以塞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
怠撫養無為姦賊曰採訪使敦本察吏是汝之責
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為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
戎律曷爾偏裨傲爾師徒殄殲乃仇以復我高祖
文皇之境土爰暨將校汝皆功臣之後無忝爾祖

考其尚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
與親民之官妄分彼此且我烈祖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勲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
在小民尚不忘累聖涵養之恩况我有官君子豈
受厚恩身被厚祿嘗已自私獨不為朝廷惜乎嗚
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衆職修理成法具在
我其敢弗率爾尚一乃心故乃事厥有成績朕不
汝咎其或弗欽那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
不免歟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比以地境稱兵西鄙為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陞仍
申

命於大臣以分領於行省其責不為不重其任不
為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內
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為神明祚也而一時利
害不為社稷慮乎若非協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
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軍之密謀朕
不從中制也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

可攻各度其勢或恃或角一從所長其毋失事機
以勉圖成功

詳問書

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波
之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太和間彼國君臣狂
於釁勇尚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
兵應之彼既異始圖不克逞志於我于是有增幣
易叔以伯之請我

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准
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為度
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釁頻
遣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
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
少懲矣且復保我邊水扇感我山東之民造釁百
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好僥倖於不可知之勇似不
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巨固
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我一旦之誓自以鞭長不
及馬腹不知牛雖瘡債於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與

師聲罪往伐尚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
文告仍以大兵鑿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
求如其不然自啟禍端罪有歸矣既遠三靈之心
恐貽九廟之悔百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
今詳問其審圖之云

答夏國告和書

以生民為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為
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
威制萬里思結三方高麗叛歸却而不受孽宋既
服免其稱臣苟有利於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
大夏時我實鄰盟誓既百年於茲恩好若一家之
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
墮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贊至於一夫之相加幸
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行信使
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遠忘累世之好審此輔
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猷外夷之陸梁孰若
結諸夏之親昵惟茲不類乃我同仇當人心歡亂
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象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

極則終衰此數難而復合且闕墻猶可禦侮况同
舟何患異心既省成言當如來約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啓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駟馳緘遠預履新之
慶旅陳器幣脩綰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
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駟遠賀誕彌之
節肅陳禮幣祇達近函覽誠意以其孚保歡盟而
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駟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
盡其為悅懌冒縻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履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
德已捐前請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
如過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於成功可以
粗償於宿負一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粗置營

屯稍增整壘皆本授之成策固無取於瑣才朝廷
察臣小心寄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
對之權庶知虜情預為邊備而臣才微責重識暗
慮輕誘未識於楚羸敵妄言於邾小遂闕儲胥之
備尚遺宵旰之憂大則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籍
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
尚寄西何顏尚且慮臣以輕敵損威闕臣以積憂
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亡它盡棄前瑕許圖淺
効激昂有地奮躍呼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德忘曹沫三敗之辱
要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囚復塵任使臣敢不洗
心知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禪帷幄萬一
生成之賜少荅乾坤不勝激切之至

進呈

章宗皇帝實錄表

臣某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章洪烈文武
之政在方策迄為顯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
其豐隆顯懿之德亦賴夫溫醇深潤之文鋪張對

天之洪休揚厲死前之偉績然遺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以

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又光膺大業祗述先猷粟大有為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暮年有成發廩粟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歛於即日減租稅者累年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烈款謁大壇秩曠古之無文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校冠蓋環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蒸飾百度赫然之怒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烈淮夷來舒故得華宋增幣以乞盟阻糶羊心而效順西服銀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寶入貢由是蒸為瑞氣散為祥風神鳳來翔寶鼎出現野蠶成繭嘉穀極生至於奎壁之文河洛之畫日月出矣光其不亦難乎江漢濯之皜乎不可尚已尚却徽稱而不受愈章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歌舞太和之治億萬世後光華悼史之書况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煩生齒版圖之數所宜

具載以示方來欽惟

皇帝陛下黃紿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臣詳為實錄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秘之書踵此編年俾之載筆屬曲冊之未上值竄寇之不虞師旅繹駢篇秩散逸歛承聖訓復命編摩徧閱官滕曲加搜訪然而起居注有所未脩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摭摭於案牘之餘或採拾於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於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

章宗皇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繕寫了畢謹具進呈收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晚昧學術空疎遺美不載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伸一得之愚云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未俞慮精誠之未至輒申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不勞于繪畫其有功泰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出強名殫

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

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宣烈聖之重光席
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煥乎八荒爰自
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為務置常平以備水旱遣信
使以勸農桑三歲之外而尚慮囚徒萬機之餘則
親隨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館
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緒
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為經畧萬方彌綸百度大
功非止於數十聖德未究其毫厘是以德澤之流
霧湧雲蒸瑞應之至山湧水出神鳳翔於磁郡寶
鼎出於汾陰年穀屢豐邊鄙不聳時而赴感瑞雪
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歲寒由是勳戚庶
政文武具寮縉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
以億計而久曠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庶政之闕遺
復慮榮名之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眾望守謙德
不若建大中況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
儀而不舉皇上將有愧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
亦有望於後使曲禮而未脩豈臣鄰之敢安若夫

淵懿冠倫宥宥基命發育萬物裁成兩間所以繼
於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宵爾神略巍乎帝功所
以法於道澤昭天泉恩及麇卵博施濟眾視民如
傷茲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蒸飾萬物膠
轄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問於踈賤罰不阿於貴
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禦戎也動而有經茲不
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克渠授
首皇威所殺則夷裔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盡性
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
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
上稽天心中察眾志謹與文武百僚懇懇懇懇不
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陛下曲回淵聽俯
察輿情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誦日詔儒
者以刺經泰二帝以為三襲六經而為七編金刻
玉坐膺脩物之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
賀萬壽無疆

平章謝撫諭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慎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

渥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杜歆湛庸聞
寄才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

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物憫河南之積暑知
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懦衷仰酬睿澤王事靡
盥敢懷蒸海之憂天威所臨即遂凱還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獲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
意動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畧緯文睿謀經遠
修已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方王業所基必本閑
雖之化朝廷既治乃講駟虞之由妾等留侍掖廷
阻趨行闕女工載績望虞舜之裳衣聖壽無疆期
周王之福祿

又

正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於田猶俟三農之
隙豫順以動益悅無疆欽惟

皇帝陛下乾坤其仁金玉其度駕言出狩車既攻
而馬既同無已太康民不勞而國不費屬霜秋之
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闈阻朝外闕羽

旒有美想聞百姓之歡弓韜興祥更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於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
武翠華所駐和氣交刑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
粗豆舉三聖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屬
以作歌荐之郊廟庶幾得非熊而應卜福大邦家
臣等祇奉綸言叨覽省務慶沍水秋風之作阻預
群官頌南山天保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於農隙
以講事禮昭大彌歡溢綿區欽惟適奢儉之中恭
文武之用交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
無虞歲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載為
省飲之行飲是太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
玷中臺即雲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奉元之授
神筭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逮及寵光聞命若

驚以榮為懼中謝臣伏聞曲榮所載謂天官不可
假人祖宗以來示宰相不可專用舅或以內親於
百姓而外撫於四夷有非其人不付以事如臣者
斗筭小器樗櫟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搢紳之
列亦嘗忝中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
國論天寔鑒此臣猶知之偶邊隅少警之初乃臣
子效節之日當先行列况忝承疑左右樞省者四
年來往東西之兩地賴神謀之經畧底外裔以服
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伏惟

陛下憫臣以蕃履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無
術以補天或可因人而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
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祿重身輕欲上章
引避則慮漬聽聞欲奉命馳驅則實懷慚懼臣之
進退交集競營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欲
鑿以重臣之勢敢懷乎一己之私敢不益勵初心
誓圖後效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
祝無疆之壽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飾戎車利執言於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
置貳於庸虛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
者勝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
勞聖慮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
為平鼠竊之寇而愧匪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
為懼然王氣已吞於吳會而天誅未即於淮夷敢
意兵符重忝聞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功超將將道顯威威任事而必以誠與
人而不求倍授之成美折此遐衝遂致非才亦叨
重責仍且頒金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佩賜
孔懷味珍知戒享士廣分甘之惠勞師體止渴之
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寧止尚寬南顧
之憂

謝宣慰賜夫人奠贖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函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恤
典之華死况於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父之托
受服啟行伉儷之恩從宜可取方深國慮何以家
為臣素乏將才叨承閭寄寵踰其分疊鍾厥家仰

累明恩俾光私室錫龍承以為英欽之具飾錦綺
以為賻贈之資數極哀勞思深窈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冠冕至德體貌群臣施恩於既往之魂

垂德於不報之所遂令朽骨亦玷餘榮兒姪至於

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

者可知至蓋棺而後已一心莫展萬壽無疆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鈇具免鶻匹既

藥物表

小醜亂常致干天討偏師墜屢奏膚公豈料膚

踈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濱來自

來宜增六軍之氣不啻不虞成三務之功以至提

虎旅之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

敢叨天功以為臣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溫淳瘡老為之聳觀武

夫至於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縱其前擒執此

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勤勞優將臣

之寵錫遂令春握曲被微躬佩刀非斷割之才解

帶之羸庶之術徒復馳驅聖策衣被天光奉命靡

皇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惟筐
篚之恩莫非民力尚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矜

小技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函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

諭寵光曲被感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

師殷高美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

風而奔捷以至三一皆當百雖未誠孫權之首已

能俘孟獲之降從古罕聞于今為烈此皆一人授

算諸將協心謀不遺長臣於何有欽惟

皇帝陛下沉幾獨運群策兼收慮小器之易盈戒

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畢志事機草木知

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虿有毒吏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蓋一

隻金一百兩內府段子十足表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獲及非才功非蕭

規寵慚愧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

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于混合肆小寇適為

之驅除蠢爾蠻荒于茲天討迨皇威之既振底賊
墨之無堅有俘其充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
歸路以幾殲其餘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
威可迎刃而解殆將巨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
飛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出內府之珍輟尚方之品賜之惟服食
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樂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
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塵
閭寄帶其搢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罍徒忝周
行之置殆速在梁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歛惟

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在笥賤和氏之璧所寶
惟賢指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
臣敢不顧照知慚飾躬自勵種德播同於美玉許
身願比於南金是以似之雖未對前人之烈文之
教也敢對揚天子之功

丞相謝過表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謔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
察咎將誰執臣猶自知 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

美茲為社稷之大計豈矜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
動浮言輒為庸秦庶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微
豈謂以憑虛之言莫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
乎歛惟

陛下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
臣心則匪他赦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
臣敢不洗心加厲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講張
之幻事君有義益堅畏慎之誠

禘禮慶成表

親祠祖廟有嚴裸獻之儀上順天陽益定尊卑之
義禮行一日風動四方歛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
吉涓近日款謁大宮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
之夜則月星朗朗祖考昭假福祿來宜惟熙事之
脩成實太平之高致臣預瞻隆禮祇侍齋祠神其
格思昭一人之有慶君曰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効力微任重豈逃天地
之鑒臨恐貽覆餗之羞輒有避賢之請 中謝臣聞

忠臣不敢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然
漢朝議俞詣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筲小器樗櫟散
材早際休明偶塵任使適遠隅之少警俗行列以
居前仰賴聖慈苟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
面復預于帥閫而然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圖尚賊
臣之稽戮但知除君側之惡不敢避天威之誅豈

意罪不汝瑕寵踰所望進貳樞廷之重與聞政事
之煩內無張華經國之謀外無管平破賊之計在
承平之日不敢冒居况多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
門膺去爵子尚主恩一作如在君恩更何以加而
臣才僅止於此豈微軀之敢愛慮賢路之久妨伏

望

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雨露之施列求俊異俾
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嫌得安常分而國有得賢
之助早致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
歸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

深維永圖早定大本重明屢正繼照則蓋取諸離
一索得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
福下以保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
皓謳歌有屬益知子啟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
國慶鸞鳴問寢賡歌三善之休虎拜揚言仰祝萬
年之壽

左恭政乞致仕表

去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
臣輒瀝危誠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樸魯材
本下中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
無補涓埃當

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玷
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煩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
談而本非經國房琯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
可冒居而多難將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于
賢路以恐妨况從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戀明
恩久叨重任伏願

皇帝陛下隆天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
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政寔不違安庶寬
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灾深負變調之
責竟惶失措跼蹐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
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
氣而率群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早暵為虐
貽當宁之憂螟螣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
將安歸方聖主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
位苟冒冢人其謂何伏願

皇帝陛下憫臣以無功而自慚察臣以有罪而自
效別有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
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為榮但令賢路以無妨猶
云有補

封冊高麗王謨冊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
德率由曩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畧臣夏亦大

啟夫土宇用綏懷於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
乃矚東土惟我岳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
寵啟爾起道知高麗王國事王謨受林明敏賦性

中庸有肅恪以裨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
于東陲象輅介圭啟封圻於大國彤弓錫盾作藩
屏於王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爾暨汝父克成厥
終肇敏戎公嘉名公之是似女有良翰命申伯以
于宣是用畀爾苴茅纘我祖考以永為我藩輔用
追配於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
以保富貴聞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
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畫乃心典聽朕命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華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
五公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
學登世科孫則尚書子惟御史門閭之懿近代罕
聞推其從來自爾素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
膺一品之追崇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叅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群生未寧提封未入於版圖陵寢尚沾於霜露中夜以嘆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子采今得其人具位李暉器識邁倫才猷經岳以文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賦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才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括馳騫而不足揚雄解朝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母以有己或負於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岳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權自先朝

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於田里退閑之間超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寂是為世上之閑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隣北極朕祇承先帝敬建掖妃載頒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休符佐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節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六珈之飾嗚呼攀軒龍而莫及望絕昂湖悵蒼梧之不還魂消澧水惟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教陪尚深送往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關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於穆清謀
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
掾抗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岨積陰之所春
燠不毛夏暑仍曠殆非所以願養聖躬也况蕃部
野心難制萬騎撒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
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凶以為先事
之戒言奏播紳危之

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
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
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畧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
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
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
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
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
有水陸肥瘠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

經通檢並依舊額臣恐叛疊之詩不獨讀於古矣
書奏

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
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昔賦
者病馬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
惟觀立朝大節其它可畧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
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
予所以愧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蕢絳州正平
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

於皇世宗 百度惟貞 世平講武

駕言涼岺 言言梁公 獨以諫鳴

傲戒無虞 屢省乃成 謂天蓋高

胡動以誠 帝曰愛我 詔尼其行

薄海內外 聞公直聲 匪惟公直

由天子明 平賦一書 時其重輕

世有主父 不孤賈生 沈史飲經

塞華摘英 浩浩而博 涵涵而溥

小試所長 風馳霆驚 名聞天朝

不登公卿 惟皇好直 錫之寵崇

尚詒來者 視子此銘

郭公碣銘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貴聞欲因權要以貴公公曰請托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

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人之壽夭窮達係於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去數之遠近則係乎其所積之有厚薄子於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父守洛有德於洛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於去賈迪功稱為遺直而子戶部尚書執剛以政事聞於時君以慈仁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強敏聞於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為之銘銘曰

不能銳 是以鈍不於試 以昌其世世

崔公墓銘

君諱寫字子真涿郡良鄉人去系戴先塋懂事業戴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凌貫六籍兼綜群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淵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人師行為表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拊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於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文材之郇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各有撰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 降為仁人 含和韞真

不溜不磷 介然而石 温然而春

聲温天下 祿線及身 青雲諸生

滿其凌塵 勒銘貞石 垂聲不泯

姬平拊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鹽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對以疾卒於秦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蓋粹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

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寔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恠怒罵笑以為狂愚忤之知平對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震福禍無愧於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窒不通孰知平對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醜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於醜毒而不知避知之不審耳生固吾所欲有甚於生者理義是也死固吾所惡有重於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脩之可以為賢指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

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公之真祖因官受氏奕奕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豪士尚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正對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頽嵩岱不吾壑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不蓄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畫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即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末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於獄守怒不為屈改鞏州通西會以廉外同州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

首辨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

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

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勒絕至有

臨潢之敗其餘將帥 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

顏老同知臨潢統石烈按出希等沉勇有謀可任

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

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

言善善必當用惡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

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

上亮其直然奸人自是側目矣竟為有司傳致其

罪

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黜為彰德府判官秩

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

上召見宣諭備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

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

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久係寃獄議坐主

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

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嘆曰天不假我數月

壽以單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
悉應公仕

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眾矣其卒莫

月日攀龍髯以適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

大施於天下既而身愈斥志愈不衰名愈重天下

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村公常奏對以君子小

人為言

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

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

繫之詞曰

剛為天德 無是餒馬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天 復情於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苟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村小試 于憲于丞 聲瘖側耳

丹丘鳳鳴 投膠于河 幾何能清

砥柱屹然 頽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 公在廊廟 孰為姦賊

公能抵之

不能已之

嗚呼九原

愛莫越之

交交黃鳥

爰止于棘

天不慙遺

哀何有極

老聃言壽

死而不亡

一時之促

萬古之長

汝山蒼蒼

汝水遶遶

公今不死

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碑

先生姓王氏諱綱字逸賓其先臨汝人先生寔生於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群外類如也初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人篤於已遠近論大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馮公壁對獻趙公泯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已上及歎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明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為辭議遂止明昌末

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者德諸生五百

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去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廩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於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於身足矣語畢而逝英於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淡文與人交終始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三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朝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岳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拓無忌鄭權元與高公振特夫王岳賞彦功王伯溫和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對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饑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窶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隣或贈以

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

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

深之學廣正之襟黃耆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

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轉河南轉運幕過相謂

坡軒居士鄭元與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

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鄭公知

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寔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

呼使子云見之不當絕嘆於李仲元蘇元明見之

不當見稱於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

石樹碣用旌不朽於是為之銘銘曰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

猗

東明令王君雞澤尉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

雞澤尉楊君過尉賞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

夫高爵厚祿平居左趨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

節死義顧出於簿領之甲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

立如此庸詎知名為主知寵光身沒也哉識義激

於中不忍偷一已之安而百姓之患非剛明者

其孰能之乎銘曰

遘臣失機 竟速抵巇 耒亦不麁

去亦不退 坐視穴罅 反棄其師

令尉之早 而能死之噫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

以疾薨於正寢訃聞

上為輟朝命勅祭祭勅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

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括丞相

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崇矣初明昌泰和間

明天子屬精政事脩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

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

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

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於紀

去宗 顯宗 章宗三朝之宏休偉烈未嘗不經

公之手初宋人寇遼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獨任

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四石

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富遣人告和
或譏乞以恩旨許將士回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
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吊民伐罪而已將在
間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略與出其
自上不若出於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
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朝
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
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
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
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廷所須五
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面奉聖旨
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之事
可擬議至於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備宋
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論今既聖度已
策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於求請不若使其易
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從來請庶幾
兵革早息其後以材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
獻擒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為多南邊底定固精

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
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
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
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
為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朝
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
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
之操何以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
莘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去仕至鎮西軍節度副
使父暉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
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
慤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
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任累朝
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
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
焉曰去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
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詔
誥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歎餘不幾於全

乎銘曰

天地元醇

降為仁人

舍和醜真

不淄不磷

行為世表

文演帝綸

家傳禮樂

載筆終身

敢有二事

墜其清芬

歷事四朝

寵數益新

何以致之

惟敬與勤

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

顧後絕配

瞻前無隣

惟清獻公

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

慶建白首

朝服事親

明星忽逝

孤月獨晨

永懷道陵

鼎湖上賓

金鑿齋夢

玉樓斯文

忠厚之氣

致為明神

公羹汁陽

而奠南原

過者必式

惟文正之

墳

任子山擴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

詳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畧而不及一言

何也既而嘆曰此後去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紜

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也有

一人之人有百 千萬之一人有百去一人有千

萬世之一人之二人亘千百去千萬人之一人者

非耶可以其方技使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

唐書不傳王珣識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

而不錄之耶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書併凶則

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

諱履貞子山其字也以醫聞許州長葛人銘曰

不緇而僧 不官而儒 顧以醫鳴

不求贏餘 其四休居士之徒歟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凌去邈乎不可及已漢

之文章溫醇深厚如折枯絲以為明堂之楹駕駮

駟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

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

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

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臺臺不厭凡

此皆文章之正也至於書亦然秦相李斯之篆漢

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
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
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
定間無可慕公明昌間則党公於時趙黃山王黃
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文之正脉者獨以公
為稱首公諱懷英字岳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
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
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
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
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
年預修

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充
州泰定軍節度使為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
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
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於家居之階上
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
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仕務嬰懷篋數屢空
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

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
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
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
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
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
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
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
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
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
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
山水之狀烟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
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
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沒有一陽冰則不可
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一

開闢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二

碑文

史少中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于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
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
溫厚謙冲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
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己
尊禮之又與其婿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鄉有
冰玉之譽觀其為人與所交將其家世可知矣季
宏又嘗語其允雋能詩洎山東詩人王願養道為
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
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
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
志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壻龐鑄
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尚書張文正公
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東路按察
司事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為盜巨鑿與巡
幸陪都百官奔走尾從既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



下世求遺文于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
喪亂子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
早世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
者姑以舊聞粗記什一恐遂泯滅無傳惟是窳窳
之事所以托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為請某與季
宏同寮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
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祖大
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任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
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
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
自立文學富瞻大名李釜名臣之舊館置公于門
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主成安簿俄丁太
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
辟舉監北京內東倉迂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
官德順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
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歸
世宗即位復為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
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

氏一男曰公雋妙齡秀發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絕年二十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瑊賈錫任祚梁傑公彪武郎將軍洪上婦巡河公奕大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服粟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寔則吏死無為白公卒今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土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歿居潞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九十人迎西齊王以養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構成其罪縣獄具聞于州、將亦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慷慨別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仕官四十餘年陸沉下僚心安氣和無不

遇之嘆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于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以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怡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廩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廢也先其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沈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深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遇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亡者存必在其子孫

張左丞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登正國朝儀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慎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

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証諫殆無虛日其言明且清正而通維魏鄭公展畫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冊佐佐

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畧授之成筭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昏將復召用胡沙虎叅議軍事公奏言胡沙虎為人遠近之人盡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固稱譽及為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涑水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蠹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用安危繫焉既寢而不用矣至寧元年夏六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舊臣俾為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為晉守裒刺之為元帥非不老且舊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

西于屢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之治病一醫不効必更求醫多方療之今正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勦敵求其成功亦難矣且胡沙虎為人殘忌其相貌凶悖利害之機况有大于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弒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書暈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鐘巫之禍也胡沙虎跋扈專制蓋有漸矣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及至于宣宗即位公又首奏言乞正賞刑以順人心乃者群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鄴陽石古乃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正但嘗與隣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躬行弒逆當此之時鄴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

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
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
胡沙虎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
非人臣所為况以臣弑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
傅亮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詔暴羨之等罪誅
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徙之建安今胡沙虎雖
死罪名未正宜今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爵籍沒
家產雖妻子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
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

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
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揖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弑
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况即位踰年得成為
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忠
乎引經據正可不謂貞乎此子所以銘公而不愧
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人世業戴清獻公文
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諍也

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
虎謗于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
西故事宜降為王胡沙虎啣之不屑也又劾內族
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叅政真也
牙哥歸詐不忠臨事恠刻党胡沙虎乞賜罷其在
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
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非朝廷舉鄜帥
合荅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証款
多此之類初公叅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不
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抵
其非及其大定勅旨省掾等不得叅注吏員上為
動容會同列激之由是補外任及

上即位駟召起授尚書左丞首言

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
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咸謂
公首蒙

聖主擢用雖有旨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此
乃吾君之所以聖人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

帝濟以寬厚明帝不失為明君而章帝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行一切之政權也及于

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昭然務為新政以觀人耳目哉

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觀

聖主即位以來未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已畧施行矣何更為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侯公日以基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于辭色以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堯著仕策未仕俱早卒筭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李肯構早卒次適襲封衍聖公孔元措次適白水令敬鉉孫仁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

上前旁人為動色公處之坦如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異哉公三轉運按察

使歷戶禮部貳刺開通鎮涇邠鄜所至有聲不書姑錄其立朝大節亦不能殫也銘曰

楊踵賜彪 石傳建慶 奕世載德

維公景行 何以治身 曰誠與敬

何以事君 曰忠與正 進退由義

得失委命 公自筮仕 勇于敢為

利害必聞 夷險不辭 上前論事

洞達無疑 觀者縮項 公獨色怡

王氏世權 祿山逆相 公折其萌

九齡劉向 孫弘飾詐 梁冀跋扈

公斥其非 汲黯李固 徐傳既誅

巡遠未旌 公于此時 請正賞刑

身雖在外 心在帝室 惓惓納忠

以匡時失 帝曰疇咨 汝復相子

君房入相 奏寬大書 懸車告老

隻童匹馬 二老相送 綠野林下

一日不見 死生遂分 壁水明月

嵩山白雲 神耶仙耶 則不可知

有不没者 視于此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耳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有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胄也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曰知無不言與當途者辯曲直以罪去

天子矜其才起為葉令下車修學講義懲善抑惡一之日勵而教之二之日惠而安之奸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于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衝歲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于大司農減二萬石民賴以濟派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召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設為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既去而挽苗既歿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為

詞以招之命曰悼騷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

皇天賦予若人兮鐘南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兮又申之以修能擷六藝之英華兮襲六柱之芳馨義子冠之豸如今胡獨罹此謫也飛子鵠之鳧如今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猗才之富兮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鶴下顧遺民乎將為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為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相鄉魂兮歸來無去故鄉些

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坟二子邪既秀而文將大其門耶噫

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論幽紉為聖為賢蘊蘊隆隆備為皇風權輿帝坟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立人極也厥亦惟我世祖肇基王迹

太祖太宗蕭將天威燹伐遼宋用集大命於軒轅氏所以開帝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沉勇剛決光明魁傑勩功帝藉圖形麟閣者不可勝紀其在

熙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冊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

世宗 章宗時則有若淄王正色立朝有霍光擁昭立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真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于中都左丞掾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衆多以同死社稷而衆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至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飲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

者歟王諱承暉字淮明其先出自

景祖之裔祖鄆王（合）父鄭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純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

世宗朝仕近侍局直長諫幸老鷹獵非其地已而果然

上悔之

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隆慶宮妹夫吾藍也得罪先朝

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不受詔

上嘉納之興陵復土幄次還嘗寢王秦宮濫可出則出之以遠嫌蓋意有所在也其曰事証救類如此知大興府時闖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聲妓王却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獄走賂宣徽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即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尉謀烈與其父南平干預朝權大為奸利王面質其罪其守正不撓又如此故嘗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憂國之心

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為
 具臣周勃之忠不過為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
 揚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顏真卿段秀寔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與義合國存與存國
 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
 為蓮幕熟王之為人自以託肺腑之親以劉向抑
 王氏為忠以李世勣諛武氏為不忠又師司馬光
 而友蘇軾喜左屬張萬公張暉與之相友善醉則
 酣歌伊呂而襄公詞其志為何如決非偶然者故
 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將以志不朽非予言之
 重也銘曰

維長白山 肇發金源 他山遙尊
 精靈氣奔 如彼枝葉 附其本根
 其胤維何 鄆王之孫 惟王廣平
 奕世載德 父歿王事 勳在王室
 帝曰俞哉 繼戎世職 敢有不恪
 以玷前烈 自始之學 勇于必行
 剛而無欲 公則生明 蒞官事君

惟敬與誠 力竭股肱 加以忠貞
 不畏疆禦 好是正直 力抗黃門
 面斥貴戚 平昔喜怒 不形于色
 一旦遇患 乃見大節 翠華南渡
 留鎮京城 勢窮力感 義重身輕
 談笑而絕 如唐真卿 王雖云亡
 凜凜猶生 一時之酷 萬世之榮
 惟帝念功 命秩是旌 配食彞鼎
 顏段齊聲 凡百有位 視予此銘
 祁忠毅公傳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
 沐得之後隸大醫海陵朝積遜通奉大夫大醫使
 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劾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
 入見即上言諫南伐其畧言國朝之初祖宗有道
 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
 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崇翰崇雄威謀之臣然猶
 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
 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

大起糧役首營中都民已罪困興功未幾復建南
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
事不修也間者畫星見于牛斗熒惑伏于翼軫已
歲自刑害在揚州大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
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
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
海陵怒命戮之于市藉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
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

世宗即位于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
和詔定大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
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
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
世宗即位首贈之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
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
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謚議之列臣竊
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祿
者不為無人皆畏罪誤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
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于賢卜之

派亦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
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
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疾
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于諫諍輔拂不濟則繼
之以死此公卿大臣之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
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士
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
方海陵猜虐自用忍戕其母何愛于公而公
區區納忠以下廟上卒餌虎口身雖歿而名
不朽謚曰忠毅不亦宜乎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三

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遠則流火遠則燎魚鳥之遠則翔泳草木之遠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遠則忘履今吾名不隸於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與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吟詠風月觀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為何如客曰先生之為遠則一其所以為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藉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有道以異乎苟以適性為事則斥鷃無羨于天地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派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

義皆非以適性為事苟以採山釣水為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為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痴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上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激之則為波濤之斯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之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有取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為誰滄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莫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

門開其腹恒山枕其足注以橫漳壑以漳沔鐘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簡之遺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晋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寧晋寔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之樓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即城以為亭因隍以為池引汶水其中

植以荷蓮以為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舛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水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為仁者靜乎抑為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以困沙丘也北走恒山則簡子之所以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以破趙壁也東接莫奇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為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迹但見孤城斷址烟雲草

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沉醉于醉夢之場而馳驚于功名之會至于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為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冲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春秋霖潦砾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匯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藏兩決平時有罟而漁有舟而方歲利時復波蕩水滿居者病繹騷行者歎滯留我惟識覺和尚成之乃伐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汶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莖莖而不禍風經而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壑嵌巖密如山斯屹如月斯毅力援地勛勢與空閑忽兮無極何其壯也廣容兩軌高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

鎮地脉壘以白灰制以鉄鍵標以華柱護以崇欄
物鬼獸怪躡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嚙可駭
也每夕陽西下大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州合流徘徊
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
眦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與廢森乎目中信天
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
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祕神造弗度弗涓而是
橋也蓋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
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啓
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
及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遜聆頌
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之曰

於繹工妙 天造地設 宵神功兮

權挿駢比 楞平嵌閉 徹穹崇兮

超崖截壘 躡趙跨衛 亘長虹兮

憧憧往來 天下有道 津梁通兮

持斧衣繡 褰幃憑軾 觀民風兮

輿環輦幣 烏宿衡山 入會同兮

耽耽蒼負 水涸石泐 茲無窮兮
寧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姪
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
塞主簿運邯鄲唐山今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
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為利之學
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
吾伯正父心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
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
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
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親其狀義
而不朋窮其心淡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
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
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
製一緇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吊之
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
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
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為營營矻矻計較于得失

毀譽之間不過為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鞋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若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為善于家而責報于齒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為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

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如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寔條者幹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圓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盡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禁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間閭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派後代譬猶芝蘭菖蕙自托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而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寔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開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禁水之涸泆也者亦時有之乘雷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

而張氏復大者安世之力也至於榘楠榘樟其蟠根也既深其派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徒八葉而為宰相者有自来矣豈不然哉

皇朝以來若右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親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被誣陷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涸渌者也若趙齊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榘楠榘樟蟠根既深派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

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寧而壽考翕翕赫赫聲勢震耀持梁刺肥願指氣使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禁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

皇朝著功斯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薦忠貞此公之所以為禁而天

下之士亦有望于公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跡而達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裘以五筵廣三之二窓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大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駟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車落之山昔湯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岩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默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烟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乍晴野無完塊雖霓半空雄風千里緒綫以清郊鄧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纒而溫爾縹其單觴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觀而外昭曠淵

觀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安與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觀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為達也歟。

遂初園記

溘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墻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庄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閣。堂之兩翼為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栢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香。由竹徑行數十步。墻外水聲號號。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十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閣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卧對松竹。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當謀為早退。閑居之樂耳。

加我數年。年登六帙。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闕。白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冊。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每春和。體輕架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几量。展耳况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是以名吾之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鄭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水滙為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壑。公致政。它年營菟裘之地也。容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建大政。立大

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
外則旗旄道前弓矢擁後籌畧動鬼神威聲震山
岳親族賴其庇廕縉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
危朝廷繫之為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
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
飲提孤軍遼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萬
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
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
而明公不以為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
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為 方將掃大憝佐中興還
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舊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
晉公懷綠野之遊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
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為泰食浮
于人者雖儋石為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
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武政機大俱無以塞責以
速官謗今
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効智力譬猶龍興則雲
從而肖者自守一溪宜矣

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歸 里太夫人在堂方當
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
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道之斯
為川淵之斯為淵引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
澤泱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
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
名溪今子自托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
而歌之曰

有浪者溪 其水舒舒 君子樂只

黃石授書 有雲者溪 其水淵淵

赤松是遊 君子息焉 泉出于山

雲上於天 我公出矣 功滿人間

雲出于溪 返其舊山 我公歸矣

復還自然 是以有繡衣兮 無以

我公歸兮 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
人不能無所嗜寧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

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冰
轟震耀縱橫森列文於地山錯峙為掌為宰水相
薄為淵為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
腐而垂蝕似注者似曰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
肥瘠長短踣跌戰開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
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
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烟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
簡之末然後為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
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
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
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窓几如見其
人此亦開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
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
自公壯時馳驅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
雖深山曠澤必命賁簾楮作墨本以歸以是哀金
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几三之二猶摺拾而
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
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

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為
吾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冲雲臺觀鞠
為灰墟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
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
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家之說昭昭也獨易道
出于天至同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
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種徵
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為皇
極書周濂溪又以為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
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
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 易道無窮 後千百世

書可亡耶 仰先生風 後千百世

書未亡耶 惟先生之功 猗

紫縣學記

大屋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

風竄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有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唐舜禹相授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脩粗精一致無太高極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祀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

非開敷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楹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厨咸脩而法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心良能第未有以啟之耳頗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之為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寔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為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况夫吾儕也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舜荀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揚子曰希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為眾人可企不亦夸乎夫責馬

者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日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為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為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烟鬱之則昏迨其烟熄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為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為士者鈎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為甚高而不可學蔽精神于寒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為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而未免為俗時畫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其甚者苟勢利于奔競之塗馳嗜欲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訛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辯卒嘗屈其座人以僕為才而致憎浮薄朝譖反希市人以狂為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

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道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遷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妥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今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予為記竊以高水故激水在漢為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况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閱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隸淮陽或隸昌穎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畧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徒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為重地易邑為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為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日庶而安之二之日富而教之政行思有以大

聽服其心惕然深惟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
 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
 達于萊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
 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
 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妖之祀
 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情不度脩故事
 而已非所以妥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
 十哲配列六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
 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配
 于別室既升孟子于堂而曾子子思子傳中庸大
 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
 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
 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敞宣聖廟而重新之
 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為夾室者
 二繪五賢于左繪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為士子
 絃誦之室 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
 任折衝樽俎諷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
 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

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備乎喑無詩歌以嘿
 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于余余為
 之詞曰

| | | |
|------|------|------|
| 有方者城 | 宛葉之間 | 蠢彼蠻荆 |
| 嗾凶嘯頑 | 帝命選侯 | 易邑而州 |
| 其撫爾民 | 往分子憂 | 膻膻原隰 |
| 屹屹方城 | 我侯戾止 | 有年無兵 |
| 方城言言 | 原隰的的 | 我侯戾止 |
| 作新斯民 | 乃作新廟 | 新廟奕奕 |
| 載色載笑 | 匪督伊力 | 有臨其宮 |
| 楹且楠兮 | 有煥其容 | 丹且黼兮 |
| 望之巍如 | 入之肅如 | 有來士子 |
| 深衣檐如 | 湯湯汝水 | 乃洙乃泗 |
| 曾是一方 | 化為闕里 | 汝水湯湯 |
| 洙泗之鄉 | 曾是蠹賊 | 化為柔良 |
| 侯在堂堂 | 左書右詩 | 化洽于体 |
| 仁漸于肌 | 此邦之休 | 惟公起之 |
| 母俾敷道 | 尚或似之 | |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四

論

摠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維之以義世治之汗隆係乎義之大小而其世數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于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害其為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寔而後趨于華華之極則為奢為僭為奸為偽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能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為請托公行為讒妬並興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為蹟武為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三

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世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債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効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偏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脩之詳矣苟為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不足

以為龜鑑矣或曰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為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子尚忍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勲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并兼之力 亡子幼主嬖驚恐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擊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為守成之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踈

之六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祠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之文仲舒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寔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寔六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六豈果能用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七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泄高帝平城之恥洗呂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弊計算見效不六不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六之大者也不計其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畧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祿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

能無及子卒有戾國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魏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寔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稱貳師准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胆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諄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畧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之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寔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之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除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為政出外戚孝

和與鄭衆誅竇憲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留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焚堂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為也明年誅聖等是其効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思進者此通曰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寶繼誅黨禍起矣此病甚而不從之故也是後群公欲盡誅內官內官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治病未除益以它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治制之一用獸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嘗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敝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頹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敝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

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可不以亟也於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次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隳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是非聖人之學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行國政失于王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暮月而遂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時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慎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寶諸賢猶裸袒而劇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聃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

人之辭陳寔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寔之心則可不然豈可見王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為鈎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况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惟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佐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陳群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群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其書曰漢群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日以庶幾

亂臣賊子知所惧矣以荀或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群雄竟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侯天下悅然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或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靈之徒當列于文藝傳稽阮之徒當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我為亂階當附于奸臣傳王凌母丘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與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啓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母丘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藉登廣武而嘆盖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寔晉矣當書曰晉阮藉登廣武而嘆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郡陵厲公 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

魏之仇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偽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統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果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托禪讓為名雖曰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於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冑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縞素以令王軍曰曹操父子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正終身北面若忘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舍

我其誰哉上則為三王之學下不失為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敗績者何吳蜀唇齒之國人皆知蜀之攻吳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仇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羽之親親何如先帝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偽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常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于托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

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不忍須臾以即尊位使人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或學者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為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若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齟齬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寔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矣樂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思育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

已而武氏已識其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躡樂殺人之禍也中庸懦片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張九齡相牛李則狗窺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冗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于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生靈塗炭社稷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目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

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煩興矣
元和平蜀蔡令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
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
下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
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
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輩論
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早也曰此書生好大
之言也 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
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
得已也况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
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况奪富以資貧
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
度亦各隨時之時制子以為 如周公之制而後
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
本而謂王令曾輩 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
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
政治天下畧法唐虞三代泰以後王之制其可矣
如其禮樂以俟之明哲之君子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
熾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
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
嘗不本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
知而難 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
如商臣詭如惡來汰如樂厲之為難也譬如猛虎
獠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患似智矯諫
似忠趨趨盤辟以為敬內厚情深以為重見小利
而不圖大患邀近効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
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
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
廣晉孫鼎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
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教一至
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盡其心至其暮齒八邪
攻其外百疾侍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頹

災之期則疽癰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盪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官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教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沒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為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之窟窟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

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脩廵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夫于治安之時未常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日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因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蟻有毒窺吾開隙則閔河之險為不足恃況大河為限則舉根本之地以為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得王伯不得伯又利建漢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閔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

西不倖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睹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群縣不必稽于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為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為也及既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各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為肘腋互為唇

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訐夷狄肆侮社稷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議天寶之亂房瑄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阻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廓備其器械則人自為戰人自為戰則我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亡國之徒八王之禍皆封建為之也子尚思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為救敵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治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治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况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

直論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然有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貧者怵於利而怯者避其禍常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已自餘議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徵明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以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闕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吳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吾直焉：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徵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

害六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証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治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六可以辯是非在君子而必知有所擇矣或曰君子而有不直焉者其可乎曰未可也食其任任其責君子殺身為之直以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在君子六完其力而已矣夫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關關老人澠水文集卷第十四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目
事遺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
言者而能之形于文斯六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
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臺千
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
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逆容
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
之者壹壹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
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堯公天資既高輔
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
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末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
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
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
也晚年五言古体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
可與誇多聞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凡畫始衷

次遺文僅成十卷歲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楊子聖人之徒歟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
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
劉向鑄黃金獨楊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派也子既
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凶之今世傳四注
柳李二注才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
註中數家大抵袒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訛忤
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採諸本微辨四家之
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楊子得
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寔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
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
答先淺無次乃楊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
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
答以終義或雜草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連
引微顯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
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
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

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而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体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謂一會之謂忠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啟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意庶几其有傳乎其間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聞

有窮深極遠為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說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雜圖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於載之東西由之暈之聖傳命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搃而類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有異派者歟

箋太玄贊引

太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中為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著用七玄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義象數記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寔兼之其于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訛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譏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几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証本經之不

悞范注以九首次凡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
又為陽家陽畫則畫多于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
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物之後而數其餘
王氏依之注本作兩物非經誤也經曰旦筮用經
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
夜中用二六蕪氏攻之以為中夕筮吉凶雜至旦
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
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悞此殆歲久失其
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夾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
且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
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且筮用一與七皆取
其初遇至于四為緯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
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况粹首一六
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
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
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
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
數之奇偶辭若九替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

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
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
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曆之數玄筮之數與策數
雜用之此楊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
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
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
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替與晝夜不合及
首替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
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
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
替與首名義相合庶几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
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
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
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
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
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哀馬學

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績超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寔庶有助於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荀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畧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馮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巍也其後明皇初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至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貴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鏘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事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鑿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豈無意哉

欽惟

聖上聰明仁孝起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偏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鑿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申諷諭巨竊慕之謹以

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畧紆

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申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願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寔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桓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周公之所以啟其君後世之所以開陳善道匡其君以

盡君道而即以效臣職者取法乎是不費辭說引而伸之莫有逸于是而後知其道之廣且遠也至于婉轉曲喻務盡其心抑揚詞氣之間其為文也至矣萬世而下奉為龜鑑不亦宜乎臣某蒙國之厚恩愧無以圖報于萬一謹依註疏乃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為人 不仕則為己是以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為喜失之不為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脩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盡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為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

以寵其行而某為之引

閑閑老人澧水文集卷第十五

閑閣老人澄水文集卷第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貺祖考
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寔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
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格明靈聆饗福瑞
並應肆有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荐鴻
名者以億計上懷謙冲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
字待罪伏觀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
萬一大惧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考理 明昌天子 天子念親

于祖于禰 惟世宗顯考 並祔世祀

既考既燕 詔群臣其議 宜刺于經

酌禮之宜 見于太宮 慰余孝思

群臣拜手 豈敢等夷 匪天道孰依

匪舊章孰稽 五年一禘 振古如茲

帝曰俞哉 廟于元龜 四月孟夏

大饗其時 乃詔四裔 脩物講儀

鏘鑿之臣 白馬之客 相予載祀

祇率厥職 劍佩鏘鏘 爰俟帝齋

清蹕一聲 綠槐天階 星旒翠罕

拂天而來 乃即靈宮 左撞鴻鐘

嚴中辨外 冕服於從 奉璋鬣士

立列比比 或捧珪瓚 或相拜跪

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 形容頌嘆

一夔足矣 清夜戒嚴 明月如水

既荐既裸 如見於位 從以功臣

條焉夾侍 已事而旋 靈風肅然

誕受龐祉 均及敷天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

天子之德 昭天漏泉 宜上尊號

告功皇天 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

於皇孝治 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三年內成外平百揆時叙曠典隆章以
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推垂意焉次年八月乃展禮

于宣聖廟延鸞輅順動壁水增輝都人士子歌舞
頌嘆以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
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
觀而

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夫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
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
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尊師也孔瑞聖聖
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光于
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
具焉暗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
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再拜
而獻頌曰

| | | |
|------|------|------|
| 木鐸聲寒 | 苦無杏壇 | 宮居釋老 |
| 廟食申韓 | 天將興文 | 伊睨明君 |
| 徵我明君 | 孰知聖人 | 天子曰嘻 |
| 余謁先師 | 禮官議禮 | 王殺帝儀 |
| 帝曰先師 | 百王所尊 | 禮有北面 |
| 無謹朕勤 | 禮官奉詔 | 幄次於廟 |

八月初吉 奉牲以告 我廟俎豆
我王圭璋 日月漢儀 金石魯堂

丹青聖容 龍袞帝衣 登降拜跪

冕服交輝 壁水湯湯 龍旂央央

天子戾止 儒林之光 壁水瀰瀰

龍旂靡靡 天子踞止 化派萬里

大哉聖師 道無古今 昔惟陪臣

今親帝臨 畏匡厄陳 廟食茲辰

一時之屈 萬世之伸 思樂壁水

光搖帝裾 屬車一臨 化為泗洙

四方其訓之 天子文明 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祕閣銘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
寅念烈考既朝既享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
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
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育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
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闡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
誠也有司其暮上九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

以下私藏緹襲苗寶于御府之藏矣臣竊講聞
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
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惟法惟式逸遊玩好
弗侈弗崇屢除承華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
物欽惟

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祕府捧承披翫咸見容色孝
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藉有若念先考追
蠡以求遺聲嗜昌歌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
求心畫以致其蒸嘗之慕者哉定萬世無疆之休
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 聖詔多能 固天縱之

緝熙光明 奎壁光之 下派人間

神物終合 祥光屬天 天子曰嘻

念昔皇考 于美于墻 矧厥厚藻

帝曰臣某 出賜汝書 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 凡百卿士 視此寵渥

爾貢爾有 予金予爵 天子命之

緹襲上之 侍臣拜手 受言藏之

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 天子念親

成顏若存 孰定國是 孰振民隱

啓予金縢 予考之訓 孰不鳳鸞

孰器舟楫 圖任舊人 予考之法

追蠡求聲 昌歌追好 孰愈手澤

奕世貽寶 匪私翰墨 伊先志是悼

憲宗之文 天子之孝 於斯萬年

是則是做 小臣作銘 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於
祥于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
育于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
家安寧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
春秋亦不書祥瑞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
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為歌詩
荐之郊廟詭訛不經駁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
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惟天惟祖宗付予
有民惟臣下作于朕股心旅但使百姓樂業國家

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
其勿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
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代世主
萬萬也欽惟

聖上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
釋寃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
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
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救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
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
不愛寶而嘉禾生芝草興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
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
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舜之心也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
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
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
子何取焉以為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
用矣况乎聖政行前聖之所難行擴而克之帝王
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

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奉
奉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 德動皇天 和氣充塞

靈輒自甄 在郊之郊 有兔斯白

司牧之臣 獻之京闕 天子曰嘻

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 可垂史編

上瑞惟何 時惟豐年 靈芝三秀

嘉禾六瑞 歆艷虛美 何益于治

乃命白兔 縱之郊畿 九百瑞物

母上有司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僉曰聖明 超越千古 既有其始

願有其終 於皇聖治 萬方來同

閩關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六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
 寄綱之紀之為其舉措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
 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
 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戮我尋憲時汝之尤無皦
 皦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剛
 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
 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
 時寃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銖斯冠有朱斯衣德不
 稱服中心要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願忌畏避汝
 之職邪勁松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
 萬幸遇患六全今名既銘汝前寔銘汝心敢告司
 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
 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兮相與垂戒于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兮黎派于唐三川皆震兮基周之亡
 熙豐之間兮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兮北宋之亡

時習齋

朝乎則習夕乎則習惟學之日益惟道德之日積

日省齋銘

言得無有非耶行得無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

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惟慣射習則惟貫學者之習君子之所選

思齋銘

金惟鍊乃精水惟澄則清克之又克則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兮惟明乃誠匪顏則曾兮是謂坐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六惟日不足不足
 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
 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侶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泊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夫是以謂為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扶雲漢披虹霓天庑射策如孤羆奔走魍魎號狐狸大儒藜藿揮金鏡要觀赤壁窺九嶷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冊帝戴熙入海簸弄明月瓊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坟不朽骨與皮何況問望江河馳壁間條睹軒鬚眉無乃示吾橫氣機裊稂問道往從之人言画图君絕痴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薄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與下者及門墻譬

猶泰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眴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不外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可不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况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附鳳翼何闕望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藋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八

祭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
斷鬢足以立極而神維順其有功泰造化旋乾轉
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
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
群下之所測知雖然享壽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
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
体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被
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休
揭偉績以擢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
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心累列其所行之迹謁
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乃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
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

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況九天縱始以裕陵之無子

當膺

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遺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七

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昇矜圖殿
政不蠲丞自啓兵端職為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
弗用靖六閭或克嗣天乃眷命我

先皇帝奮乾之綱孽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
于是定和親之約曰子寧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
講時邁之儀移蹕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
脩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
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墓拔將帥于亡
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
圖報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繼
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釋下邳之叛卒則
志在收人心矣所為懷讓之道甚脩躬親政事總
攬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
揀公望聘名士虛已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
正殿以答天變修群祀以永民福慮囚徒省冤獄
恤孤獨振貧窮官室苑囿無所增益豫遊燕賞一
切停罷所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
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功日

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復園陵獻裸太室明
示渾意昔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
禍纏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
臣民所為推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
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泰定謚議究其所以易
名之意貪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
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六百紹開中興祀夏而不
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異統乎孝纘祖武
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莫麗不曰述道乎躬理
萬機日慎一日博施濟眾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
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脩
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脩物孝之全也
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
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
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

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餘樂銅壺未曙悽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官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靡折嗟何幸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屨而成非上宰庇司群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今大安失御不羈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入裕陵元子世宗神孫膺謀絳遠深畧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祀體貌大臣宿禮名士饜寡惠鮮寬滯申理從善如深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開館集賢罰從末戒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杜京城泥封閭微至於故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聞於踈遠罰不

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羊心鳥夷畏服而獻讖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漢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于嗟矣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知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騰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祀圖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銷暮寨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輜徐動霓旌前引柳雲漸遠嗷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鼻之平衍烏號斷兮昇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邈馳道而皆迴獨官車兮不迴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閔兮震顏藏衣冠于天下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疑黥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雷斷蠻夷震驚繩祖武兮孝文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成五而登三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休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啓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叢其祥思齊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鳩鳩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詠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勵無前之偉烈此后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

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媿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勤夙夜自家形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寶替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塵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祗奉陵寢祭祀齊莊左右聖皇益茂德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焚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母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于金匱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襚戒紛

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形於有國化派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寔曠代而無隣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

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誣禮官暨群匹稽節惠文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几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于長樂之宮先議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議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

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遷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

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

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拔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遠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

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

惟冲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

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憖降此大喪創巨痛殷

焚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閔徽音尚存欽惟

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圖步方棘憂心孔疚

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汙可少休吾母天下忍

瘠其子九諸疾禱皆歸福于元疾進彌留遺命薄

莫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願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

謹以華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

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罔

極之勤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荐大

名伏以慈先物之幾體懷冲之德紫宮並耀黃道

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于惠

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謙

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毅且愛舉止儀謹奉玉冊玉寶上華謚曰

明惠皇后伏奠

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

言

祭姪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於此如見鳳麟嗟嗟平

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

義胆誓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文理繫木刀撼世

謂平叔親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

事嫂如兄貞不絕俗康不近名謂平叔五倫陽城

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

氣存養真宅孰知平叔蒙莊磨詰舉世不知知亦

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

無愛憎貴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躋易地皆然

人無異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公為憮然則齊始

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決謂言

六帙乞身退閑暮月不待龍鬣遂攀百世在前萬

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為天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今不復得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一人兮胡獨鍾此淑靈乎陰山之勁氣
兮萃潢水之精英冒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
聲身大不配其膽兮又重之以修能飛叢矢于指
端兮匿絃月而殺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
擊突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
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挺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
以啓行頻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派矢
之中類兮氣猶勵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派
星之墜營且釋圍以赴淦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
呼哀哉將行派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
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
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
祕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
刀匣虎峯摧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杖
汨兮悲泉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死成
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諫之誅固傷兮酸余情

進荐季中丞子賢青詞

宿擁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
愍報殊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
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
胆大責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弒君乞致陳
恒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
合之餘抗虜賊鷓鴣張之勢矢貫膺而沒鏃血派踵
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待以義勇達于上聞
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軍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
以先駭之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歿四海共哀量力
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
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累以致淪亡弗伏
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
薄之瘳現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余追有
人於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歎尊師
抱一不離屨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
詞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

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暗語終日忘
渴忘飢我父子爾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
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
來見師澄渥環堵蕭然黃冠白髮貞祐初元天發
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
置河南館之官祠謂守丹竄莫如子宜命也如何
一病莫之超然坐逝素我如遺師既云沒僵坐移
時頭頂尚暖起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
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享復銘其
墓曰

千屋不如一寔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
外者賊至于体矣而天頂煖而濡以形形心
雄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
止于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
奪之遽耶既昇之才而不昇之壽何侈於彼而獨
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道不宜小試所

長英英不羈暫為御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諫
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
公文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鷄政教藉甚
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遽道毋以公
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
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
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
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
之哀哀孤寡夢寐見之扶襯還家何以告之聞此
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大為世師名
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
尚或似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享

開闢老人澠水文集卷第十九

書卷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啓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道
論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邈林藪脫屣世榮
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
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嘿何
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
事則採薇山阿餌木岩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
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為謀則
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
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
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
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賢尊師重道嘿
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
陶唐重穎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知
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
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

而暫未謝安東山為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
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
塗炭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
言于貞祐之時乎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
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蕙幌拂雲局未為晚耳敬
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時宜善
加調護康健履福某謹再拜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况如三歲
何得來音具悉動靜為慰可望所寄雜詩疾讀數
過擊節屢嘆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
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
山川間之坐成浮沉况勤厚如此遇望點化僕非
其人筆拙思荒自濡其涸况望餘波耶豈以犬馬
齒在前欲俯就先凌進禮耶布一工所聞于師友
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
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
厚白樂天得其冲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

峭峻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晋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為未足是盡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為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鐘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擅古

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撰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厚之餘也豈遽汗漫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蕭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吾老矣眼昏力蕭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文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体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為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措法中來前入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

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五十
八草書似鶯哥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
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
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瘵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
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
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
飢天廐玉山禾不救我馬墮塵埃汨沒伺候工難
驢不振於魚垂風雲誰復話著蔡不門履狶哀屠
龍挾牋搦筦坐書空伊優堂上醉歌鍾乃知造化
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志
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
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鶴搖天雄岩椒鬱雲日
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
造物開岩地石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
碧日夕雲實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
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帳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
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鳥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
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

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
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鼻音耳君詩
無乃間有鼻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
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
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
之心為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
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荅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哉
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
來旧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
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
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群口替替
爭為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淺德心服如使足
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
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應舉被
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
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

苦百狀有求鷲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敏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不當安時處順况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六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衰乞靈恐死瘴霧中六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緝綴聲律為學趨時乾沒為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耳也因論聖賢之分偶盡之至為所謂為忠誠為謹廉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磨談道若

莊生然浚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六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恙加調攝不宜

道太賢張子和書

夫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欲治寒則必以熱藥欲治熱則必以寒藥二者則不可以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者號精於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梁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而昧者用之至于殺人者多矣如太醫張子和其人者其術亦有足多者子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瘧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涼藥未

必然也然賢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言賢說以遺之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九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補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南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肩屬巨擘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鶩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憮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麈鏗鏘錚錚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坡春山雲烟此猶可畧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廊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形之于彼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書

海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斫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鶴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痛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麋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吞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着靴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鼻藤虫食木巨石根老枿秃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技進乎此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官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官豎而天下賢士嫉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除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有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奸雄有所不為是以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寔亦自况元祐之黨僅類党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温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政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几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

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畧盡國隨以亡六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志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與東坡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虚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虚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虚心有道惟誠能聲不誠則為索隱為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餽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搞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可以見吾之言矣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休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

于股掌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六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而義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六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興哀于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歛數年間倉庫充寔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

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沒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寔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傅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子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為何如哉書此以勵夫為善者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窮于緝墨其合處乃似揚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蘓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揚少師侍御帖

揚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距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况其工如是耶

題揚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瘤目反妍其蜚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至蝕鳥篆山崩川抵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懷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怪怪不可特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公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特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此亦良悲耳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体兼顏蘇畫畫畫

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廬坦有言九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頗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奏稿以薄田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由此二帖以傲世貪饜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干駟者亦可悲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愼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博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類末年與蔡京多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聖賢而無近思篤行之寔視其貌倘悅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扃

然而無有也無盡公子佛學信有得矣夫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鉢曇花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奸党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派之弊近世尚有以温公為奸党以歐蘓為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蔽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庶几脚踏寔地無躡等虛浮之咎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願以小辭自意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調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

言覽萬方思國家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已耶然六王之罪夫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寔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前征得之觀其群峯秀拔雲烟蔥蔚意必有神王之褻瀆如此毋乃汙靈尊乎乃作此說以為之辨

題黠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二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風乎

跋山谷草聖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体歟

題王致叔書稽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派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墻鍾會啖司

馬昭以卧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啣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適如中郎死于董卓大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楊子雲几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為不死矣尚何訾云故脩論之至于書之工拙亦何足云之與有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若有學南麓書者當以吾言忝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嘗在黃魯直藝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為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浩翁圓熟若論氣韵當不相上下復觀竹溪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淺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之者

又題學易先生小詩是未可以江西之詩一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岩歌

歌云西岩逸人以天為衢兮地為席茵

青山為家兮流水為之朋飢食芝兮渴

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漫世

間清境端為吾輩設吾徒豈為禮法繩

少父援琴衆山响太白弄月清波澄

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

六月赤脚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岩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兮文何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詠味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六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六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連水會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脩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六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亡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師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為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觀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可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猪狗脚者

所能溲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于他日
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凌辛卯可知正
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
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
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六深有所得
也夫豈以元章自况歟公以辛卯後之一
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
實在河朔人家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二十終

附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
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寔封一百戶
趙公墓誌銘并引

唐文三變至於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
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
經解柳穆諸人新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
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
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
假貸剽竊率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
敗北之氣沒世不復六無以議為也

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
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
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
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
伯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于宇文濟
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及乃得正傳然後諸
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

究丞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
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
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於利祿不溺于流俗慨
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
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煥然之死而後
已者唯我開闢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巨開闢其
自號也世為磁州滏陽人祖雋用公貴贈正議大
夫上輕車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
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
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
十五年進士第

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
唐山令丁父憂用荐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
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
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大
臣未有以為不可而君獨以為可而可行者坐譏
訕免未幾起為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
運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

萬公入對上預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六由人
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
其人有才羨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
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
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
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
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兩器械弛欺人且
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搆
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
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帥以敗聞十月
出為寧遠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
賊無大小皆梃殺之聞赦將至先梃賊乃拜赦而
盜賊愈煩公為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
月盜賊屏息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
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
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
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
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

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時駢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

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虜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雖兵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陳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六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

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遷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哀時命公以禪語為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詔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勤儉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

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以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

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禪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

上命公為敕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

意詞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項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吊閭閻細民亦知珍瘁之嘆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寔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後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董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六部郎中石玠次嫁汝州防禦推官尚書省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聚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魏澄水集者前後二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得其旨歸嘗著論以為害於世者特其教耳其徒六

樂從公游公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千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折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守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簡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及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澶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輒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皇甫張李曾蘊諸人輔翌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任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于講習紹聖學之絕業

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
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貴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
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
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為所稱道其傳後世
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也乎銘
之曰

道統中絕 力任權御 一判藩籬

倒置冠屨 公起河朔 天以經付

挺身顛波 為世砥柱 優柔而求

慶歛而趨 春風舞雩 如望趨步

心與理叶 默以言寓 發道大全

初莫我助 大夜而旦 大夢而寤

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 致知力行

開物成務 在德為柄 在治為具

吾道非耶 而以文遇 足已無待

恃義不惧 憂國愛君 華首彌固

藏書名山 京師其布 後禮樂興

當表公墓

附錄 終

以古正人心積約為無上妙品



渡南遺老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舊鈔本

黃鳥止于邱阿流九止于甌史羣言止于公是天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啾啾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遂至于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踳駁清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點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落其是非亂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自磁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為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為汙隆耶

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其所為世樹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溥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為傳注六經之靈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性情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指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惰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失纜之暹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庶乎道復明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為一日也樂城李治引

漳南遺老集引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開閣楊禮部漳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忝廁英游之末茲所以為幸也歎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子最深誨予寗切愈久愈親者漳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嘗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起見予于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崇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為四十五卷與其丞趙

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焉為引予為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為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為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墨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鵠欽祚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為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羣書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溇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為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靳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未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溇南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商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為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涖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溇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騰錄刊行迄今十年其板為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官轍無定雖欲求之未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利換公又以元道山中州集所載溇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津南遺老集目錄

一卷

五經辨惑上

二卷

五經辨惑下

三卷

論語辨惑序

總論

四卷

論語辨惑一

五卷

論語辨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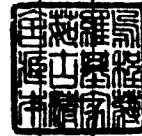
六卷

論語辨惑三

七卷

論語辨惑四

八卷



孟子辨惑

九卷

史記辨惑一

抹撫之誤

十卷

史記辨惑二

抹撫之誤

十一卷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

十二卷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

十三卷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

十四卷

史記辨惑六

姓名冗複

十五卷

史記辨惑七

字語冗複

十六卷

史記辨惑八 重臺戴事

十七卷

史記辨惑九 疑誤

十八卷

史記辨惑十 用虛字多不委

十九卷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二十卷

諸史辨惑上

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下

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上

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中

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下

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三十卷

議論辨惑

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三十二卷

雜辨

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附

三十五卷

文辨

三十六卷

文辨三

三十七卷

文辨四

三十八卷

詩話上

三十九卷

詩話中

四十卷

詩話下

四十一卷

雜文 詩附

揮翠軒賦 并序

瑞竹賦 并序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四十二卷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四十三卷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焚驢誌

哀鴈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恒山堂記

四十四卷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茅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恭謀新修悟真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原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試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四十五卷

祖唐臣愚庵序

復之純交說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真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貧士嘆

白髮嘆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歐代高防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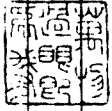
再到故園述懷

評東坡山谷四絕

評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圓碁圖

續附一卷



漳南王若虛 從之

五經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
 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
 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為明白蓋人之所以陷于禍
 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義故耳然世
 之學者皆認為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
 于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
 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効于公家者且此語
 之下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
 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
 興國無道其然足以容而引此詩為証學者因之錯
 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
 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為太甲



鄭氏以為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因國語說殷事云
 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
 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說未
 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
 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
 立王生則逸其次第不應為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
 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美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
 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為詳左氏
 司馬遷為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
 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
 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
 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豈復有例稱臣為
 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為不義則稱君
 者果臣之罪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

可指為無道而殺之矣長奸雄之志生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于弑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為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為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殺之而三傳皆以為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嚴耶至于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言也若是之類可謂近于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濫刑而厚斂愎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為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為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

名何耶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為衆所絕也而稱國以殺又何耶經書薛侯弑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弑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為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不叙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弑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故僕因國人以弑之公殺于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咬助曰弑君例懲暴君也施于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為非也夫經

於被弑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謚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為誰耶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為稱臣而無者為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為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為劊也以湯武之德對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于桀紂而為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于此為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為聞誅一夫而不聞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別夫既均稱為君而加之以弑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為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于衆意而不可

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弑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衆弑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于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讓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夫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為經作而經不為傳作信傳而誣經其陋儒已矣

左氏稱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為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抑觀其為人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于親也耶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樂盈之誅羊舌虎與馮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

之族及于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耶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于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妬寔出于妬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為妬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

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之主者乃復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字皆相應不宜于此猶以主字屬民且主豈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伊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于左傳之末而為之說曰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敬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與尚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

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謂其初有益于左氏故錄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毀而此說為尤甚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囚本為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鯨強而禹興下云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故為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隙廢公道而已誣須比類之親然則元凱于此不獨誣經而其于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為邱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于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

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邱明益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為邱明非也張橫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為誰然亦不主邱明以為莫考也蓋不以助說為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咬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于畏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芻蕘之言一是非也蓋亦獨論左傳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于邱明可遂以為是乎劉歆之徒惑于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為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于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稱之者持所恥兩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于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為聖人之徒耶且邱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訓誨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邱明何人哉

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于兒童咬助析辨其夫可矣而必云別左氏則其意亦以邱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于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為聞焉爾嗚呼高之解經類以私意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于此著疑以示重慎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持著一書以為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况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灾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連乎大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畧同公穀皆以為夫子賢之

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近于愚其志可哀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傳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慮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污就使旁無一人亦非不禁況左右有司之重足以自明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為女待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時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塗而世每以矯拂難行不近人情為奇節不亦異乎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

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以為夫子其說牽合蓋不定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于其婦怒之至深故為是忿激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夫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污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為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

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

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常病其事

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侯請

復之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

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

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

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責乎博也

濟南遺老集卷一

濟南遺老集卷之二

濟南王若虛 從之

五經辨惑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

証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于曾子

要皆以孔子為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

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

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

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

寡婦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子謂哀戚之

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于漢

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

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

于禮矣夫子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

無取至于妻妾行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為賢而錄之且前既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此說非自相反覆耶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為更誤字既已不安而三五之稱又不知從何而知為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如此及注樂記則曰三老五更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穎達見其矛盾則從而為之說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說取取孰知真是蔡邕謂更當為叟蓋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為更耳搜字女傍更今亦為更以是知應為叟又以

三為三人五為五人此最近于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四而穎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言鄭氏之專也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為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誕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之尊賢至于師之蓋矣優其禮貌厚其祿賜有謀則就而不致名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者冕持干而舞乎稷契皋陶伊尹傳說太公周召之徒不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者旌之不然者懲之可以教天下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勉強而一行然見于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為下者慙怍而不能安為上者矯拂而不可久耶胡致堂徒怪其行之者寡傷古道難復

而不知此等寔非可行之事也三樵林東獨鄙其說以為漢儒撰出而不之取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唯一見此人則夫特達不惑之士世豈易得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實而已哀矜審慎則有之至于當罪無疑而必有三宥焉以為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責收恩此後世之虛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為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夢帝與九齡周公捷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此三語者其于文勢為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而鄭氏皆云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鄭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純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于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審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知經文說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竅害禮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于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耶

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妻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為嫡遂不謂之妻乎彼所謂天子諸侯之妾亦皆出于奔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馬以得接見于君子子謂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墻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君子之所當接者哉

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答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曰上下同義之也大是繆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違事而偏勝不亦過乎知忠敬質文之說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讀之令人失笑夫賞罰之用視乎功罪而已先後輕重皆以類相從而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為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甚繆而學者信之以為先王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于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等說皆不足取也

三曲者一舉聲而三折也依聲餘從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為可矣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度是與教歌誦無異豈復有哀耶甚矣漢儒之怪也禮小功不稅而曾子譏之吾以為是孔氏皆喪出母而子思變之吾以為非禮者人情而已矣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于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孝經稱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歎諫文宣王晞止之曰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太宗嘗責宇文士及之佞對曰南衙諸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臣若不少有將順雖責為天子亦何聊此乃為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于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

亦依倣其意者著為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為聖人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待已而後用者罪不至乎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此聖賢相傳以為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為明徑行以為果揀之無迹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奸雄而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患而帝堯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誅逮舜之世而後有流竄放殛之事猶不盡置之死蓋古人之重殺如此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就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于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于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衆矣尹譖潘正之屬不見于經傳姑置無論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為叛逆罪孰大于是者而

卯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于華士尤非其比韓非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于人不在而事力太公聞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無求于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遂執而殺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吏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荀少遲疑已為卯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使卯誠當死自有常刑豈必如仇敵相軋以先舉為得計哉蘇氏常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為萬世法顧復有此說何耶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聖人是真偽無從而質之則亦求乎義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以駕已說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三山林

少顯近代之名儒也其于孔氏兵莽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說者徒謂聖人嘗用于魯必當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汚辱之可謂切中陋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徑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為言教化不至不當遽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于察姦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為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張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說推此意而為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過正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即刑之審可恕也當論而遣之并執其父三月不別至于請止而後赦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耶抑不勝囚繫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而終莫之請孔子將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

故也上未可責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况有罪者皆持此說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于身而却藥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赦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以刑為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為能而幸于赦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為衆疑于無罪者而遽誅之疑于必赦者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于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出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為律令雖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

也惡疾無子出于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夫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于嫉妬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取是絕物也聖無絕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群臣以寃寃之事寃寃二字從穴無疑其為塚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為長夜晏子之論陳氏曰民人疾痛而煨休之煨休云者亦温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為痛念之聲未曉其說也

衛獻公復國大夫逆于門者頷之而已頷蓋微點首之貌而注以為搖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子越入吳注以於為發聲竊謂經語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闕疑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胥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經哭井為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齋若夫云者止是語解而注云若欲為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忌也行道猶言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軫所謂行道之人盡知之是也而注以為行仁義至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為飲食而忠何以為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委如此

禮記有閒傳其義未詳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閒字如何包許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此特一時忿詞而已而呂氏春秋言夫差實扶其日著之門殆未可信楊子論子胥曰諫吳不

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記為說予謂眼之絕不成
語或者字之說也歟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呂氏春
秋耳

津南遺老集卷二

津南遺老集卷之三

海南王若虛 從之

論語辨惑序

鮮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畧悖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
而新說每傷于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于言亦不外
乎言也不盡于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
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于太過也蓋亦揆
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
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
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
矣至于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養氣象而
事事皆閎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
而實流于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至于謝顛道張子韶
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
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
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

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則取象說最疏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寔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

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寔耳而謝類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竄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馬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

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故有晚而改節者亦樂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教蓋師弟之間商評之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辭至于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

淳南王若虛 從之

論語辨惑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為三次而晦菴所謂稱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點檢程氏聞之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微三省之說錯了意謂君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於本文而新說有功于學者姑兩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是為本而以餘力學文耳說甚佳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吾必謂之學矣舊疏云此章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吳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使務其本耳不曰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說皆非蓋此本言已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以卜其學而

已韓退之嘗云苟行事適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于文學也意與此同劉正史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學益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為得之悔菴曰人之為學大要不過欲為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四者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也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固舊說以因為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敦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舊說為長

母友不如已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以不已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與吾友矣其說甚佳林少穎乃通上句為義曰忠信不與已同者不與為友此正疑其善意而為之遷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可改者不特三年不可改者雖終身不可改學者孰能辨之然其為

說過正者何多也東坡曰君子之喪親常若見之雖欲變之而其道無由是之謂無改父之道葉少蘊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當以三年無改為句終三年之間而不變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胡寅曰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三年之喪而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說之曲不辨可知鄭厚則疑其有為言之而弟子不善記歐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子之云此亦過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曰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概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蔽而不通者昔年融鮑昱援引此義以遂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總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經詭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獨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于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于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殺無疆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予論蘇子此論流於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一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詩三百出于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禮義則所謂無邪也其說當矣且孔子論詩而其以本語蔽之則所取者因詩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為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蘇氏之鑿也已自為鑿而反病特學之不通亦過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以為疾病之

外不可妄為非法貽憂于父母或曰父母愛子之心唯思其有疾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可守其身者無不謹亦可以為孝子謂從新說則文順從舊說則意完然皆有益於教當並存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視曰觀曰察文之變耳晦庵曰觀詳於視察又詳於觀此幾王氏之鑿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思不若是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菴載周氏之說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於此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當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伊川曰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則未免為曲說晦菴曰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意已足矣而復

曰由此而求有必知之理此又流於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當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倘能撇別於此則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誕妄之甚不足論也

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慎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祿將以自售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說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為任正人廢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之以舜湯伊尹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禮而云爾馬融以所因為三綱五常所損益為文質三統殆是妄說而朱氏取之蓋未嘗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菴

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予謂前說為優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菴曰記者序於八佾雍撤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於泛論者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釋者曰遵豆之事有司存焉時王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亦問敬慎之至也子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則為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解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為微言隱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却本分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

不著其姓名殆為闕典也

子謂詔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唐舜揖讓湯武
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為非
至有詖毀而幾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子嘗論之唐
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優劣之殊
質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之意直後人
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之以臣悅君與夫搜國他人
而廢其子均為不順自不得已之變而論之則唐舜
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故夫論
湯武之事者亦決其果是與非而已是則為義非則
為賊豈時優劣之分哉然則湯何為而慙武何為而
未盡善曰湯之慙憂後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
襲其跡者得以為口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桀
為不可伐哉武未盡善其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
者以征誅不及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
未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

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
之前不能無錯亂者此說是矣而復以其跡為不及
蓋亦未脫于流俗之見邪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說者雖
多皆莫能通子謂貧與賤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
行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道得
貧賤而不去乎夫至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
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
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
已意則宰闕之而勿講要不可隨文而強說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疏以為不聞世之有道其說
甚繆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塵生
也斯為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喪之際未嘗不失
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聞道雖死可以
不亂所謂過于深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出於已也伊川曰利於已必害於人所以多怨謂怨出於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已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已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為貫道之實嗚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只是兩端何足貫夫子之道乎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庶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真矣然則盍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鄙其所得而勞心于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益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進策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衆善使之不過者耳夫

子又嘗語子貢矣曰子非多學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珠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于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實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為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實在於此猶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準之亦似有理然而決非夫子之一也尹彥明曰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于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為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范純夫亦云先攻子貢之失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以默悟于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夫予多

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繼之以非與之請豈為不能知乎予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于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恐未必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認之而附會耳宋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遷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長而凡

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愈於公冶長聖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林少穎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故從而錄之本無異議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則漢之第五倫矣其論尤佳

論語辨惑二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為廢墮于學嗚呼一晝寢之遠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惰行之真偽何足以卜之而夫子怒之至是乎蓋其情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則予之既寢日以為常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于行不願言則晝寢之過為不足責東坡曰晝居于內非有疾不可予蓋好內而懷安者皆求之大過也其餘說者尚多迂陋蓋甚無足辨焉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行文或非一日之言予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為衍文無疑也家語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

取人失之于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為之耳夫子所謂始吾于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聽人言遽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予邪言猶可也至于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為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察較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猶必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為非爾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必也已欲無加諸人易使人無加于己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于人矣而欲人無加于己雖聖人不能也顏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

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注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強生穿鑿殊無謂也晦菴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也不欲以此加人却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也字為者字於文為悖矣又云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予謂如彼之說亦只是恕何足為仁乎林少穎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然此以為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蓋自謂能之則不許甘於不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說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實罕言之故雖高弟有不得聞者蓋自漢以來學者莫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為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為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名教不為無功而

衆共嗤點以為不知道高論既與未流日甚中才庸質例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未知已指六經為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錯繆者十八九此亦何用于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為通儒而是說誹誆者未必無罪于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必始于此後生小子盍亦少安寧夫之固無涉于安寧處其卑而不至于僭焉則善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于畏慎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為如是亦足而已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必三思蘇氏曰再愈於一而况三乎程氏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其說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于三何遽為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喪之禮為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益事有不必再思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呂岱戒諸葛恪

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夫以元遠之流而劉狼自用卒至於殺身則呂君之戒固未為失然而無荅者豈以彼既自護其短故不復與之辨與抑亦膠於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為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為直人東坡曰高古之過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繼孔子因其不繼而譏之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殷勤委曲以徇人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呼從孔氏則幾于狷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於文勢訓義又為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云周濟急難何害為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語止

于此而意已達矣今未可以乞醯認為不直林少穎云是必高不謂之乞諸隣而與故也二說與鄙意暗同夫人求于我我遠無而隣幸有公乞而明與之隣不為病而求者之望備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為之而安有不直之譏意者竊取諸隣而名為已有給其人而為惠耳偽而不真故聖人惡之晦菴譏其掠美市恩益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或訓焉為何而屬之下句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或讀不為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為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况未高乎

夫子以顏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為賢周濂溪每令學者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胸中

有道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哉今乃如衲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吾門中何事此等語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輸他顏子得心齊一時好事者爭誦誦之子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蓋夫子之於顏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彼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隳支體黜聰明心齋坐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而吾黨引之以為美談誣先賢而惑後學其風殆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謹趨向一差則要利盜名文姦濟惡皆學之力也未流或至叛聖人害天下而不顧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王平甫張南軒亦同荆公曰君子一以貫之小人尚雜博王補之亦同沈道原曰君子者楊雄所謂大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純夫曰君子學其內小

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謝顯道曰君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誦其教皆不足以盡之呂東萊曰小人者非險賤不正之謂也果險險不正要得謂之儒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予謂不然儒者所素之名耳豈以行為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硜硜小人小人樊須從其小體為小人之類此謂所見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賤不正之屬也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寔未醇則夫子以是警之蓋不為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明人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

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能終身東坡云夫子然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以東坡為當設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馬者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顏子乎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宰室程氏曰由徑者謂踐田疇之類也使小道便於往來由之何害予亦謂誠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滅明狷介之士不足為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子微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徑也此論太高恐非其實史記稱滅明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明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孔子有是言又曰滅明有君

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克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論語証之史記為近

宰我問井有仁焉之說舊說以為仁者必濟人于患難聞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穎謂仁當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將從之子謂從舊法則仁字不女從伊川則逆字難說此當兩存之要之伊下闕

原闕

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為之豈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之所稱者勢可以取而不忍為也武王之卒伐者義至于盡而不容已也學者拘于世俗之見而不知聖賢公天下之大義豈足與語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予謂利者聖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爾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子答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循乎天理求善賈則心已先動矣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疏以為嘆時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法之自強

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予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說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為出于臆度，而遂謂自漢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子畏於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哉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哉者君子所當畏也。既以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為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一事觀之，則為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之所畏也。其說甚佳。

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說以為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而復，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于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之為名，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蓋未嘗戾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

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馬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既已句，樹而別舉逸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友悌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剛而不取，而釋者附之于權，以符公羊之說，豈不妄哉？此論為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為兩章者，決無疑也。晦菴不知詩之所指，止當闕之，而云上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還自興元，欲因迎危軍威，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俞其理。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邪？

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禮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止是端莊重厚耳不徹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餲魚餃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為雜記曲禮非獨孔子之事皆置不說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為誇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足盡信哉

晦菴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予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衣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晦菴鮮食不語寢不言云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不敢嘗

慎疾也必告之直也予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况孔子之于康子乎且使饋藥無迫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足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孔子廡焚而不問焉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而為之說本不須著此三字鄭氏以為貴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于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之說美矣至舉歎惟不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固如此而說者以為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淳南遺老集卷五

論語辨惑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而已遇其有則脫駟于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于顏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予謂胡氏之論若勝于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貲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于父母且然况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己不識重輕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請于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駟之賻則我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

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寔而妄意幽遠寔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死生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于邱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說者以為因孔子之言而不敬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為人門人知之亦毅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為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于此通為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橫渠曰司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訥告仲弓又

別告顏子又別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山曰司馬牛問仁而告以其言也詎則曰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于言可知矣夫人不可易為之則言之固宜詎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先難而後獲荅司馬牛曰其言也詎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謂真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為意圓而語滯晦菴亦云不得已之詞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為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我親而天屬不足責矣而可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為能忘物我傷義既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于異端而不覺耶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于墨氏之兼愛意則廣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喪其子

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之意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荅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為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為民信也為政而至子不為民信則堯今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可懲委靡頹隳無事不能立矣故寧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菴過為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信于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國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

無宿諾此說為是晦菴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而所以取信于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之信豈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條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乘將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詞自當以意逆志而晦菴遂云不待其詞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總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于舜湯舉伊臯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闕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為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為蕪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

于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祐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設教以鈐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阮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于已然禁之于已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為非此亦過于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為一句一言得失何遠至于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菴乃訓曰為期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蘓氏曰

此有謂而言不知其謂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為斗筭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稱如此子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于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于衆耳師弟之閒真寔語話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菴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取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以為君子也為問者言也以為賢于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子謂此論雖高然善惡異類猶冰炭也如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規恥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抑孔子

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亦親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于鄉人之好惡哉胡氏曰憲問一篇疑皆原憲所記據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為指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煩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為號前輩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見前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于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答或謂嫌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于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為善非以干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形言必有目擊者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

不使有時而窮無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以有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造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造也故將付之不荅而已至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蓋稱其用心耳此說為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子西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穎濱曰公孫夏無是言者非所以當問此蓋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于世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皆未嘗疾而獨于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謂穎濱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其自為說亦未當也夫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心焉今以沮已而遂短之是其言出于私怨也聖人恐不如是晦菴

曰子西能讓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致亂則其人可知矣此說頗安雖然以子產管晏而夫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為子路之語此蓋惑于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

前漢鄒陽為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口口子曰法而不諱以為過也顏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死予按語稱桓公正而不諱蓋然言其行事直而不諱賢于晉文耳鄒陽之說殊為乖戾然東坡引為證而又以納辰贏實晉文之譏其失愈甚魯哀姜下不接有脫字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子糾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寔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

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為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
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
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
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
而殺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
忠之亂乎道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
以子糾為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
昭嘗稱桓公殺弟以反國而韋昭注云子糾凡也言
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為弟豈別有所從乎若止
以薄昭為據則其說固未定也左傳經際云納子糾
而公殺之經不書子夫三家所傳原有得矣今徒以
順于己意遂獨是公殺則其說亦未定也其言齊小
白入于齊者彼自是齊人耳文勢固然恐無他意則
其說又未定也以未定之說而斷然自謂得聖人之
旨安能使後世必信哉然則奈何曰不必論也使子

糾果何弟則三尺之童皆知其不當爭管召固不必
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乎蓋家語亦載此事矣孔
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
仲未成臣家語浮誇未必真出于聖人然其義有可
以發明乎此者夫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
嫡各因畏禍而出奔當是之時立者從之亦唯國人
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管先入國人奉以為
君勃無異議則齊既為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
得爭實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
生民之功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
之故不以管仲為非仁而亦不以召忽為不當死邢
氏疏義畧得之矣如其云幾近之謂也言亦可以為
仁耳注疏晦卷以為誰如其仁其于辭義俱為不順
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
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
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

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其說甚善東

坡曰以管仲為仁則召忽為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

度德而處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

歸死于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時有大小耳此論

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為仁管仲為非仁孔子獨明

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之為仁可知矣其言

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

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王魏當死

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猶不然是時高祖固在位也

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定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

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恒事云春秋之義殺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

孔子有何權而得擅發之邪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漳南道老集卷之六

漳南道老集卷之七

漳南王若虛 從之

論語辨惑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菴曰恥者不敢盡之意

過者欲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此生論耳初若可喜

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

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

字疑衍

君子固窮當從注疏伊川以為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

之而寔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

處窮也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

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字為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

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

也而說者皆云為愠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

學一貫之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為一時之事哉蓋

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喜鑿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耳所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屬于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其子曰字

晦菴解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發忍之忍教人者雖王氏嘗有此訓詳其文義止從舊註為長

子謂民之于仁甚于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被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為甚王弼曰民之遠于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邢氏疏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

義以文義觀之弼說為是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周武楊傑以師為眾張九成以讓為責劉原父吳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為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為仁在己無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菴云言當勇往而必為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之辭非真語即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為窺議王室之意至引高歡見魏政不綱退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答子張恭寬信敏惠章晦菴載一李氏者之說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菴擇取眾說頗為精簡如此等事何必錄哉

東坡以患得之當為患不得之蓋闕文也余以為然予以博奕賢于無所用心晦菴載李氏之說曰非教人

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以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所不為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于已乎南軒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真欲使人為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于他善將恃此以為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聞子游絃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為虐而已而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乃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為戲竊謂不然夫使為上者知所以愛人為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之間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有戲是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觀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說甚佳

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顛隤之不免故遷于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于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于去就之跡也後人沉于記者之言以為三人之所為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逆委曲而為之說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于其親比干仁于其君箕子仁于萬世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清叔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為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為親戚叛之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尚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為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

陳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于垂世則著之簡冊足矣
縱復不然未為大過而乃坐視國亡佯狂苟免以俟
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
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
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疎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
者各為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
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敗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曰事上使
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信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
故也晦菴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以
有為王荜微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罄盡忠赤深結
主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誡號令感化人
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
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從是道也出于至誠而
已其說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

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輒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
或一諫不從則奉身而去自謂無愧于其心嗚呼彼
亦常先盡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
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小德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
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說得之曰可云
者猶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謂也舊疏曰
不責其備故曰可晦菴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
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
認為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終為大德之累跬步
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子
之訓哉晦菴既已失之而又載吳氏之說以為此章
不能無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為
語之病亦已誣矣吳氏者何人也賢賢易色章既云
子夏之言其弊將至于廢學而于此復云子夏之過
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馬可誣也顏濱古文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于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矜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誣也蘇氏之言深切時病予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說以仕優為優間有餘力學優為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皆訓為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為極耳優游則見理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 故能起當今之弊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

如此雖不挾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設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于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設官而施于德業是亦為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為足也而曰是亦為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說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為難能東坡曰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為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為孝則國孝矣而必求他証而後信不亦過乎鄧氏 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為難此雖順于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于理害于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

愛于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致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于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難是二說者可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切學者其詳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晦菴曰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其說甚佳東坡以為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稱其有恕紂之心賢于孟子賊仁殘義之說皆謬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慎所居而二子乃為恕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稱人之惡者亦何至瀟灑桀紂以為忠厚哉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

論矣今乃妄坐營鼓而為獨夫是亦惑之甚也

先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謀取高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言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為義訓以為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為近人情故從之程氏曰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虐賊同稱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豈容或吝益非謂在君為不可而有司亦不當耳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豈有君不吝于上而有司當吝于下乎上下同心以歸于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懼失階而獲罪求增羨以為能是故習成此風而不能免孔子所謂有司者亦就其弊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為臣道之正其所見願不鄙哉以此談經安得

不度聖人以此為政安得不害天下

游南道老集卷七

游南道老集卷之八

游南王若虛 從之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言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于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偶說以明道皆所不得其辭動其氣勵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于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于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蘓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為說諱不敢正言而張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

輩所見至于對齊宣湯武之間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之意難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能自足則不可取之使傷廉予以為孟子之意止謂于義一何如耳豈論已之有無哉義所當取也已雖有餘取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却于合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惠此又迂濶之甚也孟子亦曰與之不當則將以為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說嗚呼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厥乎人心

仲尼不為已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大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夫之拘矣然已甚之事在他人

或有之非所以論仲尼也聖人于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于已甚而後不為乎

南軒解久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真有矣而謂為知其非有此闕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遽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已有乎蓋有之者不係于假而假于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為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宏裕矣其說甚好晦菴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非真有又有云假之雖久終非已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于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為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義質于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已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假之與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于不解

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亦禮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即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

子產以乘與濟人于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夫橋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圯壞而子產適見因以救一時之急豈專以此為惠而孟子亦豈誠識子產哉蓋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遺衣遺食之徒故借其事以為戒耳東坡遂以孟子為失張子韶既知其出于一時而復求子產之病以寔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義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論以為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為決故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重明之其

勢然耳使任人之問如子貢之問則孟子之所答亦將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軒頗見其旨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為君子蓋誘掖之教而孫氏曰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其說近於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于王莽之筆則為奸說陽虎之語編于孟子之書則為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傭大曰此論似高而寔非也言之邪正顧人何如豈氣所能變哉莽之文奸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焉夫陽虎志于為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于為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陽虎若曰為仁則

不得致富故為富者不暇顧仁孟子若曰為富則必致賊仁故為仁者不當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言有可採不以人廢誤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于仁富不能兩立則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為滕文厚斂之戒

自反而不縮雖楊寬博吾不憚焉不字為衍不然則誤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為斷然之說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富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為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已即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為尚則智前說以聖為尚則智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

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問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而說者疑焉予以為警時君之語耳

津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一

採摭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戴旆謂之武者詩人之

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

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替又云甘

棠且思之况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

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

曰疇咨若予采璣堯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

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于後

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

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沔竒構

杌讐發之事云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魑魅文雖

差殊其為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御魑魅

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

止當作舜紀而復見于堯止當從經而反取于傳紀

之語不亦冗而雜乎

夏本紀載皋陶之言曰俞受善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百吏肅謹毋敢邪淫竒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皋陶謨為文斷絕殊無次第即

班固所謂疎畧抵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然哉

殷本紀云湯遷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

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

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

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皆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弟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于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始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為臣姓名而遷遂以為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與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

之熱賢而謂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咸者正使為巫覡亦是其名為咸安得謂自此而興乎索隱引楚詞為証彼楚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李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之于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

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語耶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畧言其大吉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哀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幸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

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考之于書此篇即祖已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沒祖已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已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圖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為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語也殷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按

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于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為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齊世家云武王自盟津還師與太公比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為與太公作一以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彙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紀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鵠鴉之詩以貽成王而未敢請及因天變以

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冊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況之于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冊于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事如書之所記戾于經矣然家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于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逆者認為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為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為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為成成王混清差互一至于此蓋不惟牴牾于經而

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

衛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夫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葉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以告之高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悅周公可乎

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下燮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
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
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于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
周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
政作冏命復寧絕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帥師伐之于彤摯曰云云作此彤摯
何用四字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
多與尚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為之說也按武帝嘗詔
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尚書滋多于是則其書當時
已博矣縱未列于學宮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
精耳彼其所取于他書者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
不見之故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孔子自指掌而言耳卦禘書引之直云其
于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其仁而冉求傳則曰季康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孔
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而遽以為季康子孔子所
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云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為而發也孟
子亦載之曰孟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
各著其言之由吾意其妄為遷就也

論語問子禽解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

上矣蓋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禽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太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答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為黨巫馬期時傳其語而已既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為期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以言為與字豈傳寫之誤歟

論語連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為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以為答康子蓋振畧論語而失事定按論語

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羿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三覆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是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為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子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之耳而史記以為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

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惟非其本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遊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

錄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
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曰弗乎弗
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以上三章
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于此
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尤無謂也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是日哭則不歌見齊哀替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
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
不別遷採經據傳大抵皆踏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
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答之他

日又以挫衄于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
勸之以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
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
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吏不遠千里辱幸至敝
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為人
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文辭雜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
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
或疑而意之耳茆璞曰司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
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為己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
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寐而
惡之故曰寤寐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寐而在
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寐生之
難夫人勿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予謂

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既生易何邪此雖無係于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碣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為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為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訓而蓋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繆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鷄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鷄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

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為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為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為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湣公被弑季友自邾奉湣公弟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妻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子于文為悖衛世家云蒯瞶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即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

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我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

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樂于華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遠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為鐘一以為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過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為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為亂之懲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于左氏當以為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于君即所謂畔也而何在于琴鍾邪司馬貞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為樂亦強為之說也

史記稱宰予與田常為亂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闕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為然考之左氏先書闕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即闕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則其誤誤豈獨宰

子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為闕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賁而仲由傳作蒯賁衛世家云孟賁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賁是不當從一乎

濟南遺老集卷九

濟南遺老集卷之十

濟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二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遠疴期而不瘳梁邱據與奮欺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擗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遶臺梁邱據馳而造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貳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游于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萊笠而立乎獻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遠處之逃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為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

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
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
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餘謀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荅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
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
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于公乎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孟子辨百
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
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燕頰李
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
也雖然亦不可為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
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

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為公介
禦公徒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職則明
為右而輒為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亡其為二人明
矣而史記云杀下餓人即提彌明且又以為宰夫何
耶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定以是為據
馬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日
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遣母夫存否且不知願安
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于理乃通遷鹵莽而失
之耳

晉趙盾弟穿弑君董狐書盾弑以示于朝盾不伏狐曰
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
為良史左氏云爾晉世家既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
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
如此却是先出于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既冗復
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乎

左氏記鉏麇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觸槐而
死公羊以為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殮嘉其易而儉
故爾史記則云盾閨門閉居處節麇曰殺忠臣弃君
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閉居處節何以為忠也
邵克恥為齊母而笑播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
爾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既異矣至晉世家
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
之不精也

左氏曰邵克聘于齊既登婦人笑于房邵克怒故有韋
之後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
禿印克眇術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聘于齊公
羊曰卻克臧孫許聘于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卻
克僕魯使塞術使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
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
從彼乃又乖異如此何也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台而用之復以救鄭之故欲
殺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恃其
有恩也而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則是忽其脆
弱而已不亦異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王及列士
皆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曰是養吳也史記改為
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
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
以梓令可為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于槁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
呼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
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按
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敬于君之行前無所
逃刑敢歸死遂自剄蓋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

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并之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為云云耳

左傳云句踐與吳戰于檇李大敗吳師闔閭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既殺夫差使人問已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後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

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

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

左氏云父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

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見吾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汝爾骨馬蓋孟明輩自為將

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

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

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安

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為實乎曰此或有之

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

果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

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教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

遷以為取王官封穀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

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

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与者

蓋假之以為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

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曰

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

是妄說

公羊傳宋南宮萬弑閔公大夫仇牧手劍叱之萬擗不

殺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擗蓋擗碎其

首故齒進門闔耳而史記但云萬搏仇牧齒著門闔
死恐先無意

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
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將去而歸王聞而
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
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
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倭同時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
者御跛者倭者御倭者所以有韋之戰公羊畧同啖
助以為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
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乃謂令人如之
以導客則是偽效其狀而非真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
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慙寡人尚可疑邪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

曰豎刁自官以近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啟
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啟歸哭尚可疑耶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史
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官以
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
知其事邪

漳南遺老集卷十

潯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為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為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強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為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于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闕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耶近代蘇子

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脩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于衛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為魯使于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耶

為之平水上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日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劉子元唯知益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識遷史之謬何耶

遷宋撫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

蓋出于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為寔錄乎至于成王剪葉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于子夏魯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于由為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為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于義理故益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脩矣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于本紀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反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跡很多記中不可悉

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為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耶

呂后紀先云封呂嬃為昭光侯不言嬃之為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嬃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別為一人耶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大意當以詔字為是

竇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義縱傳云竇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竇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閭都尉歲餘閭東吏隸

郡國號曰宰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正當入本傳而書于縱傳何耶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其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于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呂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為律為萬事根本而其于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鼓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脩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于漢文獻共百姓樂業徵七百言何關於律意哉斯寔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為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絃不能廢願乃以疎濶為高深緻密為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本為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于畏避而

不敢議其非故妄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士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于無謂矣若乃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污編錄而遷特記之手班固徒識遠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

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潯南遺老集卷十一

溥南遺老集卷之十二

溥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辨

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厥兆祥云剛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憾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見其為人之大概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二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寔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觀厥容貌則論語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志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觀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顧以為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又豈皆論語之所載耶

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七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于秦與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迫于漢興而無可為者也而遷于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為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鄆市復子產病死鄭氏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繼父而死楚昭君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然結之語乎
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閭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

聞者似違而非者也雖不取于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

項羽傳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其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元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畧等真其不旋踵而剽滅也遽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謀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為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為天子因作亂而伏誅亦本此之誤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閻大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于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讀其異于太伯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壺遂云天子方倚以為相會逆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折身耳而以為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克其所有統止于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因辱其射虎亦多為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意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若之史評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

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何可以解紛
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
何所干涉也

貨殖傳云無羞嚴厲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
羞也貧賤而羞困已甚諫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
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序云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
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
可不慎哉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手既離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
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
事孰非命者而遷于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
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津南遺老集卷十二

津南遺老集卷之十三

溥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
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日結
于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嫡子子之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
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
立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于燕昭
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
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嘗有非常斬
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羊立以為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梁求得之為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于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容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淮陰侯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手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渾邪王表降至京師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

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闖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技者也刺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重疊而其吟哢亦不通也

潯南遺老集卷十三

津南遺老集卷之十四

溥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六

姓名冗複辨

夏本記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

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黃帝者黃帝之元孫而顓頊之

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

臣劉子元史通點頊云顓頊紀中具言黃帝是顓頊

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

元孫既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

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遺書率皆

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既明叙啟為禹之

子矣及即位又曰帝啟禹之子衛世家既明敘嗣續

為出公之父矣及謝贖立又曰是為莊公莊公者出

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叙公子重耳為獻公之子矣

及重耳立又曰是為父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

也其後又曰重耳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晉厲公八

年閏十二月樂書中行偃囚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

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等弑厲公智瑩迎公子

周來至絳刑雖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晉世家

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管蔡世家云武

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

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

成叔武次曰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戴季

戴戴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

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是為武王夫冉季戴次

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

十人亦何必重舉前既偃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為武

王武王賢而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冉季戴既見

于此矣而衛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

次尚有冉季戴季戴最少蔡平侯卒靈侯般之孫東

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

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故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園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諷為成子吳王濞傳既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既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若是之類皆當為史通之所點也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為甚正是不及諸史處敘紀云武丁以難雖而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此正當云乃訓之曰趙世家云句踐棲會稽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元大夫種止句踐曰止當云止之陳世家云孔寧儀行父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止當云遂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于鄭見子產如舊文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止當云謂之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風趙風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魁狄而趙風為將伐霍中間多趙

風字又云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朔字季布傳云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獨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耶蕭相國世家贊云蕭相國何子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先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籥上多都何字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時周昌項止當云騎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既至后怒而罵都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責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都揖之臨江王徽指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擬其侯使人以問于臨江王多兩臨

江王字止當云欲得刀筆以問予之竇太后中都
漢法于是遂斬郅都止當云于是斬之主父偃傳云
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云
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却上書二字天子召見三人乃
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止當云俱拜為郎中偃
以齊主自故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
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
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
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作驚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
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于
園何必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
遂族郭解翁伯翁伯解之字也傳首既著之次尤為
贅

劉子元駁遺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謂宋襄
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皆于其號上加吳
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遺全體

之病也凡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凡
複蕪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淳南遺老集卷十四

津南遺老集卷之十五

溥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七

字語冗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沒後母與弟日以萬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罵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字語重復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剽諸侯諸侯字衛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求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讒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于齊而

今盜據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于齊與之白旄而今盜于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母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母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復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耶

趙世家云趙朔及程嬰謂公孫杵臼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文意重複矣
越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
即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即取之可也

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和柯之盟沫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
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
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
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至叔梁紇禱于尼邱
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邱云字仲尼姓孔
氏既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
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子謂言孔子為
泣則聞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為簡
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
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于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
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
君語泄而蓋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園
用事以下冗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
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子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于此但云
園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
是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
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來我
又射之中能熊死子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熊事但云
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

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為楚相行竦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

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

歸即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

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

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

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通游趙會秦國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

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

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為

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伏劍

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

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尸暴

于市購問莫知誰子于是韓購踪之有能言殺相俠

累者子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

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

曰云云但言政姊榮聞之于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

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多諸眾人字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

三字

張儀傳云昔趙襄子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今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及斗

以擊代王殺之但云厨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雎傳云須賈謂范雎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

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

馬此當云願為君借於主人翁即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圍陵而信

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上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不須言為良意

淮陰侯傳云漢王欲拜信為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相國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

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懷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

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還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番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

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不須廷尉治三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

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困辱通上使使者召通既至為文帝泣多為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劉子元謂不必言帝崩固當

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

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

不愈無謂也

袁盎稱文帝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名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

為誰詰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史通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叙而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為一云詔名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吳王濞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吳

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齊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如史記前數都尉皆步

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刺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
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奏所忠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
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
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即
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
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為虎
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
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
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
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到軍士大夫
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至字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具而還多不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
常恐不編利至其明且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
云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竇太后使棘園入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
多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
也又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

觀者可見又云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為人短
小不飲酒何耶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

曲聽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
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邴魯以其
故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

必更云以曹耶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為鳴鏑習勒其
騎射今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
勢相蒙其餘可盡去也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
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
謬劉子元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畧
而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
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為優劣哉

溇南遺老集卷之十五

溇南遺老集卷之十六

溇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重壹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鄭
世家莊王黜陳申叔時為牽牛徑田之喻既載于楚
世家又載于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折骨食子
之急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宋世家陳恒殺闞止事
既詳見于齊世家而又見于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
事亦然子路死難事既詳見于衛世家而又見于本
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于完世家而又
全載于陳世家專諸刺吳王僚事止宜載于本傳而
又載于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
于子胥傳而又全見于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
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于子胥傳而
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閻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于

吳世家是矣而又見于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于孔子世家矣而又見於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事既載于羽本紀而又見于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載于項羽紀而又見于本傳張良雜郡生事既載于高帝紀而又見於本傳鄧生責高祖倨見事止宜載于本傳而又見于帝紀縵縵上書救父事載于孝文紀而又見于倉公傳近來孔毅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諫祖約并恭事兩傳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擬新唐重複事以為病獨未見遺書之失耶

吳世家云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其言云云使于齊說晏子曰子建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通衛說遠環史狗史猶公子刺公叔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通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襄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于鄭見于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矯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為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承以王命誅之矣而衛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偏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讓故誅

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何與焉此句為贊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奮學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自其何不但輕道過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六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七

淳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九

疑誤辨

鄭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為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于未滅之前耶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奈何其以項籍之命為此哉鄭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叛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奈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為兩節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

本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體也至于倒置干戈休
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折之為三何哉班氏頗見
其非而乃并湯武事為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
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
類也既以湯武為一事故又分楚唯無疆以下為第
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
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
安知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卿者夫人
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矣然
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鄙生既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叙生初見沛公及下陳
留事大同小異而詞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入之
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
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

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
行為漢患者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其要歸引之
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
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前漢書
全引此語子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
去遷既死後其書猶出宣帝時遷外孫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
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于王莽天
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
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于史
記耳

公孫宏主父偃贊云公孫宏行義雖修然亦過時漢興
八十餘年矣上方卿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宏為奉
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乎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八

淳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十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畧舉甚者

齊世家云卻克使于齊齊使夫人惟中而觀之晉世家
 云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
 二年而趙武為正卿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
 為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
 長平之軍伍子胥傳云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闔
 齊景公死而大臣皆罷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聶政傳
 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國進而聶政
 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字呂不
 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于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
 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遊秦多上一而字趙充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七

問高帝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
與呂氏有隙也監本文陛下監本萬歲之後而趙王

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也字亦剝韓信傳云趙軍

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曹生傳生以為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國富改正朔易

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問言詩者由韓生

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者誤

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

來而亡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

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

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

字皆剝上一然字却作而字則愜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逆等字冗而不富者十有七

八今卷舉之

如殷武丁夢傳說事云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

乃字何煩更云于是鄭文公之妾燕姑夢天與之蘭
曰以是為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

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珠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

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已

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

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于彼而拙于此也曹沫叔齊

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既而欲倍約管仲以為不可于

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

家祀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

字却當作于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雎說秦王

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戚而外重其權多却乃

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

字為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夜哭人問何

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乃字當去田

橫二客自劉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却乃字叔孫通傳

云上見留侯所招客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

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即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

出遊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二

乃字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殺語袁盎謂絳侯

非社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却遂守滎陵尉呵

止李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為郎中令事有

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

病免三乃字皆不妥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八

淳南遺老集卷之十九

淳南王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十一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為姜氏陸生晁錯父稱子為公皆于義

不安殆邱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

蓋本乎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

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宋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

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楚世家亦載王語云君

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述也

史記載伍自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

變文也子謂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書出于一人之

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

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衛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實實實太后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是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孝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為平國君臣弗冒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子謂臣弗冒復見字當在號為

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唯于文體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為是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元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陳丞相世家云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聞而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有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畧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者止于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閼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殆未足信

張敬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柏人上逼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兄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既言男則子字皆贅

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陞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遷之敘事此類尤多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思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年表序用及

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序云孟子荀卿之利成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別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先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

田橫二客自劉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

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

亦皆自殺子謂聞之乃大驚刺乃字吾聞其餘尚五

百人刺吾字

呂后紀云呂后被遷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

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君高祖彭

城西沛公願曰兩賢豈相阮哉方言高祖遷曰沛公

此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恠之跪曰諾劉貢父

漢書刊誤以為恠字合在因字上此固是矣然漢書

之文本錄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

孟堅之誤也

張良贊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圍狀貌乃

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

云以為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闕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

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

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為複

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常寄絲成陽時何送我獨

贏奉錢二也我字恃

文帝問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蕭何李牧時為吾將時

字甚恃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其詞不與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銜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若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遠知其為禮遷文無首尾每如此

律書贊太史公曰故璣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僕僕所新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俱不安

范雎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涓賈於秦多一魏字又云穰侯為秦將欲起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封多一欲字

蘭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壁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多却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却曰字左右大

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轂龜却少一日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荆軻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范雎傳云涓賈問范雎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故妻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字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乎不安去之可也

荆軻傳云軻雖游于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闔為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

成語

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
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却於字

范雎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所嘗字不安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送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
而不成語

李斯贊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
議之異之字極難下

蒙恬自責曰整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不字
當作豈

高祖令張良獻白璧玉斗于項羽范增張良曰謹諾謹
字道不得

高祖紀云老父相魯元公主亦皆貴皆字不安

武涉說韓信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
兵終為之所禽矣之所二字當去其一又云足下所

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須臾字亦道不過
孫叔敖問市令市亂事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
矣頃字道不得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
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于心乎人字與弟字相
宜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
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

燕世家云齊湣王謂燕太子平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
今之則字下不得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
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即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母妄言族矣

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為以刀筆吏積勞猶遷為御史時字
不安

中居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
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
中嘉為檄呂鄧通此語法不順不若言

府檄

召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
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話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
何絕秦歡少曰字

荆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
精已消亡矣雖然先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
也雖然字悖

王溫舒傳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為爪牙督盜賊
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
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說
主耳自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已愛能亦各有所

長作佞倖傳夫酷吏佞倖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
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于此等然則是非
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謀作齊世家嘉且金滕作魯世家其
序然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康誥序宋則云
嘉微子問太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珪也此類甚多
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而
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刪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
紀則稱孔子善股路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
不略窺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援引之耳既
非已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知損益之
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大事記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
以為不足載也其言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誥一
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

乎此自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
識于未敢知也

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富而秦少游辨
之以為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
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于萬世非一
己之害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漳南遺老集卷之二十

漳南王若虛 從之

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為首書序以少昊為首其說不
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
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于堯舜其
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
己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
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
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秦孝
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
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昏淺陋之
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
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

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子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耶抑嘗考之河間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

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子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魯舉人名字頗為不愜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卻克復曰駒伯又曰卻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考孰知其為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君漢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為不足取殆難與論真是非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轍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為姬襲

封于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于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桓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于遷矣而加子桓二字復為贅也。

班固漢書刑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漢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史記如此而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者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者如此乃順。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為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于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殉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悉其微一時權而務綢繆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

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連功不深注以彼已將率
為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詩彼已之
子殊為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已為句而
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種
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
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
因歸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速轉而為姓又非上
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

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為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
傳而班史列于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為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
不勝于天矣然班氏身為史官以褒貶勸懲為務則
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
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兩稱
為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槩董宣于酷吏槩鄭衆呂強
于宦者槩蔡琰于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衆
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漢書高祖紀云老父相高祖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以君
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以為非當矣然史記正作似
字豈其誤邪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
書作太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
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絲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觥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
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

子謂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准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蓋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數者非一也餘皆准此當讀如字而顧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黃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緣為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

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無耳猶茂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王文帝紀詔言間者數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頻似是而實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即家安在師古曰言年老何乃自為即也崔浩以為自何為即非也予謂漢之即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即者如張安世表盜是也有以富貴為即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即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即者唐是

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卽以是觀之浩說為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曾頤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者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誤顏氏強為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為相師古引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云肺斫木扎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于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肺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為附謬矣

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為句曰力謂甚也剖力為甚未知何據子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

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悅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津南遺老集卷之二十

溲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一

溲南王若虛 從之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為句而
師古以報謝屬下文子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
刊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
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
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于太后怒罵責之舜仰
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
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楊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嘗于卓氏東方
朔劉召于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詳及見
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貲割矣當以此為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
兜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為月事子謂所避事不止一
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帝昭云巨萬今萬萬
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
古注云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銀且百巨萬師古云
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及黠傳云中國誅
勾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即數百巨萬也此不唯
與章徐不同而其自為說亦復參差相戾何耶

禰衡謂荀彧可借而弔喪注引典畧以為但有貌耳夫
弔喪主哀安用貌為意者以其嚴冷而多威容故也
晉書稱苻朗至晉謝安設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盡
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
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為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
所為見者皆為切齒而謂朝士歎羨以為不及甚哉
史氏之妄且陋也

晉史慕容德時扶賊王始稱帝弑其父為太上皇兄為
征東將軍弟為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
在答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
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即行
刑者以刀環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弑此
事當皆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
談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略之為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鄒陽王寶寅奔魏數寇梁復讎後以
謀亂見誅而蕭子顯南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
與賢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鄒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寅
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
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寅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

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此史亦然此
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欤通鑑刪之云寧為高
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
正史乃不為立傳何耶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朱可渾
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
之太皇太后問楊即何在賀拔仁曰一日已出太皇
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及愔誅太皇
太后臨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
補其損目也李百藥北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日字
宜其脫誤歟

隋史高穎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穎曰武王滅殷戮
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
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
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張承其誤

耳跡煬帝所為當以隋史為正

舊唐徐有功德實孝謹妻龐氏為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阼孝謹子希範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寔錄之詞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于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繫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耶

元魯山于為子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畧著其詞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為闕典也

韓退之駢鰭魚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錄其詞亦何必也

史傳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却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洵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金昱存温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他紀皆仿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子謂帝王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為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即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既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即位乃書皇帝即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為法也或曰遷周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

曰庸得為是乎蓋劉子元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遷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為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俱錄之温公自節通鑑以為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竒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畧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雞為饌恭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甚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畧人

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黃巢姬婁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瀆量輕重之宜彼婦人率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津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二

津南王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

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于蕪靡而無實字
失之繁不可至于疎畧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
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鑄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
殆不可讀其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
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
寶錄不恆衆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
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鞏奇偏之識而付之斯事非
其宜矣

劉昫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齟而不明
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
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
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
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

則省于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
而反以為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水炭也初書
成將進吏白舊例正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
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
為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
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此事前
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
論併紀志而言之耶抑其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
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
它人哉溫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
矣

子京譏舊史振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
歎艷以為新奇舊史後廢劉昫之嘗言二書各有短
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為本分且不夫

當時之實寧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子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為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

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于長孫后傳是矣今移于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于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為萬世法

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畧之而其贊但云以好言自釋於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偽辨易窮且極稱高帝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貶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或謂忠貞曰公平日詢於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耶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嘉_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于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詢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詢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益物憑而為怪耳亦宜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

義不辱此一悔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于李靖傳乃易疾雷為震霆易掩為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夫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嘗舉以告劉禕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抑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畧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耶其齋首之病類如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常渠牟勢煇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既已非矣而復謂李

義府門如沸湯王伍等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耶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里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鄭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嘗以為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倪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此却似總分天下兵為十也且其法本千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

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為其慮亦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為訛因酷法或以椽闌手足而縛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如向前謂之驢駒拔概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驢曬翅不知曬何翅也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于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闕尋檢事

封倫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顏頰太子此豈當時真語且顏頰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羹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為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為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為率而論也

舊史云元宗聞顏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通鑑改為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耶一此字便不完帝夏卿責從弟執誼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容義聞帝奏直諫曰公敢是耶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郡公為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邵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顏其辱耶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古者人臣稱其亡父子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于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類

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是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道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亦為瑞雷耶新史云果以為瑞則冬月雷得為瑞雷耶李師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齊厚顏新史曰蕡逐我留吾厚顏其厚耶李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蓋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于治者則才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

京之文類從僻溢至此一段獨華靡儂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舊史方伎傳云崔善為累擢尚書左丞諸曹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促嘲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背前別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鈞例封侯何耶後漢劉寬不喜鹽浴京師以為訪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但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暗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揚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虞字便別却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姚崇汰僧偽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且萬二十八人豈無歸農者而悉為農乎此可以一笑也

王叔文既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詩
葛祠詩以白况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况
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闕立本為主爵郎中時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
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俸狀闕外傳呼畫師闕
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
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
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
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數學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
史為明又謂闕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吾
不知何所割也

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
巡問李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夫幾何云者但
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教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
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為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
舅家移塋而兆其河兆其所三字想然用心來然既
使移舊塋則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
自非典實語

武后遣醫人却內安金藏五歲以桑白皮為線縫合語
因近俗然子京云禡赤教缺之大小恠樣也

漢書稱兒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顯任
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
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
罷則懷之子京於文字其實屢不及古人而專以易
置字語為新徒勞甚矣

舜稱堯期倦于勤蓋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
云主德堯勳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機間揚行密傳
云小校王稔依機步戰裴敬彙傳云曾祖子通居母
喪有白鳥巢冢樾樾樹陰耳直以為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底字訓

致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載至德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更日受牒訴

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由是時譽皆

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語至德至德覽之

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

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

則意不完矣

王燾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

字何義也

津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三

津南王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中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罷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

常州刺史捕新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

都督捕格風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實錄之事

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溫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

如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

其後同臺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

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類而云世

榮其友此何理耶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

擬明審議者高其傳高字亦非

為文字語雖肯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宏景傳云楊虞卿

私造其門宏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

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何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又傳曰卷不釋於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有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
裴冕傳云大衆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
俗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
字下不得藉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跋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
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追
德宗段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倒用司農
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
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

然曰萬均朕之舊勳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繞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况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輩也

邢文偉傳云武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不得對房
瑄論第五琦言財利事肅宗詰之瑄不得對王叔文

傳云俱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不得字為恃正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為世敵美戴至德傳云世記其榮蕭復傳云士詭其榮今監本無此句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

安若只作時人榮之大小本分王義方譽振一時兵
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厥
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

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溫庭筠教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未試

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

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

泛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

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奢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為涪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刻

頌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

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為異踰斗之量世

亦多矣何足著之手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

云如持水內石可然不自然

李翱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

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暉傳云室處屏滿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

霖淖則客蓋而履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元素起

身今史太宗嘗對眾詰問元素大耻褚遂良上疏論

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元素出

閤門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為徒只此一字亦覺失

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

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臣十室且有

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勅

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嘗所以人人爭噤

默以避賢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

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子京鑄改舊文

說異僻淮殆不可讀甚不滿意也

李晟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張柬之傳

云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令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澀礙不足與成天下務哉數字下不得作耶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于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將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涯際今監本無涯字慎密上不

當論涯際以言宵懷字量則可矣

張知謩傳云天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

謂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鷟傳云視經史猶獵然夫前人已有涉獵成言便

是此意何謂復爾解折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衡州刺史于郡出杭州刺史

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

多得無欠為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邊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于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官市事既詳見于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

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貴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

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

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

以為強便過去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

堪當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宏亮在行營知狀欲持

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耶耶字當作乎帝曰願悟誠

惡之胡不自聞何哉胡即何也當去一字

字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

不成語昌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為

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久辨集等語也

張巡傳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

否

許孟容傳云公主子有求補宗文生者孟容固謂

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

韋顛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註廣雅學者推其

該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詠其違守

尚稽違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楊慎

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聞敬忠挾

術問質其然字下不得

通鑑戴賈至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徇同年

事蔣又論張茂宗奪服尚主事王式破仇甫事讀之

盡盡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元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

何殊自非庸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

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為太常卿著罰禮生博士李慈折其非銖歎曰吾

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鏡膚夸詭力割歛

坊閭夫鏡膚者針也黛墨所以為色耳而云以黛墨

鏡膚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艱說若此其亦勞甚矣

乎

李夷簡元和中為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

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過

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康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元議挺不

徒蘇珣傳亦云嘗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

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

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鄭畧今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鴻恩將布

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于昆蟲而獨遺崔發

新史仲方傳併為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
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國論之曰天下者高
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
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國九州
天子武后惟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
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
就已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為
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子嘗笈之而新唐稱劉從
諫命甄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為逆旅上謁斬其首何
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乎外而
蓄怨于內新史改為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止當從
舊

蔣儼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踴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

之職名豈可通為長史之稱
王孝傑為吐蕃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
之死字下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于謂訾者人所譏也缺
者已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
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蓋尤不可
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
語而子京改云喜得旭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為諍臣必諫其漸及
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
以漸為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夫橫流無復事矣義
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事東
之執政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

蕭復言于德宗曰白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
止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巨使參領古人言巨信巨
測巨量之類巨字固訓不可然施于戒辭則不順矣
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巨可忍葉
法善以術高卒巨之測此正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
蘇頲傳云司馬皇甫恂使蜀撤取庫錢市不急物頲
不肯予或謂曰明公在遠巨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
云世有五姓謂官商角徵羽也按黃帝時獨姬姜數
姓耳後世賜秩者較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
末異巨為配官商哉此又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
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
柬之通鑑改好漢為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
為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寧存本語可
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于城下仰而侮罵光

弼今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為隧地固簡而文然隧字
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類土山者後又
云令却廷玉由地道入懷州何獨為此異也

津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三

溥南遺老集卷之二十四

溥南王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下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
姑填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
也唐碑事舊史載于韓愈傳而新史附于元濟傳不
若舊史為當

魚朝恩嘗講易履絳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于國子
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
敬寺而新書但云約修具裝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
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執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尚
奇伺無乃太簡乎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
果然通鑑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才傳云其屈已好士類此盧承慶云其能看人善
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義

不足矣

吳涇言宮市事曰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平買和售以
息眾譴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
平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寧
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白句變常此其所以多疾
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為抑揚自得而已子
京改為軒駕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善津津出眉
宇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
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
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為
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
所志軒軒甚得柱暹傳云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
為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
傳聞之事而每喜此事或云談王伯家表不厭或云

其議論纒纒可聽或云介介自修後稷有風岸可李石載

良傳 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宏霸死唐書作郭霸時洛陽橋壞行李繁之至是

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

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宏霸死此即好事新

史改云外有佳事即此一耶字便別却本意蓋本是

無故而問今却是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紙之戲自搖肩揀臂以助其勢

新書改為盱衡揜臂助其決舊史云揚思勳得俘囚

多生刺其向或虜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為剝面虜

腦梳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

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于

人不已甚乎

蕭鈞為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時高宗以其職主幹當

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

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殞俱道不

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半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

安字下不得劉允濟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王賊臣

懼此權頗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李自良曰卿于

進退寧不有禮蕭統贊曰悅議銷兵寧不野哉寧字

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或

弔之復曰苟利于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蒙威壅上游

取墮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諸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

民賴其入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

汲曷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賦緩役略煩苛

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魁責贄曰陛下引咎堯

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

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哉字當作乎始帝倉卒

變故亦不成語也

今狐德茶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宏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為而霸二者孰先德茶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帝曰今茲何為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悔濟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致命穢威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素高為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對從曰杞當國論誣陰賊斥忠誣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祐失守天下疣瘡才亦既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瘍殘或曰瘡癢或

曰瘡痂皆可今言疣瘡乃聳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夫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荅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意味語也

王琚傳云自備于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王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暉性豪殖喜膏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耶中間云侍衛呵止計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齋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於氏族蘊折之曰崔行弒齊君林故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

哉

李恣等贊云場帝失德天醜其為吉温傳云李林甫才
其為朱挑推傳云人莫測其為温庭筠傳云執政鄙
其為馮河清傳云衆義其為崔遠傳云世慕其為此
類甚多古人言所為有為則有之矣單為字未嘗道
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單字或曰時無單者或
曰未有單者或曰古未有單或曰殆無其單至魏徵
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單唐舜此若非好語而子京
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衆機決衆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
道不通

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
民挽絆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委惟令不事
可任其勞挽絆耕且委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

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婦病勣親為煮粥火燎其鬚其婦止之勣曰婦老
勣亦老雖欲久為婦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
欲教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却本
意

天后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
軍與王求禮奏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
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
先傳云志義卓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案丸召郭子儀姜公

輔傳云朱滔以審覈書遞朱泚劉季述傳云劉帶內
案丸告孫德昭此本竭書耳案字何義也

張薦殺顏真卿疏云去正月申中云云權德輿自元十九
年上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
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亂中殺被擒者危得不死張元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夜遣戶奴但繁危脫死去祿山傳云賊將顏慆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驕之志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殺之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各勸今監本聞之數

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勸挺也

劉仁執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執仁執杖殺之太宗怒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執曰寧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為櫟陽丞此道鑑所載新史但言寧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執約不再犯寧暴橫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于蒙暴何足為辱乎又以櫟陽為咸陽不知是否裴子餘奉明經累補郿縣尉時同列李朝德程行誥皆

以文法者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與朝德行誥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許辱汭汭耻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斫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孫奭具坐重帟而國命移何必孫奭具字后妃傳贊云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劉子元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退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帆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子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

自叙則云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緒便愛古文尚書每若其辭艱瑣難為誦讀雖屢違撻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無疑而覺子京疎畧之病為惡也

常述傳云八元行沖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志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蓋起應對下不宜言蓋起二字

張說傳云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紛澤典幸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敘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論設之事非正人所宜為而傳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黃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讖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

議字否

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為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感之遂勝死洎之贊曰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示以此為疵病至霍仁師傳又云被過尤濫褚遂良忌之何行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妥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眉死之凡事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反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以對眾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

曰問窮而對有餘何耶

帝景駿為青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

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樂

盈曰我實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為天所祐耳非專指

喪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于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

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鑄若無舊文何可曉耶且錮

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

聞洪休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

人文體固不必拘至于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

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勅章疏類皆變亂以

從己意至于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

乎

溥南道老集卷之二十四

溥南道老集卷之二十五

溥南王若虛 從之

君事實辨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附其背云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及相徑可知

至于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

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

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稀之徒何

為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于悲歌

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

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

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

棄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為惠帝不得不殺如其

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

無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妬忌婦

人之常况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妻逼妻以庶子而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善哉故寧隱忍而妻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謀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于妻子之間乎為論不求義理之委而惟說吳之膏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漢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恚械繫敬于廣武既而果困于平城及得解新先使十輩而封敬為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責專之盛氣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馬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怪而皆殺之手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與何高

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已也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是既至帝方踞沐洗足召使人見布大怒梅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為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踞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鄒生無異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顧獨謂此為術乎使其誠出于是非非為馭之道吾方瀕入之力以濟其意遣使說之使之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為得計哉王者之于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為美談何耶

漢高祖裕美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為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解詞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知是非

惟不罪而或又為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于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于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子二日民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于是下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子為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于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上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戚即蒙以瞽叟朝為問孟子斥之以為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為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履父哉舜既為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嘗為太上皇帝子舜自若

然則君父並立于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窒碍尊親之有無初不足為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為天子而父為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為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寔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于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去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于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如尊崇而卒入于不善也未流至于後世遂專以家事為私動持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觀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而

市不拘之名雖誅或骨肉而不以為嫌 或及有德
色天理人道滅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
意也

高祖以標金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
獨不得太上皇以為言帝曰果非忘封之也為其母
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羹頭侯君子曰漢祖小人
也以一斛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
以醜名加之羹頭是何稱疏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
而嫂不長者已尚得為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
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己之貪得無
恩捐骨肉而不難故重人如此耳

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為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
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尚論古人毫釐必計如
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

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感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
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
時之言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
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銜以愧其父兄
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委太公于粗杙而無營救意
棄孝惠魯元于道路而無顧藉心師亡賴之非則誇
示其足讓標金之隙則怨及其姪孽寵如意而幾使
冢燬廢踞罵張敖而不以子姪畜韓信元勳本無異
志而數施誚詐畏偏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跡雅懷而
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
李布雍齒以舊嘗窘已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
者猶謂寬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却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畢歎
擲金不若管寧揮鋤而不顧以是為二帝之優劣隨

哉斯言人主之道在于罷百賦絕貪求為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其子之殺榮等召公之戒旅藝其私憂過計也耶且夫千里之駭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却之為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于亂也遂殺鈞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其連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為明史臣又曰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誅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傭夫曰漢武子是為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况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子彼誠以為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矜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為戾不已甚乎鈞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

生子者皆誅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為其家慮猶君之為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絕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至于元魏之始遂以此為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家嫡有執相勸為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為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為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恠也葉永嘉曰漢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却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鈞弋之誅妾得為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為太尉而屬之以去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呂后強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為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妾而理有不得不然者孰謂武帝此舉可為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取青奴材雅宜故痔正應踞廁見之蘇子

于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跽廁者乎叔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論張湯奸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與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而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于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于郡豈真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耶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高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為言上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為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所難也傭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費戚之子制之猶懼其遲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為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語之將不

至于此矣利一時之背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于其終而不知防患于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濟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遺老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王若虛 從之

君事實辨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翰弱技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開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為非子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遂自謂幸勝而偏嘗先諫者可以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清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錮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于此

舉乃與曹操無異情哉

晉史山濤傳云兩令乘轂略公卿以求虛譽遺濤濤百斤濤不欲為異于時受而藏于閣上後穀事露濤取絲肘更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為異者不為虛異絕俗之事而已臨時之際雖一介必有義存豈容自污而眾之尚同為青哉戎本貪夫豈無足青濤既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福田為事憲所勅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耶武帝身為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肯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已物助之戎也犯賊則為之護諱而皆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帥太子以下芟麥于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傳道古今義理

既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傳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為散騎侍郎不為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晔謀亂事覺窮治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謂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為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宋文帝于是失言矣人臣至于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為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尚可聽其自親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于熙先小子人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于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

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及不能獨存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即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頭有勝文白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齊人既志充請帝致政于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真真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于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恠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獨其真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恒而不容魏元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醮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于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綉服箱之中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違樂工教人連袂而歌于為于上曰懷之人其塗戾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君子曰域中好高矜四方高一尺明皇耽于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微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推知求勝以取悅蓋亦不足惟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卒不自克至于寇亂父與中原受徇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敢爭論于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備夫曰憲宗然德輿誠是然吉甫諂邪屢為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為悅媚則其可鄙蓋甚于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謚貶張仲方而特賜

曰忠何其昏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求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後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備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為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已為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與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為枕戈躍敵人之義誅罪禁亂王法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勳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反于德也若擇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誅其閭墓可也時趕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

得並誅其可旌則贖刑旌其可誅則壞禮若師報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死于罪而師報之誅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讐殺秦冢報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詳議釋違之曰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父讐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勅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理張秀亦以父讐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為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勅曰

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辜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使河南府杖殺之考比三事惟明皇所處為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讐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犀公子被殺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于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感楊賢妃之譖貶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莫下泣然流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構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靈王因已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為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已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情于天下之理也

溫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子謂溫

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為將啓聖人則媯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公載其事于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與天下必歸于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摺撫前事務較面直以為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此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為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

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于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節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政如此則于卿萬始終之義于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大義以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主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為小乎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媯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疏未為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耶不韋可也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擒而後縱之曰國家喜首人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議者議其以鷹犬自期真言

誠足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為朕平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各惜名器夫人君之于臣遇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為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為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人也

淳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七

淳南王若虛 從之

臣事膏辨

揚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為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惟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以逞志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傭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任然身居楚國而父為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讐君之美楚子之淫刑國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為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報之間不能無濫使為臣子者皆得推及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為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

卽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弑之蓋求以逞其
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為既自賊其君而又
賊人之君眞小人也哉揚子識之未為過論而東
坡以為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手張南軒嘗與
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
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忠於楚耳子謂員
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事於吳亦恐未安也

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畧曰為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
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桀則舉吳
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遊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
文種之書猶拔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其文辭不
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然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
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子以為然蓋雖功成然
勾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蓋亦為之勉留
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
秦仇雠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

遁去按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
之短而示已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
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手以史
傳考之勾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
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范蠡春秋之豪才畧有
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薄則向
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為功名之資耳夫豈
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為美談其視會稽嗜利死
而不悔者固為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
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為非是或以為當然
或又疑其所為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
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
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舉哉大抵漢初君臣類
無學術暗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踈矣而後世每
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為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泰譬之飲牛於汚泥而不即清淵呂祖謙論陸賈收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廈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是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暉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譏之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為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是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譖乎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楮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

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暉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

則已議者紛然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衷皆張釋之之意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沈士良敘任語諸送者以為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姦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既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汚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肇曰廣德誠大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子謂推帝所以見德之由則子肇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又

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善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蓋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會某妻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人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為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何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妾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卧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條嗣當立乃通住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邪請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既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避

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珍域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預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重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最所捭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殮之又逢知故困餓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說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真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遁以為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道以為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為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或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曹

公於東郡致其莽畧以推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叔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呂伯恭曰或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已出而已荅昭之詞蓋 忠順云子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方曲為大飾假如集譽溫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謂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獎王室呂尚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為曹氏之腹心乎或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或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至階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或不自裁亦終被害將有恫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亮也烏在其為死節抑嗚呼人臣至於荀或馮道其邪正逆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

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為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于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大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梁殺之矣何至一一過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溫公未免數劉子肇不信田橫客俱死事以為溢美之言子於此亦云

管寧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寧而劣歆子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別者哉此莊列之徒自以為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悅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持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為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識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為過鬼虐過乎於梟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既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為民者蓋不獨晉武為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為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為謀亦爾則是舉也尚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沉迷阮籍傲畢車竊盜劉伶顛貪狂嗜

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知晉人故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為解說子由所為借通達以濟滯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污昏醉為名教之罪人邪蓋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溇南遺老集卷二十七

溇南遺老集卷之二十八

溇南王若虛 從之

臣事實辨

阮籍廣武之嘆呼沛公為聖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為指晉魏聞人予謂籍微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為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抑是區區者而未克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奠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為名言浩問劉恢自然無心於粟受何為善人少惡人多恢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橫流漫暑無方正圓者一時絕嘆以為名通人有能百擲百虛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度子嵩曰王君之言聞得理

皆類此也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誇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有而傳者若是其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葺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予嘗讀而笑之夫所謂蕪士者唯貪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幾止尚可為蕪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恭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人之詞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遵以

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如何逸少荅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先過其父含先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濫上下之分不可亂而假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抑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於版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支素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親身為軍師而臨難苟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離晉不向朝廷

而生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為賊所獲遂降於去嗚呼虓既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污沒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莫語慢侮或至詆罵既又屢為叛逆而不悔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薄洗前罪而歸見晉人抑不忠於晉而無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絕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為彼之無嗣天益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胥無以尚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為急耳豈得與申胥比哉張南軒曰說使太真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熱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

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愧於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為萬世之訓矣

呂氏博議以溫嶠詐王敦求既為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為已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除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賊義真略無忌憚之意既已違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為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為元兇劬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於佛老每以闡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為無罪于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擇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為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遠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問於大義舍權呢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賓客填門四方賄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哉抑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東

坡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于謂沈亦未足為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為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儲亡不辨盜嫂為非而顏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諸淵之力為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淵初無意為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書曲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諸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敬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于諸子矣而不知詔而迎合以啟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為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

朝又為此倭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為賢子弟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為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犯賊事覺謀於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為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導令讒異不從帝嘗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者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為美談子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黑之事不必有為而後為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

所坐果實則詭言自晚是為負浩豈關黑子如其不
然肖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或勸其單騎之
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徃則將士誰
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
避之楷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將謂吾
心不同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
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
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
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祿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節
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於義而必全
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
乎中焉耳

裴矩任於隋而直言于太宗溫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
化為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爾或曰矩跡則忠而
其心則佞場帝喜諛諛矩則以諛諛而悅之太宗好

諫諍矩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為取容之
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曠夫曰攷矩之
心術比囹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溫公
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元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
宗予謂是時高祖困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
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
宗亦可也溫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微罪而溫公
不以為然得之矣

唐王義方為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
乃請於母既許而後言之張鑑救盧樞亦然夫既居
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耶近代鄒浩
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
所處矣

濟南遺老集卷之二十八

海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九

海南王若虛 從之

臣事實辨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白白勞苦數
 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
 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
 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
 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
 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
 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脊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
 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
 以闕中不檢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
 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為言者多矣事雖不同
 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
 之啟奢靡姚崇以之勸遠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
 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相順以成其

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執大焉然何語雖
 非持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
 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元宗幸浴以峭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
 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
 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迄今待罪朝堂而後赦
 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為忠君以納諫為聖上下同
 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
 設臣專以歸恩分謗為愛君于是人主始諱其過而
 耻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為此態乎
 李希烈攻寧陵劉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
 西北未嘗內顧而掉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
 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眾
 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為好事者傳
 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
 不醇也

或問張巡許遠如何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為之手

寧使賊殺寬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

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為己則

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

是或又曰國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

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

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為巡等計可走則走

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為臣之責矣國之

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

為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

去古邇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

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歎哉

郭子儀不理發塚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

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為能

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為人子

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變惑守歲久之乃退宿佐皆賀以為星

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

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驚非

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

潰矣皆謝非所及于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

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義

自當耳天象凶寔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為寔

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

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

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為臣之法當以韓

歐為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

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

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閉直言鯁論未嘗有

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長忘邪史氏之期公淺
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
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
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
忍須臾之窮遂為此設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
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
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
流落可也而乃刺譏怨懟曾無責已之意其起廢之
說悲鳴可憐至有美于病顛馬蹇浮圖既不知非又
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
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蓋少
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
不能闢習也世以其言為不公而揚中立力為辯之

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
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欲
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為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
業熟朝儀者所能辨而才誠過人則亦有於此等
哉自古由寒素為名臣者何可勝數胥梁紘綺子焯
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
耶使德裕處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
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為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克
禍及搢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
樞謂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
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
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
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為樞乃全忠之黨從
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
為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奸臣有篡奪之志必誅

異已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已而誅
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
甘心投之濁流口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
而樞輩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為汴州
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
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
當以歐陽子為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
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
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其異
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
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
知其計因介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召兄弟同居君
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聞之
既已為所愚而至於棄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
傳也

王朴為危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
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乃
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病卒時年
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子謂人之於
事亦盡其當為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
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
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偏中耳

馮道忘君事雖萬世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為
辨說以為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
晏子庶幾無愧嗚呼是豈可以為比哉子糾小白均
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為君內外安之初無異
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
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
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亂也莊公之讎在崔
杼而不在景公則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
大夫之不已與者則晏子不肯為使杼而自立晏子

其有事之手是固不得以為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
為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為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
際雖責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却之非威
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為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
救乎大節之虧況其不然乎蓋道之對德光論以求
捐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
至於威之拜道道之不答持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
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
有汲黯之直節而後拜劉安之謀有周訪之威望而
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取君齊國習以為常此乃
英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却人於談笑拜跪
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
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
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耶道之迎相陰也揣威
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論之而徒要其
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

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
素要其終而感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為臣至
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知道者猶可
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腦塗
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
富文忠則目為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運具
之夫今古不乏而先禁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
為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為然於此等亦以為誠然
而不能辨何邪蒞荆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
朝諸公此若賊伎倆亦自高鳴呼道何足以欺人哉
直 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
人主之祿而敢昌言以馮道為是者皆當伏不道之
誅也

王沂公有言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為得
大臣體子謂人臣雖不當收思然賢才豈可不求雖
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夫沂公惟主斯言遂至

於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行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皐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而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為商鞅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濟南遺老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遺老集卷之三十

濟南王若虛 從之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舍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為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也淑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頌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鄙哉斯言為論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為重珠可笑也呂東萊曰魏駕驥者至伯樂而定魏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子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

之心存違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為堯舜孟子得位為湯武此繆論也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為而孟子游說諸侯急於救世遂敢臆度而為是新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李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

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應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歎服楊稚荊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武為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樂師馮道皆繆戾之見不足為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為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智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抑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已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為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或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斬於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猶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于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於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倚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宋溫曰為金忠計既下韓建服李茂真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同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二

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手書生之迂濶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於神仙殊為可笑蓋蘇氏議論濶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議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為當東坡詩云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於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為解乃知其而見之蔽盜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銷文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文法無害於經意直厚之卻見如是耶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子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為亂臣賊子信未必後世敢非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為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為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彘鏡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為名然則堯舜亦為亂臣賊子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云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於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多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耶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鄭厚小子敢為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

賢而垂偏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佻夫之口
其足惡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礫何至廉者以
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尚絅之義也無管仲
之三歸具官塞門反玷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列于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強買
賤賣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為一代
宗臣無霍光之陰毒抑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
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
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畧細謹犯非法君
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日必如是而後可
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
矣亦何以學為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
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氏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
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

也

退之三器論以為階太平之治躡天人之心者不在是
其言悖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為第一然辭采不
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政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斲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費實中理足以破
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
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
罪之未為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絕古今維萬世不能易也惟荀或評為可
恨耳當刪去之

正閔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公祭禮之
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
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既說漢儒
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亦之以禪機元學而聖

賢之實蓋隱矣

津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一

津南王若虛 從之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為序曰誤某篇無乃失其宜歟

津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一

前人以杜預顏師古為印明蓋堅忠臣近世趙亮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記通鑑之贊也道原初勸温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

法而卒為此書蓋好名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皆誇扁殊不足觀蓋為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褚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別乘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收錄車之卷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

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騭行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五百里羹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騭行其言雖不執懷亦有牛鼎之意手所謂牛馬即上飯牛

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為函牛之鼎云行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其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諫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已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靈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漢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信也天下自有公是非言破即足何必啾啾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具獎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

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請詩記大事
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
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請詩記乃反平常無
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
氏論語胡氏春秋子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
氏胡氏之書嘗畧觀之大抵喜為鑿說過正者多惟
唐鑑實為純粹耳

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漳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二

漳南王若虛 從之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
別有老子子謂聃雖不善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
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宏之於樂邾子之於
官名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俾不知果嘗聞與否耳蓋
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
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
然其為傳尚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
孔子同時哉

莊周祇譬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刻薄
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
乃謂實子而文不予陽稱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
出亡其僕操姜而罵以為倒行而逆施者凡出於愛
周而強為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

耳周之於孔子具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群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孝文子八愷八元之說何所本哉社預以八愷為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蓋妾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愷主后土以按百事使八元布五教于四方是八愷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為解釋無足覺焉學者盍亦言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愷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高足為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為堯知舜於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一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尚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嘗有聖人適

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為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以望子為名皆非也至范曄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謬哉

經傳稱秦伯為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矣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舉邪

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郭曰奈何以臣伐君郭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郭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郭異之按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挈戮汝而已定之所舉乃甘誓之詞也

畢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

豈明而唐劉過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齒
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有主問荅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
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小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為
傳劉子元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
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
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
力不足則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
之不盡為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
然亦非徒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
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
所是為易非其所非為難或評王介甫明於知君子
暗於知小人子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
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

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
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閒
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不擇筆墨選
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踐彈
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數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
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
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
鰲山悟道書又曰里家言子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
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
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
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閒而云在手不在筆此
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誤認難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弑君之辭也
唐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
冤云有加大臣扶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遼
斥時溥之毒云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
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瞻若莊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
戎皆嗟良久乃辟為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蓋言同耳
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
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諸吏認孟嘉于眾中眾指
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子從母求為將晞拒
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梅邪劉裕受禪徐廣
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皆是類
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

此可知其為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衛玠嘲之之

辭云一言可辟何假于三蓋強直言其同而不必更

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

為無同異豈溫公于此亦未詳歟而林氏又為之說

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

異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

後漢陳燁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

將不安慧乎將不亦猶無將也蓋以燁言融雖委慧

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燁既大而不奇則疑于委慧

或謂定言其不委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荊州王

東亭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為名今宰牧華夏

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乘手殺曰臯陶造刑辟之

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南文荀萬

扶對策父相以示擇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者若非

先見而答貧道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故皆能為相

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而以不德竟不看焉

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寧馨之義或以為美或以為鄙皆非也山濤曰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寧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唯猛得寧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于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印瓏空使森森笑寧馨殊無義理持迫于越韻姑以為王行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昔宋間人以寧馨為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為非馨香者邪張劉二詩蓋取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寧馨為

非馨者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為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熱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寧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為阿堵物東坡和陶詩以阿堵為牆或指佛書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如俗言阿底也不應為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則阿堵乃眸子耳此字當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醉誰歎此爾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行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為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定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為牆而城陽妄認堵為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群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
決皆于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蓋言
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珣名出珣右時人
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僧
彌珣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
書曰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此言弟過于
兄也隋書杜正玄贊云華等相權亦為難兄弟此言
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往呼朋友為難弟
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曰見紫芝眉宇
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逆
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
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侍
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氣而學者
多以為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
武帝安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覓大人作萬乘忽欲

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
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膏肓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
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耶新唐書李靖
傳至謂靖為蕭銑輔公祐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此特喻其所
出寢大而己世遂以制語為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
掌絲綸又有綸閣綸閣之稱古今相襲不以為怪不
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素隱曰嚴本姓莊明帝諱後
並改為嚴然則述文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
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

助田蚡張蒼傳入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
至漢書中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弘傳始
作嚴字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

舊則使宅人及之且諺曰非宅是下惟鄰是下三子先下鄰矣吾故違諸子予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者語尤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卻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而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眾云吾之乃祖冀冀資融保寧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事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于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聞李泌補成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侯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

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劉瓛林為齊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瓛令陳郡殷禧畫王與平日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審使媼指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垂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耶

古人言文集行于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于代者代字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蓋當時記錄者避太宗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刪其寔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為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底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

亦同師古曰太公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
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
也

退之閔已賦云伊時勢而剛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
中醫政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
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
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中
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為成教之稱既已非是而南齊
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玄自序云年已過
立豈不愈謬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于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而
世之俗學亦或以為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
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託其事云竟不登疆任而卒可
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綺繡紉袴之間而非其好

綺者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玄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
在紉綺此何謂哉潘岳嘗言子年三十有二始見二
毛人之衰白早晚固自有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
云信始二毛即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強任七十致事凡任于公者古
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
蓋以此子謂曲禮之說出于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
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
休必曰四十而後任任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
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哉

退之叙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日後于巡呼巡
為兄是巡年為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
生而長故巡呼為兄未知孰是當更當考之
文字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二
日之義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保保若崩厥角釋者謂既崩摧其角無所容

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敬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已為乘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
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被
恭頌厥角復何謂邪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肅大周云有朋自遠揚
推古今豈成語哉然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
有此語則其終久矣南齊已陵德王實義為太尉詔
曰不言之化形于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
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慕德不能
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
非臣等愚所及今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曰闕
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終耶

論語稱夫子便便言唯謹爾惟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
用唯謹字而後世史書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
為成言豈非習遺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往往以貽厥為子孫之名友
于為兄弟之名至有謂隆于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
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繆矣然不特此也書稱
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求文帝云
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
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
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也斯舉矣又曰樂
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左雅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
或也斯以求名者書稱土爰稼穡范文正秋香亭賦
云賦土爰之甘味劉平等傳引云鍾鼓非樂云之本
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為盍各之辭司
馬貞譏史記不傳季禮諸人則有何為盍闕之語嗚
呼學者于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于此類如
辨白黑矣而鹵莽若是其與矇瞶何異哉東坡詩云
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此則滑稽以為

嬉笑者耳而藝苑唯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潛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潛者涕之貌喟者

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潛拭餘潛坐喟喟也等語

殆不可也

校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

記曰粲明也萬衆皆啓齒齒既白故以粲義包之其

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却是地黑也歐詩言夜

色晦冥云舉手向空如抹漆却是皮膚黑也

今韻畧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

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土及訓下字乃反之何

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暮春

德勸燕主曄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

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言

生類此者亦多矣

嗣道曰天下之爭欲為陛下所為獨力不能覆去病

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為念揚

稚解嘲云爾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爾反也二

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茅璞三餘錄云孟嘉蓋誌桓溫問聽絃絃不如竹竹不

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音書更之曰漸近使之然

殊失其音蓋肉聲者歌也不假于物故曰自然嘉之

意謂絃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又

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謠名者如玉豹綿

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絃則知俚語所

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

不必專言聽絃予謂璞表出蓋誌之語以證音書之

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絃字

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三即只是一意而云假合

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絃即聽音樂也本

作後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為聲伎此舊唐李勣臨終

與家人別堂上奏女技通鑑賀蘭敏之居長釋哀經
奏妓蓋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諫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
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
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
必極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有所出于
謂此皆小說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畧曰華歆與郗原嘗寧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歆為
頭原為腹寧為尾裴松之謂原之蔽歆懿望無魏華
公寧含德高蹈恐難為尾魏畧之言未可以定其先
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云寧為頭
歆為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為真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
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說者皆以
為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難此于不
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

類說張尚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搗
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次召周興嗣曰卿
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翦髮皆白殆
終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儻語要是人之所
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或言本晉武
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因兵大壞亂不能成章上
乃令興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都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貢舉太學生劉幾試奏鑿
紕俄有間歲詔幾罹改名擇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
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惡據予謂不然公本疾
其怪辭故持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剛從而取之
此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為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
斯文為百世師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
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隣幾稭錄之予不得不辨

淳南王若虛 從之

文辨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為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為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為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為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為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為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輯者之誤而不出于統歟然世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書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字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為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為斷猶系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

為韻其留字偏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為韻邪近見陶集本作

能復幾時此為可從蓋八字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却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邈來

不可逃遯兮孰含揉夫揉所以對舍也上當脫三字又云蔓之毒豕苓難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

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東坡杞菊賦云或糠覈而飯肥或梁肉而墨瘦諸本皆

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飯墨二字固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

其中又有云嗟夫人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此
興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惟語言為贅其于上下文
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
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之
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駟慶鄭以其非土產
而諫之言其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投
憤陰血周作張厥憤興外彊中乾何必爾邪

左氏書晉敗于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拘獻帝紀云
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刀撻斫其指
舟中之指可拘劉子玄稱邱明之體文雖缺畧理甚
昭著不言攀舟以刀斫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
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為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
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禮

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
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瞞夫曰過論固高
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者
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而
處夫文章惟求真足而已須存古意何為哉

邵氏云譜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及伯夷
傳曰子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嚴寒然後知松柏等
語殊不類其事所以為宏深高古無視他人拘拘窘
夫一步武不致外者膽智甚薄也嗚夫曰許由之事
何闕伯夷邊特以其談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
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為法也若夫富貴不苟求嚴
寒知松柏等語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為不類且為文
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為貴哉逸文
雖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過

正持謀後學子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殺魏尚事其始曰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邁使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寔錄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于前而前語復換于後乃惟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寔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為高論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省者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以三百戶封朔為涉軻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

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軻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成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瞻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寔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為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疎闊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為不可曉也安得如蕪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叙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叙雖就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正獲踈畧之譏者而反以為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仰公濟嘗言遠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
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
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
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
子美故作文章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
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
易哉自古文士過于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
氣質近古以絕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
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
過于遷者為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
遷之變態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
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竟云不
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說
漢亦不應爾况可施于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

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義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
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國又為石隄使西北
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
隄使西北抵魏郡船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
開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非獲人
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寔冗複安得不覺然既欲
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
特過過變而妄為高論耳

退之于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
知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

楊子雲解嘲云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
不可為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為于可為之時
為于不可為之時或云可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之
則可矣

陳後山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若而辭

艱善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雖奇故不
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為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為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楊子雲逐貧
賦但云呼貧與語貧曰唯唯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
古今共得一斗節璞辨其不然據夫曰此自狂言又
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
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為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
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像
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于畦徑無乃
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為斬也不宜更及耘
紆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
宜况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瑰瑛琰故寔以寓時事雖記聞為富筆力
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于鉅虎之沙碎于
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中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尤不成文也

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
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
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雅稱如此且識請嗤點
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為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
壯也何等隨語

濟南遺老集卷三十四

津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五

津南王若虛 從之

文辨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為已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誌為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為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蕪子而後稱予蕪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寔害事謹于為文者當試思焉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于浮詭耳餘事皆畧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抑蓋不唯為推正之

累而于文勢亦滯矣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却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容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子謂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令先生問胥商之為人何如已之任誅當否其意未安取決于衆而皆以為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于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于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荅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

自以為孟子不如其矜持亦喜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
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却本意又
云青冬之養者曰芻不為芻之之易青飢之食者曰
芻不為飲之之易膏之飲之多却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
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
等篇未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政公本論云作本論猶
贅也

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
涯曰溫生全篇皆從傍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既至
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復所稱為吾致私怨
于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連與本人語亦有方與
本人語而却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
數哉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
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却是言之者自解也若
作彼字其字故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
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
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二為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
度之三月重却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之類可
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
之辭之字不啻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晝夜
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尚之弊云每為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
作下筆自慙者人及以為好王元之嘗謂祭叢少卿
文當是益得之矣然顏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
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即自古莫不然
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昂聯句詩序云斯須曙鼓動斐斐何必用斐斐兩字
當削去之

李于墓誌銘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
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却不敢食二字

師說云長弘師袁老聃却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圩者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妥蓋前
無承福語也

猫相乳說云客曰王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
可知已既已因叙之以為猫相乳說云爾既已字不

妥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妥言

嘗可也
樊紹述墓誌云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斯

極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
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
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抑而字上

著不得嗚呼字
猫相乳說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

于死母母且死其嗚呼母且死一向贅而害理且
字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
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

記云陳平從攻陳穉黥布九六出奇計輒蓋邑凡六
蓋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
一天作指一天甚妙又得李元省墓銘亦與印本不

同印本云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
乃作意何為哉蓋數石本之語妙于謂指字太做造

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危即氏之
許殊未當也芴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
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
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為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之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
然唐人本短于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為記
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為分
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為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
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
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
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左杜則夫之拙易此
顛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
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
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為
為彼也陳氏喜為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
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
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已為之便說
用兵伐叛此爭名者忌刻妄加詬病耳其寔豈必如是
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議論人者輒援是以
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為統公
武為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樂塵佐之文勢也又是
仿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訊
病退之出于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于
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
加推獎蓋在傾退之故因而為之借助耳彼真小人
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
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即抑其寔不能

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仿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自岳說恰恨韓文皆出于經柳文皆出于史或謂東坡學史記義國萊山谷尚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蕪黃而黃不如蕪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為李勝杜晏元獻以為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為黃勝蕪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道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為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瓣不如一瓣

柳子厚故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託然不滿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罵尸森新曲几哀溺招海曹之類皆無義理徒費雕

錐不作可也點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森文意本責尸森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捕蛇者說云呼罵乎東西窺突乎南北殊為不美遲之無此等也子厚才識不減遲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

津南遺老集卷三十五

溥南王若虛 從之

文辨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
 霧何虹或以雲為雪字之誤其說幾是然亦于理未
 恆豈望橋時常暗而觀複道必陰晦邪禹鑄玉石金
 瑰珠璣曾子固以為瑰當作瑰言視金珠如土瑰瓦
 礫耳然則禹鑄玉石亦謂視禹如鑄視玉如石矣無
 乃太艱詭而不成語乎弃擲遺逸恐是遺逸棄擲減
 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秩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
 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
 則連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
 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亦語病也有
 使字則哀字下不得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
 字當去讀者詳之

王義方辨李義府章云會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

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扶山起海之力望此猶
 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
 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
 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其辭薰陋請之可笑而林少
 穎觀瀾集願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故為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于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
 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幣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
 計合方自以知遇為幸而救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
 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
 善其如意賜以官錦予謂居字亦不恆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絕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
 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
 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芳
 秋復秋此何等語邪

李翔與王載言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成
 為文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

假令送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毅梁子言之矣曰迺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飄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子謂文責不嚴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

歐陽畫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因而氣短頗有爭張粧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于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快恩雖矜名譽為可薄而以昔人所矜者為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濂之呼如此則無病矣桑榆襟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翁烏知山林之

樂而不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于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似是被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為佳但不可為法耳

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晉直亦以為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子謂醉翁亭記雖淺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哉

歐公秋聲賦云知赴敵之兵衝救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多却聲字又云豐草綠縵而爭茂侵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却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惜春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蠅了醫巨扇揮颯或頭垂

而脫脫每立寐而顛僵殆不滿意至于孔子何由見周公于彷彿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已為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于清談曾詎堪為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邪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疏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遊詩十首因自呼薛春遊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為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國圍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詩之安能知其意邪刑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隆于野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極耳若下然字却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黃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論放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賈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夫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于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見于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歎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爭字不妥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嘆又多設疑蓋感數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歐公散文自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恆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為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為貴哉蓋簡而不已其美將至于儉陋而不足觀也已

歐公誦技勛啟云脫綯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兼并盤庚于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閔其舉詭舛之類初止于是蓋亦足矣而指芳大全載重由謝正字啟窮極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為文之體哉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憾矣

趙周臣云堯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為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歲記事荆公愛之至稱為人中龍蒼溪辨之以為坡平時訛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蒂于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荅李揆書曰聞荆公見稱經歲文是未雜妄語也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于公論豈能遂廢而蒼溪輒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鞠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為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而何疑于荆公之言乎

荆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

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為口寔夫文豈有定法哉
意所至則為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
不若云美惡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于由
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
可也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于朝也審矣審字
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
而寔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
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
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
也而所謂時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却是夢中問答語
蓋嗚呼噫嘻上少句喚字

點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投龍伐蛟登龜狩麟役

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氣墮此燕之計中驚脫兔
于處夫夫役萬物者通言之靈也見使于鼠者一
己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妥去之可
東坡用矣字有不妥者超然臺記云求禍而辭福豈人
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
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乎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
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三
矣字皆不妥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滴滴汨汨一日
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
之者當行于所當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論者或訛其
太誇予謂惟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
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
超邁而不失為精純也邪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
偶儷之類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夫楚辭則略依
仿其步驟而不以李機村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
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
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詞不工于少游禪
語楚辭不深于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漳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七

漳南王若虛 從之

文辨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
之類可也子由著穎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
之詳且誠警衆人之短以自見始終為數千言可謂
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為不
心存益亦自覺其失也歎

蘇叔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復可謂奇作然引
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救直諫故使監兵
于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毒及帝病亟為書召扶
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
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
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無恙即可慰夫九原
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策于
江陸發故臣之幽契大江統陸機之作誄出于已意

而非上命則畦運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
後知蕙華之果無此尤幸庚本以爰蒼舒相明而却
似惜華陀又云同紙讀于晚歲又何怨于老懼操問
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紙情操為改容是豈有怨意
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叔黨颺風賦云此颺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颺之
先驅耳却多颺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
老來嗜酒漿羅列至于理草木葺軒楹補茅茨塞墻
垣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
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白山茶賦云波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坏
戶以思温故無得而凌跨竹谿黨公曰此正謂冬無
蜂蝶耳何用如許子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
然教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既已不典而又以莊生
物化為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為精密然酌樽中之醪一句頗贅但云

公試為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與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
諷之意耳

代古人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為發之且得其
體製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候公說項羽之類蓋無
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憂啟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
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
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為之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氏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士大夫以為美
談子嘗于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
連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薦譽者大
咸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

使額制云

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更有功
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詰詞云久淹禁署克

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誥王言也而寓織雜戲
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源觀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
時世之推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
又聾夫臣子陳情于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為主而
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裁宋自
過江後文弊甚矣

嘗說揚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子語而近見博獻
簡嘉話云晏相嘗言大年尤不喜韓柳又恐人之學
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為詩而不取老杜為文而不取
韓柳其識見可知矣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
驚四筵而不可過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
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
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
肝脾此豈巧于外者之所能和

邵氏云揚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
然其奧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儻甚惡
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揚劉惟謹于四六
致其奧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為歐蘇之橫放既惡
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為壞四六法非夢中顛倒語乎
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
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
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耶後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
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
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因而附入
此適足為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
之作亦當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惟史書實錄制誥王言決
不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錫無所不

至自以為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敬羨識真之士河其少也

凡為文章須是典寔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本求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隣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却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曰字與以為意重複柳文鶴說云余疾夫今之

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烟烟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者老見鴻非恒人蔡邕狀異恒人孫權骨體不恒苻堅骨相不恒姚萇志度不恒此等恒字皆當作常蓋恒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寬天稱君為上自倚而言則可而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杯土杯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杯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杯之上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寔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杯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何以字別却本意當云安

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求泚敗走夫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為呂蒙所紿而降慙恨入地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通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為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其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王濞誥惡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

吳王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暉說太弟義曰四衛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凡不減字止可于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謂習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

通鑑云謝安好聲律善功之慘不廢絲竹予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疑常慮威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刺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
自處舊唐上官婉兒為節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
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
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
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
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真也齊後主
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
為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便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
以桓靈俟我邪俟當作待蓋俟雖訓待乃候待之待
非待過之待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
赤地殆盡却是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鐘磬等聽
留外自除民間銅器志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云

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項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楊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
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七

津南遺老集卷之三十八

津南王若虛 從之

詩話

世所傳子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塘懷古呼鵲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真蓋後人依仿而作竊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為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隔于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謔殊不可訓蓋學步即卸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為少陵真可憫矣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詩可間為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迷難解憂遠度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為無狀洵除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

真凡之在階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為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為此詩也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頻感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馬耳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願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曾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額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

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論篇實之論哉

史辨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為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見時便學工却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為新樣固有過人者然于少陵初無闕涉前輩以為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為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粹然與景相逼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況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奇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為反覆求之終不

見此句之佳正與卻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感于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為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苔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闕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紫花院落洛洛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苔溪以為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膏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具有美而無歲乃為晴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

之詩已合規誡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
喝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為然或又謂五絃之薰
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
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
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
暫容得順適于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
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畧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
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頽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
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
諫耶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為范
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
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盖用此
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若漢
叢話亦兩存之于謂襟領之說定是誤蓋正使有據
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持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

范氏所記白故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
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
幾醉明星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于傳記求其證邪
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帝吾舅周君謂耶當為即字
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
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卑鵬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
始出來人皆以為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
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致初無俗
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同莫及然其格止于此
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
施不可蓋其結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
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
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

天下之公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遂馬散銀杯世皆以為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遂工二字甚不妥歐永叔江隣幾以坳中初蓋底垆履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寔當不必問退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五攻導我禰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妥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且夕念為爾惜居諸居諸語解耳遂以為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與相催通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卯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後已被將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耶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識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解流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謂亦曰惟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為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遂以為口實邪其罪李于輩持尔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集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全則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輩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失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來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沈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為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持以為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寔事用豈不誤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十言而順適愜當

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撫新吟藉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此言千古萬古春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津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濟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九

濟南王若虛 從之

詩話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武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定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為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一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

再讀此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為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扶詩云美豈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咏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窻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凡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為信然却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粟爆境乾破描跳觸禹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于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窓温爐間閑坐之適揚公所愛蓋其境趣也耶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

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手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曾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甫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若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荅王褒餉酒云未能扶屨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蹄去來辭既次其韵又行為長短句又裂為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寔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坡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較而

較其勝劣耶故但觀其眼目青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為何語然則坡之論非破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寔于題而要

不夫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寔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

託雲煙香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味僻遠按題而索

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青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

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知而先論

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

其韵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韵如風中之竹石間之

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

議夫美而呵呵數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可聲

而笑擇唧唧聲而數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

高然次韵寔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槩而又專以此相高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韵者幾三之一雖窮極伎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情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責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說之致詞人正責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是高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為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為證也其寔雁何嘗棲木哉

東坡送王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折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折無腸亦恐難

道贈陳公密詩見云復來倚席曾親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復來字却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鬼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野叢去蒼溪源隱曰此言鄙俚近于忘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訛謗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持威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蒼溪譚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為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為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于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為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

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間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艷淫猥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耑筆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荆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未作習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趋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將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遠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于為文至多

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梁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為使有五刑之書必不作太元魯直欲為東坡之遺往而不能于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為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荅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卧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耶坡云正是佳處傭夫曰子于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

飛時片片又何輕魯端伯以為警策且言師川作此
罷因誦山谷疎味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
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為工也噫予之感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
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
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
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
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于世
又云如蝻蚘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
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新絕而無穢故鋪張學問以
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
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
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
詞人多以為口寔同者槩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
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

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
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偽望而可見也若虛雖
不解詩頗以為然近讀東都事畧山谷傳云庭堅長
子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蕪賦之門號四學士獨
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賦謂之蕪黃蓋自當時已不以
是為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
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亭云我自只
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悲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
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
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
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
後之語安如其為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
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

正在子陵釣竿上來子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
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
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
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間與此
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蕪黃各因玄真子漁父詞增為長短句而互相訛評山
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為詠棗情而冷齋亦載之子謂
此皆為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詩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
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
太瀾浪可謂善譎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受集句目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子謂詞
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集名之作建
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烟雲香靄合中掃霧雨空濛落更微園
客糞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群飛風光錯綜天絳緯

草木文章帝行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為君王補坐朝
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
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孟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
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
也

津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海南遺老集卷之四十

海南王若虛 從之

詩話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新闥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閨雨詩云東海得無充元婦南陽應有卧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卧雲龍真龍耶則豈必南陽指孔明耶則何閨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早則迂濶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餼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盖姑以取對而不知其殊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地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奕恭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

為恭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輪局耶不然安可

通也

接花云癡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淳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悼痛之意乃可

程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施惠多方其書五車非

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
宵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
只平生幾而履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
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為詩哉

詩人之語說論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
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
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關
干問廣興野花啼鳥不磨人若磨人可是怪事竹莊
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既
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
倒也

山谷贈小鬟薦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塵秋
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寔不愜又云娉婷
娉娉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乎
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豈免梢頭二月初之
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為彼愁耶

則未應議悲以為已愁耶則何為而愁又云只恐遠
蹄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接柱收之詩但泛言花已結
子而已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
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哉魯直
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
鉢衣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于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
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
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
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沉山谷則揚榘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
予觀之持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
人故為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
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

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
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
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為
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為之語曰馬
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寔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
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
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
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淳夫扇云月團
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
燕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于扇背作小草云黃葉
委庭觀九州小燕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
斛明珠散惹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子謂黃
詩語徒暇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
謂相通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
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
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
邱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內傳東坡之骨
亦猶是也

且食莫而踰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
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載載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
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
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因將
巧界人間定却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
損正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為點化精巧薈荆產
以夷叔為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于
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為樂何所不至哉
王仲宣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
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室
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重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惟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寔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剛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細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雜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粗而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隣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醜醜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咏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于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

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數賞以為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哲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麓鄙乎魏帝疑何郎傳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醜醜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引之為對耶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而予巧護寇利劔斫不斷餘妖鍾此根東坡咏醜醜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芙蓉花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籠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醜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依迷風簾不著欄杆角瞥見傷春背面噴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咏何物莫有得其彷彿者

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為花况知其為梅又知其為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東筆者曷少貶乎

子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繁榮江南萬玉妃別未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休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水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藥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為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畧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誇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閒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

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漢注以為夢中雷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洒豈亦如雷漢之說乎

蕭閒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乎心目注以故山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王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于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閒詞云市朝米炭裏滿波瀾又云千丈堆水炭便露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于灩預堆蕭閒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于灩預堆雷漢湯注蓋不知此出

處耳然樂天固望翟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閒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沉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寔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賦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復見之按詞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搃迷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為眉波為眼雲為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珠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閒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盃却世皆以花為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寔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喚公咏花詞亦喜用短心香字蓋取其清微之氣以掃除惡味耳

蕭閒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恨別之意故以情為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閒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為陶寫似背元意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眾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為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既使後人所作可列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

哀于前古亦自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閒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濟南道老集卷四十

濟南道老集卷之四十一

濟南王若虛從之

雜文 詩附

揖翠軒賦 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遠之求詩文于士大夫予亦為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為家指泉石風月以為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川崔公賢明之屬生于誠誠而不俗俊其居為園中其園為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映窓牖戶為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為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即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子歲暮天寒百物既述冰雪交摧淒飈號振芬香

艷色莫不零落敗散至于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
自若獨立而能神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
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雖出暫榮俄
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為
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
既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汚險難有所不能亂本
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則取其質
不徒玩之于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節月含烟
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
矣而子璋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
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蓋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懦
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
亦夫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 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
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

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
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語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
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
固可惑也孰知其微萬物何為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
地紛紛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
有焉孰知其為瑞然感名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惟舉
之于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期附亮聲織恚以為
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
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為
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
定許氏之瑞何為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
好閨門輯睦鄉黨稱其德雖無兄弟曾是不幸毋忘念
疾以相檢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析
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項楚其翁始終以之有死無
易我心既孚聞古莫入可謂純正篤寔一出於自然而

非夫矯飾以求名跡者之所及也惟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卓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為二既二矣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是而逆已許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備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為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及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持以為勸耳願豈淺哉

字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聞居於東垣聞沃州字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鵲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既而知其為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味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為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為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東府始獲拜之依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即之愈深不覺嘆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

亦尋走離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為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定則曰自吾今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過而懲仁廉不辜而興煦風冷槁蘇竭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焉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哉爾異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其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况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尚矣而得人寔難故赤子每不得乳于其母言良吏者必子兩淚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言不妄而子亦樂為之道也公妙諱徽咸平之平

郭人登第于永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院以廉陞
故起授寧晉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為治莫如重守令而今為甚蓋其于民最親而理亂之
原于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
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
公明敏人也既下車謙者以靜悍者以柔寬者有以告
聽斷如神官無留事稱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
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道愛而示其慕戀
之心有倡之而請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
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吏幾令言今之賢如
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
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鏡諸石以慰吾心以
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其矣敢屬之子噫智可
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

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
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然國之
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於其下蓋有誇之而
不信詛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
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既嘗為府泰軍聲
華藹然為前後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
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僕之既
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得耶合
一人之情易也至于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
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
而非可苟也而昇之注天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
丁之游及批陳染竅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於為政
者而缺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贈矣其口
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
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
亦足矣噫無定之譽君子不以為榮無定而譽人君子

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為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叅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閭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講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凡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為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陪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叅謀君也未冠失怙近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離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為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側有拜而欲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真定簿令萬戶史侯之立君勞為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置幕中思

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囊奩而慳慳多可見者皆悅而親侯既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于文士尤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搢紳以為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為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勲業無踰人者黃緣幸會驟至顯榮非祖考之靈其何以及此而墳壙蕭然沒沒於蓬蒿榛棘之間孤免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其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日新亦妄之素志也誠不可緩于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為闕典乃以其辭未請于玠為同舍生于君為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

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為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寔大書深刻為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頌瞻想像敬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邪王氏之善慶既當為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叙其大畧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緊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既完既堅有塋其碑是僇是錫不有所牽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入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予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朋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培命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威侮其俊而不之覺人以為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攝狀向人

人復以為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閻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恠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為志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賦強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編鴻一時鉅公願人問技之以所業其幸誠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信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文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塵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拳覽之太息慨然有懷以為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逆此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法

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
執欣慕子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
以是終乎子愧仲和見過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
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
行己之槩而為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馮吾心
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為
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塋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
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昂臣子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
為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
關右擾攘御時被兵帥臣統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
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
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懼夫魂爽之無依也
於是招之以塋于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為

叙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
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主取
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
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
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
命或謂無科第分君畧通其說亦以為然一旦椎捷喜
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道所謂命
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
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陰補官次曰煇次曰焜次曰
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
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塋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執主張
者有銜不怯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于王事
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
枝哉斯宮孔罔鬼兮歸來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二

漳南王若虛 從之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夫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隱某既幼孤家語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畧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尚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于顯親親有善而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為華榮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母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

服其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為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 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給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貲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九即以其月葬于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為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即侯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為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為州刺史及歸聖朝勲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遂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首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為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為積善獲福之喻視復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歆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

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即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為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歧嶷稱其佳兒此決非出于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蓋隆于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報則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事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惟朕厥木惟敷有崇其丑于城之隅闕之深封之固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衛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勅賜觀名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沉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于冠氏李守奇家遂與

守奇詣衛州叅二代師為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為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其驚及當給據言于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為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教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寧及王某而已志寧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為可屬乃以為法嗣而改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為辭章及升堂諭眾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豁然內外相慶以為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選奏四方高德之士補任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眾亦旅寓于藺門師聞而還聲望既隆求教者接踵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

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具存師請諸官遷于西門墻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 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南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巾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為因問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晷而瘳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為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春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于毫之太清宮聞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既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獻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

宜罷之至于與顯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濟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違重臣為言上可之而今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喬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專元重道天長繞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為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穰治法元長勅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錄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北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于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濃壇符而濃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為上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

之仍賜號元通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穰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闈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緇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歸竇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遶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摧殯于宮之塋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時刻為疑依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嘉生于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

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愠恚恚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款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柩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子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為作真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于時則必有得于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為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為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為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

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顯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為太清觀而在府者為迎祥真人每批經錄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真願于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群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為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審祠牒由是度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任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承佩符馳傳降御香于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任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勅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

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為病尤甚師下車未決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遯于涓川正大庚寅正月為 士左崇等作醮于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欣幸以為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面廈之頤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速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已百焚化於郭西從道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孔雀數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于頽瀆之崇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為恨然嘗與其門人 悟詮游悟詮素履清修而語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于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而竊亦樂為之道也乃叙而銘之曰

其生也為賢其沒也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
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
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表養不及
致其為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
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
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為人
之大畧茲敢以託乎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
故義不可辭則勉為之叙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
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輕財
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
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疎近交口稱為吉人無間言者
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即葬其鄉
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日進不任次日添祿即節

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
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
興道路蕪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
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遠咸樂土有司嘉其能
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
而未艾異時所至有詎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
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為善為之未始無
微高氏世居畝畝沒沒于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
子孫蕃昌門地烜赫以為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
也哉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顯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
命紀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濟南道老集卷四十二

溇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三

溇南王若虛 從之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為真定人父椿將任即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個儻有立志讀書為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于今不忘狹滿注濱州監管勾使知鄧州據縣事其政如其美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宜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早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于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

然大慰以謂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縲也予為鄭之管城者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為一日留扁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于馬上反顧繼繼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遽為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浹水主簿周君晦之志形莫逆為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于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宜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歎舊游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臺臺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耶故予于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

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塋
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 不祛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為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
仕公少剛果敢為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
適出有司即取公兄公聞即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
請自代運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
純質治主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于僅足
自餘無毫毛非公用日夕夤感恒若不足敬諸子孫及
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情侈者咄嗟惡弃殆不能與
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
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強少
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了無床枕滯礙終謂其子
淵曰吾常歎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
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

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息無頗無違季離以壞我家
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
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庸必及其餘以荅我
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
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教武枝尉次曰溫皆早卒淵其
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
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 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
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
人或一二人之不獲公則魚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
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附以靳氏而
貴銘于若虛若虛于公為舊親既又為孫塔故辭而不
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
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

扶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

督下祈雨甚急屨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既久恠誣之說與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闢以為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于府之屬某曰寃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懼之吾何預焉吾生不幸為異類人不幸墮于畜獸兼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笞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為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早卜式請烹和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蓋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德嘻其不然暴巫投魘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蓋惡蓋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

取焉吾子其為也敢私以訢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并序

昔子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會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救生文有動于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遊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餐殮是充吁嗟乎其恫懼且熾焉且沸宰夫礪刀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于貨幣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懼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僻介羽胎卵濕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封割膏膾蒸燻烹煎濯

腥滌翔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已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痛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于物不為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惡天關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為當然孰雪其冤孰德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擊執強者勝而專不求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為仁已既不思則做手于他人夫其畏怖之情酸醜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于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誠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刀兵之凶劫人惟為舌之所設是以妄為而不屑嗚呼戒之鼓告來括

高思誠咏白堂記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上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彷彿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目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于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為人冲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于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

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
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待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
以學至于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
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為子一觀而評
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
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
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
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
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
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
蓋古今恬不之恠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
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
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閉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
稱若穴之下畎畝之中墾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願隱

于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
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為吏而猶隱耳玆城斗大眇乎
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日而傷
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任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
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夫色帟而不預于
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于踈懶頗有以自慰乎
其心及西陸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于道路而縣以
僻阻獨若不聞者隣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
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鞅馬較成長物由是處之
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陰長林藉豈
草酒酣一笑身世而忘不知我之屬子官也此其與隱
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歸訟任其刺史者號
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
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恒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于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

副而恒山堂宏麗持出又為之甲馬堂廣七楹其高九
仞望之鬱鬱如暈斯飛俯瞰北潭俯諸勝築求其經始
于何代與夫主名之為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
園初號海子未可觀連王鎔治之遂可圖畫斯堂或
者亦出于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為宋祖征劉承
鈞常駐蹕于此故老或云堂即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
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
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綠管沸天游人
指點咨嗟邀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
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既深寢至頽壞大元乙酉中萬
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其廈之下日思所以
奉二親之歡謂可以脩燕息而資觀覽者莫若堂也由
是持為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款傾凡當營理者
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麟觴為壽以落
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為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踞
耒時移事改田廛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

生豈知尚有恒山堂耶夫物之或衰其極必反廢興成
毀相尋于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
其間自喪亂以來警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為虛空
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為有力者新之宛
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
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上將之才膺方面
之寄定亂措安澤被于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
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于儉陋而致
美乎其親賢于眾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
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
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于是乎書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四

漳南王若虛 從之

邺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邺為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閒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擇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為佳處由三門迴廊而西其隅為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為隙地故節度却公見而愛之謂其奧堦便安可以為待賓之所頌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煖高纜文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開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為上官所摠宴游戲劇恣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遂于道路欵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俛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獨得差樂而無罪五大像之致與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遊者然以其

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為茲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輿輒至至輒為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可啗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為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為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于簿書期會之勤則奪于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為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是猶可得而辭乎乃言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衍之熟者以授若其命名之意則出于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畧而不及以待夫知其說者

茅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茅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棄家為方外遊隨意去留初無定居既至承天則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笑闢地築室為終焉計日葺月

補益累年而後有成軒曰澗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道命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為嵩陽之一觀夫高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跡殆不可殫記蓋爾茅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嘗以不到為恨到必盤桓而不思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世紛懷心於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耆考康寧條然而往非胸中真有所得時能爾耶

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為馴使之逡巡退却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死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及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于人而功名不切于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忘慕公而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逢蓋每為之嘆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為志形交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叙者請紀其事予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

而見其人忽焉自失蓋覺官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却聲色日與名流達士遊學貫三家畧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履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道遥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為書之既以發茅公之光且為吾他日踐言之盟云

趙州齊叅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通院曰悟真庵者叅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卿時人也開朗個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既還留寓于趙因而家焉自以薦經長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于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既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為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迄役聖位雲堂齋厨方丈穩為屋十餘

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繕以崇垣抱以隙地築畦蔬圃
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
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嘆自是一
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
子者故與君遊乃延致而事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
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頷而樂之自謂
有所得也予教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觀其次
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
因以記文為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諱
况其用心之果為力之勤寔可喜而足稱耶抑予哀矣
險阻慘常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
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瀟灑以畢其餘
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劍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為方
外之交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
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
漳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隸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喜懼報之
賜甚懼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為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
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哀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
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于此好之樂
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
而反能為之發禁哉州郡之職古稱 人死此多虞
必 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憮
悴久矣縱弗能救又思加暴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
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
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
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諸孔孟仁義之書其
用心自當有閭寧獲罪于人無獲罪于天昔宋討元昊
關右困于征歛社和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
也而能使之不勞于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
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即

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技機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
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
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這次顛沛無忘是念
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
可笑可憫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頌念慮也
運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
為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道無傳
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盡之取而不純者汨之而真儒
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
局于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于功名利欲之私至
其語道則又例為荒忽之空談而不及于世用彷彿疑
似而失其真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要可勝言哉故士
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為陋儒負絕人之奇節
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于惡者惟其不合于大

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于
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
之絕學一朝復續聞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
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于至精嘗前人之所未見然後
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
道豈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稽
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真而不專于傳疏其所以
闡廓之者至矣而鳴通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
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為
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
發源之書所以汲汲于鉛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
所見矣心術既明趨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于聖域
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
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為人之周
而喜為天下道也故畧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于世高矣始註擇者四家而已疎略粗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為十二巨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為之訓解奉取眾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益奇作也子膏竊怪子雲之自叙以為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為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為一義深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為印明孟聖忠臣今公于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為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憾茲不亦忠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為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典而

啟也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肖局足為公重輕而斯書之傳宜持于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知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于公門下士也辱知為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元元年九月望日中載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遠平風高氣清馮駭車輕送君此行願非掩泣於溢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悵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煖寒華枯將于子手傷之所責重矣尚其易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麟集毛茸吁衝屬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審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却之吾子亦勞矣寧執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責有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難之不期蜀難踣之勁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既屬而馬既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故懼

猶不足又旅而矜之恐乘陳擗虛瑕者舉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微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教以亡厥監不達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當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放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充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也故以告

送呂鳴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寔送之且見屬曰或稱鄴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詳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與之遊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為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誇其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鳴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逆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益未嘗不為之歎息今鳴舉方將求售

于春官余復然然無乃員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莪削以斤斧約諸準繩儼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敵功無動可以高視而橫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駢牆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彙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徧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當懇浸灌以益其高而極于遠至于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為徒而其徒相為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象賢和于其朝而無事爭之患蚤讓于艾斯伯夷讓于夔龍

卑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曾諸蓋賢于已而不妬不賢于已而不悔師于人而不恥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為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矧矧然惟恐人之愈爭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不已吾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于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為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蓋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為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五

淳南王君虛 從之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為題榜以求詩文于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寔而後得其名寔無有焉名烏從生寔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預加此猶是視薰以藉指涓為涇也無乃幸矣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擾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坎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已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執群絕俗之資而自視歟然常若不及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為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為孔子其與浮濬街露急於人知虛而為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

生于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濟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并序

之純嘗為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目為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致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寔行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頹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迹之乖坎子之病果革矣然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逆逸而群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樂之治養以方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規其聰而

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暨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措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

勇未周雖疇防佛養晚九州屢讓以林凶乘陽鳴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間代之與居犒伯之為游悒悒兮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邪抑子絕也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胡其難汝車而沉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擇今胡其醜汝趾而齒汝喉出於外者亦既然矣伏于中者竟如何哉傾嘗憂我今為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真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將載沉載浮隨其流聽其舟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及乎無窮事不可容吾意智者因勇者殘而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王既以是而身訖矣雖放心委形以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皆醉三子者

就宿于邱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發相對怡然爾而樂之以為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曰醉周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漢乎其如忘其聲范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之莫得也不為劉伶唯以酒為名不為屈平衆昏醉而獨醒蓋不故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于予為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榻次予年為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

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居在里中行必借宴必共詩雖不多而朝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為林下之遊且各為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濬子士衡為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濬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為怪而自謂其真死于仕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者岩河容與者烟蘿藉豐草者偃臥愬長風者浩歌塵海觀其如隔渺高軒者不我過險而風波窅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真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折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術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也

改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為
故參政僕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為奇特自經
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手方且什襲深藏
以為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周復歸之意渠家獲所士
不失舊物同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
亦灑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弟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
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
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為恨而論
於非道為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于不
朽觀其自述疊疊不絕愛敬之誠諄然而見非浮於踐
履能如是乎台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
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即
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為人也

上周監舉夫人生朝

門庭與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然
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寔與此榮罔無以薦誠惟
天為高惟地為厚惟川為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
酒拜首啓手以為夫人壽

貧士歎

甑生塵瓶乏粟北風蕭蕭次破屋入門兩眼何悲涼稚
子依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蔡明遠之真丈夫故應餓
死填溝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名寔不足試將短
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

白髮嘆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
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况爾
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湖明歸去來圖

靖節建遠尚爾發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
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
何須更說世相違

拋却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藉稟書力
倚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頌為行休惜此生秉化樂天知浪語
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衮衮死紅塵折腰不樂翻黑去
此老猶為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解不獲已乃作絕句以
戲復為之解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舍父漫通逃閑閑老子還多事
持向伽藍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閒主人無說吾何恨
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即道場一時作戲亦何妨吾師自墮泥犁獄

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

日日天涯恨不歸歸來老淡更沾衣傷心何事遠東鷗
不獨人非物亦非

荒成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論我自無心更懷土
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
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裡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
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碧成然轉覺誰諱諱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
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于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
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而遽後
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衮衮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勅敵
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靖姘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殊
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
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
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為四絕

功夫費盡護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鑄寄與雪溪王處士
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開新妍時世梳殺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
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癢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
此老胷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然毫無恨徹中遙從渠屢受群兒謗
不害三光萬古懸

宮女園春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
永日消磨不奈何

海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海南遺老續集卷之四十六

海南王君虛 從之

據憤

非存鬻寧心非微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
生少諧合舉足逢怒怨禮義初不愆誇訕亦奚顧孔子
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為臧氏沮天命有
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聞醉與醒音
詞初則滄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
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然染動
墨悲麟亡傷孔情鞅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太
傅音抗吾衡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歎
何苦推形神如其果有為為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葉葉天地一蕭條
辭懷亦念寂青

春恍如昨轉瞬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
非所慕老大不足恤惻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清晨梳
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鐮雖可死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
耳豎棄無足惜况于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陸展
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况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
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初我未免俗隨分畧脩飾舉觴
即自祝醉語盡情寔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
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粗康健二願早聞適衣食無大
望但要了晨夕萬事不我撻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
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舍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
生三舉子隨波如朝露願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
學道來眾苦頗易度有復同吁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

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
何為此難雜誤願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 三首

幼歲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
火談元夜鸞花遂曠春何時重一笑宵次欲生塵

其二

高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送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
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傷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衝孟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
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浹沾巾

復寄 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真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
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饑腹

從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 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
拙應天意交疎即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
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拊甚愧古人真

感懷

枉却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
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摹時傑
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竟浮虛誰能置我無饑地
却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
時人莫笑慵夫拙
差比時人得少閒

西城賞蓮呈晦之

晦之自號放翁

舊賞回頭已隔年
高花又見出新妍
偶成濁酒狂歌會
恰及斜風細雨天
樂事適來偏有興
閑身常得分無緣
作詩莫怪多誇語
差比放翁先著鞭

王若虛字從之慵夫其號棗城人永安二年經義進士
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
翰林文字為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為左司諫轉
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入元遂德居不出後東遊泰山
至黃岷峯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
薄南遺老集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
名精經學文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德居鄉里
據此則薄南老人終于元未嘗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
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
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續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
于後錄唐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之為善
想元遺山入選詩摘其微瑕不嫌改削耳然此同原作
其後一卷係因中州集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
女團茶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嘆六韻即感
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

集耳焯再書

遺山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程
蔣氏密韻樓藏明弘治刊本

遺山先生文集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為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噓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趨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滌鬯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為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獻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碁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

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沒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第忠傑有文如淇真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日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為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

主上擢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

神聖御天文治明興

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而堂東觀

金華延閣之選尤所

注意者曷嘗不

設燎以待之而

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

鑾坡掌

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

遠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

尚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

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

足騰芳於百世願予朴學未暇顯評

言念舊游聊為揚權云爾中統三年

陽月封龍山人李冶序

遺山先生文集序

文之為物何物也造物者寔靳之不
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
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為人則
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
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為
詩為歌為賦為頌為傳記為誌銘為
雜言為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
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
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為造物者可
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
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
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
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
州斷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揀壞時
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

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已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汎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澁之語樂府則清雄頌控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

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為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附錄儲太僕先生手簡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

高論迄今耿耿昨揚今書至道

執事欲刻

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壺處取之

壺慕

遺山甚篤嘗以不見全集為恨

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今禮

部程公錄而藏之欲托好古者

刊行而未得也承領

雅意忻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

一遍但其中亦有一二處訛缺

緣無它本可證奈何柰何然古

書之行於今者未必皆能完好

也

遺山文章大家著述贍富如中

州等集不行於世久矣

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

盛舉也全集四十卷納上外傳

誌題贈諸作乃壺於它集中輯

錄者亦請并刻之蓋遺山在當

時已為名人碩士所重不待後

世始知子雲也須得楷書有典

則者另寫潔本乃可入梓聞下

許州規措諒承委得人矣太康

吏回謹附狀秋暑唯

惠時珎攝不宣

七月十四日壺頓首復

省齋李先生行臺執事

遺山先生文集總目

古賦
七言古詩
五言古詩

古樂府
雜言

七言律詩
五言律詩

碑銘表誌碣
記
五言六言絕句

序引
銘

贊
頌

七言絕句
宏詞

書
疏

雜體
上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遺山先生文集總目

遺山先生文集目錄

願齋張德輝類次

卷第一

古賦

秋望賦

新齋賦

五言古詩

箕山

同希顏再登箕山

穎亭留別

出京

灑水

古意一首

贈荅劉御史雲卿四首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白二君五首

飲酒五首

德揮師清涼草堂

龍潭

北邙

蒲桃酒賦

行齋賦

緱山置酒

光武臺

灑亭

元魯懸柔堂

雜著五首

穎谷封人廟

後飲酒五首

少林

麥藪

龍門雜詩一首

豐山懷古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示姪孫伯安

種松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雜詩四首

采杞

宿菡蕩

觀浙江漲

鵝雀崖北龍潭

五松平

阻雨張主簿草堂

贈荅楊煥然

送詩人李正甫

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曉發石門渡瀉水道中

放言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黃公廟

學東坡移居八首

歷下亭懷古

舜泉

典張仲傑印中論文

同林能賦濟南廟中古檜

蕭齋詩并引

銅鍬次村道中

訓韓德華送歸之作

別李周卿三首

戊戌十月山陽夜雨二首

省山

九日讀書山十首

留月軒

梨花海棠二首

趙吉甫西園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寄英禪師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

山橫幅

宿張靖田家

曲阜紀行十首

寶嚴紀行

鴈門道中

岳祠齋宮夜宿

示程孫四首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溲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野史亭雨夜感興

哭廷孫

贈鷺

讀書山月夕一首

卷第三

七言古詩

虞坂行

畫馬為邢將軍賦

秋蚤

南溪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范寬秦川圖

赤壁圖

寄荅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西園

愚軒為趙宜之賦

雙峯競秀圖

西窓

二月十五日鶴

聞欽叔在華下

關商卿還山中

送李長歸關中

雪後招王子襄飲 半山亭招仲梁飲

鄧州城樓 宛丘嘆

游黃華山 巨然松吟萬壑圖

密公寶華小集 荆棘中杏花

太白獨酌圖 松上幽人圖

送張君美往南中 戲題新居

贈蕭鍊師公弼 送弋唐佐董彦寬南歸

蕭仲植長史齋 送宋省參并寄洛府諸人

瓦神寶道士古銅爵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圖

洮石研 贈休糧張鍊師

天井閣

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過晉陽故城書事 蟾池

贈荅張教授仲文 高門閣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

月作花 馬嶺

賦王君璋雲峽并序 賦張聖與雲石并序

劉遠筆 贈周良老

鴻溝全欽叔賦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祖唐臣愚庵 過井陘

北岳 天涯山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常生發生四十月能

作字喜為賦詩 贈利州侯神童

奚官牧馬圖 恭徽劉文山水濟川賦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 跋酒門限邵和卿

醉歸圖 題張彦寶陵川西溪圖

為韓德華子阿魯制字阿平并序

世宗御書田不伐堃月婆羅門引先得卷

字送夢臣北上并序 送王彦華

趙題學以酒見餉且求制名

劉時舉節制雲南 贈張潤之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送張子益北上并引

贈別孫德謙 汾亭古意圖

太原贈彦遠

換得雲亭帖喜而賦詩

康泉新居 過劉子中新居

卷第五

雜言

去歲君遠遊 此白不足惜

送希顏赴召西臺 嵩山玉鏡

虎害 飲酒

送高信卿 寄趙宜之

段志堅畫龍為劉鄧州賦

送詩人秦簡夫歸藟墳別業

紀子正杏園燕集 送李參軍北上

王黃華墨竹 汎舟大明湖

九月七日夢中作 賦邢州鵲山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南冠行

醉後走筆 靖南湖雪景寒驪圖并引

癸卯歲杏花 題劉崇微堯民野醉圖

贈荅趙仁甫 下黃榆嶺

駝豬行 甯臺感遇

水簾記異 洪谷聖燈

食榆莢 李峪園亭看雨

游龍山 醉中送陳季湖

游承天鎮懸泉 送弋唐佐還平陽
付阿耽誦

卷第六

古樂府

天門引 蛟龍引

湘夫人詠 湘中詠

孤劍詠 渚蓮怨

芳華怨 後芳華怨

結楊柳怨 秋風怨

歸舟怨 征人怨

塞上曲 西樓曲

後平湖曲 洧川行

長安少年行 黃金行

隋故宮行 解劍行

征西壯士謠 望雲謠

望歸吟 梁園春五首

探花詞五首 獵城南

春風來 幽蘭

梅花 寶鏡

續小娘歌十首

卷第七
五言律詩

懷益之凡 汴禪師自斷普照无

為研以詩見餉為和二首

惡雨 病中

葵威卿挽辭 老樹

陽翟道中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

上韻 太室同布●賦

送登封張令西上 方城道中懷山居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

送曹吉甫燕及通甫勝樂

少室南原 寄贈龐漢茂和

洛陽古城曠陽門早出

聞布頰得英府記室落魄

得姪搏信三首 阿千始生

長壽新居三首 少林雨中

十二月六日二首 癸巳除夜

得一飛姪安信 短日

送母受益自潞州歸崧山

寄程孫欽安 贈汴禪師

已亥元日

送揚次公兼簡素彦容李天成

發濟源 倪莊中秋

峇路人李唐佐贈詩陽興砦

懷粹中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

遊七崑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聚仙臺夜雨 續陽平 愛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十月四日往閩南

寄王丈德新二首 舊國

和仲梁 甲辰夏五月積雨遣

悶二首 陽泉樓雲道院

劉子中夢庵 丙午九日菊詠二首

感事 醉中條李隱君邦彥

送邦彥此行 同冀文明秀山行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壬子月夕 庚子三月十日作

送揚善閣中之行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閣道中三詩

送闕子實集和之北上庫城

婁生北上 遺興

八月并州馬 示白誠甫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送文生西上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卷第八

七言律詩

秋懷 帝城二首

僕射陂醉歸即事 春日

橫波亭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度太白嶺往崑陽 寄希顏二首

懷益之兄 昆陽二首

寄西溪相禪師 葉縣雨中

寄荅趙宜之蕪簡溪南詩老

穎亭 山中寒食

楚漢戰處同欽叔賦 懷叔能

留別仲澤 鄭州上致賢若丞相

寄荅景玄兄 寄辛老

後灣別業 劉文仲通哀挽

會善寺 寄欽用

揚之美尚書挽章 李屏山挽章二首

內鄉縣齋書事 自菊潭舟水還寄山齋

故人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馬鄧驛中大雨 除夜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光甫內鄉新居

西齋夜宴 十月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丹霞下院同仲澤賦 春日半山亭游眺

別程女 出山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新野先主廟 石門

獨峯楊氏幽居 渡湍水

十日登豐山 岐陽三首

園城病中文舉相過 讀靖康僉言

雨後丹鳳門登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澹然師出園城賦鶴詩為送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

懷秋林別業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

後即事五首 永寧南原秋望

中秋雨夕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喜李彥深過聊城 與張社飲

秋夕 夢歸

白屋 淮右

徐威卿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

即事 望王李歸程

秋夜 甲午除夜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三仙祠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兩君

送杜子 眼中

送杜招撫歸西山 寄欽止李兄

有寄 鎮州與文學舉百一飲

別王使君文從之 寄汴禪師

衛州感事二首 望蘇門

卷第九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羊腸坂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太原

外家南事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

家秋日壯丹 桐川與仁卿飲

過瀧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別康顯之 寄楊飛卿

雨夜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別張御史 出東平

再到新衛 別冠氏諸人

入濟源寓舍 鎮平縣齋感懷

野菊再奉塵主閣閣公命作

五月十二日塵主閣閣公諱日

四哀詩

李欽叔 冀京父

李長源 王仲澤

過李長源故居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

暗夜半讀書山看月明日作

杏花二首 醉後

賦南中揚生玉泉墨 贈張文學御史

寄蒼飛卿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赤石谷 贈揚君美之子新甫

鏡亭同麻知幾賦 荅公茂

過應州 應州宮寶寺大殿

懷安道中寄曹徵君子玉

五月十一日擣軒忌辰追懷

感事 玉溪

華不注山 岳解元生日

感興 晨起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感事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

閔特上書萃國幕府感懷

春寒 即事

示懷祖 示崔雷詩社諸人

弘州贈曹丈子玉 和仁卿演太白詩二首

燕府白免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

出都二首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燕牡丹三首

與同年故禹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贈答樂文舜咨 都運李文哀挽

贈答郝經伯常 呂國材家醉飲

洛陽

過三鄉望女凡却追懷溪南詩老李敬之二首

為鄧人作詩 贈張主簿佛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寄劉繼先 寄揚弟正卿

為鮮于彥魯賦十月菊

贈答同年敬禹臣 寄英上人

寄答仰山謙書記 九日登平定漢雲樓

平定鵲山神應主廟 寄荅商孟卿

荅石子章因送其行留別仲經

別周卿弟 寄叔莊兄

賀威卿徐第得雄

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東園晚眺

十一月五日覽往西張石嶺閣書二所見

陀羅峯二首 追懷曹徵君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晉溪

弔岳家千里駒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十三日度嶽嶺 玉泉二首

玄都觀桃花

贈張致遠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英上人

汴梁除夜

與馮呂飮秋香亭

哀武子告

贈李春卿

甲辰秋留別丹陽

龍興寺閣

別韓文兄

霧採端甫北上

峇定齋李兄

空山何巨川虛白庵三首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哭樊帥

寒食

送樊順之

蜀昭烈廟

宿翠屏口

王敦夫祥止庵

過容照庵別陳文

梁穆忠詩卷

喬千戶挽詩

贈王仙翁道成

常仲明教授挽辭

追錄舊詩二首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即事呈邦瑞

和白樞判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超然王翁哀輓

大名贈答張簡之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馬雲漢方鏡詩有飛魚

贈答廡門劉仲修

餘慶堂

寄答劉生

別董德卿

送端甫西行

讀李秋元朝宗禪林記

同嚴公子大用東賞梅

中庸先王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

擇之所述家傳

賀中庸老舞被恩綸

趙汲古南園

柳亭雨夕

玉峯魏丈哀挽

清明日改筮阿辛

寄謝常君卿

送武成之往漢陂

送劉子東游

甲寅九日龍泉二首

十日作

贈答普安師

孝純宛丘遷奉

曹壽之平水之行

追懷趙介叔

追懷友生石裕卿

挽瀛門劉克明

贈答平陽仇舜臣

賈漕東城中隱堂

約嚴侯汎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

贈蕭漢傑

送曹幹臣

國醫王澤民詩卷

慶工部趙丈八秩之壽

唐祖臣挽章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黎家游龍泉

感寓

存歿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趙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壽

張村杏花

卷第十一

五言絕句

洛陽高少府

陽後庵五首

內鄉詩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山居雜詩六首

梁父吟扇頭

南樓月夕有懷

辛亥寒食

山中晚春

得締文兄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六言

定齋兄寫真

巨然秋山圖

德和尚墨竹扇頭

曾得一扇頭

唐子達扇頭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

文湖州草虫

京都元夕

西園

藍采和像

鶯鶯扇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出京

惠崇芦雁三首

早起

書生

銅雀臺瓦硯

步虛詞三首

杜庵為溫甫賦

風雨停舟圖

納涼張氏莊二首

送窮

楊柳

梁縣道中

自題寫真二絕

再題

吳子共家靈照二圖二絕

劉鄧州家聚鴨圖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

城遊眺

長壽山居元夕

聞仲澤丁內艱

贈眼醫武濟川

賦辨中師竹拂子

題醫陽楊氏戲虎圖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首

右司正之家渭川十畝圖二絕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華華二字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絕

從鄧帥覓酒

鎮平寄孫伯安筆

黃筌龜藏六圖為左丞賦

鎮平書事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趨化

山居二首

寄女嚴三首

自鄧州善府暫歸秋林

無題二首

題省掾劉德潤家懸賞圖

希顏挽詩五首

出鄧州

過希顏故居四首

雜著九首

戚夫人

題山谷小艷詩

家山歸夢圖三首

四絕圖

雜著

卷第十二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春夕

梅花

溪上

息軒楊秘監雪行圖

楊煥然生子四首

記夢

啓母石

雜著四首

內鄉詩

眉二首

送窮

三鄉時作

出都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登珂山寺三首

夢中作

奉酌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杏花

聊城寒食

姨母龐西君諱日作

宿神霄北廡夢中作

夜雪

寇氏趙壓賦杏花四首

自趙在歸寇氏二首

戲贈白髮二首

戲題醉仙人圖

濟南雜詩十首

題解飛卿山水卷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三首

倫鎮道中見槐花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聞歌懷京師舊遊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龍泉寺四首

李進之迂軒二首

出鎮州

過邯鄲四絕句

楊秘監馬圖

竹溪夢遊圖

藥正卿餉酒

王都尉山水

贈絕藝柱生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自題二首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內黃道中焚王廟

題蘇氏寶章

劉氏明遠庵三首

題李處訓所藏雅集圖

南閔二首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二首

惠崇獐猿圖

寄史同年三首

宋周臣生子三首

乞酒示皇甫季貞

李白騎馱圖

許由擲瓢圖

九月晦

雜著

送窮

即事

過侯相公雲溪

陳德元竹石二首

同漕司諸人紅梨花二首

吳子賢樛庵二首太乙蓮舟圖三首

遊天垓雜詩十三首

初發潞州

雜詩六首道中作

卷第十三

七言絕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賦餅中雜花七首 贈友卿三首

解嘲二首

為衍聖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并引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杜生絕藝

以玉連環為呂仲賢壽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詩為贈

壽之買南中山水并畫序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橫披四首

東山四章

曉起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春歸

感興四章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章

墨竹扇頭

王希古乞言

龍門公墨竹風烟夕翠二首

從希顏覓篤耨香二章

戲贈柳花

喬大夫人墨竹

醉描圖二章

自題中州集後五章

講武城

藥山道中二章

善應寺五首

摘瓜圖二首

黃華峪十絕句

七賢堂

峽口食鱸魚有感

大簡畫畫松風圖二首

秋江待渡橫披

贈蒼要義叔二首

贈簡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秋江曉發圖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餉謾成三詩為謝

題鸞鷲敗荷扇頭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詩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章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之廢仁卿以詩

美之亦賦二首

采菊圖為北京侯漕賦二詩

無塵亭二章 李廣道寫真二章

錢過庭烟溪獨酌圖二章

蒼崖遠渚圖二章 三士醉樂圖

鄉郡雜詩五章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章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章

題商正叔隴山後行圖二章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章

東平李漢卿草虫卷二章

郭熙溪山秋晚圖二章

七賢寒林圖 右丞文獻公著色廬圖

李仲華滿流高樹圖二詩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三詩

前高山雜詩七章 楚山清曉圖

題石裕卿即中所居四詠

贈子范家兒子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三鄉雜詩三首 鈞州道中

卷第十四

七言絕句 榆社峽口村早發 十月二十日雪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章

哭微君子玉二章 早發安生道中雨木水

書貼第三女珠 隱秀君山水

送子微二章 楊秘監馬圖

岳山道中 雪行圖

寄杜莘老三章 已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劉君用可庵二首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雪岸鳴鶴 東丹射騎

虛名 投書圖二章

題劉成卿小字難素冊後二章

龐都運山水 歸義僧山水卷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書扇贈李湛然

巢雲曙雪圖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章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題

客意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七夕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壬子寒食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過威州鶴厲王故居 真味齋

歸義興侍者谿山蕭寺橫軸

喬夫人綵綉仙人圖出山像

胡壽之侍月軒三章 論詩三首

起禪師晦迹庵 自題寫真

贈寫真田生三章 贈高君用

周才卿拙庵 郭大方自適軒

風柳鳴蟬 晴景圖

僧寺阻雨 金山

王子文琴齋 賈彥清飛雨亭橫披

讀漢書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

石勒問道圖 花光梅

舊與趙景溫 夏山風雨

春雲澹冶 雪谷早行圖二首

胡叟楚山清曉 辛亥九月末見菊

答俊書記學詩 夜宿山中

臺山雜詠十六首 跨牛圖

贈湛澄之四章

乙卯二月歸自汴梁父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
三門集津圖 乙卯端四日感懷

山村風雨扇圖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

袁顯之扇頭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工部趙侍却下世日作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貞燕二首 楊秘監雪谷早行圖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武元直秋江罷釣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

題馮潛緩之碩人在欄橫軸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秀隱君山水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章

梁氏先人手書

題杜國寶祖考行狀後三絕句

詩贈訾子野三章 戲相師

留贈冊陽王鍊師三章

卷第十五

宏詞 章宗皇帝鈔券行引

秦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擬賀登寶位表 擬立東宮詔

擬除樞密使制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擬除司農卿制

卷第十六

碑銘表誌碣

評章政事壽國張公神道碑

王黃華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關關公墓銘

朝散大夫胡公神道碑

寄庵先生墓碑

朝列大夫張公墓表

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內翰馮公神道碑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馮君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張君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集賢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御史程君墓表

平叔墓銘

希顏墓銘

太司農丞康君墓表

再元吉墓誌銘

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中順大夫張公墓碑

陽曲令周君墓表

奉直趙君墓碣銘

史邦直墓表

御史孫公墓表

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麻訪使楊君神道碑

景玄墓銘

文儒武君墓銘

郝先生墓銘

曹徵君墓表

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教授常君墓銘

善人白公墓表

南峯先生墓表

臨海弋公阡表

遽然子墓碣銘

蘇秀遠墓銘

盧大醫墓誌銘

張遵古墓碣銘

張君墓誌銘

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蒙士墓銘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敏之兄墓銘

贊皇郡太君墓銘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聶孝女墓銘

李女阿秀墓銘

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桓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卷第二十八

墓碣表誌銘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忠武任君墓碣銘

信武曹君阡表 千戶喬公道碑銘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故帥嚴侯墓表

卷第三十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冠氏趙侯先塋碑 西寧同知張公之碑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華嚴寂大士墓銘

墳雲墓銘 孫伯英墓銘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天慶王尊師附表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通真子墓碣銘

圓明李先生墓表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告山贊禪師塔銘

卷第三十二

記

令台重修真定廟學記

東平府新學記 博州重修學記

趙州學記 壽陽縣學記

代冠氏修廟學記 萊縣中嶽廟記

長慶泉新廟記 三皇堂記

崔府君廟記

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警巡院廨署記

創開漳水渠堰記 市隱齋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順天府營建記

邢州新石橋記

臨錦堂記 馬侯孝思堂記

致樂堂記 友山亭記

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校笠澤叢書後記 畫記

濟南行記 東游畧記

兩山行記 毛氏宗支石記

尚藥吳辨夫壽塚記 樊侯壽塚記

卷第三十五

威德院功德記 竹林禪院記

少林藥局記 壽聖禪寺功德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竹州天慶觀重脩功德記

太古觀記 長庵記

紫微觀記 朝元觀記

清真觀記 通仙觀記

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杜詩學引

東坡詩雅引 東坡樂府集選引

錦機引 集諸家通鑑詳節要引

十七史蒙求序 拙軒銘引

如庵詩文序 栗辨引

雙溪集叙 鴻水集引

楊叔能 亨集引

新軒樂府引 逃空綠竹集引

卷第三十七

序引 陶然集序

張仲經詩集序 南冠錄引

木庵集序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送蔡中諸人引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送高維飛序 寒食靈泉宴集序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高和尚頌序 寒食會要引

元氏集險方序 周氏衛生方序

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良住鏡銘 默庵銘

布衾銘 無絃琴銘 最樂堂銘

趙然堂銘 太古堂銘

皇極道院銘 天硯銘

小紫玉池硯銘

贊

手拄捨聖像贊 老人星贊

范文正公真贊 趙開闢真贊二首

范錄師真贊 寫真自贊

讀經圖贊 張幾道煉師真贊

頌

登封令薛侯去惡頌

卷第三十九

書

琴已戲寄中書耶律公書

與權判白兄書 卷中書今成仲書

卷聽上人書 卷嚴大用萬戶書

疏

竹州脩學疏代郝侯作

清真道院營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

普子馬堃疏

雜體

麻社張諸人詩評 射說

酒裏五言說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商氏家世錄 故物譜

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南陽礮署上梁文 外家別業上梁文

青詞

中令耶律公追悼先妣國夫人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劉宜撫設醮青詞

張喜千戶青詞 樊守謝土詞

郡守天池祈雨詞

祭文

祭飛蝗文 為第四女配婿祭家廟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題樺軒九歌遺音太字後

跋開闢公自書樂堂詩

跋張二相帖 跋蘇黃帖

跋松庵馮文書 跋蘇叔黨帖

跋東坡和淵明詩後

題蘇氏父子墨帖 題許汾陽詩後

毛氏家訓後跋語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跋龍岫書柳子厚獨覺詩

題開闢書亦壁賦後

遺山先生文集目錄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顧喬張德輝類次

古賦

秋望賦

步裝回而徒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聞
 藏律之崢嶸于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
 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鴈有香而遺聲下木葉
 於庭阜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早寒陰崖畫冥濃淡
 霏拂繞白紆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
 蒼蒼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輾轉西走漢京
 虎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烟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為
 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
 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箕顛高繁由之遺名
 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繁南山之石田維
 景略之所耕老鏽盤空谷滄精非雲雷之一舉
 將草木之借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邀神州于西
 北悅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痲冥而浩驚
 激商聲于零黍慨溥泗之綠纓吁咄我事變於已
 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土復於慷慨擊節之誓西
 域之侯起于窮悴備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為寧白

百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應故鄉糜爛而憂公室豈
 有夷墳墓而剪桑梓視若越肥而奉瘞天人不可
 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
 憾處之悲至於整六翻而脫眉膏亦庶幾乎驚倉
 之一擊

蒲桃酒賦并序

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
 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
 醱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飮冷而不寒者固已
 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遊寇自山中歸見竹
 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
 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
 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蜀
 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
 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製封而埋之未幾成
 酒愈久而愈佳有燕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
 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
 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
 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青種與天馬并俱來枝

箕千年鬱其無涯，鑿飲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旺胎。意天以美醖而飽予，出遺法于湮埋，索罔象之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憤于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醕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象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階，艱難而出美，好徒醜毒之貽，哀繫工儒之物化，與粹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枉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哀而鼓鍾味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新齋賦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此，是子始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賦以自警。其辭曰：新之為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為山而惡乎晝，發霜墜冰而致于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愈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為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事

之良勤，夫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繡繡，循出交語，照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遜乎空文，侵北轅以適楚，將嚙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尊，適以增頑，而益罷，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浴德而滌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躡，慎則啓悻，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已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於老乎，九民已馮，我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味羹之弗旦，孰悴稿之弗春，又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馬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為之補，罅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華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為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操以為養，無田以為食，無僮僕為之負，厥無子第為之奔走，無好事

者為之謀緩急而功薄少率貴無旬日計泰然以
閉戶讀書為業不以為失次而以為當然不以為
怨不以為憂而又且以為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
其名也而可乎更為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
求勝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
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兮怒
殆藜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
以作強辱以處汙愚以退藏屹中主而不倚遊橫
潰而獨障直釣磻溪之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濬身
以為厲有被髮而為狂仕汙世而執朝狗殊俗而
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緼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長
劍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
雖至於勞筋骨而卧體膚者為無傷古有之居不
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避世而不
復見然愈拚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兩霜有蘭不
彫侯春而芳偉執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耶阿太

即阿衡
見文選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陸崖為道人迹絕許君據隱地唯有太古
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祇自當尚厭一瓢喧重負寧
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
安用薛干戈幾費觸字留日流血曾連蹈東海夷
叔來薇蕨至今陽城山街華兩立垓古人不可作
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縹山置酒

阿內論馮文公賦
得字

靈宮肅清曉細栢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
寶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
心神西望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
爭紅塵蓬萊風清源髮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
爾雲間人

同希顏再登箕山

十年箕山祠蘿暹深以情桂樹不復見禿蘧餘秋
篠篁並畫絕頂石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
輕矯側身望岩實解衣憇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
亂青綠川光乍明城地脉五紫統罔辭蟻垤出井
邑蜂衙擾紅塵洛陽香白雲太行晚元功信冥漠
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魯宜小

光武蓋

東南地上遊荆楚，共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
鴻。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漁水斷，再顧新
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巋然此遺臺，落日
荒烟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群穰。白水日夜東，石
麟驚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潁亭留別 同李治仁 潘福 顧子敬 王元亮子 正分封得畫字

故人重分携，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
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索元化。九山鬱峥嵘，了不受
陵跨。寒波澹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
本閒暇。壺觴負吟嘯，臺土足悲咤。迴首亭中人，平
林澹如畫。

潁亭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徘徊，翛然若新
沐。宿雲淡野川，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
杜曲。生平遠游賦，吟詠心自足。竭來著世網，抑抑
就違幅。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入望眼，客
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 史院傳告歸 嵩山侍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
景。半生無報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

歸省城居苦淡，群動日蛙。暉漸規，山中人園茅
逐幽屏。塵泥免相浣，夢寐見清韻。矯首孤飛雲，西
南路何求。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十年一琴臺，曉馬涕盈
襟。遺愛食縣社，公寧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
餘陰。旁舍高以華，大冢日捐金。蒼雲玄武暮，兇物
憑陰岑。尚德抑玄虛，墜典誰當尋。我與舊寒泉，百
拜公來臨。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飢禽。懷哉空山裏，
鶴飛猿與琴。當年子蕙歌，補老一何深。承平示得
意，獨勝正哇淫。君相此一特，又復悟良箴。談臣坐
廢黜，盡亦起幽沉。蕭輪竟類敷，香艸空深林。寂寞
投書室，孤錫舉遺朱。生平諒已然，薄俗矧來今。千
山為公墓，萬籟為公琴。斐曠不並世，月露為知音。
人間蹄泮耳，已矣非公心。

潁水 臨城張伯 王詩音作

潁水復潁水，東望厲行沒。放勳一杯酒，迢迢隱亭
月。永懷紫髯郎，冠佩見突兀。兀岩若石青，時鬱鬱松
秀。發裝回功名，會脫落豪俠。寓中州，有士論指與

雷李屈掛矛須扶桑洗劍必瑱湯皇天斬美器一
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漢生氣凜毛髮在來天下馬
萬里入超忽良樂不吐世熱市空駿骨狂歌叫
雲北風撼林樾

雜著五首

稟氣寡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
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鋤歸裴回立
龍門曉曉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衙茅下庶無
異患于遙謝荷蓀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
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
自傾遙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獲邀哉此前途久而道彌
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
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
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
秀安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陌下人法然沾我
衣運生會歸蓋彼此更共七理也可奈何一鷓鴣

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見壺靈人
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
載非所知

古意一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
秦秦中多貴游與典書生親年年抱閨吏空笑西
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驚不量力強欲
綠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
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
飢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燒梨花澹羊容盈盈兩無語織織爭春
風春風何詩來此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奪
兒童昨夜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
繁華東攬袖千歲姿翫麟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
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九天公

頡谷封人廟

洩洩頡谷雲融融頡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
美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鄰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
天理夫孝動天地土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
且欺矣如何千載下乃與茅蕉比我行頡川道未

念員甘旨願作頽尾跂因之日千里

贈春劉御史鑿卿四首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聯駒萬里氣聖途已駁
取大帶語三日副我夙所歎瀟溪無比派此道日
西沈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寒氣聞絃
猶賞音獨憐粵昆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
道我直任相酌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早生號能文初無王家聲聲光自派
聞此行不慮未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潤足當燕
羈群君家有箕裘聖學待冊熟但使本根在枝葉
復何云敬勸五色筆未用摧千軍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與敦厚掃滅不復
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刺冠簪真是未可必自私有
足羞古人相異同寧復揀戈矛春風入萬物拈拚
符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
焉不汝酌胡為文字間刮垢搜瑕究吾道非中韓
哀我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
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揚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
一歸論功果誰優戶曠徒自閑膠漆本易投九原
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老鷄何許未灣與孤雲同相值太虛皇悠然復西
東聖學要深談惜君別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
雩風

遊飲叔內翰并寄劉達卿中白文舉編

儲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
歸我有平生懷愛君如蓮枝半年姜肱被所樂良
不賞尚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情以
禱缺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脫沉舟冰雪危陸
指孝子在中野未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瘵心
欲死古稱李路孝負米曾百里願作經與舫寧當
愁頽尾君歸不可緩獻壽迫歲始遙知慈母心已
為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
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
首聳老兵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嚴朋友勞苦
慚僕僅無聊復無聊又復招突凶我有一樽酒流
君塊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願以寸心微
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關關公文章二百

年不深四壁空

君性我所請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
 之謀事恨太銳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狃俗恨
 太卑人道自述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
 何人饑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諫被髮球鄉人智
 者所不為且如與人文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
 豁豁傾心脾迥變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
 言寧後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教
 黃聞能不養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慈念
 與室德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為期

古人遥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
 茲君驕豈不佳夫將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
 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諫嵩山詩宮壺發新筍宮梅
 耿幽姿故應對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外深床頭有新醖恣恣成孤
 斟舉杯謝明月蓬華肯相臨願將萬古已煎我萬
 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
 淳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

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
 論驅驢上即郵遂免出東門離官寸亦樂里社有

拙言晉臨晉書云然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

機人生相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

祈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雲間月相對澹以

繁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濕浩歌天壤間今夕知

何夕

後飲酒五首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

俱一日不自流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

一壺作病知奈何妾婦良區區但媿生理廢飢寒

到妻孽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詭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

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泥漾莫

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為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

頌功德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為言學仙好人間竟何

為一笑觀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醉飲俗病從何醫此語誰功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真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看沽從擊鮮酒如以人廢美標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其天鹿通何物人亦復為陶然蕭忘物與我更覺此翁賢

德禪師清涼草堂

蒼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峯老屋禱囑坊鍾魚有勝氣餅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初未隔結草幾成壞迹旅誰主客道人解許許一笑山月白多生頂詩債秋物苦催索遙知得新句崧少為動色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山人陳者女凡山謝奉名

少林

雲林入清深禪考坐蕭爽澄泉繁餘習高為喚長往我無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雲靈芝日應長

龍潭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淨宇回頭山水縣亦復墮壘土冰雲鉄線北宇窗一仰俯風景初不殊川塗忽脩阻寒潭海眼爭然黑自太古蟄龍何年卧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風者披舉山人論旱則轉大石入潭以發龍地息故雨故云

麥歌

借地乞麥種微俸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盼盼三百斛寬我飢寒憂我夢漆南川平雲縲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連東州四月州不青吾種良謾按田間一太息此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種則當倍收何如落吾手羊年變鷄候身自是早毋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問天豈獨我警正以賦分薄所向困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亦何由辦作高敬通惡雨將漂流吾貧有溢觴賢達未始羞單衣適至斷一劍又劇候焉知寄食餓不取丞相侯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

隅萬塚不復識，搵莽餘龜跌。賢愚同一盡，感極增悲歎。粵人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為物所眩，遂爾迷厥初。琺骨幾山立，百年不須史。歸盡固其理，文喪亦已愚。陳迹有足悲，奈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塚，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石樓繞清伊，塵土天所恨。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刻。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蹇。當年香山老，掛冠遂忘返。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水庵師，胸中滿泥塵。西窓一握手，大笑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員因循。老筇動高興，萬景森前陳。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卧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句儻能新。遙遙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寄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烟重。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窮。連山橫巨鰲，白水亘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季興，則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

揚孤忠，時事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義皎日同，吳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奪操而與權。何以示亶公，一民漢遺熱。及地漢故封，守民及守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冠雠。顧以冠自攻，既異鴻溝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產。二祖寧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朝栢晚陰風，舊聞清冷洲。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孩童，開元有亂階。虎飲溫泉宮，黃猿何鳥者。乃爾能肅光，乾坤之大音。久鬱理當通，清霜旦夕落。佇爾驚群聾。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早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黃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惟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天河隸，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駛雨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與新穎，鬱鬱無遺涯。虛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閭閻聞吉語，一笑心顏開。百年酒如漿，乾溢安能裁。唯當作高簾，多具尊與壺。家人笑問我，君田安在哉。
同音見 魏志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
師見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
如茲讀書誤人多濶疎亦天資元無倚夫劍可斷
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
謀故何施幸此掌中珠未染如素絲就今好紙筆
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往可耘耔便當學種
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請婦舊

種松

百錢買松蒸植之我東墻汲井澆塵土插籬護牛
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
昂藏昂藏上雲雨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鬣
錯針芒惘然一大息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
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顧盼石尺強君自作遠計
今日何所望

震卿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瀕築亭山四繞衙門在人境三選深以
情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窺客
未了虛舟有天游哉定物自壞豈不與世並自是
萬物未達觀無不可言外當意味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

交夫君負奇節劍氣驚星斗為吏非所堪徑去如
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
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
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城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扎與
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
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姪妍在水鏡鈔粉
徒自欺孰為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
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東勢易發機非時勞控
弦又如大水中置筱萬斛舡雖有帆與檣亦須風
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騰不見師尚父鷹揚
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鑿基喻智慧要
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為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銜故與頑石
齒和也連於售再獻甘減趾在玉齋何傷惜君兩
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復良莠
難我衣敝緼袍我飯首蒼盤天公方試我劍鋏勿

婁

永祀

仙苗不擇地，撥弄散秋實。椒霜極未隕，濃露紅欲滴。方書尚服餌，僮僕課求拾。花葉久已厭，功實從此得。苦荼薦奇味，凡醜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西河術。誰口亦自狂，輕骨况可必。維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誰為分祀棘。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今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為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聞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冊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飢。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朴傷汝肌。傷飢尚云可，天關令人悲。

觀浙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火塊供一境。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汰。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得。憑陵如藉勢，洄狀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

弱名碎埃雲，楚樹抄雪映。商嶺背髮鬢，子大潮。恍與海門對，伏飛聞蛟經。鱗犀出鱗介，陽促富陰。族萬首露光，依罕終澆。偃突鉅鼓亂，砌礪未悚。蹶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為壑，未幾變橫潰。納汙非無虞，派惡聊自快。技詩與龍盟，濤滿頰一再拜。

日大敬五

鶴雀崖北龍潭

層崖闕頤陰，水木深以阻。瀉聲半空落，洶洶如起。虎風生，木葉脫，魄動不敢語。何年潭池震，靈物此。樓處初從一絨，溜開鑿到神禹雲。而鼓飛浪噴薄，齊萬智藏珠。驟龍領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散不濡，縷歸藏。海有穴，沈溢愁下土。南峯天一柱，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勉茹芝人，終年看飛雨。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門秋氣寒。滿流落洞壑，細路深茅。管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為時。閑閑蒼崖入地底，烟霧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却坐空長歎。青天白雲間，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濕暑雲氣鬱漫漶，
淋漓成積雨。南風竊陰換，
萬蕪困。散翠深灣限，
江岸懸泥。迎茅宇，
現坐百慮。遊屣典，
生為羽。兒童十日約，
竹馬候門。燕會是百里，
程川。途忽避阻，
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
語款段。方可乘。贏餘果何取，
河汾敵廬。在坐滯西南，
楚世事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贈荅楊煥然

詩七又已久，
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
燕石誰當分。閨中揚夫子，
高誨世所聞。十年玄尚白，
菘蕪甘長貧。有來河水篇，
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
在極生知子。雲古來知已，
難萬里。猶比鄰，
千人國中。和栗非心所親，
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
神相逢。不得語別去，
徒教勤白雲。不可贈相思，
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林，
露鶴含芳津。山頭太古石，
不與萬物春。朝從木客游，
暮拊山鬼隣。紫芝僅盈舄，
幽蘭不充綉。青雲入長吁，
肝膽空輪困。我嘗讀君詩，
天趣禍服新。春將得，
暮岩晉產餘。真淳怒虎不受，
啗駭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
半生走遶地。蒼蒼不可問。

藐藐誰當親，
青山礪為崖。白日無閑人，
空歌東野曲。不掇西州貧。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隣屋菱窠阻同
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剝銷膏相歡顧不足備戈戩
暇操古夾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蠻觸徒能國鯨羸
竟誰豪曠蕩寬八紘羨惡自為普造物無巧擇大
塊有并包恭公今在仁轉嶙起蓬蒿孤心既悄悄
衆口益敬教同塵寧當悔枉已乃為勞鹿門有高
躅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滿水道中水經湍音專

疎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
興石門歸馭引滿浦漁刀竝曠蕩萬景新歸藏四
山靜平湖風漪綠遠岸秋沙淨洋洋遊儵逝汎汎
輕鷗泳隱顯幸夙心感寓見真性倦遊徒自悼遠
已將安竟憂端從中來茫茫發孤詠

秋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炒一湘帶郊島兩詩
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離并蛙奚足論禪虱良
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

赤松游大笑人問世起滅真浮漚曾是萬戶封不
博一棹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
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
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澹若常即
詩崧陽古僊村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王華細路入
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鷄犬
道垣籬媿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
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
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為京師不易
居我癡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杙所
遇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謔笑取
帝傳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地上人異事
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壺
埃嘆遲暮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誰莫壤白骨深蒼

苦孤客無所投即此營茅齋墜斷豈不苦寢處亦
可憐再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甕
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
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頗開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
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休得
自如若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
可展舒聽明火焙煖似欲忘囚狗屋前有隙地客
舍不可無花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鋤東野載家具
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

故書堆滿床故物貯滿箱渾渾商賈萬費累漢銅
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訶痺剛雷文統杖節獸面出
佩瑛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
非硬黃亦有曇首帖不辦作鴈行雪景庸思物宜
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宮騎圖
卧聽識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
閣雲裾珮鏘鏘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
嘆息此日何時光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東
縛毫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

所託諸公頗相念餘粒分危鶴得損不相償抔土
填巨壑一冬不製衣繒纒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強
半雜糲羞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
自信頗亦慙兒啼飯籩空堅障為晏却滄溟浮一
葉秋不見止泊五窮景何神為戲乃爾塵

舊隱嵩山陽笋蕨豐餽餉新齋浙江曲山水窮放
浪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顧無
復望樵漁憶還往風土妻閨曠况如悟前身姓改
心不忘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就民居卧
塌礙盆盎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
俛首入羈鞅巢傾郊隨履身在頰亦強空悲龍鬣
絕求及魚腹葬置雖良有餘終身志懲創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
知廢典屬之天事豈盡乖遠傳聞入僻敵祇以興
罵讟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鐵身死名亦滅義士
為傷悲哀表淮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橫巨擘耳猶
為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拜官雜家泥
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夜在茲朝我何所
管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濕薪烟
滿眼破硯冰生鼉造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

東坡謫黃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
奴我讀移居篇感極為悲歎九原如可作從公把
犁鋤我貧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
豈不如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
為倪家連華白每釀必見貽李昌妙琴事足以相
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間以
問所疑王生舊隣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
口分寒饑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
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漢行當歸書來聞吉
語報我脫繫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殺皮我作野
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談茲游亦已久纔得了二
三南山壓城頭十里奎與函函狀流出地底城隅滿
泓潭金絲弄晴光玉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水
深雲龕華峯水中央壽鬱堆烟嵐荷華望不極綠
淨紛紅酣毒熱非山陽卑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戶
他州隔仙凡劫火土一丘樹老草不芟巧盡露天
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親基見輩輩懷賢成

獨詠勝賞何由來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宵耕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西
泉喪亂二十載祠宇為灰煙兩泉廢不治漸著
瓦礫填蛙跳平聚浮沫羊飲留餘羶我行歷荒基
涕下何漣漣舜不一并庇下者何有焉帝功福萬
世帝澤潤八埏要與天地並寧待一水傳甘棠思
邵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畚鍤浚水及其原再令
泥濁地一變清冷淵青石壘四周千祀牢且堅石
渠漱清溜日聽薰風絃便為泉上叟杯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即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為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
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着存
一機不從着着着平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
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
言語通卷屬只許曠與斐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
字十行誇一目闕頭失香臭督視紛紅綠毫釐不
相照親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則人哭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宮檜鬱鬱上雲兩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

昔青餘王川潤根入鐵岸古雖舍揀梁安个并安
得取流狀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撼水國
真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譜瀕鄉留耳孫關
里傳鼻祖秦松徒自好蜀柏聊共數會待十抱成
茲馬重摩拊

銅觀次村道中

山運一何惡一湖復一嶺昂頭一握天放脚百丈
井武卿有便道故繞銅觀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
陰景巖駭蹄已穴憇僕氣將瘳與世恒背馳用力
何自省河汾紹絕業疑信紛莫整銘石出壑中殊
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
憂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
勞聊嘗忍俄頃

蕭齋并引

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
臣無出其右其為太原遺漕使時不肖方廁諸
生間願嘗一望眉宇以為甚幸然亦以齒火且
賤不得與橫經之末而為恨也北渡後居陽平
見關中人邢公遠談公平生柱柱色揚而神躍
問之知其為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

於公恩義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為甚力公達
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為刑上佐出入臺閣者
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為之司命耳予雖
知公達之教公也凡欲聞公之故則就訪之公
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蕭齋目之且為之
說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
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播分限所在不能
以強人而入亦不得而強之也惟公承王公餘
烈弃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相上下故
言氏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鑿飲發適秘
奧不戒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奏歐
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斷獄
者歸其平謹禦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
鄉社坐鎮頽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
共播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
人有愛蕭子雲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
居况於其所天子因為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
緇衣者請為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煙煤兩極屢因公名字
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龐一古儒風來自

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共然况予
夙所親愛公入夏想遙迤見垂紳教兒多讀書公
言諒諄諄他時門戶改亦唯公所姻我嘗望公顏
道左避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為津津歸養如未
老會買東家隣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遊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涕留餘
潛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唯君篤高義口來歎
柴關古文松柏心今交桃李頰古人去不返古道
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齋
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常
柳止詩人玉為骨往往塵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
你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耳

城居日蛙鼃局促役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
東溪光淺於冰山骨冷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
深竹垂綸鮮可食種林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
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鶴周卿學有淵源
東州詩人未見

其此與予綸西
游如詩中所說

謝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
懇我嘗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柏有心樹德蘭
在畹官榮睨不顧寄與浮雲噉今世走名場旗旆
幾仆偃賸子本無取玉趾渠往返昨聞遂歸養見
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速觀君未詢姿
百念為日損顏方慙衣網又被以華交桑榆儻可
收歲事在穠菽里門眼中見歸袖勞重挽鷄黍先
有期什堂未言晚渠猶瓶茶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鬱以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
油此雨非舊雨春旱歷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見
浮漚三城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蝗食禾盡半菽
不易求沉民四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侍一麥秋
種且未投乾溢誰所司掌壇備九州醉飽到狐鬼
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野語良悠悠龍公為汝
賀桑榆定可收

霏霏散浮煙露霑集微全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
潤繁聲忽赴脚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歇平已作
寧小斲山陽冬候煖麥脚易滋分去土膏入淦澆
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晉單車我東

來臺土滿歸鬢衰，粮失先具閑糶。困餘存今朝人，
事改一雨開。百順僧窓晚色淨，喜極憂為盡。枕上
一詩成，燈花落紅燼。

看山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
魚。今日忽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
上書。阜壤與山林，使我欣然歎。我身天地間，託宿
真。遽虛無窮閱，有限萬期亦須更。坎止及流行，何
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
九折亦推車。必惟易之就，遇險當何如。化化復生
生，體異理不殊。鷲非浴而白鳥豈燕，而烏誰續長
蹀。鶴誰截短足，危孔墨不竣。席盜跖華堂，居公車
困方朔。木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參出無驢，軟
裘與快馬。照耀與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盂，
擊鮮日為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幸逢。賦分無賢愚，
作計窮一我。造物良區區，嚮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

天曠明為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踰庭戶。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
渡。今朝川涂靜，偶得長衰步。蕩如脫囚拘，廣莫開

四顧半生無，報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
歎墟墓。御閱長亂火，觸目莫平素。粉榆雖尚存，歲
晏多霜露。

今日復何日，霜氣倏已淒。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
提。翩翩劉公子，玉田重相携。乾坤動詩興，澗壑忘
攀躋。霍侯家甚貧，劣有酒與鷄。城居散擊鼓，移家
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
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紫
門。昔我東岩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履，歲月歸
琴樽。翁今為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衫
見諸孫。疎燈照茅屋，新月入頽垣。二句先
人詩也依依覽東
迹，惻愴不能言。

霜氣一區薄，有杳秋山空。臨高望煙樹，黃落雜青
紅。造物故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
山東。繫聚黃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
散秋風。秋物自橫陳，碩掛苦不供。誰能搖醉筆，吐
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閱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
識。茲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采桑有故事，二謝留

俊筆併教孟與桓此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內踏地
皆種迹獨惟我輩人興懷念今昔山林與阜壤自
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賚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
慰新詩互矚唱清談見滋味鍾觀方偃蹇龜龜共
騰沸懸險刺囊斜清渾雜涇渭爭教十國護蒲貯
憂與長情親到真率寧復轉喉請鄭重伯雅生藉
汝聊吐氣

性年在南都閩主文衛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
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春
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
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為傾今朝念存歿壯
心徒自驚

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連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
船菊潭秋華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
清妍歸路踏明月醉袖風翻欄父老遮我留謂我
欲登僊一別羊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目
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凉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
嶂雲光見秋半旭日發臺相峩峩寶樓閣金界儼

龍象鄉曲二十年香火關瞻向金花香綿草夢想
雲雨上福田行欲迹重為詩酒序終當陟層巔放
眼天宇曠

茶微若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益清
明披荏不盈尺儲能澹無營庭柯挂秋蔬老樹風
冷冷我有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為公
制頽齡作詩語同游明年復尋盟看翁九節杖翻
翩上崢嶸

留月軒

文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結四隣繁陰散芳
澤開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邇迨又復得
驪伯驪伯為我歌蟾兔為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
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尤戚即生魄元精貫當中寧
有天壤隔邪君尚奚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
坐應驚墜情一笑鷄未鳴虛窓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
露素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為續雪
香句孤芳忌太繁莫遣凡卉妬
妍花紅粉粧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

舉金繁漱華屋園艷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脉脉不
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絕殘春兩

趙吉甫西園園名

王城比民居近市無開田闢田八九畝乃在城西
備久矣尾礫場莽為狐兔阡高人一留頌老木生
雲烟築屋臨清流開窓見西山人境偶相值遂無
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入吟詠古
澹無妖妍酸醜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
請為子孫傳耕耘有定業歎豈屬之天寧作鹵莽
兒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德今有園期君在
晚歲無庸計目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并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
之而不可得也故嘗鬱鬱不自聊求予
發藥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為賦詩
官職有何好禦禦踏危機車塵及馬足捧手仍佞
眉棄去何足道無從脫繫維不如聽其然歲晚儻
可期此心未馴初養虎時飽飢一為金石止坐閱
萬物馳汨泥揚其波噴糟醞其醜漁父我所學靈
均克美為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墳麓菽水足致樂

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遇險即欲
避安得皆通達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
知命行矣君何疑此山翁考仁之伯祖泰和間以高道讓樂天
長壽華公贈號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覆危恨無機避禍欣有策後慮徒自宥前路寧汝
淵七戰破牖下坐談得刺客周身容孔智伐樹不
宋厄九折怯乘險瘴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
死林黃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間天
字坐成宿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車逢有定在
拙計徒巧揮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黃土陌見如
學記如樂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魯崖闕長陰細暎綠絕巘梯雲欄干峻廓廓清眺
展斜陽半天亦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
意剪風雷斫堅敵旗旆紛仆偃崢嶸峯巒出莽蒼
林薄晚盤盤范家筆老懷寄高寒經營入慘澹得
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
團茅遂踈曠

宿張靖田家地屬

川涂盡坡陀嶺路入荒梗微茫望煙火向昔得廬
井殘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兒童聞叩扉租吏有
餘警兩崖紛葉薄秋石立頑嶺湍流落空巖百折

不容騁山深饒風露夜氣凄以取園花澹相望邊
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頰誰謂林野人
茲焉惜清景

曲阜紀行一首

荒城卧魯國寒日澹平蕪十年素王宮突兀此城
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嚙
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齊念升堂壞壁
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
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今日復何日
南冠預度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情哉神明
觀欣幸當何如

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
儀憶當講授初佩服何遠迤登降幾何人驚鳳相
追隨千年仰階級天險不可踰文杏誰此裁世世
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何如

堂堂魯三槍培植出天巧規摹欲十抱寺秀供石
統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瘴青煙干雲上群鶴空
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
唯一山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霄臺滿荒榛連
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汗墜

物齊無壽大霜皮眼中見齷齪自塵表君看太山
石萬古青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閑戶自幽
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
一井此井閱千歲清節傳箕穎尚想瓢飲初至味
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
暮獨何炳泓然窺古堊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
轉眄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頰共學誰我
容從之抱脩綆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
埃碩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賦亦盛事規摹到
平淮作計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談瑟瑟翁不與
三子偕宗周方訖錄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
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
一笑心顏開

大姦何所如契偷雖且猛雖然珥耳伏擇內會一
騁卵也不敗露各與聖師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
日頃曹瞞盜漢靈僅得保腰領與卵均小人脫網
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污鑑鼎不從市朝肆必
就遠方屏兩觀餘坡陀萬世示頑癘神兵懍可怖

過者宜少微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惡餘十
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脩六經卒業此
其所當時李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持用
方禦侮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寧
復俟庭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并
黜黑照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青黦歎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
鄰塔廟恣汝為豈合魯城閭魯人惑異教吾道宜
湮淪許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
為匪民况彼桑門家冀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
國隨荆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
舊染為一新坐令鍾魚地再睹蓮豆陳吾謀未及
用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祇自
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
高車所得不毫髮咎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
小人儒喻彼失相者長不知所指南一授嚮聖
門有脩途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
洒掃今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棘刺死不
蕃楷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慨何止召
公賢博陵石翁媪名字無留鐫兩獸墓前物歲久
乃訛傳耶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
道難為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馬詩成私自媿
小子良斐然

寶嚴紀行

陰崖轉清深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去覺脫氛
垢寶嚴夙所愛犬室方再叩曉黑纔入門徑就石
泉漱逸逢金門寺寶焰出岩竇我豈無盡公昔見
今乃又同來二三子寢飯故相就况有杜紫微琴
筑終雅奏曠曠上初日深樾烟穿漏遠迤陟兩巘
萬里若迎候絕壁三面開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
兀屹立柱圓覆諸峯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
煙霞朝暮為先後橫亘連巨鰲飛墮集靈鷲九華
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
行有硤谷勝絕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秀
哀湍下絕壑電擊龍怒聞崩奔翻雪壑滑瀉瓊
麓窮源得懸流俯觀駭初蓮僊人寶椽閣白雨散
簷溜天孫拂機絲素錦絢清畫未懷登高賦意近

困馳驟窘於游暴秦百說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
復杯飲舊已約銘窪專細鑿留篆籀茲山緣未了
僧夏容宿留終當丐餘年奇探盡雲岫

鴈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
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穢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
平土調度急星火通負迫播楚網羅方高懸樂國
果何所食未有百勝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
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
豈樂速服賈盤盤鴈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
車人牛一何苦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求唐來幾焚蕩規制仍峻
整龍旂嚴繡座金罍散光炯嶽拜行且周常觀竊
欣辛青紅留壞壁兵衛自馳騁木杪見龜跌雄筆
映鍾鼎中和昔喪亂已溺寧再拯有來鴈門公亦
手探虎鯁經營入慘澹灑落出鋒穎凶豎竟自摧
神蓋益彪炳青山閣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
槐甲子誰記省竭來石門道煙岫接雲嶺霄漢瞻
上階濃碧挿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森然

心魄動冰雪妻以耿飄飄想倦袂飛下玉蓮并昨
夢知是非後此造真境妙香淨餘習灑氣發新警
鷗書來何邊素髮迫垂頰女壘展衰步似欲逐鷗
弄高柯月紛紛裝回惜清景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雨官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籌籌心不
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况是涉
長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為焦枯白凡應見笑此行
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早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
薄財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慈婦道化一州母女皆
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憚謂我六十翁齒髮
未衰落擊鮮日為具和氣動城郭為說婿女賢宅
相知有託乃公私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
今有為父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
芽粲粲彩翠翔鶴雛映朝霞諸孫獻公壽喜極優
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
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儘得誇
會聚樂不貴言剗懷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

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醪亦復拋
書冊提携兩童子款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幾
千里隔乘輿徑一來暮婚當遠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

留飲工作崇臂股半風滂風滂喜陽景旬浹坐秋
霖兒寒益跳梁衰暮苦難任病枕怯遙夜破窓風
露深兩年魏大名千門嚮霜碓客行足贈饋家居
但踈衾絢綵不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
哉非獨今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水姿出新沐娟娟倚清
秋昨夢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渺
林立碧蓮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
徒悠悠

野史亭兩夜感興

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
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窓響
疎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間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

竟爛班綴錦衫未與玉壺橋宅相望此孫惜愛均
氣命一宵誰奪去還有亡辜橫情鍾未難忘力挽
將安勝憶昔點絃初季女抱臨鏡灼灼芙蓉花澹
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綠餘荷柄嬌紅耿在眼
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贈鶯

鄰牆擁高樹深樾蔭樹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
處獨愛黃栗留姪姪如稚女笑啼啼又宛宛轉工
媚嫵佞窺疑欲下轉盼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尚記
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真累絲竹客
服仍楚楚宮額畫眉潤黛黑抹金縷恨不掌上看
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時時賈珠
來有唱當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莓苔柴門開曉日雲際青山
來靜中有真趣孤賞何悠悠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對明月樹影含清
華牆東有灣池畝枕聽鳴蛙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晉南渡河
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驎知
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
時聖為泣玄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
生神物似有恇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
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驎不立世百萬億中
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
坂路多閱馬敢謂群空如莫北孫陽已矣誰汝知
努力鹽車莫稱屈

畫馬為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驚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
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劫敵天門厲
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蚤

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蚤課諸女朝來飼却上
馬桑隔篔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灰
城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質直須如瓮許東
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絢

錄未到打門先自舉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
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
與荒山隣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陽春風
襲我我一尺雲芳香幽卧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
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郝平
晉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
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為絕倒君言夸
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恠
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由東隣崧高維岳古所
秩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石壇待騏驎宮殿突兀
松輪困上界僊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
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瑤華可顛蘭可紉
煙霞永隔塵中人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
能馴為我放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寬秦川圖 范寬
王政使同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
寬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

露清而妍雲與霞蔚幾千里着我如在峩帽巔西
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
晚矯首四顧心茫然全奉天地一大物雷雨頃洞
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
寬也不辨此派寧有筆如脩椽紫髯落落西溪君
長劍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
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
子胥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予七年過即城伯玉知子
而去爾後雖朝交而異改矣未嘗不以爲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圖
求子賦詩酒意無聊中地爲此畫本末元章景物有餘子皆題名元
章以爲中立而元璋以爲中正以子觀之此特
張蘇曾中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也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
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
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
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
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與極憂思集天濤雲關
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群雄可憐
當日周公謹憔悴黃州一充翁

寄答溪南詩老辛憲敬之

五年不喚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

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
門驚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犂青鬢無情忽衰素平
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
歸翫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編蝠掠面
莎鷄踞劍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
墓上曹征西我知嬾媿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
螟蛉螺贏安能豪

西園與定庚辰
八月中秋作

西園老樹挂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
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旂車發易水迅
迅鴈行沒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榮
獎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
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宮闕
雲錦重登月瓊枝春色裏蓋欄桂樹兩聲中秋山
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携出露繁來
人生無情波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
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爲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俜俜皆大專百年只辦作
朝三爭識群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淨眼妄賢無

根嗟自種天機嘗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都嘗聞令
 人却滄愚軒愚一蹴藩籬開廓空去愚軒虛室久
 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氣從神火俱長物豈有古
 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
 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枯棹賢抱篋病瘖能指跛能
 履眉睫雖存寧復動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
 從古最渠儂六鑿日相攘內不錙銖徒外重守宮
 綠壁考覆射懸虱如輪規命中天扣一洩不知止
 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自此方相多繞與警師論
 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
 廢而神行就今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
 藤莫作金鏡頌

雙峯競秀園為參政揚侍郎賦

江烟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
 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
 景費經營共愛移山入香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
 天長劍看崢嶸

西窓

西窓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
 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髮改尊酒自

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滄灣天無窮

二十五日鷓

九龍崗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
 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
 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脩整石
 壇花落松風冷嗚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鰲老誇見
 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
 人民非可憐殘殺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聞欽叔在華下

翰林僊人詩酒豪華生稽阮參遊遨山中草棘滿
 霜雪可惜柔家官錦袍聞君忍飢讀誰騷思之不
 見心為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聞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徃野人不是城
 中物澗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濕新爆竹聲待韶履
 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開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
 燈靜照寒窓宿北風夜半歌黃鶴田家閉門風雪
 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樓運寒落
 百酸辛憑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故人

女几山遊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
何言若箇男兒不湮阨相濡相向尚可活聯釜何
曾厭求索從知鮫鱈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擊自
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勦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雪後招隣舍王贊子藜飲

去年春旱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
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遠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
數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
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倭倭今年得田昆水
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隣牆有竹山更好下田且秫
稻亦良已開長溝掩烏芋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
能詩雅好客勤我移家來水旁一閑入手豈易得
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鷄鳴
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未厭早
腰金騎鶴非所望河爾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
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
熟梅花香高聲為喚墻東玉便當過我取一醉聽
歌長安金鳳凰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四合兒所歌

羊山亭招仲梁飲

孤城巖巖山四周外人乍到如費囚羊山亭前浙

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
月生涼秋世上紅塵爭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駉水沅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
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
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嘆

秦陽陂頭人迹絕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
朔來盡出牛頭入粗帖蒼髯長官錯料事下考大
笑陽城拙至今三老背腫青死為遺懸出膏血君
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饑摩寒拊孤孤博碑前千
人萬人泣父者夢見如平生冰霜統縵渠有策如
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已後三年
征早晚林間見鷄犬一犁春雨麥青青疑手令前歸
頭祖迫而逝者楚高家劉靈和史宰葉陸沈戶稅三萬斛百姓為之
立碑頌德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李之後十年手為此絕人為建碑所
國辛卯七月是司樹子被秦陽陂田賦而
賦詩李與劉守家克立故以宛丘實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
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更覺華
駕難為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水亦立無春容湍

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
眼芥蒂一洗平生胃當公怒擊散飛電日脚倒射
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馮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
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為堆歸來心魄為動蕩
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
得窮携壺重來岩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巨然松吟萬壑圖

留中刺鯁無九澤畫裏風煙繞一漚阿師定有維
摩手斷取江山着筆頭石林蒼蒼崖寺古銀河浩
浩松聲秋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
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
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
家書絕畫亦絕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
簧窓明几絮凝幽香元光以後門輪廢文士稍得
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
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稽阮酒
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為弓射
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西民風朴魯資贄疆文洽

未及武冠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
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徒筆陵阿房撐勝文字五
千卷靈臺架棟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
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繞得脩文郎悲
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眇猶
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庵連榻坐一甌春露

澹相忘

明昌寶玩解王中秘內府圖書印也越師有柳公權筆跡
歐米畫蹟山水以李成爲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繁王內翰于端章皆
第書畫詞賦聲譽皆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花竹之下密公益演起
諸亦以此論爲公郭龍雖畫錄公以爲當在水古無上君以吳諸人筆
畫畫實皆非其此也予謂及之得對公自觀也及所書者有如詩樂
如庵小筆越王諸子推得軒寶墨與未活酒之句蓋寶墨云甲子三月二
十有一日爲補之首于柳城至覽寺之寫吾

荆棘中杏花

牆東荒蹊抱村斜荆棘狼籍盤根芽何年丹杏此
留種小紅藏藏爭春華野人慣見護不省獨有詩
客來咨嗟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艷自是官闈花曲
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
玉晚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香白十日忙殺
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着重情遮阿嬌
新麗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清荔落花紫簾拂床席
亦有飄泊沾泥沁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
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唯有落月啼栖鴉

太白獨酌圖 宣和所藏 李伯時筆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
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鑿歸來身散僊世事悠
悠白髮遠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
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
眠焦遂不狂張不願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
弄江煙

松上幽人圖 宋宗婦曹夫人仲婉所畫上有曹道冲題詩

秋風謾謾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
雲姿竹宮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蘇房芝人間女
手乃得之眼中擾擾昨暮兒畫圖獨在羲皇時予
懷渺兮幽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
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鴈迴今年鴈
逐秋風來春風秋風厲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
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舩疾於馬西湖十月賞風
煙想得新詩更瀟灑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即檢視日

後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錯
垣殘半柱乞漿得酒過初望曲突徙薪忘後慮長
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烏逸樹東家老屋西北
走衆木技撐留火住由來馬隊非講肄况與最牢
通過路聚塵託處何暇擇重為主人推漿候夏秋
之交十日陰抱被倚門愁且暮君問新居在何許
只去火餘纜數步學官分地與開冷使館有墻遮
雜汙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賴十寒一
暴半載強纔得安床置鎗釜紛紛暗被兒文笑老
虎般彪今幾度曾中廣厦千萬間天地一身無着
處北來衣冠日枯槁十九桃符傍門戶乾坤血肉
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懼上方下比良易見好惡
且當隨所遇仰看片瓦聊自賀疾過岩墻寧反顧
合歡明日召諸隣狼籍盃盤從飽吐

贈蕭鍊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元敬公弼半生夢與公
弼游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眉宇玉壺冰
鑑藏曾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
門水木無纖埃聞君家近公和臺仙家近日多官
府黃帽青鞋歸去來 時木耕老家甚急欲云

送弋唐佐董孝寬南歸

河汾績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
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
書開汲冢沁州破後石故在為礎為砥吾亦恐暑
冷十日來一觀面色為驚足為腫淡公淡癖何所
笑但笑弋卿堅又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
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却崎嶇在岡隴路人
本淡新有杜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村
不為留難仍從吏應如蠟本入渠手四座色揚神
為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派外更添增一董

蕭仲植長史齋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
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
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蹇并虎卧當
時誰有戰國策長史能云惜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外雷車忽驚墮天
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茫茫寒繞七箇蕭郎家世陵谷
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蕭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
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藏舟
夜壑未厭深隄愴有人來倚抱

送宋者參并寄潞府諸人

茅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壘破官豪眼孔十
萬絲未與書生供一噓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
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棗卧國
中腐鼠凡幾嚇王上青蠅非一箇荆人羨璞剛之
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
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接過

夏神霄道士古銅鼎

雷章著土紛朱碧秋茵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
中來應自杜康祠下得古人我得酒之傳摸索飲
器流饒涎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

舊聞鸚鵡曾化石不數鸚鵡能營刀縣官歲費六
百萬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偏壁水直
上文星高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銳無用試鷄毛

贈休粮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黃金鑄狄摘中林宴坐人
不知野鹿銜花峰課窳富兒盤饌羅糠葷擾擾飛
蠅復聚蚊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
相開玄聖栖栖此迴轍二十年前走鞋大梁當時
塵土因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
自笑道塗頭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
今年突兀家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
觴客長壽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村滿花柳山
靈為渠也放期世界幻入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
乞別作玉屑粧山川人言少微照鄰井准恰黃雲
三萬頃何人辦作陳瑩中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
官後若京師人嘗云南州有何
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高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
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真不得寧王天
人玉不如香綈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按羽衣譜疾
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鬪清都夢中令人羨華
胥何時却拉官墻聽不恨得身作李蒼

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
卧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
闕雲煙中望川亭上聞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

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沒薛王出
降民不降星元亂飛如箭鏃汾流決入大夏門府
治移看唐明村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
皆東關蒼龍西玉虎金雀餘樓上雲雨不論民居
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伎天財千萬古爭教
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
商人鬼巫好機祥萬夫奮鉞開連岡官街十字改
丁字釘柱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
官家禁晉陽

塘池

老暮食月飽後吐天公一目頻年替下界新增養
瞻户玉斧誰憐脩月苦郡國塘池知幾所碧玉清
泥水仙府小塘徐行腹如鼓大塘張碩怒於虎渠
家眉間有黃乳青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
憐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墓
當好看地沙即上青雲端

贈荅張教授仲文

秋燈搖搖風拂席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
曲欄曉辭元是寒蟬月中泣世間刺綉多絕巧石
竹枝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

乞東坡曾次丹青國天孫縹緗天女織倒鳳鸞
金粟尺截斷瓊綃三萬死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沒
海東星斗濕醉中握手一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
剩惜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雲花七言長詩此
中獨一句九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村落不
見人叢雪霏霏暗清晚華川百里如掌平關田滿
眼人得耕山中樹蕪亦不惡誰遺多田知姓名許
李申揚竟何得只今唯有石灘聲許致忠揚揚臣
中伯騰李神常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

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
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為

賦長韻于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蕤氳露嬌黃濕五疊湘裙輕襪積長粧午醉一
日聞白白紅紅摠報藉上陽宮女要頭冠墓駕雖
工破的難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
里移根洛陽陌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盃自傾
側明年為渠當舉白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綉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
可行此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
單望南州阜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
真往河南通奉亦不實榆長路

雲峽并序

君璋啓事西涼占對稱旨其還也行臺
公以宜和寶石為賦奇秀溫潤信天壤
間之尤物君璋因之曰雲峽越詞客賦

詩子亦同作

石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
研開寶氣崢嶸挿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鸚
鵡猶紈綺狂着奇章甲乙中禍項絕堪把耕耒不
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剗通有幾薰蒸似欲出泉脉
望滑定應凝石髓剗裂更華漬月秋辛苦詩儂費
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火炮玲瓏飛墜不
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憂
想熙春百花裏膏血網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為誰
洗主人天質粹以溫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容
北窓臥今古起滅真浮雲山人王子可賦石涼有石裂變華漬月秋之句

雲巖并序

觀州倅武伯英崢嶸人少日舉進士有
詩名其賦剪燭刃有帶殘瘦王蘭心吐
蹴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
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河東之冠貯書
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恣自他州移植為
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斷琴和墨皆極其
工嘗得宜和湖石一窠竅穿漏殆若神
劍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繁
水上濃澹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
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
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汾
晉間耳與定未伯英歿於閩中揚戶部
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
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
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輿張君之新軒
而此石在焉聖輿名之曰雲巖予問石
所從來聖輿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
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
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為好事者之所寶

玩似不偶然乃為詩道其故聖與三世
相家以文章名海內其才情風調不減
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關明
秀峰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扇頰紫煙著水往復還小憲虛明
相對不教漢官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寶石偷
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
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几上
看縑白紵青便千里潭沈日鑿餘空散漏天蒸濕
鏡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真有補陀巖觀州
愛玩頻滿核民部平生幾薰沐藏舟夜壑未厭深
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時時自
有人只欠宜和鄭先覺為君留寫五湖真

劉遠筆

老腕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強猶百鈞惜代變化太
致猶嚮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
劉新而熟謝郎神鋒恨木橋雖然豈不超人群三
鐵鷄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
酒為汝醉草垂天雲

後補定化事
見唐始傳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君聊城欲
二載喜見周叟醇而溫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
報如子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女饋不死天所存鄭
孫毛骨殊秀發寶氣鬱鬱含朝嗽穢聲嘔啞聒朝
昏種瓠五石當酒尊走翁福祿知未艾昆弟和樂
連棟根白髮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濬全欽叔賦

劉郎著手軋坤了未嘗與梁分九州李兒叔綉自
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濬雖神自次已無策又寸必
事唯上沅蒲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冰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人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
茅屋裏裏西家掠杜錢津津喜色見眉宇我我青
戒當眼前蹇履裡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庵

小智眩篋蓋所羞大智移國鬼與讎浮生區輪兩
孟湖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荊州免三窟古人今
人路一丘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警家洲

過井陘

北山亭亭如驕嶽南山矻矻虎翹首土門東頭望

井陘婆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蒼菜白鹿祠前一杯水蒼顏聊為沈塵埃

此奇

太茂維嶽古帝孫大朴未散真巧存軋坤自有靈坑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階樓觀蒼煙色誰能借我兩黃鶴長袖一拂玄都門

天匯山

九州上游推大禹獨恨山形頗稚魯天匯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鏡未考古八窻玲瓏透朝日洞天慘澹巖雷雨花錦石架可喜乞與雲烟相媚態半空擲下金芙蓉想得飛來自玄圃傳聞絕頂更靈異云是清都辟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泠泠已輕舉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散亭不著翰宣城斷岸何緣此天姥酒舫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流塵土喚起山靈拋石鼓漢文湘妃出歌舞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山川石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胃中奇誰言手揮七

絃易大笑禿頭真絕癡北風滿蕭路何永流波湯湯君自知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鶴書足

常山峽生四十月能弼管作字筆意開

亦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群屬馬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虫四鼠未有三歲強黑鷹破鼓自神駭黃犢放脚頑眺梁只知見絃即塗抹誰謂轉腕能低昂渠家兩公破天荒劉輝夢靈果專場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香山者此却晚出西樞房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地怪見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滿恒陽教官連被鳳冠諸瑞物多生金粟阿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垂張明年作字一文大富有犍角雷光芒迴頭却看元叔綱鼻涕過口尺許長常山白高齊第三子也

贈利州侯神童生二十四月識字無異

牙牙點點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未正已能見書識姓名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

曾文字中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洛誦難為功土中松柱龍爪脫萬牛丘山起象末君不見黃金寶

禹翳翠青未要春官許衣鉢人聞失却麻神童明
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
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吐焰如長虹見詩

真官牧馬圖息軒畫

曹韓畫樣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
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蕭然更
覺天機深真官有知應解笑世無坡仙誰賞音

紫微劉文山水為濟川賦

畫象李范真勅敵方外只今誰第一自非劉宗蔡
酒阜昌孫未信僊翁輕落筆長洲遠浦各清冷萬
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安餘典
刑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生右丞畫雲捕魚圖

江雲澗混陰晴半沙雪難離點江岬畫中不信有
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媿未能扁舟蕭
散亦何曾白頭歲月蒼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暖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邵伯祿之父

邵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慮日風流若似靖
南湖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村落自由身畫雅扶
携竟更真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眉宇猶津津好

著寒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靈宇燦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
表來自訝清涼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
影想依然當時膝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忽
見畫圖疑是夢而今塵土浣華顛本送字今改作院
廣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准太平散人題詩東顧自
已進仙府恨君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光君子善治宜游
西溪僕以畫子備焉乃贊也此圖求賦詩感今懷
昔為之喟然故篇中有及癸五十一月三日題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祖二世相遠封

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
蓋有之予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予言魯
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為請予字之世公
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

昌黎諸韓散蘆龍魯公相遠開邑封厲行先後六
傳中大奈高文紀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
家餘素風汝州有子今成童攻古制名龜筮從貴
以道義飭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貞而絕俗執子
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頌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
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凡聖與求為兒子阿

平制名予名之曰琬以仲耽字之小字
明後有善構之義焉詩不工當今阿耽
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絕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梳
不前啼声如聞過秦篇陳王入門漢帝賢新軒文
筆九翻翻大弔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
默之冬客須城問平之年幾五齡適公為兒求制
名兒名從虎王與井仲耽為字以字行佛書舊說
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還我明看兒
着脚青雲平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

楚字韻

瑤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
關元四海歡聲沸簫鼓兩都秋色香香木三月阿
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別離情可是田郎心獨苦承
平舊物覓裳譜寶氣輝輝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
歸滅沒燕鴻下平楚

送崔彥臣北上

子真抱閔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
紳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耶

夢臣崔卿玉樹清姿土門華胄成童授
學與難俱興肆筆成書倚馬可得難必
水之洋洋堪樂舞門之穆穆方開借歲
月之虛捐欲雲霄之坐致過順風而縱
大壑其孰禦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
行矣詩以勸駕序寧闕乎癸丑二月望
日新興元某序

并州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
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
臺氣羨新由來草創資潤色况復天造須經綸他
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送王彥華

中朝名勝龍山莫喜色門闈得佳婿一朝天府劾
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
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衿日殷重遺山為拊摩東
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且決巍科

李成之王彥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
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

子雲寂寞將誰親廷之麤豪意自真君家公婿兩
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腹俗士無風神紅珠女

兒齒裙新一杯香絕韻亦絕只今唯有醉矚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意功名咄嗟碩野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謝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鋼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八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須論蚤計晉人稟賦例真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絕解移人潤之實甚美故天當以風鑿自負矣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道人醉袖蟠蛟龍掃出古木牙須雄開卷飄飄來陰風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礴非象工遺山筆頭有關全意匠已在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送張書記子益從廉相北上 并序

子益省郎觀國之光從公子邁揚雄詞賦哀惜力於吹噓御禹功名本無心於

祿仕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聳壑昂霄今已信康侯重接拜寵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駟日駸駸莫把聲華動壘關東方音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密楊雲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絕似銅駝洛陽陌湖亭轟醉卧春風到手金五不放空鷓鴣山一帶傷心碧羨較孫郎馬首東

汾亭古意圖

允氏義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辨典南華鼓胃然慶興知經幾今昔淳朴別有一山川白雲亭上秋風客不比僊翁甲子年阮以宋邦歷明國壽和開現公位皆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雲中社大華志與張郭年相若而直屬不下古人為撰廣道作命亭古意標識雖無有處外意為題四讀其後神仙張果生帝先甲子年歸家京傳習用之故末句有及太原贈張孝遠

太原贈張孝遠

并州城邊十月未清霜接狻風入骨因君夜話吳江春酒先漱盡金杯滑開騎跡去城沒當年雙君俊於鶴平生戎亦識有人惆悵泥年如電抹官家新築文昌臺蒼生不憂墮巖崖眼看東園奇士浦如君豈得薦蒿萊衰鷄未鳴子當發明星煌煌

大於月野夫一笑冠纓絕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周官武臣奉朝請劍佩束縛非天真世間曾有華
陀帖神物已化延平津朱狂筆照萬古北宋華
書純九人今日雲臺見遺墨黃金牢鎖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王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關石嶺都
幾程客夢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儘著筋
骸支世故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
城百家家有山觀面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
園不謂金山舉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擁腫形棋
一夸父媮媮正有小娥媚却立不容觀杖履就中
抱攢尤峭拔望見韓山即攀附韓王若頭四望闊
全趙宋如終敵聚眼中塵蓋天上來泚水鼓旗紛
僱什漢家威靈萬萬古石子連岡猶虎距夏秋衆
整會鹿泉浩浩滿聲瀉餘怒西南諸峯不知數滂
海鯤鱷兀背霧霏煙空翠有無中百態陰晴變朝
暮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展表步學倦不愛
徐童花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若氣
崔嵬如有助巖居枯寂朝市喧喧奔兩間差有趣

得行固願留不思深坎且當隨所遇何曾萬錢何
用許方丈有山容下筋管城初無食肉相黃帽非
供折屣具明年高築野史亭天已曼排看山處多
勉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一本尚勉不
亭天一柱在方杖
有山容下筋之下

過劉子中新居

鄆州城隅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
杏花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
鸞餘百軸大兒踉蹌扶書歸土銜疎烟純一粥微
官枉負半生閑也着區區簿領間何時却與溪南
老紫蓋山前共往還于中舊與溪南詩老
年秋之游故有下句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遣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雜言

去歲君遠游送仲傑出山



去歲君遠游今年客它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
 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遯芳偏處處金
 鞭斷折驥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
 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準金眸玉爪
 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烟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
 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
 沐水迢迢入秋草擎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
 枯槁破屋仰見星疎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劍為君
 鳴不平泥途久尋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冷鄧州
 大師材望雄愛客不減奇章公軍中宴酣茄鼓競
 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鼓吹已竟南
 夷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
 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沄云石
 門細路蒼烟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
 雲菊源不逐時事改芝嶺自與商顏鄰他日想思
 一廻首漁舟時問武陵人

欽謂欽叔京即京父也
 樂天書以微之為微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頗怪昌黎公亦復為世
 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壘二酌喉
 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腹連綿五六酌枯腸
 網如醉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俱央百
 飯亦真物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
 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唐滿六尺鍾萬
 言黃石策八陣菱州圓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
 雲指爽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
 飲燕市擊筑聲鳴倚天長劍掃少室頗欲四海
 皆東湖鷹揚虎視今馬如河山水隔黃公矐脚孟
 直待秋并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計生白頭
 捫參歷井無危途策不滿腹良區區就令一朝便
 得八州督學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
 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
 虛為室月為燭醉到不用春風扶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
 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為解蘭綬塵纓
 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處功名閤中得君作
 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

為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遙相迎長
安市上見李白為我一醉秦東亭

嵩山玉鏡

玉鏡見何許今且東山階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
輝光輝奪人目艷灑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
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
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為問岳祇山
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王國萬文先芒
徒爾為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為群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
起伏山之根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
空谷絕襟聲長路無行塵呀呀畜涎口耽耽關城
闔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叫斷秋
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
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鏤柳瓢朝傾荔
支綠螺盃暮捲瓊珠紅此酒誰所留今日乃汝逢
仙人一丸藥洗我芥帶胃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

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
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為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
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
未公安得清江變醇耐盡迴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據朝粟暮分糠但今年移家入
城市飯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囑呼
運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柳榆三冬充園冊
牧豎叫語處濕薪烟滿眼破硯冰生須賣符與行
藥不養堂堂無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
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
結交王與李神中頗有魚雁圖文武志磨誰不如
不能拔劍斫蛟經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為堅坐守
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
為數囑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疎

寄趙豆之

趙時在
龐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
官煮芻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華川今禁土莘川
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喚兩舊聞抱犢山摩雲
出蒼稜長林絕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煮稼當果穀煎术甘餽餽此物足以度荒歲况有
麋鹿可射魚可鬻自我來蒿前早乾歲相仍耕田
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
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層不
長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昔秋風起羨然吳
中張李鷹

暇忘聖畫龍為劉鄧州賦

諸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
堅筆始覺衆史欺庸愚歷風萬里來白浪橫江湖
一鹿走海若再顧失天吳浩蕩明河翻尾鬣慘不
濡只愁紙上出雷火搏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
與化俱滅沒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觸乃今
縮頭隨巷舒怪得堂堂驛御史平生長有兩隨車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馮心秋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
陳昨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
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由東隣擊鮮為具非無好
事者天隨祀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
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途遠白
髮刀頭一幅巾豈年鄉社樂閑身蹇驢馳入醉鄉

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

紀翁種杏城西垞千株萬株紅豔新今年來食好
天色晚氣鬱鬱含芳律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
染煩花神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烟非霧非卿雲未
開何所似乳兒粉粹深絳唇能啼能笑癡復駭直
出百子元非真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隣陽
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時輕颺就中烟燭尤更
好五家合隊號與秦曲江江頭看車馬十里羅綺
爭紅塵陽平一邑多詩家主人買酒邀衆賓花時
有成約恨少揚子張吾軍落花着衣紅欲紛四坐
悽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真
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關身芳苞一破不
更合且看錦樹烘殘春

送李奉軍北上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
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濺別離間今朝送君
行清涕留餘潛生女莫作玉明君一去紫臺空環
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
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

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搏一衣敝緼袍一飯苗蕝盤
歲時壽翁媪團樂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
爭似絳衣起舞舞春欄班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
地遠馬羈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憐在
頻扼胡嶺上一迴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
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閑象鷁一朝散孤雌回顧聲
悲酸寒馬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黃華墨竹 為郭補

古來畫竹專右丞東坡欵袂不敢評開元石本出
摹寫燕市駿骨皆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盡形
一為坡所賞四海知有貧營亭深衣幅巾老明經
老死不敢言縱橫豈知遼江一派最後出運斤成
風刃發剛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與刑月
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嬌媚略似萱草
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
字歌傾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超生怒虎嘆墨
成至人技逸不名技游戲亦徒通真靈百年文章
公主盟弄山見之踞且擊聲光蕭塞天壤破識論
今着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悲耶嘯耶誰汝令
只恐破窓風雨夜怒隨雷電上青冥

汎舟大明湖 不詳子

長白山前繡江水長放荷花三十里香山水底山
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灣天
公擲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盃酒昨日繡江眉曉
間晚涼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
水芝香狼籍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
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着風探誇白鷺
我時驂駕追散仙但見金支翠蕤相後先眼花耳
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喚取樊川搥醉筆風
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一句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團今日折歌聲滿耳何
處未揚柳青旗洛陽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鍾暮鼓
無了期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
首六國印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耶時一
盃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軒奇秀益
可愛蒼茫失層疊解駭見紫帶浮雲自來去盡巧
寧變壤具控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

知擁髮依鬢如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
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開在
烟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
平遠摹寫誰有章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藜藿麥三冬一榻軒與齊監河貧粟困
欲死望望江水瀾塵泥故書一束手自携汴兒跳
梁翠女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
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如牝牡黃與驢只如黃金
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着百不問
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黑於漆昨日把芻今
扶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
風兩淮多鼓鼙軍中少年舞荒鷄因君南望一大
嘆落日澹澹青山低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鰲昂
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陀我從汾晉來山之面
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烟景獨覺蘇門
多湧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鬻沸灑水
源濟淪晉溪波雲雷溼鬼物窟宅深蛟鼉水妃簸

弄明月幾地巖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
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湧麩
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衆峯出千
鬟萬髻高哉我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烟蘿山陽十
月未掃落翠糝雲梢相盪摩雲烟故為出灑沒魚
鳥似欲留婆娑安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
不返六龍忽蹙蛇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
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為
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南冠行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
氣重頽垣敗屋深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
枕留餘潯曹侯少年出紉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
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窓底王孫上客生光
輝竹花不實鵝鷄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喚得
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
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嫌
吳中周郎知曲悞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
窓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
典鷓鴣表展轉空床卧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

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駭雲雷曾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臺願與竹林秘阮同舉杯即食程程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素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黃人間愁撐篷裂月不稱意更與倒翻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益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州鶴雋永不羨大官羊矩燈繁千移近床秋風吹簾月轉廊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橫沅湘湘妃漸迷望不及金支翠鬢滄飛颺漁父話獨醒孺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東家女兒綉羅裳銀瓶漏酒勸客嘗一酌均妬顏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避酒不肯與畦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唯有趨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驪圖并引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曾以鄉賦兩魁鄭州然其資侷儻所以自望看

甚高終不樂為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滌里社以詩酒自娛買田南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事平日與賓客酣飲歌管蒸輿窮日夕不少林家故鏡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已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游如館銘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大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棄瓢詩可見也曼曼蕭蕭兮羅秋千古香淚水自流吳越兵爭竟何得風流翰與五湖舟嘗雪中騎青驪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驪圖之句其子文熾北渡後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賦詩文熾負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

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故
為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汴梁高樓管
絃裏成阜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管捲孤蓬
異色變滄澹元氣開洪濛襄陽湖陽詩境在極拾
物色真難工青驪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
翁少日骭麟今龍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閉門
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湖魚龍寶華世界瓊瑤宮
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
濛濛鬱鬱梁宋郊翁家出強宗許與必豪右收入
尊侯封警翁年十八九弄筆學彫盡疊取兩解魁
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劔事猿公正隆適南
征疋馬走從戎墨瓦磨楮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
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劔田間就春農仕宦
不依邴曼容醉鄉自愛王無功鷄臨從渠致鐘鼓
野鶴立合揀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
兩小船綸竿挿紅蓬高亭出秀樾窓戶連青紅清
颺隨睡興顏色赴吟筇門前車馬來日曠日不供
但苦佳客少焉知清興終看翁燕歌詩調感鷗夷
老子如兒童雄吞已覺雲夢小寒縮筆作書生窮

當年我得奉談咲晝夜肯放清樽空東家西家不
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者舊今誰似惆悵相
看是畫中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暖杏花見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
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寒人催愛花
被花惱不徹一日遶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
欄開成團稀作顯小蕾從教結竭封繁枝未要晴
雲最兩月不舉酒半歲不作詩更教古銅瓶子無
一枝錄陰青子長相思今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
妨遲一月加解買魚作與解宋
先生李知幾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髮紅顏醉相扶堯時皇貨未
全散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
先秦迂儒強解事極口譽堯初未識堯民與酒同
一天此外更誰為帝力仙老曾經甲子年歲將陳
迹畫中傳山川薄朴忠當眼迴望康衢一慨然不
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錢堯甲子年仙
人張果事

贈荅趙仁甫仁甫名復雲
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曠以真昨朝識君向所見勝所

聞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
鷄群想君夜醉邊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香紫
綺夜車最鳥紗中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
醉夢間失脚墮燕燕萬世一旦暮萬里猶比隣世
無會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
手一盃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
新都門迴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黃榆嶺

北厓玄武暮然黑如積鐵東厓劫火餘絢爛開錦
纈就中嶺頭一峯凸樸奇剝費寒雲幾千疊摩圍
可望不可到青盤無梯揀叫絕林煙日射彩翠新
畦步疑有黃金闕畫工曾次墨汁滿那得水壺貯
秋月直須潮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帖石
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黃榆三十
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駟豬行

公山蒨苗多費力辨與豪豬作糧食草庵架空壽
丈高擊板搥鈴關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
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駟豬似穉屈放教田鼠大
於免任使飛蝗半天黑膏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

中無樽木長牙短喙食不伴過處一抹無豕頭天
明攏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澗流早乾水溢年年
日會計收成線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借石都能
費錢直兒童食藥須愛惜此物群豬口中得縣吏
即來銷稅籍

蕭臺感遇

裝四五岩上浩歌弥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乍明
滅地古是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
鶴亂踏枯松折蕭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
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空疊水泉出沮洳一綫僅
不絕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太道既
下表日鑿聰明開玉從珪璋毀木以青黃災天和
散不留去浪無東迴咄咄此老蒼耽僻仰怪魁克
年生甲子含德如未改探枝野鹿致足樂火倉屋
居負所哀史筆亦辱詎何曾校計識與材纏身正
有一文髮直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黃冠師金丹羽
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
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續絕四悔隘九該
秘康養生安在哉

水簾記

吳興同社仲樂賦

黃華絕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
易得世俗名取香壚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鯁欲
滿平生曾豈知早久泉脉絕快意一濯無由供神
明自足還舊觀湧浪爭敢微靈通何因狡獪出變
化勝驟轉時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
搖秋風稱奇叫絕喜欲舞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
清涼巖玉鏡崧丘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書
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拊掌應大
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缺谷聖燈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井底寶巖三十里舊聞聖燈在
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
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烟峯頭一燈
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
珠散迸玉丸走杵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搏華麗
清圓自珠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
豈知心光毫相有真過物外恍惚終難憑傷儒心
魄為動蕩存拜中虔謝靈貺何曾辦作劉更生下
照乃辱青藜杖昨朝黃華瀑沅神所憐今朝金門
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榆莢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莢絕可憐榆令人暇何
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聲吹暖賣錫天家人鑽
火分青烟長鈎矮籃走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
飯雲子白剪韭青玉圓一杯香莢薦新味何必烹
龍炮鳳誇肥鮮果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
遷夢中鸚鵡亦大樂隨意飲啄真飛僊先生捫腹
一莞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門
熱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
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練一俯半尖浮園神蒼烟行
行下絕噉招提忽當眼未到倦不勝小憇遂忘返
玉泉一杯甘以冽未須張陸誇冰雪主人不在客
不留烈風崖下風颺颺石頭路滑馬路怯山雨未
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露村墟絕蒲酒漉
雲壓屋風打頭僅得羈御脫疲馬只知龍山之神
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詩人晦暝變化千萬態盡出
風雨元非真山靈亦愁歸後夜半面時時見雲罅
天瓢細洒供晚涼不似草堂迎俗駕昏陰一掃群

峯出一洗深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輪月山中一石迴萬牛况是一整徑一丘不如一詩招竹入南州先生興來時卧游

游龍山

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雕鏤是時山雨晴乎田綠油油並山涼氣多况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萬擊琳球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骨衣樹打頭惡木拉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瑤臺回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舟碧欄不收天關守虎豹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絕頂縲縲之飛樓百花崗頭藉草坐瀟灑正值金蓮秋亭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澄高攬元化快如鷹脫鞵山靈故為作開闢巧與詩境供實搜白雲何許來纖絲弄輕柔蓬蓬作霧湧飄飄與烟浮玉衣仙人鞭紫蚪翕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初疑陶輪北運甕今悟夜整真箴舟劫石拂未

窮祀國浪自憂斷鰲立極萬萬古爭遣起滅如浮漚快哉萬里風一掃天四周誰言太始再開闢日馭本自無停轡舉手謝山靈就無清涼毫相非神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晏投黃華挂鏡臺天壇避春濤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有中隱然復有此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絕唱須一酬為君探囊擲下珊瑚鈞白雲相望空悠悠異時華表見老鶴姓李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陳季洲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沙朝發忻城暮隴隴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春更晚雪花茫茫揚白雪純千山高寒然雀榆葉離離小蕪蕪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寶杖金盤陀孔璋文筆妙天下軟勸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雨擁海駭雲筆頭注快如懷素書布陣狂笑劉叉罵冰柱李汾王鬱俱灰塵天意乃在潞陽陳舌吐萬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瘡痍誰作東山謝安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鷓君上池水眼中之人不易忘誰作冰炭置我腸衰頽明鏡兩寂寞別意

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塵觴

送戈唐性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履羅間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
最上指冠蕪蕪豈肯俯首春官科軍懷變生十載
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戈宋共有無行葦許之
為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
看人不覺醉使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驚飛法當壽
况是丹房藥鏡皆心火崑崙神泉漢求芝乞與餘
膏潤養打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垂直鈞愛
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鑪中
淚不獨蘆全并馬異蘇州常郎交分深香山白傅
金玉音借渠兩詩罵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
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主從情
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号日千
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皇山中青蓮羅寺高住嘗
從程內翰天益問學於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辨此何雄
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
九塊扶搖九萬里未可詎齊諧秦皇憺威靈茂陵
亦推材華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

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忘法登

頓恁恹自遲回借無賞心人確然盡餘杯夜宿王

女相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鷄鳴

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

生幸甚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鞵

孤雲拂層崖青壁落雲間眼前有句道不得

但覺胃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

蓬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獲
驚過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深孫
不產生虎穴生虎子陸地骨露成拳頭為城尾為
旌畿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見
行且止老夫從旁當說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
雷動風行自應耳兼蒼不采今其始

蓮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蓮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樂府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從破樹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
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鶴舉大吟人
間爭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警兒女古
來多為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掃千年虎豹守天
門一日牛羊卧秋草

蛟龍引

古劍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
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鑪烈焰初騰精橫海已
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
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
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缺
嘆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
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
烟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
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
上岳陽樓

孤劍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劍詠門外山鬼
泣清霜稜稜風入骨皎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
飢縛壯士僵卧時自惜黃鶴一舉摩蒼天誰念樊
籠束脩翼

渚蓮怨

阿婆何許來素面浣風雨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表表春風前天上仙人王
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
金縷盤雙帶雲裾踏塵沙一片朝雲不成兩被風
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思澤候金鞍綉帽亦風流
不煞典取鸚鵡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悄
無主燕子不來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琶
得私語無情難勸翡翠兒有情蜂蝶蝶蝶蝶勸
君滿酌金屈卮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
來一十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輪轉鮫
鷄絃中杜鵑哭塞門憔悴人不知枉為珠娘怨金
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
雌蝶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
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着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
銷骨落花絕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國香十圍萬
統看不足兩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
州皆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盧
著千金買病酒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盃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
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烟細雨綠相和惱亂春
風態度多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暮折何朝
暮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
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
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柔條莫再生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疎雨坐倚薰籠時獨語守宮一着死
生休拘走鷓鴣其為女雲間蕭鼓夜厭厭禁漏難

將海水添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
把丹青愁返壽不知猶有竹枝益

歸舟怨

波頭楊柳青俊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
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櫓聲北鴈鳴嚶嚶
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
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
馬過一特迴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
瑤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
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寒落芙蓉秋水寒并
刀不剪東流水相竹年年露痕葉海枯石爛兩鴛
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
為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頰如花吳兒黛於玉天教並播居不着同被
宿美人一笑千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牆頭
無一物暮燬朝春一生足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
粧舉頭見卽至低頭未蓮房卽心只如菱刺短妾
意未覺藕絲長與卽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
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
汀草伴人歸鴛鴦起東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飛

涪川行

涪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
不撤粉綿鏡衣手自携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
大婿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
慵爺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
蕩子婦流落棄鄉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顏色嬌豔
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
簾複幕圍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侯門人不識道逢豪客問
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卽馳行素錦帕繫石榴墜
發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花驕馬四蹄風日
暮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霸橋東

黃金行

王卽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
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着詩貧子身子曾不
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兒
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抱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
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謔何曾夢見
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娼女書生徒爾爲昆陽
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困掉星斗一昔詩腸老蛟吼
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
佞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隋故宮行

涓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轉新長春宮中十
樹錦暖日晴雲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吳歌絳仙起
舞頻翠蛾吳兒謾說曾行樂三十六宮能幾多千
秋萬古金銀闕海沒三山一毫髮繁華夢覺人不
知留得寒燈泣秋月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巒鶴動星丈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
君長鯨鼓浪三山沒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間一卷
白猿書未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沉沉媿

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辨天公心
北風浩浩吹行客隴水無聲雪花白荆鄉墓頭秋
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股皮去時
魚難炊炭屨又不見散衣蘇李子合從歸來印累
繁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翁忽更化安能知大冠
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內地矛丸八長搥為官家金
印大不怕百死向以場捉却賀蘭山下賊金鞍綉
帽好還鄉

望雲詩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若蘭若霜早
彫美人亭亭在雲霄舞搖行歌不可招相絃沉沉
獨幽悠悠愁心歷亂如曳蠶金支翠髮紛在眼春草
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寒草離離卧榆葉長城窟深戰
骨寒萬古牛羊飲兗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疋
馬覓封候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此
風吹沙難飛重弓弦有聲寒欲折寒衣昨夜洛陽

未賜斷空聞插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日歸期
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車駕還汴
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迴勝雪自冬來二尺強今歲長春多
樂事內家應舉萬年觴 長春德慶
院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
街遠幾處春風揭綉簾

上苑春濃畫景開綵雲紅雪擁三山官牆不隔東
風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沉沉細雨中出墻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辨蕨
春色燕宿鸞鴛喧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官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
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龍德宮有五谿館
麗澤無柳西門名

探花詞五首

禁裏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沉沉綠樹鞭
聲遠嫋嫋薰風扇影閑

浩蕩春風入綉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
人管不用新即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欽正使才
情盡猶欠張即白玉鞭 李飲用二十七
少一歲人未嫌

美酒清歌結勝游
紅衣先為渚蓮愁
曲江共說櫻桃宴
不見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
蕭然逼人佳
筆已翻龍津
春色年年
在其著新
衙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
白馬如天練
朝出城南獵
暮趁軍中宴
北平有真虎
愛惜屢聞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瑤草芳
綠池珠樹宿鶯鶯
春風去後瑤草歇
來鴻去燕遠相望
鴛鴦不得雙
燕鴻天一方
娟娟愁眉色
靜與遙山長
錦衾夜覆羅薦夢
語相思怨月明
烏夜啼空闌
淚如霰

幽蘭

仙人來從舜九疑
辛夷為車桂作旂
旂旒導前杜若隨
披猖芙蓉散江蘿
南山之陽草木腓
澗崗重複人迹希
蒼崖出泉懸素霓
儵然獨立風吹衣
問何為來有所期
歲云暮矣胡不歸
鈞天帝居清且夷
瑤林玉樹生光輝
自棄中野誰當知
霞雪慘慘清入肌
寸報如山不可移
雙屨不返夷叔飢
飲芳食非尚庶幾
西山高高空巖微
露繁無人為湘累

山鬼切切雲間悲
空山月出夜景微
時有彩鳳來雙棲

梅華

去歲梅華晚
今歲梅華早
和羹要佳實
春風莫草草

寶鏡

寶鏡掛秋水
青娥紅粉粧
春風不相識
白地斷肝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吳兒沿路唱歌行
十五五和歌聲
唱得小娘相見曲
不解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
斷岸長堤是陣雲
萬落千村藉不得
城池留著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
單騎駛入動數千
直使今年留得在
更教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
漫漫江水遠城流
頭得一身隨水去
直到海底不迴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
踏碎鴉頭路更遙
不似南橋騎馬日
生紅七尺繫即腰

屬屬相送過河來
人歌人哭屬聲哀
鴈到秋未却南去
南人北渡幾時迴

竹溪梅塢靜無塵
二月江南烟雨春
傷心此日河

平路千里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兒即小小孩三百年來酒

養出却將沙漠換牛羊

飢鳥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

萬里若為白骨便成塵

黃河千里拓兵衝震孰分明在眼中為向淮西諸

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五言律詩

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嘆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

沉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

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暮禽路中無曠迹喧外

有繩尋夢失名家算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

屋過雲深春雨疏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涼拂席

花氣澹盈襟宿鶯窺晨汲孤猿伴暝吟溪僧時問

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借臨觴得緩對阿兄園

聚日曾諾百年心

汴禪師自斷普照瓦為研以詩見餉為

和二首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斷火更奈苦心

何擬捷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水井字

書詠贈比黃金璞辭慙紫石歌遙知王音在洗耳

俟研磨長吉有紫石硯歌

點化鈿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

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

名塼佛廕淪空劫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

就師傳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霖霖水塔碎電掣玉繩

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擁海白散忽

成烟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瓢休盡遣上枯

早有他年

癸巳除夜

昂定周元重新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泛北歸

船身並枯蠅化心爭脫兔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強

留連往事青燈裏浮心白髮前更殘鍾未動猶屬

出京年

病中病因食積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寧知徒外腴文章工作榮時運迫摧
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梁無急爨山澤有
真臚詩信巖條戲方連鐵彈証監註紅忘後碩薰
黑見先驅股入投床仆晨淹伏枕呼萬錢誰嘔泄
一醫爾乘除靜伏心仍悖深調息亦鹿踟躕囚宇
宙渴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蛻霜松映鶴孤養和懲
往失凡名養和事扶老念時須杯杓歸神誓垣墻
任佛喻回谿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蔡威御毅挽辭

東海子門舊桐鄉色萑遷秦東海人威卿之祖持制公知州西家馬
芝蘭宜有種珠玉自成淵慈母依隣切名即獲譽
先豪華非日換信厚出天然詣理言猶訥持心靜
益專吟談千里到咳垂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鬢
得子賢通家仍孔李知已與玉田刻責誰斯切推
扶最所偏孤瘦平日託昆李再生綠摧割詩寧寫
精微夢或傳都將百年決一慟夜臺前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鴈野迥已攢

鴛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顯忽不用若
回家

陽翟道中

長路伶俜裏囊懷莽蒼中千山分落照萬籟入秋
風頭見參旗縮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此
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月觀知名舊池亭發興備露涼驚夜鶴風細咽秋
蟬綠泛兵厨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逐清景空羨飲
中僊

太室同希顏賦

壯矣崑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
形兩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巖嶽一柱在萬古壓
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罷縣人稱屈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鴈到秦嶺暮雲
平道踏衣從典風塵劔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
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技拙適時用年饑與食謀江山貧士嘆日月賈胡

留楚客頗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还我北窓秋

孟州夾灘飲水之御史取同作

美酒禁愁得芳梅發與繞紛紜聊且置硯磊故須
洗鷄黍成前約干戈有此宵平生揚大理惜不預
佳招雲卿赴石五日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意氣羨君豪健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泥弓
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鴈應為惜
哀勞

勝槩三州作

勝槩烟塵外新詩扶屐間偶隨流水去澹興暮雲
還吾道三緘口特情一解顏從今便高卧已負半
生閒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斷山深鳥語諱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
芽綠映高伍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鷓犬直變是
仙家

寄贈龐漢茂弘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

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鷄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恣
丘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國荒村自鷓犬長路足豺
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閑蔽微吟許行役屢斷不
成章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近得髯叅信知從免苑游文星映未卸勝槩減黃
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懷貢公喜塵土隔
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兩聲孤館夜草色故園
秋行役魚頰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
悠悠

得姪搏信二首

今日鄜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
斑隔關家仍遠羈縻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遠
秦關

既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

兼過眼書重展伸肩酒屢添開河動高興百迭望

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
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
花田不求千畝書先備
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
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 同仲

地古村墟迴川迴縣郭料蒲池
餘老節菊水引去
新茅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
迎門顧兒女今日
是山家

隱去初心在親朋復此借荒田
歸別業高樹表新

齋泉石深三迳風塵限兩崖
青山坐終日無物寄

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
墓田耕已熟碑石字猶

新詩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
三生可信否吾亦記

前身 宣和中姜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墓碑在馬家得曾上書
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碑文說地名白鹿原長壽村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
偃卧後歌卧長吟時短

吟鍾魚四山靜松竹一燈
深重羨禪棲客都無塵

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偃鬼跳果久群雄結構牢
天機不可料世細若為
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地
高閣門關九虎休續楚

臣職

海內兵猶喘天涯歲又新
龍移失魚驚日食闕麒
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國
春聊城今夜月愁絕未
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
夢中憂凍餒意外脫艱
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
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
門期

短日

短日磳聲急重雲鴈影深
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
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
音五年朝與夕清血幾
沾襟

送毋受蓋自潞府歸崧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遠
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群
飛必水真堪樂荆州况可
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美
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
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

魚異關山閩衛門骨肉疎幾時隨何舅盡讀外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譽禪枯耐寂象蓋頭茅一把統廢歲三條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史純張本山堂未買隣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秦彦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朵雲堆草莽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腸吊影雙蓬鬢携家一藥囊殷勤秦與李無惜借餘光

發濟源

早嘆今年刷他鄉底處歸處糧失先具步世本無機棄擲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媿汝遠相依

倪庄中秋 己亥

強飯日逾瘦袂衣秋已寒兒童謾相憶行路豈知

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曾看

荅潯人李唐佐贈詩

聞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放瓊玉豈應捐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王豚要人傳

陽興若

亂石通樵迤重巒擁戍城山川帶渟朴鷓犬見外干兩壩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中行由州入府地驛兵李馬若多由北路

懷粹中

醉解不復寐岑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未庵師日月淹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林時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遊七岩七岩

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閑同遊畫觀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劣得殘年唯有閑桑麻一村落鷓犬兩柴

關契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君還

取僊臺夜飲

求夜留帷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僊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坐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釀法新百金難看價一錢即醺人色笑榴華重香兼竹葉醇為君留故事喚作杏園春

杏園指紀子正家則為言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厨無肉書香霧有蟲深居誰不樂去声兀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刺借玉川風

南州

一室盆歌後供燕只短僮求風可無日牧犢未成翁桂樹春風近揚萸蟻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烟光藏落景山春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

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霧澄山寒渾欲雪水涸劣能水振厲時何有躋華倦不勝我詩聊自遣松液已香凝

予方礪松膠當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語勞生塵袞袞晚色鬢蕭蕭野曠無遺穗林疎有墮樵迴頭麥山嶺更覺馬蹄遙

寄王文德勅二首

以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情禁選留行客黃泥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擢

時事

孟津

清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

鄭州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綠驛傳失有興夢拜慈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鴈先為到簡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涼石潭魚近藻沙堵鴈留
霜吟語無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

重陽 馬偕詩
作金霜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
音輝海聞天濁堯年見陸沉鸞飛想雲表癡坐若
為心 南史王景文傳人居
貴要但悶心者為耳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牆宇有禮為空竟何
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晚夕少忍待

秋風 排牆事見王衍論云
排牆之聲猶有孔也

陽泉樓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儵然心迹清開窓納山影推枕得溪
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皆看錦
岵嶽

劉子中夢卷

寐寐生與死幻蚊為是真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
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疲勤花上蝶分我漆

困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秋綠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

明九日惜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統更
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窻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撥要深
移黃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冰熾晏典
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
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嘆辛苦惜
虛名

酬中條李隱居邦彦

州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
沅學道慙高步留詩惜暗投歸春如有便終伴竹
林游 邦彦自關中徙安者其季
父於樂寧故有竹林之句

送邦彦北行

此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涂即際隔詩酒重留
連白鶴歸華表青牛得老僊秦山好行脚倚杖待
明年 紫微劉大雅有游秦
之興故篇中有又

同莫文明秀山行

暮景披橫幅山閒二老同雲如愁成苦雪亦笑詩
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

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塗闊天低雨氣昏
綿山連漢壘汾水入并門
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樽
聯詩強一吹淒絕恐銷魂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游
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憂
老眼取無寐病身偏覺秋
邊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餘寒殢酒杯
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裁
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
枝勁雙語燕應自謝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教

為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
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知道
在貧何病官閑老更宜
相思詩酒社無計與追隨

京兆漕司官若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
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浮
簿領歸閑暖鶯花接獻酬
不知秋夜月何似度

公樓

樓巖雲橫野孤峯玉柱天
遙知開節日別破見山錢
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
亭中誰舉酒高興相悠然

間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
入簷看瘦影桂月見橫枝
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
西游曾有約到日更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凋不得過陽坡如見留
林烟常暗澹木葉自飄颻
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符
塵埃與風雨看待幾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
君情猶晉產去意已雕丘
遠出每為苦雄夸還自羞
君心未肯在應待肯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
秋知詩遣興未覺酒忘憂
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
放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

送關子實焦和之北上

秦府賢初取瀛州路不遠
謀謀在廊廟物色到漁樵
布褐豈終隱旌車匪見招
春風兩黃鵠老眼看

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珠林護懸險絕壁入清
深跨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未此老我亦
何心

婁生北上

并府虛荒久大城如廢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
閨六月甘霖決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
春珠

遣興

几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酸酒扶
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將但留強健在老矣復
何求

八月并州馬二時作

八月并州馬清汾照旅群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
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

隨君

示白誠甫

之子吟嚶竹通公欣樹蓋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
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

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浮水曉光動霸橋詩境同樹寒騎瘦馬認影識衰
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迴頭歌笑處淒絕意
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守故鄉
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烟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
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村靜鳥聲樂山依馬影遠野陰時泥閉冷雨只飄
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渺渺見
長橋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秋懷 崧山 中作

涼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浙浙掩霜清。
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
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鵝夜頻驚。
何時石嶺閑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 史院夜 宜作

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塊此身。
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
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難隨十九人。
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鷄黍約比隣。

羈懷舊鬱歲駸駸，擁褐南窓坐晚陰。
日月難淹京國火，雲山唯覺玉華深。
隣村爛熳鷄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
半夜商聲入家，廓北風黃拂起歸心。

僕射改醉歸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
詩酒共尋前日約，風陰新自夜來晴。
春波澹澹沙鳥渡，野色荒荒煙樹平。
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
是日相集序不至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爭，裁紅疊碧助春情。
忽驚此日仍為客，却想當年似隔生。
貧賈齋盤益憐節，物亂求歌

吹失歡聲南舟刺，有還鄉伴戎馬何。
特道踰清 唐李益賦我紅華碧巧助春情易韻

橫波亭 崧山 師賦

孤亭突兀掉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
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
疎星澹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鴈秋。
倚劍長歌一盃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閣閣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斑斑也自圓。
共愛鮮明秋色，爭教狼籍卧疎烟。
荒畦斷壠新霜後，瘦蝶寒蟬晚景前。
只恐春衰笑遲暮，題詩端為發坐妍。

度太白橫往昆陽

斷崖絕壁裂蒼頑，竟日長林窈窕窺。
問著許煙霞歸白髮，悔隨塵土出青山。
飢吞澗瀝催人老，野鶴昂昂美汝閑。
畏景方隆路方求，南風回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 後一首希顏在徐州暮時作

暈卧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
屢新悠悠華屋高，黃意兀兀田夫野。
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
龔踈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
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
水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

鴈獨哀勞酒松早晚東行辨共舉一杯持兩整

懷益之兄 時在 閩中

牢落閩河鴈一聲干戈滿眼若為情三年浪走空
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
自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茄并州倦客切
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
雪美山家志憂只有清樽在暫為紅塵拂鬢華

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戲月無
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
水亦悠哉商餘說有滄州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即蹉跎門堪羅雀仍
未嘗益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懶廢一官元
不校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葉縣雨中 時在 早尤甚

春早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
枯槁客子何心歎滯留多稼即看連楚澤歸雲應
亦到崧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寄谷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忽影飄飄納候陰風聲浩浩息霜砧秋鴻社燕飄
零夢顛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
語伴撒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穎亭

穎上風煙天地迴穎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
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槩消沈幾今昔中年登
見足悲哀遠游擬續騷人賦所惜悠悠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班班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
三月頽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滅歸心長
與鴈相先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 叔同 賦

虎擲龍擎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
行陣萬古河山自壓門原野猶應壓青血風雲長
遠動心魂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却揚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凄然酒官未得高
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
息定誰先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遠

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速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
皆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
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時被命就公
訪先朝遺事

貴閭歸未復，寫輕天將五。福界康寧四朝人物推，
香槽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國亦能知，有道漢庭久
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孤南候。極星

寄荅景玄兄

故人相舍不相忘，頻着書來約對床。甚喜精夫與
手席，所憂薄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秦
山引興長。奮袖高談夜窻白，執時危坐聽琅琅。
復登堂字長古語景玄
去歲大為雅科坊因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遞斜。為羨高風安
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
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遣客待侯巴。

後濟別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
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重重翠蓋承初合，澗澗蒼

波春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澗煙塵。

劉文仲通哀挽

批宦深辜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溫純如此豈
復見，報施言之九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蒼
德幾人知。元劉文分平生重才薄，猶堪堪第二碑。

會善寺

白塔沉沉掉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
遺恨，世事康興無了期。勝槩只今歸鶯嶺，煙花從
昔繞龍墀。長松想走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用

顧領京華首，蕭榮南山歸。與夜漫漫長，門有賦人
誑。買坐榻無稅客，亦寒蟲臂。偶然煩造物，驛頭何
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楊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
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貴，一時燕
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為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祝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處禪，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
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

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塵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
堅白博士其堪補太玄孫况小疵良未害莊周陰
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諧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料無政堪
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遠床如欲語驚鳥啼
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祖
大山春庚行五卷秋受村節引單自
刺如故子莫有與舍若浪清之句

自朔潭舟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迎殘照入荒寒初無危鳥符
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唯
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等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為羽輕敵喪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
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聞一川桑
柘晚煙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岩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技林鳥雀不
暇顧移穴蛟龍應自逐便恐他山歲厚夜豈知高

獨有晴覽兩江合向西南開坐想風雲入鼓鞀
西南兩水
知合為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衙門在澗阿物外煙霞玉
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
傳塞歌歌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已沛然河潤定應連上
國雲來端合自中天神從法
賜從法蜂窠帶濕開幽障麥隴
分青入廢田共識使君霖兩手調元消息在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勇冠平日凍秋霜老去聲名只悶歲父老新來同
保社兒童久已愛文章蘆隨隙地皆成園竹放新
梢欲過墻為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窓涼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候謬君當略
彭澤地旋我亦笑長沙金釵醉舞迎春鬢銀燭光
搖半夜花只欠東山游鱗事不來堅坐看粉譯

信之黃杜論人皆
在而論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長年見早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
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仙虛
等漢官臺憑君攬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為解朝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蹭蹬中良醞暫留王
績醉新詩無補玉川窮駒陰去我如決瓊蟻垤與
誰爭長雄快筆槽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浙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
橫瀆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佛觀百年毛
髮凜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村墟空落暉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山脚

鞭馬忽忽去復還霜鐘今得見豈山千年香火丹
霞老滿眼興亡白水間壯志自憐消客路深居誰
得似禪關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香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携尊酒北江邊江流衰袞望
不極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
為發幽妍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文

芸齋浙浙掩霜寒別酒青燈語夜闌生女便知聊
寄託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
珠棄擲難明日候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為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靜無聞布鞵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為
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閑塵埃長路仍回首竹斗微
官亦強顏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峯如畫暮雲間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
有愧一特墨絙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岵誰
當辨苦音遙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息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次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為
漢用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
興事可常寂寞未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石門

兩崖橫絕倚山環草徑依迷方可分潭影乍從明
庭見竹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
隣唯有雲曳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計得隨君

獨峰楊氏幽居

村墟瀟灑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杖冠存
大朴雲間鶴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
峯如畫屏惆悵朝陽一茅屋酒缸茶竈員生平

渡湍水湍水作湍

悠悠入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閑
處著姓名誰造世間聞秋江澹沲如素練沙浦空
明行暮雲早晚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群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村墟帶晚鴉
采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
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馬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
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催寒鯨鯨入海涸分明蛇
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浹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積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
來信隄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交陽何
意熱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生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護秦關懦楚勇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
陸海漁家封檄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瀟

蕭戰骨來三十六峯長劍在倚天僊掌惜空閑

園城病中文舉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
詩思計拙唯思近酒盃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
外即蒼苔生涯若被傍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會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魏堪一葉航顛沛且當懲
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回
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舟鳳岡登眺

絳闕遙天露景開金明高樹晚風迴長虹下飲海
欲竭老鴈叫群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
計將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商憲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
窗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于歸田元有的親舒橫
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懶愧家人賦度彆

浩然師出園城賦鷓鴣詩為送

夢寐西山飲鶴泉羨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
整態欲吟暫隨塵土綠遼海故來人幾在華亭清

淡世空憐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追用座主開閣公韻上致政馮尚輪二首

岐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
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卓樞老歸千里驛白雲開
釣五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躋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
俗客老年爭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還元亮偶
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蕭浙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
年盡二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矣拙空墻無
穴鼠嫌貧西南遙望陽堪斷自古虛名只悞人

壬辰十二月率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被慈慈兄執鞭戴盆躄躄夢瞻天只知河朔歸
銅馬又說臺城盡林蒿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
及廣明年何時真得勢家去萬里秋風一釣缸
恹恹龍蛇日聞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
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寃瑛翰海包胥無
淚哭秦庭并州秦傑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籌籌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

移突爨足何人與共舡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
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荆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荆榛蛟龍豈是池
中物熾風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
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五靈宮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後道漸看遠
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
胥失舊遊去去江南度開府鳳凰樓畔莫回頭

求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茫茫野色動清悲洗開塵燬燬
繞定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備
與客心期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南樓高興在胡床十日秋陰負一觴庚老未應妨
嚼諫素娥多自怨昏黃此生此夜不長好行兩行
雲有底忙却恐哦詩太愁絕且燒銀燭看紅粧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尚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真
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鞮人
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着青城閱古今

取家外音
城食歸

喜李彦深過耶城

園城十月鬼為隣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
去屬羨君獨走北歸人言詩匠鼎功名薄去國虞
翻骨相也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說悲辛

與張杜欽

故人寥落晚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
向日酒草聊喜侶承平山公倒載群兒笑焦遂高
談四座驚轟轟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簾涼多睡思清一牕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韶
衰敵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
往鄧州城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教寒鷄不肯鳴

夢歸

顛傾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
國夢黃葉滿瀟瀟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崇亂來無
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蕭瑟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夢夕曛靜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
金賦祖道廬陳五鬼文地盡更無誰可置窳閑唯

覺并長動明年准擬萊蕪住寄謝東隱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共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護救通
吳會突騎誰當擣門細水浮花歸別潤斷雲含
雨入孤村空餘精淫傷時語留與景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特往高唐同

李韓之贈別二首

叔冠八座文昌府橫被三年同舍即蕩蕩青天非
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買酒頻流涕卧病王
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開塞未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
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千戈地百死相
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建豎終當鎗鏹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燭易盡楚
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程表衣自
合從高熱秋風一掬孤臣淚斗斷蒼梧日暮雲

望王李歸程

一榻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几歸途虞卿仲子死
不朽石父曼嬰今豈無義士龍沙元屐尺累臣駒

陳自舒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鳥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說說驚
坯戶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
事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
麩餅爭教淡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十嶺大定明
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持衰淡酒吳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
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
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癡能醫病頰肥鳶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
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清林寒食過明粧高
燭賞心遠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三僊祠

三僊祠下姓未頻憔悴征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
食酒燕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履破平

田隸已勻西北井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翰之仲庸還大梁

驛騎爭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聞懸
聲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淡孤
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山喬水滿蒼煙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籍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
瀟洒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
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仙

送杜子

洛陽塵土化襦衣又見孤雲著處飛北渚曉晴山
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
陵萬事非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窓夜不眠骨肉他鄉各
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拈擗聚蟻無多地秋水鳴
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菴吾欲選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杜亂後為黃冠師

少日先聲懾虎貔只今騎馬欲雞棲即鄴枕上人
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燕漁知有杜將軍桃

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嘗隨
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荆棘千年後金馬衣
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勞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
叔夜玉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
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鎮州興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
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
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別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
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
風四座傾別後放勳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示禪師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踈想
君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

悠耳外風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隣翁時

受禪老矣甚念汝
有巾冠故欲之可

衡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蛟螭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沉牛
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變
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
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興亡遽如此接連零
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欄干有竹思蘇
日一作獨先

望蘇門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斑斑太行秀發眉
字見老阮亡來尊俎開出岫暮雲歸有處接林孤
鶴杳難攀湧金亭上秋如畫興在青林杳靄間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鷄豚鄉社相
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
負半生閑。長河一帶八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飲鶴池邊萬木稠，蒼龍崖上五峯秋。藤垂絕壁雲
添潤，澗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旆，詩僊留
迹歎崑丘。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

池在崑山蒼龍
崖在五乳峯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
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
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王後靈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
公論，四海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
擬共青山。相思後日并州夢，常在瑯林照映間。

太行釀秀在山陽，嵇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烟設
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嗟猶在，雅詠風

沉豈易忘稍待秋風入，涼令百疊吾欲醉。冀堂

羊腸坂

浩蕩雲山直北看，凌兢羸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
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數懨懨，夢中燈
火憶團團。憑誰為報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列宿澄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名門。來時珥筆誇
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一片青山幾今昔，百年華
屋記生存。泰和遺老今誰在，向道其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危，諸曹小吏亦抄詩。座中佳客無
虛日，簾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花移舊巧，櫻桃和

露探繁枝書即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來

棟櫻桃皆當時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
自繞，金城白塔已相望。湯翻豆餅銀絲滑，油點茶
心雪蘂香。說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太原

夢裏鄉閨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
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

族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在王孝杜子兒
吟讀音處也

簫聲秋梧動晚烟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
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
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偏依舊僧窓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
難老玉女車迹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
自有靈砂來邊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棗華

桐川與仁卿飲

瀟瀟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
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落落正始後詩卷長
留天地間海內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餐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
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才禁人
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

柳麥榆椒寂寞處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
嬌直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

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談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書

少日驚飛掣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
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
雪短檠燈一餅一鉢平生了斷愧南窓打睡僧

別康顯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
豈敢耻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杜追
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窓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亭悠悠信轉蓬
事江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
慚愧雲間陸士龍

雨夜

夢裏孤蓬雨打秋
作崇識字皇鳥時所警
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
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輿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
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
蕭雲自可無千里
隱霧難

教見一班海內文章在公等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

新李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美鴻冥馬內翰元時御史詩有鴻冥鴻之句

草駢此日歸顏卷銅墨當時動漢庭華衰設勞紆

直筆御史見始之行通有發揚絳帷無復與橫經祗應千里并州

道常並虛危使德星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

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

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剩看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衛

堽早相仍歲已荒伶俜十口值還鄉空令姓字宣

時輩不救飢寒趁路傍行帳馬嘶牽頰洞空村人

去兩淋浪河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別寇先諸人

初八

東舍茶潭酒味新西城紅艷杏園春衣冠會集今

為風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

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高舍

或城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道編陸簡文

章爛蠲食蠹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
屬負喧牆壁中刺刺聞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鎮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閒情書空咄咄知

誰解擊缶鳴鳴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

擬漫崢嶸西窓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奎主開閣公命作

晚景蕭疎畫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

露見爛熳却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胡

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著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關閣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揀已然直教憂疾逸幸願贈官不暖如

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

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

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

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落錐織絳重曾拔崑山玉一峯木見連城沽
白璧香聞烈火燎黃珠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
魂耿耿胸欲昂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箕都事死東州榻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為騷人箋
楚北更禁書客陸秦坑石苞本不容豫楚黃祖安
能貸橋衙同甲四人三橫貫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
顏喜暮下萬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愁
紅血沾衣從來聖蹟褒忠義誰為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時真見抵深淵巨鯨有矧雖
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
好世空傳傷心鷄鴉洲遙淚却望西山一恹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

東麓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
粉澤素娥無意惜姮娥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
荒凡與刑劍看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見濺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拙筆尚堪凌
浩蕩舉盃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畫冰
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懸鶯

杏花二首 庚子歲 兩夜賦

芳樹春融絳蠅凝春風寂寞掩柴荆畫眉眉眉嬌
無奈齟齬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紫粉更堪燮
藥開蜂聲一般踈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一穗蘆鞭一穗塵西園紅艷眼中新帽簷分去家
家喜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繞
得綴芳辰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却標花筵上人

醉後

晏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
間酒崔嵬虛留座右銘身後山丘樂春草醉來日
月兩秋螢柴門老雨青苔滿一醉狂歌且自聽

賦南中楊生玉泉壘 壘不用掛細 而用盤條

萬竄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園更覺香
為累冷劑林誇漆點成洗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
過可憐生晴窓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中

以張題 蕭香 園為畫眉壘

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蓀床坐欲穿合教絕學到真傳清貧自苦知
何負神理無憑恐未然廉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
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

寄荅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
難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
放月輪孤并州命駕繞千里稽呂風流未可無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庵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便曲只知無
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為
家在自松三月春風滿桃李青青留看歲寒枝

赤石谷

林壑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雲來朔漢泉
秋早山近清涼覺地靈詩變鳥聲存野調關雉人
跡帶塵腥南臺說有金銀氣可是并汾成士星

山僧從謂之小五蓮九月
中時有雲並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橫經更幾人絲角未逢韓
吏部伏膺先就楚靈均岳蓮盡發三峯秀玉樹初

開三月春看取揚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

灑亭同麻知幾賦

零落樓連後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圓平野莽
無際水遠孤城閒不流元是海子也柳意漸迴淮浦
暖鴈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烟波
無釣舟

荅公茂

文昌除目入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
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
河病眼寬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應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繞
容膝驛路旆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逐敵寒直
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官寺大寂

縹沙層箬鳳翼張南山相望蒼蒼七重寶樹圍
金界十色雲羊擁直梁鳩團想從蓮盛日閱人真
是魯靈光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曹徽君子玉

結水歡游事已非秦山四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

元亮華朱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蟠
腹見囊衣視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隣櫛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樛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
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祕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
玉記諸郎靈均謾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

公為東家所
世微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鶴體直須浙米向牙頭血誓此日逢
三愁風塵生平備九沅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餅真
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鱸頭醉死休

玉溪 端氏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真欲盡崑丘玉漢如此不
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林影蒼茫開暮曉岸容蕭
洒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葦不注山 清甫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屏頰龍頭突出海
波沸鰲足斷來天宇開齊國伯圖殘照裏謫仙詩
與冷雲間乾坤一劍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鮮元生日 郭敏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仙詩鶯花到處供
杯酒霜雪何緣照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
子好男兒扶風里社他年看闕羨靈樞桂五枝

感興 會山 作

侍梯從昔望烟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
歷處功名唯有鬢飄蕭動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
公直見招五十三年等閑裏一窓風莽雨瀟瀟

晨起 壬寅正 月九日

燈火青熒語夜闌柴荆寂寞掩春寒歡悵已向杯
中滅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唯藥物一錢不
直是儒冠掣莫倚平生乎只有東溪把釣竿

無管仲山
別業故云

送周仲夢卿之閩中二首

狼藉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村離愁擾擾理
還亂來事恁恁誰與論瘴海漸添春浪闊冰崖唯
覺暮烟屯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漢漢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鬢髮而今滿
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西谷青猶峙春動長
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紙舟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地不計搏
腸裂老虎爭教有齒存神理定須償宿業債家猶
足視驚魂且看含血曾誰異猪鬣鬚頭是鬼門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巖閣

老天無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旋行
路景詩家新有入閑園地殫圍坐慙田父絮帽衝
寒恐僕夫故國煙花重回首蜀橙山齋記金壺

將上書莘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下乏小杜風鑑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
幕府不防幽夢落蓬窓驚鳥繞月枝難認羸驥嘶
風氣未降受惜平生請緩手一策休憶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間巷益蕭然
奴兼費頭如祿雅女跳梁優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米門食
客自三千松枝塵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即事 九先

適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
燕領造物何嘗戲鼠肝會最指天容我懶鴟夷威
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卧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
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鷄鳴皆有角長先
短果如何乘閒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晉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江山似許供
詩筆康瓠猶能到酒杯賣細買牛真得討腰金騎
鶴恐非才游從肯結鷄豚社便約歲時相往來

弘州贈曹文子玉

丘園舊憶詢幽及菖福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
遺老歲寒松栢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
盃俱眼明來往裏險從此始剩將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蕭蕭窓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靜坐且留觀
衆妙還丹無用說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
秋身後名解道田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窓竹動秋聲蒼間白雲澹以成白雲朝來本
無意白雲暮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後醉季主唐
生鳴自鳴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允

仙顏迷離望莫攀爭教失脚下高寒吸殘瀨盡瑤

窓曉搗盡玄霜玉杵開顧影乍疑雲外見馮生何
似鏡中看褐衣擾擾皆三窟幾在祥經咳唾間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歲詩卷

見約題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攬

奇秀更教鄉社得安閑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

留天地間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會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飀稜上

金鳥豈知荊棘卧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

悲春夢婆行過蘆溝重迴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歷歷興亡敗局恭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

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竇寒猶

想鳳笙歸從教盡刻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決岳詩

宮有樓華岳他項唐李
觀此為黃玉華所撰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塵猷沉沉轉素壙長松栩栩擁高簷湖山已為新

晴好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綠良自苦世間除

睡更無甜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快旬枉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

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

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藏嫩猩紅開曉晴攢頭真伴與春爭舒開楊柳聊

相映瘦枝寒梅柱自清粉豔依回工作態絳唇寂

寞獨含情豈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霧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

歡席酒味清醇伴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飲魚

鳥亦相親新詩偶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勻丹砂濃抹鶴翎新儘鏡姚魏知

名早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凌波長

恐穢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徧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綠造物偏

留意須信九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

細覺香清金刀一剪腸堪斷綠鬢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盃已從香國偏

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微度壽薰時約略驚移鸞

影却低回洗妝正要春風句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僧窓
耿耿青燈對客床
每恨相望隔
閑塞豈知連日醉
壺觴
萍蓬味薄堪長久
茅屋寒
多且閑藏三十餘
年老兄弟此回情
話獨難忘

贈荅樂大舜容 中末別

舟車何地得通津
書疏相忘意更親
但愛栢臺推
峭直豈知梅賊更
清新
兩郡秋色昔喬木
昔舊風
流有幾人詩酒陪
從約他日鷄川已
許濯纓塵

都運李文哀挽 有之

平日剛稜觸禍機
老年天遣故鄉歸
登車挽轡名
空在濯足臨流事
已非白鶴會
須尋舊約青蛇猶
解避餘威 李文政於壬寅夏六月
吳者滿堂三日地不也 西州正有花千樹
淚

蓋羊曇醉後衣

贈荅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從

之學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洲
重覺英靈賦子偏
文陣自憐吾
已老名場誰與子
爭先
撐勝正有五千卷
下筆須
論二百年
莫把青春等閑了
蔡邕書籍待渠傳

呂園村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
七年回首一長嗟
虛傳度信凌
雲筆
無復張騫犯斗槎
去國衣冠有今日
春風桃

李是誰家螺薑剝有如川
酒甃為紅塵拂鬢華

洛陽

千年何岳控喉襟
一日神州見陸沉
已為操琴咸
萊涕更須同華麥
秋
余城頭大匠論
蒸土地底中
郎待換金板就天
公問
翻復蕭蕭丹碧果
何心

之二首

雲階虛瞻處士星
紫頭多負讀書聲
筆端有口傳
三篋石上無禾養
百齡從昔葛陂終
變滅
孤今藉
嶽謾英靈
因君重為前朝惜
枉破青衫買一經 凡

山人稱
之篇數

萬山青統一川斜
好句真堪字字誇
奈擲泥塗豈
天意折除時命是
才華
百錢卜肆成都市
萬古詩
壇子美家欲就溪
南問遺事
不禁衰涕落烟霞

為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
相留相挽恐相違
携盤渭水堪
流涕
種柳金陵已合
園
事去恍疑春夢過
眼明還
伯故鄉歸題詩未
要題名字
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傳

江岸墳荒草棘秋
朱陽南下重君憂
弓刀近塞人

烟少林壑經霜虎迹稠究竟畏途知有漸激昂高

義報無由從今弟妹通家了莫向瓜田認故侯戒

先克伴能
通險惡道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

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文時為顧存慙吏報先夫人
墓數復

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法然子性屋八甲得舍而
荒林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秋無眠坐憶分携一慨然楚客登臨動

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變凉古驛人煙外迤邐荒

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

中隱儘要元規擁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

色入新筍歸程未覺西巷遠夜夜清伊繞石樓

西華以名酒中
酒時有桂酒克
德西風臨秋
清溪映石樓之句
秋蕭風之

為解子彦魯賦十月菊

清霜浙浙散銀少驚見芳叢聞歲華惜燠定誰會

翠被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

傳好事家不是西風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荅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俸

儒飽來髮從軍安尉侯千首新詩工作茶百盡清

酒未消憂怨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烟波著釣舟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憚度外置紛紜乍賢乍佞誰

為我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供傷千里別青山真

得幾特分相思後夜并州月却為湯休賦碧雲

寄峇仰山謙長老和原注

木菴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

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象租肯喜芋初熟一鳥不

鳴山更幽日暮王城市聲合松風亭上莫迴頭

九日登平定湯雲樓故基樓即閣閻公所建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

今昔高秋雲物自變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

鯨又可傷顛是風沉未全減白頭門客有王揚王

蘇軾詩子瞻在生
公在郡時學也

平定鶴山神應王廟

古柳輪囷欲十圍，鶴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老眼天公誰耦時。已為養生証羊豹，不應遺網廢元龜。半生磊砢沈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寄荅商孟卿

竊泐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月缺，老鴈叫群江渚深。吳縣五年仍隔濶，荒城連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難愁恐不禁。

荅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劍沈埋惜元振，鐵檠豪宕見胡鉦。益田月出多重暈，嶺嶺霜餘即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庚更可憐。鷓鴣無染一村落，若為還似浙江邊。仲經

別周卿弟

曉歲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五東野，真賞誰如高蜀州。萬壘寒雲度歸鴈，孤洲春水澹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人白頭。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劍老風塵。卽君未省曾開閣，王翰何緣得買隣。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榜同醉浙江春。祇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卽故人。

賀威卿徐弟得雉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克閭。跨牛楊朴空類酒，秣驥王良已問途。挂出孫枝知秀發，鳳離丹嶠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綠綺寒
梁州舊曲錦纏頭
酒兵易壓愁城破
花影長隨日脚流
萬里青雲休自負
一莖白髮儘堪羞
人間只怨天公了
未便天公得自由

東園晚眺 東平

霜鬢蕭蕭試釭香
怪來歌酒百無歡
舊家人物今誰在
清鏡功名歲又殘
楊柳挽春出新意
小梅留雪弄餘寒
一詩不盡登臨興
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覽往西張

城隈細路入沙汀
絮帽衝風日再經
歎歲村虛更荒惡
窮冬人影亦伶仃
煙漠漠鴉遠暗山
骨稜稜雪外青
四十年來此寒苦
凍吟猶記隴關亭

石巖閱書所見

軋軋旂車轉石槽
故關猶接戍弓刀
連營突騎紅塵暗
微服行人細路高
已化蟲沙休自歎
厥逢豹虎欲安逃
青雲玉立三千丈
元只東山意氣豪

陀羅峯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年
一來真欲斷九緣
鑿開混沌靈

元氣散布光羅弥
梵天雲卧無時不
開在樓居何處得
超然殊祥莫詫清
涼傳會與茲山續
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
松崖今喜入拳錄
初驚靈鷲多

飛石更信金牛有
漏天鄉國登臨乃
如此名揚馳

逐亦徒然留詩便
與香泉約起本西
游第一篇行僧

平陽僧 楚水原

追憶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
一回言別淚千行
空勞結伴歸蓮社
無復題詩寄草堂
楚國先賢宜有傳
粵阡焉鬼護思鄉
因君錯怨天公了
且道今誰曉節昌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住不成
無端蓬草掩柴荆
流年又見東風菜
樂土空懷北斗城
父老只供留我醉
兒童也喜從君行
周侯見說應相笑
共隱三泉先有盟

某見本 某榮部

晉溪

石磴雲松着色屏
岸花汀草展江亭
青瑤壘堯通懸甕
白玉雙龍掣迅霆
地脉何嘗問今昔
尾閭其解泄滄溟
乾坤一雨兵塵了
好就川妃問乞靈

早岳求千里駒

蜀客淒涼土一立身後還有化身愁靈樺舟挂偶
相值蕙草清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思憐在筆底雲
烟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却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巖

狼牙路滑馬伶停老鶴起超欲上征一曲松風罵
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貝嶠方壺境澗落銀
河月密聲靚面青山入梁手定誰胸次玉峙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絕境重裝回丹青萬木秋
風老金翠千峯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湍聲已
遠更凄哀右門剩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見僧碑雲巖佛屋晴
猶暗樹近禪窓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藥床偏
與望川宜同時不及髯中令猶得泉名此風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閱深每因天日流
金際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
粥薦甘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蒼荒有破除

寺東北有玩弄盡得神川之勝
導者引之荒山一天地有二句

玄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玄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
留客自是桃花要洗粧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
發少年狂一盞重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蕭蕭潁水濱兩山相望即此隣禪房道院留
連夜酒柱詩囊浩蕩春老鶴千年見城郭微君晚
歸勞風塵相逢不直平生意蒼蒼風沉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本卷英上人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却無緣去程冰雪詩
仍在晚節風塵私自憐蓮社舊客元亮酒塵埃多
負子猷紅第齋一夕愁多少窓竹滿蒲耿不眠

沐梁除夜述懷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
更白燈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
詩是亦窮數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呂欽秋香亭

雁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頌洞中莫對青山談
世事且持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鳳翼
承名年光夢已空剩看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
衰翁

東武子告

生氣曾思作九原，迷塗爭得背南韓。
梁鴻故事要離墓，衛國孤兒祇樹園。
蘇籍說布衣，杜絕脛今傳史筆。
記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旌孝。
終當到李源。

贈李春卿

賈十郎家指額間，因君我亦愛西山。
丹房藥鏡平生了，禪榻茶煙歲月閑。
春變有情供白墮，秋風無力損紅顏。
重來已有明年約，剝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別丹陽

踈疎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後此留。
千里關河動歸興，九秋雲物發詩愁。
嚴城鐘鼓月清晚，老馬風沙人白頭。
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值高寒。
空閣赤幟疑軍壘，真見金人泣露槃。
奈海典經塵劫壞，江山獨恨酒腸乾。
詩家揔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別繡文兄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
眼中誰復承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
吳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氣百年心。
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箕稼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城背弓刀四十程。
自是青雲動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
書來沙漢燈花喜，夢到秦川煙樹平。
長句送君還自愧，半山已有鴈飛行。

答定齋李兄

小山藜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厲行。
滄海揚塵幾今昔，長庚配月獨凄涼。
虛勞裝相求白傅，正倚源明織漫郎。
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厓。

空山何巨川虛白菴二首

舊向章編悟括囊，肯隨文本被青黃。
吉祥止處無餘物，知是薰來有底香。
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
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床。
露菊霜菜薦枕囊，石泉崖窰破松黃。
只緣山遠無來客，更覺心清聞妙香。
碁局儘堪消日晷，吟毫真合染漢光。
劉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床。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雲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
雲窓霧閣有今夕，寶曆羅裙無此聲。
蕭洒寒松度虛籟，悠揚飛絮攪青真。
胎穩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

哭英帥

自倚沉寃有舌存，爭教無路叩天閭。
裝囊已竭千金賜，絕幕誰招萬里魂。
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負壽張孫。
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寒食 生子清 明後作

上苑春風感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
輕舟煥馬追隨遠，翠幙青旗笑語譁。
化國樓臺隔瀛海，吳兒洲渚記仙家。
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鉞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州，渭水秦山得意秋。
王粲從軍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風流。
寒鄉况味真鷄肋，清鏡功名屬秃頭。
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游。

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為凄然。
君臣洒落知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
一縣山陽先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
錦宮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宿翠屏口

鬢鬢蒼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
投簡如聞數杖叔，乘車初不少馮驩。
沙城雨蜀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
兩飽三飢已旬日，盧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樂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手能傳。
舊時詩禮聞家學，此日丹砂見地仙。
偃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氣彩衣前。
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庵別陳丈 甲辰秋

陳丈未識某，而愛其詩。曾對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相約易百醉為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十杯，復有此別。

故詩中及之

心遠由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
從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關身作地仙。
三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滿會須填。
遠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梁穆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逆翁毒白藉扶持。
燕雲義俠風流遠，社陰功父老知龍種。
作駒元自異虎頭，食向未應遷高門。
更與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

運丈已下世 故詩中及之

番千戶挽詩

高塚驚看石表新，空將事業望麒麟。
無邊部曲千夫長，楚漢風雲百戰身。
赤羽有神留絕藝，素旗無

誅記連姻陰功未報天心在累將重俟又幾人仁婦

贈王仙翁道成

免照休驚白髮新弄拱翻覆兒來頻燕南趙北留
詩卷王後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炒藥蒲都喬
木百年身憑君剝醉浮香酒杜游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辭

雲際塵晴爽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鎮州肥膩無
毫髮晉在真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晚節綠囊元
擬濟含靈汝南後日先賢傳猶欠知幾為勒銘齊州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無着克
安往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鮭誰
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白用韻不道儒冠已悞身茶
潦倒聊為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
人老天地無心誰我貧頰上雲烟隨處好洛陽桃
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年麥今年晚得辛用韻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春山晴暖紫生煙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茶

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爭相喚醉叟行
歌只自頽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即事呈却瑞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為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
茅屋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汗足罕
論力士羞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
惜數行書為落句白酬荅云欲搜春草

池塘句藥裏聞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崗頭有髮僧遙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
沉久詩卷何緣唱和魯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
味是無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裏聞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圍畫充民大朴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
種德教于一經今教孫化日舒長留暮景秋風搖
落變春溫聘君羔鴈休疑晚正及新年薦壽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却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
冠古一夕西庵笑語溫故事未嘗通德里素風多
負讀書孫吳陳諸老今誰在咸汝歸鴻足藹門

大名贈荅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溫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
長物，爭教詩墨策奇勳。伐薪未敢頌名士，載酒能
來過子雲。後日山陽養衰疾，藥籠僂品正須君。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
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模糊錦，銀管先
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切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
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朗休嫌露圭角，圓通寧
復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閑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贈荅鴈門劉仲脩

仲脩省郎東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教
過稱甚非褻謬，所宜得者魏汗之餘。報

用韻為謝仲脩詩律深密得於尊公風
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類壯絕類吾友

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傳
家學，制以發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

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僂槎候客
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梁。已覺并汾增
勝氣，更從玉郝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
符豈易量。刺着棧毫投辭客，南堂兼是揀華堂。

寄荅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壁明珠驚
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
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揚雄詞賦金
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游州
郡即吾鄉。慙知後日登高地，剝為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
有味，綠波春草若為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
雲萬里程。老我秦游舊曾約，夢中僂掌已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為沾巾。張巡許遠古

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十字豐碑誰回手百城降
虜重王臣知君不做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園官梅要洗粧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
十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
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柳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席先生出示

先大夫教子詩及裝內翰擇之所迷家
傳愛仰不足情兄于辭

嚴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象餘

清節爭信熱玄有素風補行傳第一人過德里門傳故事安

平諷語到兒童青青留在懷賢樹愛拔曹南一畝

官 賀中席老再被

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洽朝例有高
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
志發幽光李春羔鴈秋風酒准擬年年為壽觴

趙汧古南園分得

林園近典六街隣臺張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
上得竹香偏何雨中聞接籬倒着客山簡老屋高

賦稱陸雲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愁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關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
得過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茱萸藍澗酒十年朝

馬景陽鍾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高

自註曰今入碑監察御史其後後錄
運使蓋因而無資者二十年矣

王峯魏文表挽

風取翩翩羽獨征義人終始後哀榮祇緣大事存
遺藁重為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滅秋霜烈
日凜如生莫疑知已無從報直筆君看戮進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照粧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
家夢綵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終過眼百年冰
藥若為腸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
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
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漢陂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辭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
太原漢陂瑞唐之
父北時為書題

看老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遊類入夢兵尉佳
酸惜分携因君爲向蓮峯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播見
豪舉雪車冰柱得真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
鳴頗自憐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甲寅九日同隴漳提領王明之虎泉令

張奉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齋遊

龍泉寺僧願求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紫出雲
錦爛春色併歸風露秋歸社歲時容容醉石橋名
姓爲僧留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發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
吹帽石溜冷冷堪濯纓皇統貞元兄題字良辰美
景記井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沒疎雲鴈一聲

十日作

関樹蕭條返照明并陘西北算歸程青黃大似溝
中斷文字空傳海内名平地煙霄遠如許秋風等
屋可憐生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畫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
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間道舊傳言外意忘年今
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沉在會向藍輿認後身

孝純究女還奉

張華新華子二難聞其
玉骨可金田以字之

鬢毛衰頰面塵埃孝子牽車古所哀千里長河限
南北一丘寒土見蒿萊遠東華表何人在柳氏玄
堂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迦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閑塞相望首重撫相逢衰颯嘆顛毛驪珠可悉輕
彈雀贈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
岳魏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鰲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刺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
玄度綠水紅蓮見呆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
在鄉家兄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儵然瘦鶴姿

追懷交生石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闕尊
爲破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
遺失封侯酒醉握手今無後惆悵西園是舊游

抗屬門劉克明

詩骨嶙然野鶴孤
兩年清坐記圍爐
金初求李開
遺事第難收
沈凡古儒已分
幽人嗟古栢
爭教孺子莫生芻
鳳山後日先賢傳
再有劉崇發酒無

贈答平陽仇舜臣

兩辱芳詩過草堂
曹君師席有輝光
飛騰自是功名具
潦倒何堪輪墨場
滄海驪珠能幾見
鄭城龍劍不終藏
太行殘雪春風近
且趁梅花薦壽觴

曾孟天門生也

賈漕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
柳塘花塢靜無塵
家僅解牘闕居賦
田父爭持社蠶春
安吉然輪中隱士
共刑真見老成人
明年恰入非熊運
共看青滿棗宣輪

約嚴侯汎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
西湖此日展江亭
詩貪勝槩題難徧
酒怯清秋醉易醒
白鳥無心自來去
紅渠照影亦娉婷
仙舟共載平生事
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
接連零落轉情親
永平風集今無復
哀樂中年語最真
衣上緇塵元自化
鏡中白髮為誰新
水南水北相逢在
剝醉醱醱十日春

亡柰派光冉冉何
途君聊得慰蹉跎
飛黃老去空奇骨
拙燕歸來只舊窠
舉世盡從愁裏過
一尊獨愛醉時歌
洛中定有人相問
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

蕭漢傑大興人
金國初嘗賜姓
奧里氏故時人
又謂之奧里
漢傑父寬居之
飛龍榜登科
同知青州軍州事
致仕有子六人
皆使官學
獨漢傑不樂
遂作舉子為人
慷慨有志
膽好讀書
古兵法及陰陽孤虛
雜命之術
從軍一十年
積官從三品
領魏州倅
聞陝總帥府提控
佩金符
蓋自燕城固解之後
聞間南渡
出入行陣
間瀕於死者
屢矣
鐵靴之潰
復入陝州
陝州亂
群不逞輩繫漢傑獄中
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
懼為追者及驚浮壺
亂黃泥筋疲力涸
僅達北岸
為失侯故持者
又二十年流離頓踏人所不能
而意氣都不少
衰以人情觀之
豈碌者所可辨耶
壬子冬與子相值於東原
問其世知其為故人大鈞之同母也

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主之業游
時貴間可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
余心者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叵測哀與
樂相尋生也有涯而踟於憂畏浩浩乎
如乘舟而過風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
安之其可以收利涉之功乎漢傑爲有
得失其別也因爲長句以贈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焦悴宿長亭雷轟寶劍無
留迹火借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柴一瓢誰
識醉中醒相逢莫話檣機石自肯枯槎是客星

送曹幹臣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聲有此時老我真成鐵
爐步感君時送草堂黃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
無萬里安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閑和鳳池詩

國醫王澤民詩卷

萬古君家父事兄豈知衰俗有王卿一篇華袞中
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鴈自分先後存鶴鶴兼
有急難情闔門癡睡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髮承平一夢過怕然冠屨見慈和肩輿燕喜今

無復手錢留殘恨更多合肉已非類谷學仙何
敢望西河升堂結交平生事重爲王君發蓼莪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翠家游龍泉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間客喜相迎藤齒石礮雲
添潤泉漱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潭
是漢家管明年此日知何處莫借題詩記姓名

感寓

南楊北李關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數夜呂安誰
命駕牧童田父實爲憐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
埃惜此身歌酒逢場髮陶寫不應嫌我醉特真仁
卿爲正命樂
舟也錄錄文

存歿

存者敬之
歿者哀之

行間楊趙提銜早老去辛釗入夢頻披上酒杯聊
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
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
布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汎轉何多態兒女青
紅又一時澗在孤松二千尺鼓劫留看歲寒枝

趙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壽

富貴浮雲世態新
刑依舊老成人
松身鶴骨詩千狀
玉澗水清德有隣
已卜新居近泉石
不應晚節傍風塵
平頭七十伏頭數
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村杏花 丁巳二月 初二日

昨日櫻唇絳蠟痕
今朝紅袖已迎門
只應芳樹知人意
留著殘粧伴酒樽
濃李尚須羞粉艷
寒梅空自怨黃昏
詩家元白無今古
從此張村即趙村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五言絕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蟬
心空無一塵萬竹掃秋影
一水隨人意蔬畦復芋溝
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黃
殷勤遶畦水終日為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疎秋已分
清溪一片月脩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
百年梅福隱萬古謫仙游

內鄉禱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
蒼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
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畫諾由官長昂頭顧吏煩
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盡公府破幾錢
只從明府到獵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累繫蒲獄中
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清談了送迎
即看明府去蓋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鍊鉏色色新
即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
豪姦休鼓舞駭馬即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
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澗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迥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沉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樓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陵長留積水川瀾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孔明謀羅生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梁磷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綠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春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盃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閔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齋兄寫真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卷畫作蕭然野服雲龍

蔽日巖巖

巨然秋山為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為問阿師何在白雲

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帶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

白日何妨蘇詩新粉墨李長吉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

何處香來

唐子遠扇頭

溪光冷於冰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閑莫遣秋

風破茅屋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丁卯歲

漢語魏什父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瓊璽

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

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鉢壺歌風雲若恨張華

少温李新聲奈爾何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窓白日裁皇

上未嘗痛明是晋人柳子厚晋之白樂天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流魂磊平老阮不狂誰會

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閱君

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廡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

氣也到陰山救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

側合着黃金鑄子昂

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灌心聲只要傳心

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燕而滿前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

壁爭奈微之識砥事見元稹

眼厥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騰出秦川

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

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王川蘆真書不入今人

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

重大是渠僕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醉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

手托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

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滌無宮

微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滌次山事及其欲乃西云停機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

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

子春草輸贏技幾多天隨子詩無名春草在南齊官有物第次

謝容風容映古今餐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

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鷓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

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繞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

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曲學盡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

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

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

客柱向春風怨瓦萊

金入洪鍾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

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總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講學金陵猶有

說竟料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

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

字可憐無補黃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養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

首却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為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翩翩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

笑學會屠龍老却人

京師元夕
袂服華粧着藪逢六樹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為

者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兩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

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為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

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

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粧出曉晴看盡春風不迴

首寶兒元自太慈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窓試遣紅粧映銀

燭烟桃爭合伴儂郎

嫋嫋纖條映酒紅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緣

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家

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却是梨花高一

着隨宜梳洗儘風沉

露浥清華粉自添隔溪遙見玉簾苔眼看桃李飄零

盡更揀繁枝揜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膏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寂

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對將春色

去錯交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為釀得千日

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垂楊也被多情

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勻烟光水色盡難真西園春物知多

少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絲

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粧翠蓋惜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由莫向芸齋厭閉

冷小詩供作錦纏頭

錦纏頭三清之瑞香春動七情四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出京

巫峽歸雲底屢尋高城渺渺暮煙沉春風不剪垂楊

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雁三首

寒沙折苇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鷗棲誰畫

得羽毛單薄稻梁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磴休道盡工心獨

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

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挾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朝

兩喚故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蓬騰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明

府兩孟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松花洗又看畫欄桂樹兩聲寒千年不作鴛鴦

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

閨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聲

急萬里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新

吳綠章封事謝升平

琪樹明霞碧落宮歌音嫋嫋度冷風人間聽得寬裳

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庵為溫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
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
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涼張氏庄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
去却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簾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絕似蕺家山下

路眼中唯欠繫舟崑兼東家舟皆無中山脚人
謂之繫舟崑

送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顏巷卜終焉主人不倦星奴
倦辛苦年年縛草鞋

楊柳

楊柳青青澹水沉驚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
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
况一枝臨水卧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振枯幽澗有冰含太
古無人和玉試洪鍾樂且不朽

一孤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

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病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
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紅入西江萬有空漉籛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却無生
話想得蕭然似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恰羨龐家

好兒女生來只眼前時女嚴在靈也
約歸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港相依若為化作江鷗
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為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白髮却來開慶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

升堂未幾計音聞凶服夜靡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過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昧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鏡知君聖藥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却香嚴一繫綠滿梳華髮伴談玄誰知拂月披風意已具鈴鍵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瓦圖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感開真成兩劫敵發機誰在下莊前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曾中誰比玉崢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却見明昌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岩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著晉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筆樹依迷劣可分開道無煩謝康樂挽疆須得李將軍時補虎害

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時補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惜無佳句答殷勤

詩翁徹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巾父已挂三花趙德子端同年進夫在城為僧吏所撻云願居今年八十餘自言胎仙成不去世云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洲未覺風流

城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隆顯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印管
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黃筌龜藏六圖為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割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
次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却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老
子半窓紅日擁黃綉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婿今如
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秋風嫋嫋入僧窓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
醉不來超化作重陽又云雲借扇扇弄秋水自
嫌塵土流沙既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蕭蕭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不
斷密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却枕頭簷溜滴殘山院

靜碧花紅總媚涼秋

寄女嚴三首

鷓鴣魚窟路間關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
女舉家回首望西山鷓鴣魚窟在內
鄉往靈仙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為口傳竹馬幾時迎阿
姝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索閒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餅禪
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
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
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
阮人間何處却歸來

題省操劉德潤家懸鸞圖并為同舍郎劉

長卿詭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美
蓉城事云

千秋情緣萬古期樓中蕭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

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顏挽詩五首

官銜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傳

去空勞明主識蕭生溢馬與漢旌紀極實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

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厄窮日月不為千載

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驍騶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

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趺

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解肉生未到白頭能幾

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遇希顏故居四首

缺壘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

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蓋成陰著履同一時人物酒盃中臣門如市心如
水世俗論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

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區

在地下絕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史物物觀來定有無王席紙衣全一

盡枉將白骨計榮枯

晁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鷓鴣

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戒獲古來多鼎

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年

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霸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

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

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國墓局上猪奴

戲可是乾坤闔兩樞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臺百年蟻穴蜂衙

裏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
轉頭高塚卧麒麟
山間曾見漁樵
說辛苦凌烟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
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
故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艷詩

法秀無端會熟譏
笑談真作勸淫看
只消一句脩脩
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却并州已六年
眼中歸路直於弦
春晴門巷桑榆
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
落日潯河一線明
萬里秋風吹布
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
月明空照漢家營
卷中正有家山
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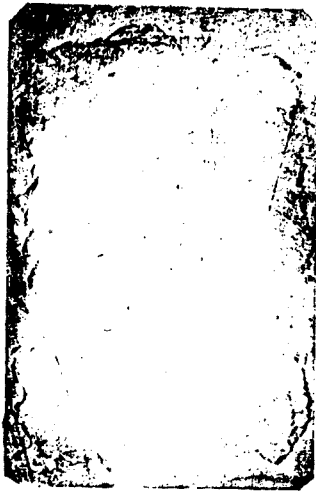
四皓圖

身隨安車厚幣中
白頭塵土浣西風
當時且不山間
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
却笑傍人被眼護
造物若留殘喘
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子在散序

滄海橫沉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
下瀾劍長鎗不信派

洛陽城關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為向杏園雙燕
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為長得熙春
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醉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木開批奏內人輪上
直去年名姓在窗間嫵知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
聲留得葦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諱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
散荒涼臺榭水流遲十午前荷印國器方城夢
中得後二句為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危百年人事髮成絲重來未必春風
在更為梨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
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

踏不須回首望都門

爐薰氎氎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種車雪三

尺畫羅休縷麝香金泥金色如麝
香宮中物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泉園

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

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曉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

到自在泥鶯哭暮春

萬尸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賊家正有蕪城

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鬢生幾人

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可

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人
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閑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秘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容偏重書生着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慈顏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楊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為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即髻已了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

戊子正月二十四日內侍走馬平夜夢拜天帝殿見金書兩字

啓母石

書戴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

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痴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尊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迴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轉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蕊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為吳山老爭信窓間有小翠

石綠香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憶着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餅虛拋塼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

嬌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卿時作

山林鐘鼎不相兼說着浮名夢亦嫌
敢老親自愛齋羹甜

出都

春闈斜月晚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
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卧滿囊囚過去旂車似水流
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
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
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
燥梓麒麟爲龍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
六鷲冥解翻溟渤不駕東南日觀來
大山在東南而不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
堪笑長清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
長清郭明府自書風世是此寺此丘及作寺碑宛然異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
出門應被山僧

笑終得雲林半日閑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嫩媿幽禽喚客還
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清畫伴君閑

奉詔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舡留得聲名一指禪
崧少詩僧幾人在因君迴望一凄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
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
往在崧山時陪爲內翰當御史附城增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邀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
若見山堂憑借問幾時同宿贊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
只嫌愁笑無人管閑筵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
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姨香
一籠白骨黃河隔遠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藥兒女運司樹今年得在應猶
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鄴城今日無雷

煥茶氣誰當辨斗牛易出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知
休咎其家地中人不傳見也明皇初和

此方共勸學父子秋小之日先以桐葉博中庭乃看桐門戶去後及桐葉
出光燭燭然一室盡明如初自之照中見此來在桐葉無數三方都
無所歸因大賦不可不可即理之賦母時伏疾下得病賦馬失火
使此家唯一兒子在場能指鏡金存否則不知也故于詩及之

霜神宵北養夢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如

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

雪黃綉衾煖紙窓明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擔榆花中誰有張萱

筆畫作官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春風荒村此日勝堪

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為花愁荒曉明日知誰

到憑仗詩翁為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却有情聞道紀園千樹

錦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

春華澹澹晚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青誰識杏花牆外

客指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

野乳鴉墻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載莖聊自

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閒愁何怨復何營直要青春便白頭拚却鏡中渾似

雪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恨東西祭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

酒胡蘆今後大家提醍醐蘆沽美
酒胡蘆今後大家提醍醐蘆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箏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

過只疑行履是前身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

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葦山真是碧芙渠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

兩西城橋下見游魚

吳兒洲渚是神僊
卷盡溪光碧玉泉
別有洞天君不見
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讌集辭
樓傑觀想當時
只應畫戟清香地
多欠帝郎五字詩

所求官樹午陰輕
湖畔游人怕晚晴
一夜靈泉卷上宿
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
山月飛來夜氣澄
且向波間看玉塔
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
一道湖光樹影齊
詩在鵲山煙雨裏
王家圖上舊曾題

荷葉荷花爛熳燉
秋鷺鷥飛近釣魚舟
北城佳處經行編
留着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
着屐題詩發興新
日日扁舟藕花裏
有心長作濟南人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
暮霭煙霞卜四鄰
莫殺濟南山水好
幾時真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為高良知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
雪後人家閉戶中
應被火爐頭上

說水邊清板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間夢
白髮重尋直裏詩
好似玉溪溪上路
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
一絲除書候半生
笑向槐花問前事
為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磴雲凝雨未乾
曲池疎竹共荒寒
扇頭喚起西園夢
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綠腰催
千里梁園首重迴
記得杜家亭子上
信之欵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
水光華影兩無塵
風流一枕西園夢
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
過盡行雲晚照開
可是登臨動高興
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
殘僧隨分了生涯
雞鳴山下題詩客
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殺雁尚能飛無角無鱗自一齊甲子紛紛更見
戲壁間休笑阜昌題詩北齊時建又劉珠

逸渠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
手一泓泉水伴僧閑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欲斜歷落從人
笑潦倒轟疎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閑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
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泥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
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嘆嗟依然夢裏說若華十年幾度山河
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臺臺
笑三尺堯堦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
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妾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

客猶是黃梁夢裏人

楊松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忽見美官記前
事東華馳道晚涼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
裏白髮刀騎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弘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
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開詩在岩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
手不能辛苦作荆關

贈絕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
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菼浙江擘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
矣却從圖畫羨君閑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費酒壚邊見崔

白王孫真有五湖心米元章畫史趙昌王友直白但可為顧家畫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

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藝莫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

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

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年

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

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

父却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為范增解

朝

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為范增蓋軍中老子関何

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堦庭峨眉寶氣千年

在未數陳家聚德星張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書似林西

所謂蘇氏三耳

劉氏明遠庵三首

靈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閑居

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

轉江山元只在胷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

了拄杖敲門日日来

題李處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

筆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着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

鄰大河南望淚如川王謂仲澤李謂長源却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拍闌前

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拍闌前

水却共清汾一處流吳日白錄溝宿南關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開伴五溪魚茂林倚竹山如
畫藤碧軒中恐不如

枯蒲折菁障清營十里風荷指顧間安得西湖展江
手亂鋪雲錦漫青山

靜中人境兩備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
上水亭風樹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月肅煙呼本不群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
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霄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心南只道梅花
早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綠一樹梅花一尊
酒知君東望亦凄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整他年
見木月同宮記此時以此月同宮五星家謂人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
賦射虎留看第二篇卿先生味齊川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須

道猶是渠家百日兒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袖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
好糟床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曾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
客狂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兜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不
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迴家早晚迴九月忽驚今日
盡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易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纈帽新好箇路傍官堠
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媿苦無相贈
物柳紅輕似去年時

即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

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繁四文字叔開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

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

車祗應千古狼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

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

外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

溪因為之賦

黃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

客園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

字賦就宣和石譜看

萬石綱舡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

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為肌玉為

骨淡粧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蕊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粧可道海棠羞欲
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權菴二首

人道樽形百醜全我知道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堂

柱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堂

柱春草輸贏校幾多

六一蓮舟圖三首為濟源奉先老師賦

宋師吾

冷冷風外到仙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蓮

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

仙人寧得此姿姿亡柰丹青校得何我與太虛同一

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秦一青藜出漢年明窓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詩

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

恨藏著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依簾看不供總道檀花香氣

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沒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年
後抱杵臨洮老死休秦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馬

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僊鶴聲在洞中聞，憑杖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詠丹

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鶴洞是日兒子叔儀呼物德者，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猶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上

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鰲頭鵬背半浮沉。不知脚底山多

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擎石開。安得天瓢一翻

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得甚。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閑不

得，海東移着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巖崖為問松臺千歲

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靈氏家差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即白雲老處地。

僊人龍蹻王為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

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于樓子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豈

敢，或能搖筆賦垂天。

擬着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仝

天壇
之樓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

里，漳河東畔幾迴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儂

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

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

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

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玄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

觀，觸醜端合羨侯王。

鄉閭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

首，不愁錦繡裹山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七言絕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裝稽
古力幾家兒女待安全

天門筆勢到開開相國文章玉笋班從此晉陽方
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
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
堤上高柳清風曠殺人

賦餅中雜花七首

子絕愛未開者
花故未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
如繡從此他卿不是春

香中人道睡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
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
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筆邊刺有清
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艷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
技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挑華錦片新免葵今日到殘春任枝留得稀
疎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
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文卿三首

一殿花木各榮枯篋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
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鷄種下五株桃
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關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恠門前可
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後花前日日開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
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間

詩卷親來酒醖踈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
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為衍聖孔公題張公佐相江春早圖二
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

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
寺月兩昏湘浦夜舡燈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井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
夢裏水村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
晴景依然愁絕夜如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繞為挽春迴多情丹杏知
人意留春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
雙朶自憐鷓鴣醉老天涯陵川西漢二仙廟有
百葉者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路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寂寞與南
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溇河四月水泠泠鳳山可是生
來巧堪與南樓作臥屏

杜生絕藝

杜生絕藝兩絃彈穆護砂詞不等閑莫恠曲終雙
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為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
此物呂翁他日作回僊

為贈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
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唐人以茶為
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

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
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
具眼梅卷詩挂酒家牆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劉尊師
八十六

漢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
塵路畫裏初逢避俗翁

宵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僊翁不是人
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卿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
復夢且從圖畫看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
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嶂各分明去年風雲無
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
今古枉着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丘一壑都
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阜前滄池破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
家匪何處秋風有釣紅牛家隱在
山下

曉起

鬢毛衰晚病凌兢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樵
客了八年沉落醉騰騰時有數至是八年
秋用韓致堯此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羊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迴真到哦
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

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天上近來詩
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
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掉獎人針芥得心傳美荆未是風
沉滅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閱換知
多少一輪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絳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
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雲被熙春萬玉峯網紅迴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
霞了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馮門閣二首

鷓鴣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
遠近馮門閣上懶迴頭

瘦磧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為古來征
戍若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雷溪王

處士醉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虛不抹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早晚掃
來了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濶煙淡下筆難今日龍門圖
上看蕭郎只合老荒寒

煙指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閑莫問筆頭龍
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覓篤禱香二首送奴

綠洋奇品賽濃梅水憶薰爐試淺灰尤物也知人
愛惜兼籜風動只繁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
多在試往新詩乞斷歌

戲贈柳花

誰孽輕綿亂眼飄不教單細緹長條只愁更作浮
萍了風轉波衝去轉迷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
窓晚興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

千頃悟在有嚴一擊中夫人春酒下詳首字

醉猶圖二首何尊師蓋宣和內府物

宿邊癡坐費工夫側軛橫帆却自如料得仙師曾
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鷄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後胤如
丘了四脚捧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郡下曾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徒華實評
詩品未便與僕得錦袍

陶謝風流到百家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
西唾未要曾留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
沙帖莫作宜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被溪雨半
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過

平世何曾有裨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
留在池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十年獲萬年似嫌蓋土不能堅故今講武人

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閑此中未是無

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着破征衣整未迴白馬已銜霜

信過青林閑送兩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崗回合盡桑麻百汙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

重復武林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

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矜且放游魚覓

歸宿爭教白鷺逞風標

山中魚鳥風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

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數
馬能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

沙底狂費潺湲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擣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

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

高鳥長屢挂網羅如菴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

朝事比似黃臺摘更多如董雲圖
公所居

黃華峪十絕句

岱崧王屋舊經過自倚胸中勝槩多獨欠太行高

絕處青天白日看山河

樹經凍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

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却也堪

人限白與高歡作錦城

絕壁孤雲子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瀾寸寸橫

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唐人到難篇有碧瀾之下
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王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閣山要着黃

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范寬閣山詩有句使早逢范處士子端應
不現黃華之句處士指周先生德卿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採誰着天瓢灑

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濕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

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峯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聽背猴

翔錦翻倒龍宮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

塵流才近山門便狀泥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
文丁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
派減負鼓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釣名酒獨酌水邊

峽口食鰻魚有感

無奈微雲疎雨何五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
陽好縮項鰻魚刺鯁多

太簡之畫松風圖為脩端卿賦二首

董元老筆驚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絕似鳳凰山
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好就崆峒山
叟問醉眠春畫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翠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閑
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荅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
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文機邛核下筆難論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
流滅沈眼青雲看阿端字叔之先人題下別僕傳作實始春以時大培文其出子小字端平者方就學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
此客酒光灑灑梅花春

去華手中削樹擲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
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未監書枉教棄擲泥
塗了緜髮脩即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
石粟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齋胡公隔天壤青瓦近日李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老
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林臨李頌

乳虎守穴子可探斫頭不屈貪所甘異時三客俱
煇煇人倫東國吾無慙

秋江晚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轤共流年畫圖羨發扁
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塞上詞劉景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

起山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

曾將心事許烟霞酒榭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

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為謝

敗筆成立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鯨鯢魚目漫

漫夜影到明星老却人

參旂亦自過災年橫枝孤星射右有牽牛只有播

機石迷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墓却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

相報借用蘆全月蝕詩

題鷺鷥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蒂到窮秋影亦疎為問風標兩

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精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

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

柱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

題品湖海元龍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

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

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不狂拋技掃

下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孝通奉釋菜之齋仁卿以

詩美之亦賦二詩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

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薦綿蕝有遺風化州亦可燕

中比尺枉今無百彥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

留在百統斜川覓不來

夢寐煙霞卜四隣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

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縠雲開病未能波流革靡亦何曾胃中自有西

風翳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王壺冰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題

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
時仁卿尚
未到麻尚

華髮蕭蕭王鍊顏一篙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
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間

擁絮披裘勤數千肉身那得盡飛僊玄門此老歸
教在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過鹿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蓑衣底玄
真子不鮮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舡詩人無復承
平舊重為遺音一慨然畫亭米元章畫山
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涿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雨稼茅屋平
生了况是清溪有釣舡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携
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三士醉樂圖

依稀胡蘆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
塗了比似高談却較爭

鄧郡雜詩五首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揚為向榆關使
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餘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家未嘗
平定屬州故文字中以平定為鄧郡
人則謂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
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明閑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
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渺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
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
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潞人澹社有來源濟水分派到澹軒莫問軒中賓
與主一家同是潞州元

澹中無地着醜醜老口年多不受謾汎外已曾增
一董不妨傳法到黃冠

題商夢卿家曉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通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
巨室青杉今有讀書孫一作青杉
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終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
詩句慚愧常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沂水不

必畫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 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住

求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木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葉衣底玄

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瓮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罾多漁郎不作明

年計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玉堂人物今

安在紙尾題詩一粲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除家閱情知君夢到南

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莫道空

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漢高九視鏡弊如美士責人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朋九十仙翁自

遊戲不應辛苦作荆關

雲樹微茫石崦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

詩處杖履通從嶺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得菘

前事絕似馮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技氣象閑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

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流高樹圖二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却應林影滿

聲外猶欠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免投

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世實中有故諺言已若癸巳仲夏月為營獲得解故驚來後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已亥

秋七月予得於馮朔宋文通家會侯之

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

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

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

者方謂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

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紅絨還鷲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浸渠家王謝堂

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
相妬禽鳥區區却賞音

首句謂恣家共
李長吉詩病中

才氣田侯絕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驚蕩子詩
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隣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
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掬難惹鄉社派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
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香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群胃中所得知
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奉
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却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
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為愛朝元復此來却憶廣陵劉
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囊篋無
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遙知別後西
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鄉即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真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
盃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勳百草千花過
春兩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栢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
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聾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笠簪間名作聾齋疑
未盡塔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
珠價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

應在末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漫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尤

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笻杖蒲袖風草合斷橋通

暗綠竹搖殘照漏疎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算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

手殿碧鷄坊外有家風

鈞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

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七言絕句

榆社破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着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鷄

聲管曉徹東窓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

何限誰在瓊瑤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煙脂濃抹鳩頭新殷勤留着花

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

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沉言到瘦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

先洗淚盡荒城君得知

遠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斗酒隻鷄孤

舊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主道中兩水水

玉樹瑤林世界寬水冰真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

塗盡松栢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珠

珠圓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捨春看取元家第

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為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駭驚多少金闈畫

眉手具山鏡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孤裘與緼袍到了龍門有

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

木盡不妨開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開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

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駝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

堪盡數家村落更斜陽

雷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却走馬杏園紅騎矚銜枝吟

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卧屏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藁長

安市總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烘祝君老眼明

於鏡豪末清妍子細分

盃酒鼓勁興不減更教懷袖得新圖綠囊自是君

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已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虛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

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庵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

惡可笑較田家老毛金

着脚繩橋已足憂那那葡萄更堪羞惡惡不可惡

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惡有馬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靜裏簞瓢不厭空北窓元自有清風傳若只道無

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知似與物為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

馬知為耀卿張君寫
真未幾被召北上

片石異時真是卷中人

宛知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

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鶴

離離殘雪點荒蕪更看幽禽條淡中突殺畫簾寒

燕子秋千紅紫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

山虎想得弦聲列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啾啾百謗生可惜客兒頭

上髮也隨春草聞輪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東空書不療飢浮沉隨水恰相宜曾蒙紫楮輕

拋却却是洪喬見事通

屈作書却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沉虛名底用寒

溫問却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冊後二首

仗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

休問只梳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偷趨與揚曾是兩翁門
下客殘年袖手亦無妨

龐都運山水

門闌喜色到崔嵬文賦聲名遍兩都重為溪山感
曠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藁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
塵夜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物外煙霞小四隣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
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罽捲轡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
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沉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
元直宵中誰比玉崢嶸

書扇贈李湛然

江楓搖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
勝槩已從詩境得天符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縉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畫出西
沉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
真誠未絕朱弦已發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
風了觀面相呈却是誰

袒唐臣所藏揮軒畫冊二首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
無賴長看詩人憐澹中敗荷野鴨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綵揚風題詩憶得樽
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風抑牧牛

客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
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痛歎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
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弈弈素光移雲錦機閑漏箭遲誰與乘槎問
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疑綉網脫免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真
有力天公因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諱秋千環索響啞啞今年好箇明
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
河岸生被曹山挽鼻迴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瓜四摘渾
閑事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麤飯寒齋老此身高人那計甌生壘味無味處君
知否道着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老來丘壑風
泯滅却就禪房覓畫看

喬夫人彩繡仙人圖

綠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戮庭除青紅未是春

畫此畫者有泰山與刑因
記東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風巧一頌報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恒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隔生月華霜白紙如水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却坡詩說右丞

愛竹鬚參發巧新能殺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光裏袖手東窓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地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勝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壁滄溟

暈碧裁紅照緞勻一四拈出一回新鶯鶯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勝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藤床坐欲穿一語調君君

莫笑妙高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誤半生不畫勿與若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茂少年書中頓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青好素搨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看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裝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賴草聖確千古却在孫娘劔器中作態不同

贈高君用若益從弟

杏花仙如合探花羞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前燕文采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蒼名未便遽藏得拙裏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運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人意只畫梁家舉按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
畫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情景圖

白日青天筆難要徒明潤細尋看飛山只道雲
煙好畫史而今盡熱謾

僧寺阻雨

山氣森半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窓連夜瀟
瀟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着一峯煙
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風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
何物直要文君典鸚鵡

覃考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樹亦清涼何人與問長
安客亦日黃臺有底忙

讀漢書

寧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類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

將相莫從與運論人材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
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栢蕭蕭一
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

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
文叔肯說鉢聲替夾岡

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
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溫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
又別酒尊能得幾廻同

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秋
晴了更浹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
姿態五字常即畫不成

雪谷早行圖二章

雪擁雲橫下筆難爭教萬景入氣寒詩翁自有無
聲句畫裏憑君細覓看

畫到天壤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
誰在莫教明窓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翦得吳松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
詩客留得才情趨倚樓

辛亥九月未見菊

黃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
風管更揀繁枝掃帽簷

吞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
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迴澗水悲鳴易
愁絕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登臨風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
寒乞不將錦繡畏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鷲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柱叫號

萬壑千崑位置雜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
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真
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
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
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間紅霞香綿穩藉僧
溪草蜀錦驚看佛鉢花

沉沉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
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
有說是中知有小孩人

真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鬚雙明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摠為毗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在維

摩在玆重曼殊更一來

咄嗟擅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噉噉困

炎暑山中多少地行儂

石罅飛泉冰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

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

凜凜長松卧潤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

山重細路浴雲亦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水雷過尖天法王悲智無

窮盡更看清涼遍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間何處天瓢待

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非作賦詩兼牛後帶琴書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綠場風看來摠是哦

詩客遠勝騎驢着雪中通駕張珪本美摹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

一笑強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樂雁行婆澆籬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

千首猶欠庭珪墨一螺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摠道木庵枯

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墮一照出人天石門故事君

知否好住浩翁學刺奴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

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

於此今三十年矣

春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車關曉晴老眼不隨花

柳轉一犁春事寂閒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纔了又陳亡畫工只說三

門險不記茅津一帶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衰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閑好箇舊家長

樂老無才無德只痴頑

山村風雨扇頭

摠為詩翁發興新五穀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

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雙蕭助鷺鶩敗荷扇頭徐崇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
公子風標浪自誇
可道浣花詩

境好鴉鷗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辨愁
枯荷折蒂更窮秋
風派綠影紅
香灰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
枯槎八月未成歸
樓運零落今
如此狂却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
萬古東方有放明
七十七年強
健在不方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即下世日作

鶴骨儵然卧石床
情知合眼即仙鄉
安時泰順吾
儒事狂却南華說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
西風早晚送歸鞍
無因料理黃
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
海國爭教隻影歸
想得秋風漸
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汚潦難將一額推
舊家紅綫可無疑
豚魚自是詩

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松監雪谷早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
雪谷冰橋自一天
六月高樓汗
如雨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華老夏日汾亭橫軸

杜侯老筆老民意
黃閣清風有故家
齋俗紛紛小
兒女枉教塵土浣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暮山明月晚溪雲
今古仙九此地分
醉後狂歌問
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李使時所見

楚江平浸楚山派
放眼江山得意秋
一寸霜毫九
雲夢合教麟醉岳陽樓

題馮潛綬之碩人在澗橫軸明先生畫

見說雲霄意氣豪
幾回攬鏡惜頰毛
不爭畫得林
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遠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
只許乾暉畫得成
却被詩人笑
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髻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
蕭洒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錦水休驚散彩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
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粧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丹青寫入梅
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書

玄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者舊風流知
未減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撰

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
狀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摠道清泥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紛紛科名屈後潦
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蓋
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椽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
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訾子野高士三章

僊翁高第獨君優曾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漢一
愚叟不妨同醉訾家洲

月旦今誰許典陳乍賢乍佞日紛紜焉有燕頤非
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礪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
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犁何必人人慣伏犀曾次九流君
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危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
誰在詩客淒涼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
無主留着東風與兔葵

醉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僊翁相見休
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異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固不朽當是時武剋不剛君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諾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

毫髮况又自誓誥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感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揀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服膺大臣之責輿臺皇諫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况於特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於号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杜千載之感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捨寶建德降王世克露布已上正大

元年五月應律科文辭二篇光
武中興頌大司農儀亡不及錄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
霆之擊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
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
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
陳餘之輔趙敗竟成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器何
揀咸門之酷明鑿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
符亂除秦跡斷繫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
南征北怨而俱荷未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
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克者聞葺下村昏
迷小醜要頌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
僭号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畫出
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犄角之謀自隔照臨之造
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
道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塚既成持莽蚩尤
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魏既滅
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放進次東
都賊既身來義當面喻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
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馴伏乃更肆
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遠有背城之狡臣等先登

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
色紛披戈而敵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衆
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待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
境赴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
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
啓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
其後鱗鯁自警蟻虱相悲以彼氣之旣歸當我軍
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屬於鵠山勢不久存果
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毋誥洛師示之已
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
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充
平其東都吏民等雪政久罹王靈肅及金鼓動發
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
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
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沉幾先物神武應期從
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
旦而群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
薦功之丕應臣某等謀司戒律初之將材仰憑折
誓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拾微勞深愧於禹
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
新凡在照臨舉浮慶於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
重父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
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
揔持權柄弘濟艱難安強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
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
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
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
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於
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
日月中與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
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國之盡復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為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
本位号定而莫不以為悅典禮崇而莫敢以為私
眷子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問安之
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
溫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虛位於東朝乃考
著龜之占乃稽方冊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

歸周家尚親廟社之尊斯在載消穀旦爰關青宮
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為皇
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履長罔明本
有承華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啓迓衡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有密極洪
樞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
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敷求
天下之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
人具官某沉鷲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厲
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虜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
武庫之雄厥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處之虛
職容群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
愜德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
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竄於淮南唐相李
文饒威令行於河朔蓋蜀人貴乎不戰而銷患在
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尔其以上策而自任
尚懷遠略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議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

求拊循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
過量忠臣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
物勝於權則術為之殆焉竭其力則御遠於顛臣
雖至愚敢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益尤疎初
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符更中外
無補事功竊憂大謫之方未敢謂異恩之橫被而
况樞極通帝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
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
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
吉甫之憲邦天放高皇宜得留侯而善壘顧以非
才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
曲全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濶巨力之弗勝追
還誤恩妙東良輪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
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維天下之大網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戶
曹之外務今為治六府之官况假以部使者之權
位於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
以動縉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寃貨源之通塞
噲若予采食曰汝諧具官其志大而氣剛智明而

才邵遇事不滯考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棄乎後
彫之節自預時髦之選浸階華貴之游蔚為名臣
簡在朕聽是用進以攝臣之貳委茲邦計之繁朕
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多事之際歛散之術既廢
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給於創羅之民民或重困
於侵敵之吏蓋基本急於愛養而綱紀責乎設張
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尔得以三載之功而自
效於歐生之有道則財恒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
劉晏之輕重相權算不忘於馬上范滂之澄清自
任志已見於車中罔俾斯人專羨前世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為神道碑石已具遺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遠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壠旌紀寔家好退無所以肖不能奉揚微烈負蒙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願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為多濟甯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時以示公道繫人望為爾軒輊之權既分踈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

免議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為得計循默為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瑒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佗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為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來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闕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為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乘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為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光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匿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為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權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幸老於

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
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
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
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
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
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額
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賈縣
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群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
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澤益司判官
課窠超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
五年克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
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
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
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
乃真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即
中數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碩謂侍臣曰
張某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
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
路提刑使不著年御史臺奏課爲九路之窳權拜
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

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
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
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下相
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
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
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
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
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
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
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
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
起爲河中府尹時爲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
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永安三年正
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
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
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
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衄凡以軍事所給
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克飢寒者所以無關志願
括民田之肩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
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

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勞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已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贖之以所入贖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即以疾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邊帶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處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關門松候又改肇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頰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歎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大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為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

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為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日暮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為之布教條明民所疾苦貸遺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洒掃廄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子孫以責薄尚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改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附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火日便能以沉然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以每一言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歎歎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為感動夫

人前歿章宗歆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絮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御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癡與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靡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鬻骨惡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可故公之言易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為可而公獨以為不可故難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槩果

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為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迴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幼靈數城之殲帝傳義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本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惻惻無華安事勇功即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謐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群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一言之微却可以興作法於貪敵將曷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漾滂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為葬也詔有司賜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予鹿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求上尋繹之良用愴然而

其詩有天才超邁無愁琬琰之句蓋公門聞人品
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其右者上意
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
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諱載其三
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曾
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
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
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
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
林學士因遼家避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
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大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
白雲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
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
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
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
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
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
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火
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暮視書
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

十一載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泳
郡王公備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
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
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誠爲
不執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
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
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
簿公密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
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
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
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硤
砧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
華蔚然海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
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竊超洪之懸流幽林穹
谷萬景空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
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
栖息之地時性慵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亮隱居
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
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表居以黃華山主
自號茲山因之樂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

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聞旁
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
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投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
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衰跣骨立
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
翰林脩撰危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
優異蓋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
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卽緋水銀魚夫人
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
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沒後以能詩召
見持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
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
至行尚書省左右司卽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
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
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
溢於頰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火有可取極口稱
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
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關開趙公內
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

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
斷琴飛未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脩
居然有臺閣體裁墓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
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
篆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
王魯直元章号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
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
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
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
宣徽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
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号雪溪堂
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
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
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
白一杯人影月卽虛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
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寶錄
云歎丑夏六月某容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
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頌之望衰年乃得灑
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景死不得瞑目矣
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

夫人教誨公五言志學以未知墓公名德蓋嘗夢
寐見之雖不迫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
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為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閔開
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
石傳永久頌安所逃責乎乃勉為論次之而係以
銘銘曰

山立兮楊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
兮隆隆明昌天關文治昭融妮變龍姿孰雲之從
望公脩門劔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開燕論
思袞職弥縫願曷任弟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
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榻攻白駒忽其過隙乃
歎歷九關而上通詩至楚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
假公歲千寧阮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
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
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為過耶方積象之為功界鐵
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蕭蓬摧熊獄
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
吟俯米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駕孤憤於
迴風謫傳長沙蠹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
之吉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

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為屈買其何以釋玄壤之遺
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
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為大定府金朝
取遼有昭信拔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孝直為
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死立今即君之考
也宛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為淄川人路孟州
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
轉運司押運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
終受代問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
立甚嗟惜之九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顏
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為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
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為
辨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卿為不乏人矣俄登
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授承務郎調歷城主簿
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羗澤雜居君撫治
有方入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
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咨事退日
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早

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為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舉旣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之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克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適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隴恣者率真次之徭後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為之有秋使選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師承平日久經費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克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倒以正負督餽餉同列方以從軍為憂而君自請為宰相重君之行為改撤他負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為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遠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

莽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柩于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為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死丘菴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諭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八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破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鄧度殆過其半人以此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為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孫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為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為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求錫爾類從古有辭入于養親易失者時舍館弄孫為樂不

賢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為隙駒忽其嶮嶮碩瞻
玄堂泣涕連洒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
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勸我
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先生文集十六卷終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末誌碣

閻闕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
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
賦有明經柳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
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
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
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率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
文奄奄如敗北之氣凌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
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
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
波聲律則劉鄭之未光固已占高齋而約厚祿至
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又翰林蔡公正
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字文濟陽吳深
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
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未三百年若堯承旨世
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揚禮部之美王延州
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
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泊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

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縱容乎百家
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開
闢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開闢其自号
也世爲磁州盜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
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
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諱其墓述先世以未詳矣公
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
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鄆郎令再遷唐山丁郡侯
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
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詩國當罷宗室
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
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讓詎免官
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
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
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
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
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素不用直以北邊軍興
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
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

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
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
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疎者也王不能用其
秋宜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遠州刺史二年改平
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梟殺之聞赦
將至先梟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
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
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
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
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
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
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輝
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
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
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
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
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
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違銳之便
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

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戡矛矢是也隋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第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言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純馬今天子即位公再

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政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措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殺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聘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珍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首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芻蕘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浚水

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逸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未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宜徽彞御使河隴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未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博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

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拒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聞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飲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越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過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弥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公諱景崧字芳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其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去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

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皆讀書不以世務營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即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普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輩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為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羽冠有聲場屋間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縣治瀕海土坑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為之怙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囚繫或為官妓盜驛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願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頽圯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孤鳴後園中一唱百和少

頃群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故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為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鬻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置奴釵間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遣群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為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嫗師送強寇十數誓尹以下謂此寇為民害久亟散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為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嫗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為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為能故有此授公盜賊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為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為主典者之累公

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捲配之數悉從錫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舉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其鞞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竭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及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陞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竄緣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

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攜於右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願野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遣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繼日蓋於其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瑤早卒次德琳以公廢爲禮曹掾文二人長適刑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涇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適祗承祗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唯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經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

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其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殞瞻先塋有旌紀寢寤之感追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柩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聞公於曹徵君子王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克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網維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太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參其親惟恣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閭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桂城志以貞珉十年而見白日尚知爲秦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誦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

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兇鬼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暴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坑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搥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諧爲不得行蓋自永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索靖康初先生之祖祀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藥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調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

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於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思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二十得解任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景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為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歸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入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為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洵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說於他邦人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賦額而暹比增虧考滿坐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

以邠城頓北為憂謀之州將為浚兼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政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攻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視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穎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為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雅為王內翰子端周負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盡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為第一所在求調者緣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釋官雜家無不臻妙弦歌蒸粢在它入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剋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索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

崔氏吳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黨
治官劉由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
世科徵事即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
二人皆嫁士族士實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
之柩歸塋於樂城某原之先塋墓有日再拜涕泗
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汝僅存其革流離
不得以時歸柩養葬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
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
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
石吾子蓋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其竊自念言自
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
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
之終至間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
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此事以相茲校願以不
獲為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
聞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
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貴以為得先
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
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諱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
允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

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維
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
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延擊伏
生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
赤手往縞侍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
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
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還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
維先生其界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
閱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
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
我絃屢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
阡孰能為世庶挂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秦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
焰熾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為言公時為監察御史
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
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題之佗
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
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藏而名益著至今言

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慶北改焉世為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蓋東山之六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美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卅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庫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遼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為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為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為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為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為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園中杖大奴十數人擢貴為之

欲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攝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發南京路按察司事持擊劄右發捷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暮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辨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蔭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葦曰賈曰恒公天性孝友為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折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鞠之一問得情人以為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為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社廷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為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

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
 九月某客燕中繇以世舊之故微銘於某曰自木
 寇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
 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蒙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
 吾子誤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曠目無恨矣敢百
 拜以請某覆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
 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馳聞而厭道之累
 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
 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素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
 所以神此在公為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
 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
 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
 然獨為不二心之巨闕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
 可以事君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誌表誌碼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
 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
 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
 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
 亦不能躡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
 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典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
 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
 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迨貞祐南渡名卿材大
 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
 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慶玉馮龜州
 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允
 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
 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
 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
 深雷御史希顏之剛峻疾惡累乘得人於故為盛
 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
 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

內相文獻揚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
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徒行傳大之器如公
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
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
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
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
策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
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謬
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
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
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
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
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
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大
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
資穎悟初學語輒盡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
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
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丞務
加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丞安四年出為陝
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

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
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
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
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
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
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奏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
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
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為公
才學優膽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
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
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起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
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
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
副元師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
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
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
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
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
信小人多變舊章擢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油高

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宗頰
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或等
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
為雜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
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
以事謫公公不之郵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
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仗兵民數万夏
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
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
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
蓋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益政裁畫有
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又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
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
朝暮編馬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
趙東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
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有則社
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
中丞宗室承立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

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託鞠之獄成達奏
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
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
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
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
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
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
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僕為禮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
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
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兼
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
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幾視
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
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
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
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
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
經進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
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

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典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數釋詳明上聽志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疑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寔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蹠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起見君之凡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鞞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瘵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

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玄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進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第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貧恣推典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慶之官下在律賻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樵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爽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奉

常文章與開關公齊名世号揚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守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蓋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告言至戒或傷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袖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朱故頰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堵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肆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

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致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万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札軍亦駁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勑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其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

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
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
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揚雲翼耶河朔
民何誣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
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凌者防姦
備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遄死之計耳
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
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電詔公
審理寬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
人一文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
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
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
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
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
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
語破約象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
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
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降舉言國音屬商金在
庚為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
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玉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

姓姓所問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
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
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
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構要
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
板附葬於其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
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
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履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
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起以大義見責曰先
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
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
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我樂育
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縮山甫吉甫其庶而魯
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文愆兵橫出紛
僵尸丁男仗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
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
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獲米芝危國可
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匪徒妄天聲商父實為之
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陰隲時東陽之日

今崦岷碩瞻喬木為齋在岷山墮浹方在茲零
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

神道碑銘

歲已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
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
北無歸附之望乃今始克親事墓當有碑碑例有
銘今厲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
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為先大夫有功
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
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繁金
石是類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伎雖文字暗陋其
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撰行事之狀而論次
之公諱據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州永平人曾大
父某大父某仕為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
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
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
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
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遂功曹得
贈儒林郎姓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

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
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
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鄆
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
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
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早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
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之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
賣緣為姦棟州鐵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
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
討捕群盜悉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劔外五州內屬
公以選為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為宋陝西
安撫司奏公為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
月權拜監祭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寬
獄異時審鞫者專以末減為事雖殺人者之罪亦
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留地下之
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
言物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
以刻剝為事臣愚以為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
可畏耳大足間一曹望之為戶部天下倉廩所庫
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任改官稱也

今三司所掌即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採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鞠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內結關堅外連權貴盡職狼籍罪在不赦詔旣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宜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為行宮尚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澗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為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為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

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椰簪羊瘦瘠被詰問曰琬奏椰羊瘦瘠轉運使不如意而然上按問公卿先朝舊人琬為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苦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知者以為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為念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關榔羊及按計鵠鵠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儲養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膺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為刑部尚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首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遷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為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

起公逃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
儲別認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
中獲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茂屯田唐
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
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簿失次無所營為
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
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為
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
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為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
耕獲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歛可一
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
既豈委積入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
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
餽饒自足此策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
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
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
謝事為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志疽發背至是
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
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政行謚曰剛敏兩
妻濟陽丁氏昔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

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為歸德行六部
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
長適鹽使司管勾何其次適藍韓城酒賈仲源次適
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刺次適同知鈞州軍
州事兼築澤令張泰亨次勿在室公學業富賸嘗
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為考官昭事有幹局
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
實趙公子文璉為稱職公表來自見舉動有法掾
為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為不
悉欺子文周密欲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
之不敢欺為有微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
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遠所長
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等
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為多識者謂公策慮極遠洵
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
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為人體兒
嚴正氣量宋傳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
大夫者公必一二及馬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談妄
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為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為尤
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為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

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為御史為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夔歷戶曹即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番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為彊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為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恭年某月奉公之柩附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于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駉搏擊所加姦宄為空公寧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饒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馭游末而授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彊而四體之克成周既東正塗旣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頰牧于禁中往在北門身為金墉有來梯踵不利仰攻堯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為

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顯顯山立揚休頽位蒿而不吾壓禦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遶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為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開問趙公固臣內相揚公之策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繁數公是穎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氏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玉室下表而喬木故在僑札蔚為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金盛為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善哉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與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嘗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

公諱思文字度王姓趙氏世為未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姓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瑛弟去非名玗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辭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子乃命歐陽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借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蒙之號復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際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瓏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統旬月而畢再調魏州司候轉秦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聞傳敵人遣問者來白公欲救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救之亦無益儻出於朝令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枝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時燕

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馬順州守王暉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達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陞巷以課童子學為禁明年求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求平主將李深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環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環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稍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說曰愚文喬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再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筵官遷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赦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驍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寃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魏州軍州事魏州刺

史魏也成所在刺史領軍馬倒不注文資上知公
村特命馬及赴官父老却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
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
石州宅位歲旱公安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
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吾民不知
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
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誠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
類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
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完獄布宣上意多所平
反對兩為之霽決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
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祥者嘗輸
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
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
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
時從權耳乃今者一官不之界是誣人也他日或
有需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
馬元光改元暨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
宣廟升遷以公為尚書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
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
來河禁嚴舉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

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
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
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讎刑罪當死公持不可
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
渡雙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
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奉
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
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
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鞠
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可貨
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
非所言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
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肩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
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在法罪應死以
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
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始
云濟濟清源王行廟感哀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
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撤梁縣
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舉而毀之七年正月
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毫

州管内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轍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許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焉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憲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判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辜遭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棊里第越三日權曠其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

今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文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通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咎贖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兄知如此屢與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為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樹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為揚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泉之間輒叙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矣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先矣

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泰人温温完名始終世所
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
以汴梁破歸鎮陽間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
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都文李當
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
命駕馬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
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
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
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
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裘就道頌揖若岫岌然忘
倦迤邐至黃峴峰憇於華義亭之左頤謂同游言
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
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遺其子恕前行
視夷儉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
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
柔軟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為黃冠
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
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昇而還安置於郡北之

倚嶽觀又明日孤子怒奉喪西歸嚴侯特以象議
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為天壤間一巨物
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
而諾之者當時以為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
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為
大風雨之所匿薄萬象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
門日觀遊若世外霞景畫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
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
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
大老砥蕩之後大丈夫求活革間往往倚公以為
重至於郵朴固陋挾兔圍策而投童子學者亦皆
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為快謂不為山之靈所貪慕
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
境相值為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
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為之
恸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怒既還鄉里以六
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附先塋也
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怒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
之狀以銘為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
姓王氏棗城人自先世以農為業考諱靖質直尚

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
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
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
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諸公茂先而後有周先
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鄙亂間識公為偉器教督
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
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
散君憂服除調鄆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
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縣民所安秩
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
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
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袁宗正大初
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
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侍制
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
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遷款行營碑
小獻諱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名召公為文味
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顧指如意人或少忤則
橫遣說搆立見屠城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
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

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八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辨情間暇奕輩不能奪竟有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杜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怒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情夫者若干卷導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厥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歎歎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樞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

之為人強記熟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槩是文以歐蘇為正跡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東史筆十五年初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傳名天下杯酒淋漓談鋒起公能三數語室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撻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為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採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播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懲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履置樞樞至楊吏部之羨楊大參叔王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技閑置散不自銜甯故百不一試耳典貢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敢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旋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沒文章人物公論遠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

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崇天之高而不揮進挾東方之雄而不辨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享富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群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朽為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涇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餘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鑿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戶而今得以為冢然則為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不在不風岸而峻不表擲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若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新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象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尚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遂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為雅而勞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

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邪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敏杜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丞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為中謀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于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考其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郎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述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藉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苦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采粟之未給償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君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糞粟為姦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鄭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別部撤充軍前檢校帥府以

言徽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
彼用兵公撤蜀旣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
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獲甚衆公為參佐言
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反乎主帥
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
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
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遺制決違之比
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
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為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
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援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
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遶隨以子涓婚
偁去官真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徙單
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接前職被樞密院撤行
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
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
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
公攝監察御史沐遂之公典同官立武軍戶僑寓
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偽代主客同坐
總領撤各門胥券四百餘口劫案以聞詔杖殺之

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滅幾及於半使進一官初監
察御史本溫被命沐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為
變本溫懼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
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本行本溫蓋懼宿留孟州
樞密院奏公代本溫覓其事公至衛召四將諭以
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
直氣壯將士懈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
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
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
西行臺以夏冠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責自
是側目矣與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
暨公著理在京刑獄事竟而兩人以為無寬民之
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
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
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
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
滁揚詔京東總帥訖石烈志攻盱眙切繫浮梁以
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
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
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

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進還而東擬取道泗州宋使屯重兵盱眙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汴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遣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勅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諤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疑似以慎刑揮公庶以檢吏屯戍革股削之弊權責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籍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况本吾版圖中物運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盖有別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薄薄又居於

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俟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殿損以謹天成又論賢不肖渾毅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鐵鎗盜賊竝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求城令簿賦賦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秦佐克忠等臺官公昔勦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輩易其言不為備一日紅袖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貨累巨萬若求援禁迹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

黃果何益邪公嘆曰惟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
度之慮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後何益乎有法而
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
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長忻審理克獄特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職罪當死繁同
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免之公為
言故相賈公益謫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謀之
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謀至解圍去僚屬請
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林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
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謀絳陽所以守河中也
諸人皆謝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為重地朝議
擬為駐驛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唇亡之
憂以渠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為
言竭民膏血為浚築計剽騎總及解梁乃以金城
之險為不足守遷焚蕩而去馳迫老幼填塞枕藉
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
頌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及法無所用矣
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
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寬上之冬十月出
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

同知某處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
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
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
今卅三十年而公私無管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
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
官致仕徑歸崧山費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
竝王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為號
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誠信通音不少倦是以神
明不衰飲食起居處置儉之間臺閣舊泚門生故
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迷置於空虛
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為高也明憲樂凡先生終日
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
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
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
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數幽姿之獨高者惟公
能盡之容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
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僊兒賦夫塵土
氣為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
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
之蘭蘭蘭松醪遂為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

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柎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公實高朝儀觀峻整然君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為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嬾誕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孜孜以圖書第宅謙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第理七散失怙恃而貨產殊寡公慮為奴輩所侵籍於有司考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歸行善見顏問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絕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僕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鑿裁為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為禮部開闢公所激賞制詰典嚴當代少見其比又廣又其專門之學風沉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涇河中李獻能龍山冀

為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謂以讓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為中昭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教履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戒古人朝庭用遺其長顧每以城旦言見杖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簿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為

論次之銘曰

| | |
|---------|---------|
| 雄公之生厚有基 | 陽剛在中鯁自持 |
| 巖巖青峙峻以奇 | 塵表朗出莫可梯 |
| 白筆一奮雷風馳 | 耽耽虎如毛髮威 |
| 奔走颯颯號孤狸 | 元精降材匪一機 |
| 三光九泉絕等夷 | 大君裁成相功宜 |
| 望公廟堂佩安危 | 聲氣不動山四維 |
| 冠之惠文其敢卑 | 九鼎大呂素若遺 |

負而越者先所藐 鳳兮德衰天實為

正有來者吾何追 竝王之麓草木腥

兩崖出泉懸素霓 朝猿與吟暮鶴飛

不飲不食玉雪飢 勿安東遷人代非

臨流濯足尚庶幾 淨河北原公所歸

墓形馬鬣大茂齊 龜石有銘告無期

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

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
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
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
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
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
亦竟無所見乙己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
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
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迹
并中亦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
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
謹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

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

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

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黃贈資

善大夫始平郡侯姓柳氏始平郡太夫人人生二子

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

將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

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調賦進士第解

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

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遠縣令衛紹王大

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為發粟賑

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盜陽趙公周臣

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

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

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

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

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筆昌

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

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

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侍

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宋詞科尋被詔

審理寬帶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
 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
 仍試宋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
 旨祭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魏
 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誠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
 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
 賁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
 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
 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
 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
 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難去遷之豐州士
 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操
 慰久之後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
 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晉大夫勳上護軍
 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
 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
 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成將軍萬州軍資庫
 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願挾尉遙授
 盧寶縣尉二女長嫁野貽元帥府經歷官張使次

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徐衆奴十奴
 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
 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
 變初入官遠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代縣中
 長生柳取以為村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
 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遠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
 律大進敏密工巧切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
 日直官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授筆立就文
 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
 汝礪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
 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懇何自
 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
 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窮自號有
 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豐
 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
 前人章句為一書目曰學易記載於家竊謂君於
 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
 非耶象之以銘曰

日吉子時良醫佳城子君所藏仁者之易子決
 以剛身已熾子名益光何以命之乎北方之強

天厚之報兮獲且昌世侯伯兮歲歲嘗橫漢兮
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滯盜
溷兮亦何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碼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維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傳之高唐人曾大
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
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
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蠶起公方在樞樞舉家藏匿
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
啼免難宗黨異馬重州入學記誦出佐兒上稍從
卿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
釋褐長垣主簿縣頗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
城壁頽圯公日以披災爲事公廟已毀僑寓編民
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
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像像遷開封縣
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
其審於先後疑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
墾有未耨校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
於訴任其凌轡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
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于收入幾何輸之誥租
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

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今關公攝縣務
南樂劇邑民頑事殺号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
号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
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論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
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
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布三日切責
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
自歛迄終吏境內免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
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
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
我寧不知然渠家閭閻首戶予雖魯同場至今部
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
遠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墮牛
曝背寒耕熟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達年爲
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
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統佐二縣仕之初
筮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
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
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達年爲幸者歟秩滿遷
鉅州順安今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

去小時尚早也姑留寓馬不幸選疾以泰和四年
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
某卽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
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
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
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
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特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
渡後破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
儲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
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邁餘
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第
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
原是後伯仲李偁沒獨安世派寓河南汴梁既下
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
卜舉公泊夫人之柩柩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
窆事訪某於鎮陽湯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
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叢
無旌紀其河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
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

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
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摧衡平設施古難其人
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
器耄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罔羅放失會
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
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
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幣狀其行
東明王鷄誌其墓既卒車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
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負
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
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姦
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之公以碩材雅望
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摠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
識之所獎授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
細民亦皆飽聞而馱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
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

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
之國恃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遠取晉國朝取
宋河其果足恃乎閩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
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禮不都閩中
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
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摠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
建行臺河南根本既穩國勢乃強今不都閩中而
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
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
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
亡故老垂書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
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
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
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
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
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
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
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縣事判官丁資善君
憂服除調許州鄆城主簿縣有遺賦二十萬配之
平氏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

簿時北郵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杜有弓引散戶有由帖揭烤於通衛衛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今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歐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闞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換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捕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數熱令未揆改丞康右欽述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假檢覆御史先知公慮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尚書省今史較熱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諭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考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起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華公行臺閩中群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

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閩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起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号今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延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方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饋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翁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營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

樊籬以大義且告之廉蘭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朝睦城又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勿適道焉爲之不前至沅澧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員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万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郾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若免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欺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籌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諱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間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

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進報至地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早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兩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濕上爲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煥煥權過將相其姊妙洲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歛財以侵慈州縣至後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洲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負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万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言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又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

京師上辨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嘗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臺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闕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遺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年垂輿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寇公柴車北歸結廬涇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妻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斂發奸賊以械府吏某謹得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

公特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即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君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耻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蠶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愆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未盭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獲悉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闊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萬錫李公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踈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寃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覆而廢千里况英士乎言之率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恣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

稱故太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為季末起坐躡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穎川治軍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驚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慈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為防乃積乃倉暨彼曩糧百冗全來倚公設張歎歎創罷望我小康棟寒袴襦瘳飢膏梁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執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賊黥駟龍起雲驟何儻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安得翅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疆禦之謂剛公是所存矣必太常舊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万古取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叅議張君神道碑銘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充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

兵之所宿大河而南家為重鎮與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趙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摠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訛傳又以虜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疎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為人強悍驚猛操縱巨測用兵知變化往往聞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龜山萊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為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瘘勦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為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街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為儒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冒臆妄有執持君必為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擴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為多德伯玉為顏闔說養虎人以為苻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

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違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李雲族張氏世爲河內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擢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沐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卅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獸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迄接夏境頗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弃城而逸君戒鹿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撲礪山

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逸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提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祕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提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舉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拒拒如此不盡阮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况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阮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誣誤者詔書褒羨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遊騎充斥老幼扣閭者亡慮數十万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歟稟命于朝然後納之

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為生路今
生規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
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聞
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
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票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
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略帥若專
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
為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
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
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為參佐而主張大事
如此朕甚嘉之當益廬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
也搃府軍還鎮改總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
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君婦
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搃帥赤蓋元凱起為經歷
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
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
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
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違屈卿
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
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使

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遷領
鈞州刺史遷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為沛縣人鹿
璋所破擄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
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翌日
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
旌櫬歸附於山陽南徐潤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
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第封
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于男二人長曰翔武義
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日夜武義將軍遙領
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
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日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
子冬十月翔後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
撰家傳以神道碑銘為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
敏辭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編弟著著所以活万
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品品
唯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彝寧之春
風潤物無聲有篇詔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
舉頭而城隍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
敢萌有方無方孰為權衡使存諸已者而未文

定美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為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

銘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為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為真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兆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經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為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君議獄之地忠愛欵曲未減者為多法家稱焉真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詰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為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復知有無辜而彼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

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鞠之辭連二偏將一遣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論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誑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究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蕪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感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内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精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致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其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村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為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為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為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闕疏至可以漏吞舟

之魚于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
維初傳翼亮臣恣為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
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馳登使者車
惴惴無詳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溫
其褐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
而有治古之駟虞禍慘河陰或慘或待不為國
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于黃墟湯
早焚如一既者後枯執乘執除吾知神理之不
誣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
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
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
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
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 朝命迎公
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
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君
民間倍自貶換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
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
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覲餉瓜果蒸爨細

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
汚已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教外白不得通曰
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
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
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
之義於名教為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
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
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
福不以回其慮廢與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
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
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
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諫非誠何以
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
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但
者斯可矣君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
去古人為遠迤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
土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為合懶路人曾大父息
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擢兵柄史諜載其功詳矣
大父僕于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
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

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
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員祐初被
召道出平州平州道被兵州將請公克軍中彈壓
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
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
古大資驚狼恃功自高奴視叅佐往往置之死地
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
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
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
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
公爲畫策潛軍越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
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
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
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
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
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
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
中初置申州輟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
原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刺瑗雅敬公事
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

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
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
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幸以賊
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
能制一苟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撤送本管一
郡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力之目祀
持今位連起詔獄網民雖被侵恣而無所於訴公
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
請老御史張特立樂蒙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刺
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龜勉王事
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閔以例告老而有司亦
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
以親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
明昌以來鷄厲王術紹王族屬守終身禁錮男女
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
庶訖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忿弘以大度使
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警匹夫
警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語雖不即
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
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

河防使詔旨褒論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兼傳赴
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為姦
盜官糧二万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為之
少寬踰年竟以稟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
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
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
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
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
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
歸柩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夫人
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
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
總統質子軍次万僧女一人嫁為世襲官妻早卒
男孫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
皆尚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
威將軍老哥之子姝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
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
收養之者持葬五路万戶郝丑和尚以行狀來請
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兄
之義公之葬偃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

素善郝侯義不可辨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
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被築室天寶厚
其基温乎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
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願以能官為見知風雨如
晦鷄鳴有期滄海橫流鰲足不歇幅巾布衣陋
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嚼鋪餘之醜周
粟京坻承徽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迹其高追
燕雲之郊丘龍崇崇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
與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譽鵲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杜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素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俸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聞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屢蒞有間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述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為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勝陽張丞相未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肖國侯公叅政高公奉高丞旨先公黃山內翰趙



公磁陽內翰閣公敦庵著艾海內取以為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考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為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佳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即縱遣之不數月諸賊卒以賊敗郡人以為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癯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馬六年二月召為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遷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聯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柩於汶上由村旦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君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者不爲窮遠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東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褻糧衛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達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誠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風雨如晦而鷓鴣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宇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秦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侶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謙聞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奉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公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一科換僉師王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與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今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今

自任其責永薄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率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為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允臺諫京東總帥府奏碎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碩乃專恃權勢戒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旁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教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蠶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饒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紋具斧斤以充器用備番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輩運相仍如出枉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權為賕贍付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寔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遺晉藥官王子王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第一監察天稱職有罪無罪勿為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殒于一人恩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柎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
 乃以一御史犯疆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
 不過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為銘
 曰曲士賣直見射而慄鄙夫媵姁與鬼同波犯父
 子之至難執絞許而上刺橫潰我陣剛薄我阿
 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
 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矣後福之
 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
 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
 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
 問孰可為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
 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
 力道真己得請君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
 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
 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為可相
 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
 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懌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
 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

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諸錫用公貴及封初
 請大夫妣王氏濼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
 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為資方平愛其
 才每憫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
 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郟縣尋辟威戎
 今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
 賴以全活者甚眾縣民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為尚書省令史歷轉草邊關知管差除三
 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克右
 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
 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克權密院經歷官通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
 行克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
 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
 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
 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
 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
 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廬氏山與北軍遇相拒
 大雲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潰公為北軍所得
 欲降之令去巾不從符審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

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刎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鄭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性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球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肩肩於簿書未蓋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君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遠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木冠葬於某原好問尋公知爲事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積中執汝汝海內茂異君上派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兄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木冠李衛汗褐衰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

無千秋若孫君子公且俛豆蓬舟走物紫羞魂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表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術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未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秦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嗒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深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

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馬廩賁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銳擊之突騎退走填壁豁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述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澤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墓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京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湖重兵廢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在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儼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建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廷行河南得賍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遠去禁下一兵與權責有連脫使適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
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
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艱輪確偉鬚張
口哆頰淫冊眼如望羊過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
間或驚恠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待亦不能變也
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詠間作
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謔慷慨如關中豪傑料
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
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
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
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為餘
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
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
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
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
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
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版声備具文武
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

有趙張取自名目中之獻無遺情太息淚涕請
進兵揆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
四面開鯨鯨砥柱不採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
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價不起誰使令如秦而
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踏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
溢馬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
留泉高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為寧晉人大父諱成嘗
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
人縱為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為里胥資
純 為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今為御史所劾溢自
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
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
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骸異他
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
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莠蒿中懼為同行者
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
能備周輔與諸生共網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
釋褐擢陽簿警起判官辟彭原今入為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肇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煥煥公門請托不可使又在禁近朝議儒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賍汚尤狼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美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時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伯祿先娶蔚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跂於京師之

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壘維君之君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昇乎詭夫百歲而下有

歷九開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諸明自先世權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人為尚書省選閱糧草方今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玄市於會同館外厥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舊書選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人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揀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

長黃童次女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
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
脛而死時亂已極凌奪悉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
義自克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
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
九嘉商平叔衛張正卿天綱莫京父禹錫康伯棣
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
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
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選
予資下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
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
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
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馬而卒之無所就
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歲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
奪予來力獨美競多壽辱隨瞽目爲竟善乎
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長布其
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楛萌意於方寸
未有毫末也而觸機奔吾於吾元吉誠愛其
得所以死而死絨亦悲夫抱一聚之操泯泯

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奔卿姓劉氏世為淄州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陸平主簿時西山剽賊千餘人據險為柵旁人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惟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首把臂俱下而無亡鏹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仲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因為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充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為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高州軍州事兼揚羅縣令縣戶籍餘三

萬豪猾所聚令丞以不自檢為所把持莫有得辱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歛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梁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熾熾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黜賊褚二養巧者為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德康以大楮繁兒背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耐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規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起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 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突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 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庶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違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衍清益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八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葉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族視所在特往迎之大夫入鍾愛于公不歡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立瓏苑表墓訪求十數日乃獲刻覓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職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夜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

其早以詩文授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詎訓瓊細春官科益政弗違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珠絕類殿內義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饑饉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蹙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瘼疫剛瘴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英歌望公長劍冠薊我百未一試老凋阿不龍不蛇賢人差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為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泪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涇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適命撤去使環輩知自新之路遂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實救米數拾斛景賢區庫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涇川課取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進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頃大夫上騎都尉涇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涇河郡君王氏同縣唐士成之女後景賢七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取吏也辭以莊悃無華愈又不忘晚節而昌幅中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鶴之以為善之樂歸老

今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卸民兵來耕練既廢軍食為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馬門破兵勢駭駭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趨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為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款逃死乎獻臣款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閑尋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為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鄴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焉魂依

兮真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乎天厚子兮內美
俱縮銅墨兮握瑾瑜瘳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
悍孤宜貢而壽兮與德符其執業之兮又孰除
蒙山之丘兮辭扮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撻
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櫛兮將焉如汾沮如
兮參之墟楔偷群走兮雄牙頰俱腐草木兮孰
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遠
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
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彥功游摠宗之學
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
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
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
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
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
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
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
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廢舉孝

養士太學薰醲浸淫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
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
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
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
某以南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
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
求隱君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
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
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
重簿於世味少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
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
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散事即守解州安邑丞即
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
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
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
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
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
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
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

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以變投筋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撈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其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京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揀者私欲既勝強為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飲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譬如其克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被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沉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清柴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栢之立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

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土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一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无公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矜有力者持無所容奸道之大稱異之遷管勾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撤邦直守禦注按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進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聞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為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厥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毋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為之後以其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沒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為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

歲道確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人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歎其孤請為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其上總甚公特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饒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為理遂訴於公公為奏聞詔還己許八年親享太廟鄰國夫人温敦氏過廟門而不懼蓋公初妻以為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勃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

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敢攻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韋遠靖康之亂流寓大原之文水田家焉父祖資稟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卹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并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成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遷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剽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首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擢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逸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主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其所娶要氏吉州梓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順次觀次

事皆習儒業文二人長適蔡潤吉州馮內翰子殿
 之子子次適進士太原王樺孫男五人崇仁崇義
 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文孫五人尚幼公羨頂
 眉客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
 絲髮不欠拘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李
 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孝子
 爭以王內翰百一所課家得來乞銘僕於公為卿
 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
 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
 太原儒素為家以執言而觀卜其柔嘉佛然聞
 義而起勇莫我加創屨我扶剛痺我訶不量寸
 鐵之微訴九閭而磔妖墓白筆風生朝著無詳
 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
 之私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曰而麾戈念君平
 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者冠我我蓬蒿一丘窆
 此澗阿天之慶商父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
 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疏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蕭燕訪使揚公

神道之碑

君諱爽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
 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
 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辨大父起道父振是為蕭
 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毋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
 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
 之象託為削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
 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
 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晡食
 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釋焉又五年州倖宗室未
 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秦腹相煩聞若有佳
 兒姑欲試之即撤君為舍與書侍調度方放君掌
 出納未晷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倖愛之謂他
 日當有望勸之官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
 迨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
 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
 用昆李惜君連蹇勤誠補壹掾壹掾要津仕子基

美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諒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昭下泉之憂乎正大

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

劉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

門而兩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

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

春試校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徽服

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寇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交間會門生朱極自

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又聞君名數以行

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語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歛且業已主趙侯矣特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劄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者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燕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

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念而擢之糜爛必矣

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在政

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義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

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接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

言者君訶之曰剝下閭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觀餉君一切

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清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

官十年乃請老子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知郡筭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密迤豐鎬民俗敦朴兕犖皆當孝弟力田以
庶慎自保毋習瑯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
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教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
黜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噉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
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
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
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附焉禮也君三娶
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峽山皆早夭駒即
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齟齬知讀書八九歲聞君
講授即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
幸君喪之盡然有童鳥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
寬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春和大安問入仕
者惟舉選為貴科第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
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
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
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若不碌碌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
嚴院碑宋內翰堯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
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
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持

違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
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閔中地震乾守
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
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鄆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
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歌觀
詩者舉酒歌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級長
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鄆邠即席
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聞
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
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
罷作文刻剗虛爛創為裁製以踣藪剽竊為恥其
持論亦然觀刑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
關問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
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滿情張公
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藉
熟君名想聞風未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
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遷秦中秦中
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益
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
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繫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

政號迎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獲賴前哲弊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隨曰絕曰歸始皇十年朕絕隨者何戀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太宗之惡也黃景帝者何短道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禁可與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性性人間見之有詭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有賞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邨孤遺扶病疾助莖恭習以為常力雖不勝借強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性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聞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拱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幾重以撰述為願惟不願之文易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氷雪沮寒性復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况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蟻於昧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揚居之碑碩瞻佳城法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羨孤罷迄乎駢儷而與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歎奮回春而灑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考彙彙類賓于唐世父衰微河澗九里蔚松橫芳增輝謂君為遠賦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父矣望伯起其族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牽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倫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縶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莫竊取為

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
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此神寶而弗移孰謂
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
南爾輒肯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
出邈千載予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
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
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
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擇因問讀書有後
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
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
聳壘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李秀秦
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
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
取市人日曆鱗雜未盡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
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聞六經百氏外世譜官
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文章淵
綿致審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
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

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疑
其端者微難闕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折絡脉
漫者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
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不得語故
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
玄談說為獨拔景玄則兼衆人之所擯愈叩而愈
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
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
心肺世間機城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潭源雷
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
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
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極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
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諫辭科而景元病不
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
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
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
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
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
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
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

一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
居權殯鄆西南一里所屬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
之柩歸荊陵川之先塋銘曰

源心而文淺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
太行學自為家元精當中散為靈華有發其談
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詭夸有喙三尺有書
五車葉不得傳一本作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
璋我我蓬蒿一丘窘此湖阿天如天如命也奈
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
朱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圍
鄒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謗誘循循子弟秀
民自我作新授之萬金良劑以澣浣救滌易形而
錄神朱墨進為文儒鈞距化而真純庚桑豐羽山
之年鄒律發寒卿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教育之聲父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先
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士先辱之秦乎河東人元
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先人思
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問皆曰漢澤風士完
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
魯直李父廩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父益盛迄今
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
曉文理為子求師莫此州為宜於是先人乃就陵
川令之選時卿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
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
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處事亦審故其
容止可觀而詰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
為不及也某晚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
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
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遠售為功六經百氏分
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
為庸人死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
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官多用貪墨
敗官皆若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
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
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
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

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其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事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性年赴事成事曾以墓銘為請今年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為其外兄牛元備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壽歿無十金之產實志下泉有識與奠煖墓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敢而銘之先生諱天授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府為閩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為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歿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落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遵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諱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

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樞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質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我我其誰曰我私界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穹巷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誦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變樂細人而怨咨良僕舍光平價不資棄擲泥塗讖者涕泗執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曾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曾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教龐者父之士如君者乎始子在京師登君卿先生禮部開閣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凡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持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問居鄉

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間君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濤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後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建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儲腹言笑和雅亦皆訥訥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勸家

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故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廉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勦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夜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若自保人有誣郭瞞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梁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類以全活者甚眾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晚之者云而曹處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蠶蠶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悉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願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文孫一人尚幼

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樂之衆善具
并何負於人而下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
名城郭十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曾子之墓尚
可以為鄉人之榮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
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
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醴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
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
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
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
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
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
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辱仲明之先世
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
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
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
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
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時
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
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
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

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種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瞻勇推澤爲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即郟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考以騎射應募官保義即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後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廬利者有折居拓仁坊廬者文水君遷河朔寓居平山遠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爲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爲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所城童能爲文鄉長者以備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以日有聲場屋間遊課之後交文士益殷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宛立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

頗能操微旨親識間有謁鑿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實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糠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早救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伏閭門之翊睦傳至于君故求遠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燕倍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盡示來裔飲酒謔笑與家人談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寶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權柎於漳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屬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開闢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某穎某時惜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繼振蕩關闕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耻于男之

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亦寒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失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倫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致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附外祖氏一以塋澄初僧旻奉浮圖惑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舉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父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羨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籍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士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

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柩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考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貴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岷山令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塋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參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考升女揚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漿澤酒曰忱曰恒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曆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繼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
樂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
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社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
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
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爲獨覩心發
之考方學業復於陳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
書先賢在昔共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
紋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踰躡起爲儒先爰
披蒙臺大伏在泉根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
章惠決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鶴兮芝蘭之
庭烟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媚學躡躡至於餘
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
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爲黨
壘七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既勝社
之食尚有致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璩字考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瑛
皆力田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晚冠游學東州
以易爲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

道持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
長安陽苗景落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登
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
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後與鎮大
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要館陶
汲氏繼空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
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
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
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於
吾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
於杜原森林之下者吾死此人乎吳詰旦果有遷
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
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塋於館陶大張里
之東京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
好間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爲余亦懼先生之潛
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
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衝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
之禽息爲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
老聃玄塵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真兀以爲全

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授之自指若夫鴻毛僅重
輕所宜能掌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
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
所以賢

臨海弋公序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
縣者不知其幾昭穆失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
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潘氏公其所
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
成人事從兄祐殊畋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
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
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謹無損耗耳兄幸歸
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
如此我乃為誇口所閼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
耶乃更相交愛官以公家貴雄一鄉且瞻身逼人
遷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恣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
是名聲藉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
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
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
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為之開諭解情愈到閩者咸

悅各平分而退多所金落公出大家舉措不得碌
振賸貧之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
資稟謙遜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拔喜為人解怨嫌
鄉隣訟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
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為人所倚信
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資盡多文士結夏
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
者為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實類
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外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
遂登進士第及將准官復啟重教督耆年為良民
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士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
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細人中請
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違之帥達公舉家去
是夜所停悉阮之里社為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
為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將騎過滿公
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
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毅英師事程內翰天益
未冠為鄉府所薦再赴廉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
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
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

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棄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駿英等以其年月日奉公衣冠塋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駿英子交游中窺可保任者以墓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亘億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為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獲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瘴剛莫我敵當傲巡周廬而辱在抱閔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俟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頽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遽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開闢趙公學者

多效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南度後始有遽然子已遽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難宗室非國公文米風流照映一時而遽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畧法書名畫筆迹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廣則望而知之昨公亦以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支之而未幾也亂後予客冠氏遽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駭遽然子少日出閭里聞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及長馱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為人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辨析脈絡殆若風昔在文字間者盡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陸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群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維生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

僧言五公傳授圖大不易作遽然子笑曰易與耳
 因齊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
 予君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遽然子聞之謂予
 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為之泣數
 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遽然子下世以數月矣
 其婿商挺孟卿為予言予已北歸遽然子為之飲
 食不羨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為可
 喜事而公為之捐貲余何也遽然子曰是豈兒輩
 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遽然子故書凡予所
 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
 為慨歎遽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
 入揆杖運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
 深不足比數何以得遽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
 三人李汾長源辛憲敏之季猷甫敏用是三人者
 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覆死西山猷中敏之則被
 掠而比為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敏用從死淮西
 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棲當無有收衆
 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
 一遽然子思歎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
 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歸之曾不五六年而又

君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
 凶所與遊者皆為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遽然子
 之遽也遽然子諱滋字齊甫姓趙氏本出焉翊其
 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為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
 子不能歸遂為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遽然子三男
 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
 所娶者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
 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
 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燕人之所
 獨專自披泥塗如蛟而僂文以表之慰彼下泉
 碩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為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
 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贊以文蔭補官中遭大亂
 不能歸贊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
 內翰礪勝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
 係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
 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衙
 監平輿陽安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

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
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考遠守職如
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
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
當拜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
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
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光復
之後開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
四終於家後三日塋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
娶馬氏前卒再娶鄭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
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氏弟信武將軍陳州項
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復考遠資
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殘及登仕版喜
於結納周急雖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
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考遠
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
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交貧自樂不肯一傍
特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
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
先生仲明而考遠其一也仲明之沒予既表其墓

矣若考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投其
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
雖游適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馨懸
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頑不屑於謝仁祖之米軍
就陶生而乞憐貪夫狗豺夸士死權河朔諸豪
角逐相先萬物竝沉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
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
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尸
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廬太醫墓誌銘

廬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
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
局方剛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
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
累數百萬言闕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
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侶之春
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
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
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

之效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闕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已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祖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內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為醫作鏡衣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耆來壽考康寧脩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遙遙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為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其年月日舉其先人之藁殯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特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

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銜需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郟城泊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子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備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登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天事至有推紀齊家之數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

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歎追誌墓尤以俟百世誠得
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
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
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
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陸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
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陸間官泔水遂為泔水
人公即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過
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樂城召趙雋
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九嫂味道從之
學德新喪公有十里駒之日年十七黃縣下世太
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
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
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資財不
以入其室御童僕有忌信不忘笞罵而人人敬畏
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
至味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軀易而違吾賢弟難
嫂用是得不棄大夫疾病公感暑不解帶藥必
嘗而後進及君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
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贈旁近病者親詣護之
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 以承安

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泔州之寓
城安呂氏從太夫人之塋妻東鹿劉氏同知睢州
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
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咸安溫氏次適雲中
谷氏公嘗用黃縣瘞仕為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
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
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求下
迫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
不可誣者承安壽和閻文治燭然教興士生於其
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為名卿材大
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為公卿大
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
年任宦不如遇合又曰德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
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
輩陸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
無恨矣銘曰

發黎脩體柔嘉內美克福不遐衰哀蒼天孰使
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
茁其芳蔚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獲穰穰滿
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考其未涯不有

以浚之其未柰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碼

族担虞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義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為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播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為可見乎為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巖五杜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帶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又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教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養問公今日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復飲何食乎此腹且飲某食午飲某食哺飲某食家人如言而辨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



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况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群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沒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歆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歆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遠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適匪直里閭世所屬譏吾寧汨濁泥之泥吾寧釀舖餘之醜吾寧反閭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莫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款復以武并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又明昌泰和人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問居鄉里籌又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

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補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見養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詛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諱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塋遂爲南遷第一祖矣

銘曰

豪俠則鄉上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露而老於編齊之間鑿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若已歿太夫人年在書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猶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危死溝中馮衍
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接乃脫畝豐莫難生才
百蛇一龍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蕞
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
斯前人所不免碩獨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忬遼秘書監弟授某
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尚書相國
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
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錄宣武將軍鼓
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
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
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貴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
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
米盞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嫺睦族屬
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
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
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生始者
月暑冷二十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之撫孤幼僮
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

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
饑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赦謂宜辨其妾夫人
曰奴而良之義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
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
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
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畫
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鄉中泰和三年進
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
鄉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庶慎愛民爲戒
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羸瘵官有
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
難逐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
亦可乎夫人之凡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
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爲舅氏覓一官
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
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遠其下世送終拊
孤禮無遠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周官騎蹕夫
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轍馬閒衆危殆
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况必不能
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

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棄事以其年月日榘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益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弃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以肖安敢自例沉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誣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厲驚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赫驥問塗司南通達罪於

華歆動與禮遠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聞壺之可敬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又誦書琅又兒不敢嬉母也在考維龍虎公北方之疆武庫再傳化而文房藉培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與委蛇于祿孫齡上壽期願夫人則宜事親之日考不可追去何速芳來何遲躑躅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考有碑勒銘詩芳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孝氏世家平定父琮來末來火山遂為隰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于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貴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為樞密院判官次曰瑩并

家為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日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黃筮麟及次女皆早卒另孫二人曰沐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貢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為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為甚貴舉進士筮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鷹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矜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為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既纂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詔亂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為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為詳且久乃為之銘曰

祿不於豈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石不貲母氏幼繁無報可挽樹淨而風霜露涕而悠悠蒼天執命之尸含鮒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

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痛疵玉樹塔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形未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慶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父母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發政之姊哭徇其孝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界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聞與主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堦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夫乳而啼樞樞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
 滑濟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
 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
 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
 之同異定群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
 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
 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
 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
 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
 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晚然知天命
 所在莫敢有異志 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
 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
 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夫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
 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
 博平人後遷長清遠占籍焉曾大父球大父棋父
 珪皆以農為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
 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

生產為不足治者為人美儀觀善文結好施予落
 魄里社間不自顧籍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
 多為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 國兵破
 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公為數所
 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
 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
 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來
 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糧為守禦計
 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
 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墜老
 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
 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
 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為請於主將主將遲
 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
 足恃者謁先太師於軍門擊所部以獻太師時以
 玉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
 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

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持彭義斌說青崖晃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問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歸于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

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敵衣櫛食暴露風日擊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後良汰逐貪墨願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敬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鵠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擢兵柄顯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羨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柯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
柵之議公為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
之不若留之業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
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而大
兵由武林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
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
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
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
為資弊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
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

有犯者保杜皆從坐之連亡累累無所於託僵尸
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
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
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而公一切不
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
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
子厚為媵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
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為樂土四外
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
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

之賜仰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
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
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
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
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
忠輔文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
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為請敢以智愚之
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

清濟洋洋

屹彼嚴公

尹茲東方

維大國齊

維魯所荒

大安衰微

元元遘凶

鋤穠棘於

迭為長雄

遺黎惘然

搗墟斯窮

公乘其時

奮從兵戎

心為蒼龜

往迓大同

挾右太行

以入玉封

入瞻者烏

我龍之從

儼景同翻

鬱為雷風

乾端坤倪

一廓屯蒙

奔走先後

莫予敢侮

莫予敢侮

惟公之武

乃錫金虎

民汝予撫

民惟天民

惟公受之

有內之溝

職公揀之

大布我衣

大帛我冠

斜傾我扶

罇漏我完

爾有菴罷

我違我安

金革之威

肅于凜秋

化而陽春

粹搞和柔

祥風愉愉

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

暨於他州

民拜公賜

有憂斯構

祝公壽考

為國元老

如山如河

受福則遐

齊政方報

魯婦已璧

布宣王靈

繫公是賴

愛養基本

繫公是戴

巨室喬木

式瞻誰在

相彼邦民

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

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

公名之崇

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

誰其配之

錢氏孝忠

荏平之原

龜石穹窿

勸我銘詩

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為比杜故以為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

開朔南分裂贖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據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群眾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澤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穩基本斯固

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錄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無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濟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實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

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沉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

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親主兵者

下迫卒任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靈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為司命公為之開田野完保

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敢以農里之言而勉

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
 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貨逋賦以寬流亡假間
 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
 至於非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寡飲助葺祭穀
 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純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為
 故堯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
 復活非策慮幅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
 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為質者能如是乎
 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華及好問於鎮陽書
 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
 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
 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歆其長久某猥詞
 世爵太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衆佐部曲士庶耆
 耆同力一志作為新廟以致杓祠烝嘗之敬宜有
 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愚願之好問以為祠祭之
 之為大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藥布
 之五杜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
 者蜀人張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
 不營私廟而法官勅奏禮固不可以廢古而亦貴
 於於人之情况乎時則綿範未遠人則蒸蒿將見

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
 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搜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
 有欲馮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
 公其詩曰

| | |
|-------------|---------|
| 天造草昧福有幾 | 風雲感會神與期 |
| 乾龍用九方奮飛 | 潛蛟豈得留汙池 |
| 王伯之柄魏所持 | 金城千里山四維 |
| 公籍盈數數有疇 | 燕趙廟廓無藩籬 |
| 六合遂入天戈麾 | 猶之歷下開漢基 |
| 楚破竹耳將安歸 | 天官茲功絕等夷 |
| 介三大藩畫郊圻 | 大帛之冠大布衣 |
| 煌煌德星出廬危 | 扶傷合散傾復支 |
| 民恃保障輕繭絲 | 年穀屢豐物不疵 |
| 諸侯代興公維師 | 誰謂華高可齊而 |
| 武公司徒屈於斯 | 眉壽保魯止於斯 |
| 昔歌且舞今涕泗 | 人疇依乎運奪之 |
| 甘棠之蔭公之祠 | 麗牲有碑碑有詩 |
| 戰功曰多民政慈 | 尸而祀之寧我私 |
| 公福我兮無已時 | 子孫殷民其世思 |
|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 |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勲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濟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強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園其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授成筭自竭微效猥先榮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耄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壩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澗及賈瑀賊殺道澗公殺瑀復雉散其餘黨戍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勲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懺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數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

義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莅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餘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急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顛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叢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叢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下急走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觀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弃輜重而南問

之路人得賊要害白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
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
若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若下數賊以叛逆
且諭之曰能以慮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
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慮應妻子非白金三千
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
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
如約轉石擊若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
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齏殺之綠山反
側鹿兒和和羨女擔車堵牆百峰東西五峯純家
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
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
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
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
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
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
府截然一新遂引鷄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
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
濕之患此州遠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
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

被重鎗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
陵轡同列以馳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
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尋事
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
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
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
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
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
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殺心乃定命一卒
執楫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
敵果不敢下公命軍主先渡將技次之公殿其後
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入聽節制我欲決
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矢瞻望不進
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
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
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
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
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
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
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

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統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

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役公將芟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借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三十騎直前果得闕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旂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君戰守不易綠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潁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

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數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誠虜數萬自相踐踈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淞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蘆四射昭安豐

涿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欲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數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體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大顧何功以堪之况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肯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韋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累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連捷自大河放而南杞為中澤東連淮海浩瀾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閑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為 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蒿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

條耕稼俱廢我軍為困糧之計初不以餽餼自資比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籍公一軍先事為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贖給焉君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捐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

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寓欽幸初移刺般哥張甫牛頭皆嘗與公為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為存邱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為郡守次黑子為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效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為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

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災崑崙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忝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治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素纒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陶翻

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賊黥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盡藏十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彊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旂嘒嘒頻歲江潰

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向隣中潭新轟若長雲吳兒鱸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奮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觀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珣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閣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閣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今危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閣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革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

刺史同知鳳翔府事東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

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

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

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

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

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

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

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

為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

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

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造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

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

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

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

銘故略為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

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為賢或生長見聞者之

所同至於憂國憂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

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碼

龍虎衛上將軍李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

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

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

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

趨於壞人知惟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鑄鑿之為無

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為大可

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况賢者乎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况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

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李氏世為上京人五世

祖李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

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

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成

西北路挑山之陽因古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謀

評焉曾大父布苦德釐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

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

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

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

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復特旨改爲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曉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衙直點檢司奉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轡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嗟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蹇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辦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華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况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矜勇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閑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頴翰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矚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玄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官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焉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若

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妃左車乘練盡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奔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球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通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該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戛婦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軍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倮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接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成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欲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畧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開輔校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壘之後乞以農隊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龍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邊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探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汚爲趙言彼鄙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况名馬

乎於是總督者怒且慙乃詎再能有叛計遠趙據勃
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曾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據在我亦不為冤
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督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衆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為馬
步軍都統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羅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借同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遺疾疾遂革所親門後事公強
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奉策獨是為介介
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
月之十一日也元先改元冬十月諸孫扶護東還據
頤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夫谷氏
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
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
男五人長伸道次仲貞據陽監酒次仲坦閩卿今次
彭孫瞻孫俱登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儼幹秀

儒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
親孝友愛諸李恩禮備至及弟凡析居公悉有以
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
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
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
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其苦至 盛夏不操扇
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
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
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
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為
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鬪况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歿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冬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樞北歸卜葬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與授公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為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將華靡相尚公家累鉅万僅
僕千人惟帳軒車琴筑茶壺可取諸左右而足
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

墓石齋孤憤予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耆宿更休之餘為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家存贏金之謗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瞻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踣蹙一塵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被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雄強問氣雖推以宗起身而以名起
宗金石獨止而死姘流脂膏共歿而不自

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

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
北山諫書乃在箠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

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徽逸周
盧定命不同乃如之人弓祿不計庸我銘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其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怒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歿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井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致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泊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橫逆之來曾塵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且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死取於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國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死林食之間遠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為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樂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悅憫間見金人扶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權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入之在城獲者賞爲平民賜錢幣織遺之君之祖歸迭木兒越哥父把驃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玄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鋤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徃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書一供違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還汴渠乙里只丹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連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徃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連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眚而不能掾也出騎兵千人與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塋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韓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連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第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冢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鑿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為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蒼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者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莫畜者方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惻幅而無華會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必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予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借妾婦而媵炯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頽彼夷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紹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踐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樞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微用下臣樂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為疎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及為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為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南軍

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宮宗知其材未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大原王渥仲澤為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駸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交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異下回蒙英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
鎮防千戶葛宜翁聞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
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苟之事
不直即量咎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
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
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
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
一以人命為重九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間
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
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

兵間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措志之犯容或有
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
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
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
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
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
所得咎而殫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
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為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為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之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羗潭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驚狼陸突蹙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易若駢羊豕而逐狐兔
 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
 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為中即
 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
 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
 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
 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
 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
 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
 可以無媿千石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
 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
 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剽劫之事今日得生
 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
 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
 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嘗短長
 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
 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
 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
 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履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
 白事此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
 孝軍統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
 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此人欲降
 之斫其脛不為屈脛折盡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語
 口吻至兩耳噴血而呼死至不絕此人義之有以
 馬酒酌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
 年四十一銘七

韓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廖公神道碑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
 十之四國初監州懸酒稅亦以文資舉之故任子
 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
 定以後雜用違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
 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儀直之日凡歷監當久及課
 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推
 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罔滯
 之嘆論者以為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
 喪自同商販亦為任子者有以未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慎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租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教諸子言九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閑諸心後用公賁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汴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監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檢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蓋司所轄窳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早已久公下車而兩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販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彙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政若新增若舊乏徃徃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蒺荒穢之地河孺駛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撥公董其役而河水滿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文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發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快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

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為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撤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以青石為之地蓋渠路歲久為泥滓填塞受水終半分既不能給因闢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為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

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與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

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快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敬質之以為請某於瑋為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為之銘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君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

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汗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謫如使九微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遠大將軍祖諱律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備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真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為所劫行及居庸聞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與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辭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令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請銘故畧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賁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捷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神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聞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且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

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迷思于著花兒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閱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十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

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 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因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遂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官關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方圖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關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庠徵巡靡國不到經步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日門之婚媾辨諛夫之媒孽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瓜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資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 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既以卿郡所創大清真寺爲僧衆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澗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媼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魯大父雲自遠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瑗曰珙曰璜珙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休仁字仲廉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賞推其鄉委積農書畜牧著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閑出入遊觀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効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達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疾累得一淖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淖之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又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庸曹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為素疾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派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潜策慮福億坐鎮襄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持專制方隅交構既與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為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 上為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知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為劉氏無窮上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商何觀乃為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龍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為龍門劉氏之阡劉為大家出用武國從公魯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魯是義俠而多潛德介介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本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遠聞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贊成軀而一稊稊無棟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旃常勒有鼎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魏義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汝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擬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十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為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遠其畧佐陳玠李侃侯璠自曹南走書幣及子於順天書謂子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轉軍籍轉戰南北卅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園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致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修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之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園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無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背奏贖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園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跣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開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穀重凡奏贖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關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九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噴噴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近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特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高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顧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蒞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福間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粟舡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類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母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槁改卜其陰乃在沙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瑾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徵公遷壽春克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

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擄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魁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警公復與宿州衆僧奴斫全營於鄆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鴻鶴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教萬衆自泗州比歸大帥以聞隨拜顯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驚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扶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況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卑多魁儒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制倂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泯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間雖譜謀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誦慷慨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福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冠使大梁特製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况乎致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暮所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繫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符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拓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壽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耨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孤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夏寇黥兇劍佩巍義食飽而颺誕爲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勳憤亡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唇齒輪車詣闕拜革畏途褒表孰爲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諱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勅徽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燕宗朝平章政事子習裡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則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五為支黨殺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營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弊不逞闖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恣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對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遺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美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為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承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塋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壘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遊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為吉定為新阡我先府君是為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為大乃於省介叅某人以墓碑為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麾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殷士黼皐厥作裸持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狀流王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丞嘗温序思歸嗟言涕滂輻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統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卿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厯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弗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

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遠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克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遠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記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荊州孰為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之前上欲擢為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惓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未寧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
 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昂李澤州温甫劉內
 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
 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
 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
 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
 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
 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廢仕為太原文鈔庫使
 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廢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錄事未寧中非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負
 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
 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御中
 與祖以公廢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參佐願
 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象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
 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
 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拊窀
 平魯郭里東京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
 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
 辱公以為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因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朽木天衝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為遷遷公生
 其間氣貫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
 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銜有來銅章仁信藹然
 滄淡之深人合而天豈尚火交之日撻負不指
 孝子親而賢友子弟見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
 其賢愷佛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蓋觴三
 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
 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
 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
 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為言城守固善然
 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
 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寡寡無乃不敵乎且守
 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辨配使可辨客軍皆有去心
 壯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
 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為
 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
 走西南龍門峇北兵隨至汾石嵐皆無不屠滅唯

峒嵐無所得而還宜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峒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瑀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峒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無父訓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資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敝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師府檢法兼提領犒賞典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萬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蒿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謙歛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隰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寃不數語而決聞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區覬覦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華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授救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得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若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國畫其鳥名迹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有人長曰蛟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揀爲克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萬州刺史次日仲或舉進士次日擇善素家爲黃冠次日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日仲器亦用蔭祿儼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迤爲文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其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柩於郡北天湖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淳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辨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温兮其慈祥無寡思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極溺於其鄉丹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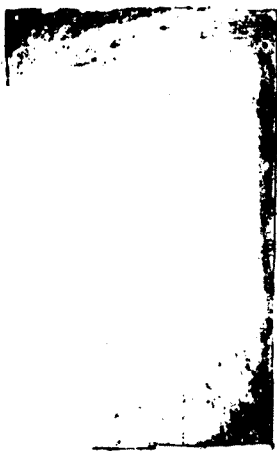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即大父詢金朝初洎第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恪矣永年三子君為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屢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起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若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壑斬焉

如禮人為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擄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為攘敘同官亦挾輕質而邀僕隸因以為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盜竊自陷遠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餼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為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塋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荏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泳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倫然之女孫封榮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君謹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君仁修武技尉通許醋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十戶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
 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第廣成得軍敬之年未及
 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任敬之仕宦連蹇累坐
 課殿被拘君每加管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
 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
 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擄其
 母以狂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
 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苻官隔閭無歸省
 之便君問遺穀重不以遠道為憚二女及笄州里
 名門競求婚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
 女賢淑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
 皆閩國勲臣實書龍節位望榮顯在當代僕伯之
 右庇廕所及外含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
 亂南渡君數年始知二婦所在羸服累糧千里就
 訪及兵破河南張疾委君仁舉夫人族屬之留亦
 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難水之上歲時燕樂復見
 大門之舊雖出候恩義而德義之力為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投諸經章句駁駁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
 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為請因為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為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
 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履我思古人得伯朋任
 重道遠教以弘大河無梁豈無馮以孝則勇信
 有微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鳥視莫足矜忠臣
 之門後必與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遼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碑

顯武將軍吳君卍表

君諱璋字器王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秦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巨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園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仕未遑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閣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博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廢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統課景迂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需息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為所親言吾環以賞延人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享不自知徒以先君

子魯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彥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太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起擢君淹滯庫父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快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無不歸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著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拔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緝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得以其年月日奉公之柩歸柩於大丹府宛平縣王河鄉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滯四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子之所感
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閱我器函牛犍求柱車論族
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
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歟
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涉泗
百拜謂其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
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
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撰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
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子
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珙者登天
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
中坐吏部田侍郎貶之黨歿於貶所曰初為朝廷
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
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
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
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
人明昌初始蒙昭靈洪洞預贈興復朝散大夫生

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
德懋字君範實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
為鄉府四薦惠民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
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
已而羅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切皆知其
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破
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
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
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
正大廣實收世科 鄉里祭之中歲之後即置
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
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鄴於京兆以天興
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
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
哀良又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
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
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李昌
皆柳出也亨甫以其年奉君之柩柩於郡西南洪
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
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

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瘴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庸立隨為雷火所擊惠鄉等恨大禍時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遏追削寘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饒夫之心而後知諛之所以為病者蓋心魄既喪粹為諛疾所乘嘗冀為甘喫足為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諛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為聖廟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為大言君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凡為諛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郵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惛於群小又曰朕聖謙說珍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也人無巧不至惟天不容偽姦人敢交亂

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禁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鄉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為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為言先善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蓋當以家為知言

信式曹君阡表

已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每拜涕泗為予言性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貴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

女父鎮賓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鞠此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毋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奉勳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凡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為調贖有閭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該自存者且當救之况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隔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的曰吾州被兵惟州倖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倖以歸可乎眾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倖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一錢取也與定已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適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蕭睦內助之力為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

我主婦賢財所在當盡措借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願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糧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悉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定恭誅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為綬德今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蔭祗候承奉誥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附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閭門義存義亡凜凜唯唯崑崙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借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晚勇善騎射志膽堅央輩流中必見其比衛紹玉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者示

鄉間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
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
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揭別自
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闕承制封拜公
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君無幾何 國兵由
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
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墻下諭公使降公盛為
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
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
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特
為勅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
粹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
義斌偃馬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
會諸道兵擊之公特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
千鼓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
謂部曲言歸師而過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
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聞志焉邀擊之取歎於穴
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
所料特別恃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
諸敵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

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
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
聞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
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
城中軍突出將為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
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
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
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
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
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與軍北渡平章白
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
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 朝廷第功張公因
陞奏臣之副裔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
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
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
後行故西至克捷暮府統城三十連離喪亂人物
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安出于
翼贊者為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

侍湯築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中比喪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涖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也河南次曰珪順天路人區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次玉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道再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源舞舉上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朱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輕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罔不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傳中聞知為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拜虜者今真見之常以特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

必重為贖給負責則性狃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龐者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酌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附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孱在葭葦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奮其安角逸其特贊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岫志橫漢之獨偉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瓜牙方張而傳之羽翰蛇牙尖前奮力如滿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羅葦膚靡完射豺荆棘擊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爾爾寒疾疫剛瘁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典不刊勒銘豈碑以求後觀重侯弓累恃焉焉手厥初之難

千戶趙庚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依惟庚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迨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按壺雅詠揮毫清坐倡優離戲不得至其前又

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此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雙駟乎齊魯禮義之著推究源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日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嚴飢發粟振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借忠顯校尉授于王事專先先營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為大族大受未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泜水縣酒罷官歸遂為縣防城授授署

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泜水泜州防禦使蘇政召蒞下授克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兩侍乃舉縣人暨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滯大行臺特遣公子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諱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黎已專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守里海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據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統

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恐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揆鞏納河南軍從宜鄭侗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侗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侗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已丑五月

朝于

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壘失利將佐十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戍成南征駐兵斬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貴亨柔亨萬亨幼末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荅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札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檢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咎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調卹之脫之于放勇活之

子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為意也初縣經袁亂之後荆棘滿野散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僭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為樂土賓客至者無享榻勢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為俠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槩處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賣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塋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單行河平予與之偕公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母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銘

銘曰

趙侯翩翩豈有稱乘時雲風志寥騰伯府遶勞迤進登樹之旂捷冠汝憇大縣萬家既分崩瘵瘵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連七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靡今饋饋賓禮師儒講顏曾冉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繁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為質其我能躬不受社堂所應孰為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趨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關侯墓表

辛丑元日 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召子及大與張聖子祁人宋文鄉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刘文李壽春田仲德輩飲于家之養素齋戒之先病于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惜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惟心以故來哭者皆為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

唐滅耶子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問氏
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
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
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任州
縣累至公府擢上黨公開壁馬武皆遺別將李松
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

國兵畧地上黨公遜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逃載
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
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
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尋有譖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飲部民
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
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
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 制封拜載之用行
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
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
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
州人真定散處漳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
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顧知載之叅佐諸
人又為之出力乃釋不誅彼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

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
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問者十年卒
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
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
禮並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數澤而枯不木石
而愚身為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溲
塵舟悠悠然聽其阿如六合蓬戶八荒庭除塌左
區區化而大庭之心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
萬期之不須臾彼有友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
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骨露骸鬼籍
而強行者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子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墓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耶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人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奔為游騎所馳因避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輩聞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特宰相蕭固侯公舉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諱馬侯因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其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珣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造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及山東土崩宋保寧鄧度季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圍兵圍益都城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度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

黨類矣木師曰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愛其降志以全境付之而不戰一人竟如矣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風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化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毫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賈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觀者寧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譏賈侯未破前後不勝數矣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欺誣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焉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拯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侯剖矢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贖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馬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壹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隨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袁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琰已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沒於章丘邑人以

庚故收瘞之至是始僉展省之礼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益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克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遷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管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遷克本路課稅兩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父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馬是歲十二月之

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恩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庚之柩附於新塋之次礼也庚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減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故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子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矣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辨戶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訂庚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懷化

而陽和合散扶傷痍拊瘡痍曾是殿屎戴笑戴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與哀無知之揚撥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社為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為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庚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善氏世為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任居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禴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馬以對問當公意得裨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北大名彭義斌乘濟耶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象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賈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先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關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

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
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
使兼巡捕事公備以贊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
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
府錄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
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
追閑復都指揮使及此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
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儒學知義理氣節不凡
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
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妻薛氏封富春縣君後
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龍女一人嫁金
鄉縣丞梁珣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
孤子箴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
之新阡遵洎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藎之召東來
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疾顯之誌
文見示涕泗拜拜以墓碑之銘為請按康疾所載
君所善二人其一究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
德潤任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
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願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
白曠身後獨一老嫗在深安能辨此吾死不瞑目

矣君慨然曰吾子無庸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
為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吉此予所親見
者載之失候故將落魄啜酒身沒之後家貧子幼
無以為茲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感懼繁盛祖祭
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
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疾課述其不朽也必矣尚
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
不可以終辭乃強為論次之其銘曰

驚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
必前魏冠來攻執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
據材管張髮換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興有勞焉
迄今寶皇之謀弦聲驢然響響佳城樂石千年
誌以康疾之文責彼下泉願雖志節之所自致
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
南兵及永濟都元帥金紫光楨大夫史公首偕大
義建閣 國之功 太師承 制封拜命公開募
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五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
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祿金紫公

募下僕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
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疾及從兄
真定府判官真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第
五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矣招降
臨城古樹等皆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
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募府啓 太師復趙州
慶源軍之號以矣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
已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
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矣前後功上於

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矣介於同官李惟川周
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
未有諱臣領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
觀察使弟臣衡及八世孫襄豐仕於宋皆至通顯
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
山遂占籍焉雖諱諱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
蓋如此振王之曾大父仲隱田間致費鉅萬娶王
氏生大父憲資偶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
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
以裘馬自意為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
由大父而上皆莖鄉里振王之考妣兵亂中權厝

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墓塋所在
振王去鄉餘二十年歸頌之理既絕感愴霜露殞
身無及向辱我公僕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
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隸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莫氏物故因
從柩焉雖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
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
之大舉不勤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
識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
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化州郡莫與為
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連離喪亂初若
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矣之經
度出費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
年而後乃克有成因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
兩煉師及秦佐諸人亦皆稱矣滿城之舉竭事君
之節奮復讐之義獎厲士卒輯穉同異裨益之力
為多初蒞慶源戶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
散亡立庠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群盜時出
剽畧矣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為叅佐豪猾無
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矣受命再至郡民鼓

舞迎勞歌謠戴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數
恣家婦手刃以報之閩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
率以矣為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
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矣索將之族糜滅所存曾
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奴隸寒飢
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
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
更熾暮功群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
以開之耶趙矣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
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
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蒞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
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
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
難予閱人多矣長劍挂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
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着身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名聞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
也子孫或不得聚庠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
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
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高山九
仞功虧一篑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

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
同味持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候年運
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
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
家室禁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
招魂之辭而紀履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
新營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蜀曰真祐之季中原受
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閒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
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職縣長佐謂先人
純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宥乃
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
署軍中都提控弟顯軍民都捍塵仍佩銀符天錫
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
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
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疆敵之間率創羅之民而
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典
城俱陷藥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蓋特
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

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田荒弱而振離而
 合立官府於據欲之際關田囑於據著之域重為
 公所錄假之旄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去葦承
 制之介榮及祖柁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倍之
 矣惟是數世之殫昭錫具舉松檟百年而有旌紀
 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類先世以武弁起身
 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碑
 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為縣人宋靖
 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駙射得召
 見數年後北歸挾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
 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
 家所有以沽旁近忠頭君諱林善實客好施予負
 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
 番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頌之望君悉資遣
 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
 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
 遭罹元元遠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
 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色出則為千夫之長
 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群從自生盛而上餘七十輩
 侯之妨大來時香與所樵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

繡帽角遂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譏與不識甘
 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
 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
 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乎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
 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長夙尚內典
 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僧者阿奉於夫人
 也搗斥如廢侍凌轢如囚虜并曰之事率躬親之
 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
 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僧奉者故在
 反以其老寡而憐之特性烈善且教諸子事之惟
 謹既沒之後葬祭週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
 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
 耳况乎其奉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
 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
 幾人女有從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
 祿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社其安
 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
 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使字受之令為東平左
 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宜
 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葭廩人曾王父明
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
良家子克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
真定葦府得用便置拜官取卿曲之譽辟監軍為
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今經
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
徽相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墓
府存念勞旧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
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華少有及
者真實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
突圍而出阨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
鐵不得出暨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
其勇以為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
民千戶恒山公仙壁雙門遠別將屯抱犇山
宜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隘可上者十有八所而
山上皆有槍架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
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
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
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

旁近之民降為齋助以解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
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
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
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
辦公出粟代輸之練當開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儲
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歛於民者什纔二三而
已不幸遭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
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
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
曰飯次曰某孤子僅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蓋
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子為常事故
其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
誠款推牛釀酒與相娛樂下迨屬養亦獲屢飯生
平結交如某人某人與分軟密終始如一赴人之
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
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齒
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闕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為斷
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
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隨語言政者不敢以武
人乘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

十年於今後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生
 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
 為感動經暮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
 星火應卒之材為難况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
 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
 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
 父之人往往自為讐敵血戰於鋒刀之下頽首以
 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
 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揆於流
 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
 銘云

重甲兩韃馳突爾翻唯勅敵是求而與相周旋
 地矛之所盪夾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
 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剝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
 業業西山遁逃之淵刀斗屢更通曙不眠我軍
 之所撫臨人為息有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敵屢
 千金食客四筵事是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
 之白刃空卷自世道下棄人理絕馬同父子參
 商且百且千執於礼服之群從釋劍壘而自捐
 戒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

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
 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
 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
 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孳孳不克舉遷將
 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
 子為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
 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
 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
 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
 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父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
 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技藝領諱德祿北京吳
 中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
 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
 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署地所在必以之從
 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專為人貨善柔而戰
 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
 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

張左相之孫濟壽其產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華自隨非壯夫之悲魂
号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
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 制封拜麾下諸
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
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麗福父之士然乘
特低起微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錄用翕忽變
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察之民恒
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
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
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
威而効公之儉弓刀旧習為之一新蓋德風之所
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
冒而廉介欲雄夸而信厚揅鐵推食臨深援手心
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措以先祖為稱首云先祖
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
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

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蓋縣之榆
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貴雄
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
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
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英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
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
圖光祖者光祖借卿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個
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切聞光祖姓
名者皆恐怖毛豎個敗走自足歸光祖者益眾矣
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頗以官賞誘降光
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
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
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
之殺獲甚眾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
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為多
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
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
東運時劇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
敗募功還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晝種既
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

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教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為難馭光祖統之父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單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囊人有以急難告者石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墜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偏及之其仁心為質多此類也暮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謹浪不為小燕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志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開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迄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遽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奉公之柩莖於涇城縣蘆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子男一人世昌涇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慶皆學舉業

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子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登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忘矣黃金滿籬何足道哉銘曰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丹旆鄉子冠軍收之衆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然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
 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岩德
 來居德董流中號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為之護
 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蓋又一
 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技以
 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丈夫
 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
 肖皆善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
 方以贊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寂然山谷間清涼
 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畝師一顧盼而
 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
 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佛子事沂州
 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
 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
 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
 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
 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

諸決之者為之傲詰開示傾困倒屣無復餘地故雖
 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
 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
 義曰諾而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
 曰篤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
 卷傳諸方鉅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
 之上以收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之也初予未識師
 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
 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
 橫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
 有程沂州戲名幡間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及
 後歲時祀之子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
 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
 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
 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
 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
 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
 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
 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
 所勒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

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佛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吾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發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北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冥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屢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靈丹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揮會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于其中悠然而雲冷然而風頽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拓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齊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

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玉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龍前養竹既枯而華隨米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此丘尼淨蓮求子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僕上龐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須臾圓究竟去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舡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巖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遭

歲飢乃能為父母親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詣師求講法界觀明且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盤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塲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教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熱行思行了為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詳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僧靈之來晉臨汾六年各廬天親墳地泉靈沸
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大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号为衣冠龍門大尹復與英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衛辛恣故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般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敵乃歸貞祐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子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華筵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園列禦冠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子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東以詩禮優柔壓敵偶以緼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處山海以高寒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朝或妄從傳徒賣菜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其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老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蓋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揮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雄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更駕犢捷破車霸畧所貪世謙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君俱腐草木孰別以匪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白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禹峯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吾禹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蛇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君計城市道途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禹峯子行丐至許昌寺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

大車載乘結而過者索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惟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偏通內外學作為歌詩仲猷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麗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聞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餒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將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禹峯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塋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子在三師時蓋嘗望見禹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禹峯子亦嘗寓書求子為錄章封事子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子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子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子於禹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黜削若枯柴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穎脫律自解心光燁

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
事與理借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又童子以為然然
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
之是三又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
以為然者子誤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
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點卒販夫
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菴之嵩峯子旧也
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
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職塵中幾蟻耳又曰悠然而
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
天籟以宮商而責渾沌之妙丹青也吾友孫伯英
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歐臣之門若雷希
顏淵幸歎之惡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
與之游頭角靳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
之竟為黃冠以歿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
子且然子於嵩峯子何疑哉乃為之銘嵩峯子諱
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苑花平過
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宮
三年避主辰之兵於盧氏溱水公迎致鄒下俄以
疾終春秋六十有五嵩峯其自号云

分食鷄豚託處麗蛇視身冠警自于里羅樂有加
耶年可避耶所持者杖而所獲者耶豈無考祭在
澗之阿木姑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
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礪交喪則多千
日之功或素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皆實而
趨華拱壁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夢若人者不漬於
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為家碩雖
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為秀
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
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
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
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
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
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
問所以來師具言道報駭其為異人挈之能一日
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
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第王大用
佐材尊師實稟重厚不妄言笑剝服朴素若不以

世界為懷而內教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
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
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導師率其屬力為崇違
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故
態宜撫使劉公易飯師綠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
尤歸重焉導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
渥丹項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
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非中必謂他日
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救龐蒼艾今既故
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
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
等為植碑于用所知者為之銘

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
以長房縮地而為參道之所存不於泰誓必有
救龐蒼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朱我個
幅而無莘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
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界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

昔吾不知其殊滅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
乘冷冷之風化相相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考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
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
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号西
溪道人詩殊有古意善於瑀斲而無迹可再當代
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登歲趣尚
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
年在喜悞親日以椽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
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
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
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父之
狀其推墮泥濘中而無可微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
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
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
大洞紫虛等錄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
亂之後圖書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
絕業毀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青者耳
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

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

校書平陽玄都以繼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錄繹仙發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校

朝旨借力貴近率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為徒眾言寶藏成壞事閑幽頭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人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烈大木隨巖沐浴易衣脫形于所居之櫛櫛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寶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靈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子先君子令陵川子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

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迥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為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尋發真須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茂莠了大緣若有人兮靜以專嚮也易老固初遊玄網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執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閉九淵聖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蓋上遷乃今出銚鳥飛翮安常屢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寶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益珠參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十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固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載飢資用之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

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來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号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己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邨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閩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蓋歿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閩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名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王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塋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子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

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塵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况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遊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執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聞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剗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子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教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潤逸寶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教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質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冲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礙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堯公世

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備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十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秘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造關中道風諳然有鸞飛不群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校召君佩上清三洞祕錄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秦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大極宮事賜号體立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料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疊疊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獄清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師所至靈

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号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早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對雨霽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靖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手朝家以我為有道者根以微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母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寶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其所癸卯冬子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閱持蕭練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誤述以善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敬造其門然以愚如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

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昇之玄網相彼少微出此美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壁駟馬不失其巖處之常巨浸稽天一黃莫障所謂伊人

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為不亡望君
蓬萊海日蒼涼十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
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為虞鄉著姓母娠
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為
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
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
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
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
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
勸之就舉遂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
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
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
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
為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号種竹餘三十畝
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
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開閑趙公國臣內翰
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籍云以詩什為贈
中朝名勝如史季先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

魏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傅易道
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
資樂易行己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多事母孝
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塋祭如禮
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
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新既長又為之婚娶如是十
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
以全濟者甚眾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
以贈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
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為嘗獨行
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
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却
後當為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為少室伯主司
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為不敢當也正
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
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願謂弟子言吾
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
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塋之山麓之南所著易
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
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子文以表先

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開開公亦以為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困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茂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郎可以配古人而罷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曠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物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複禳之綿葩又非句漏令履謙之之徒况乞靈於綠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離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絕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為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內之外而方外之內者歟

告山贊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

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岷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報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魯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為洵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寔任其責竊不自揆屢敢以誤述為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亭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為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子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蹇禪枯耐寂寥

蓋頭茅一把繞腹幾三條之白意其孤峻自按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縱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歛於民故難為功早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遽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用不奔走從事以資以力迭為欣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藏事絕地朝夕轉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湯瀝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性薦之厨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質講煥之堂為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廩庖湑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茲誦洋洋日就問學曾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為可見矣既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師而聞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改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卿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捷之識之甚則棄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餖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若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

道以平治天下 獨尊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獲鈿而德色取箕箒而許語捃買殊扞熱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洛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蕪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珣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典庶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况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爛色本末先後還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運連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溥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尅剛矣且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接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得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啓丕承之列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攷古

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
舉大常之隆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
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
寒不流雖有必至廢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朱
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
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
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含有講授之所曰成
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
頃以贍生徒富鄭公獨新學記及陳公充佐府學
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繕
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
祭以望日管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
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
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
廢而鄰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呂朝劉公長言
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
成俗恭和以來五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
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

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
崇建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
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
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罷勉朝夕以效
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
且逼近關閘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
隅夷曠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 朝充徒
歲事上力偕作首叔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
居夫子正南面垂板被袞鄒克兩公及十哲列坐
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
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
齋館庖福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
倫舉遷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
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
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暉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
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
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
歸再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
直官歌工之屬倫鍾磬之懸歲時閱習以宿儒府
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乃八

月丁卯倭率寮屬諸生含菜于新宮玄弁朱衣佩
玉舒徐辟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撰
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為衣
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儻言
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類還
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求
夕僕謝曰老先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
顧以答東諸侯者夕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典造之蹟已厚件
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
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典刑而已刑所以禁民
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
則有刑教則有廢有典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
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實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
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
亦鮮矣况能從政之所窺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
者井天下之田黨庠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
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致藝選賢
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于設施而
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進言誠行

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明容也士生于斯時
揖讓醅酢升降出入于札文之間學成則為卿為
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
猶為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
如此庶頑詭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據以記之記
之而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
之為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戒之者又如此學
政之壞又夫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
廢嚴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押闖為鈞距為牙角
為城府為穿搜為鎔壑為龍斷為捷徑為倉皇為
蓋藏為較固為乾沒為面諛為力詆為賤駁為譏
彈為嘲笑為凌轢為癡癡為賤耻為構作為播縱
為虐斥為劫制為把持為絞詐為妾婦妬為形声
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高亢為湛靜為張互為結納
為勢交為死黨為叢索為淵藪為湯燀為陰害為
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狙詐為鬼
幽為怙魁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為聖
顧政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
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怨讒薰天泰山四維吾
術可售愚思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

遺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
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
自附于異端擁家者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
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之以治世則亂九
方阜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為有
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今天緩步濶視
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
不為竊無報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
欺世盜名曰此魯頹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頹子
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
道一張一弛洴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
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
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
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禁射之惡止于一時洴
靈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
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
奧大治典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道改新
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己者耳故倭述之既
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侯名七歲入小學師
名士龍江張某澄自讀誦至剝析義理者餘拾年

行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
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兩
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
兵民居彼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廳
土木之嚴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
不存今什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
之內仙佛之所庖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
學舍亦與焉防禦使在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
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
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
休宿之庖齋廚庫廡無不備且經始于某年之某
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子記之
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譽嘗
禮義之舊人物則譽連于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
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号为良善
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
然哉先王之特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
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切

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飲于礼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吏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父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半袋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依俛之為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危圖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攬金則禦人于國門之外取其篇而誇語借糧鉅而德色素人之抵冒殊并賈子之所為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靡修人紀者出則而後有攸叙之望矣况草昧之後道統方闡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

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先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礼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禮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即中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恭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為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頽墜識者惜之歎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發貲于

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截正方隅崇峻堂陞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浸瀆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

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礼衣冠俎豆駭

駭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

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子以

為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

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

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刻甚調度僅能有成然謙盈

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夷攻也越侯不出于

強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

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

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

嘗廢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

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蕪不施而道固自

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

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礼存

此吉朔之饋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

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

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

趙仕路三使君為言視今越侯能不少媿乎佞名振王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興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錄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衝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將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弘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子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殿于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

新之既乃發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士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借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又欲謂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十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召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存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鷄為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蒸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賤民膏血以自肥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指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頗呻頌時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

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半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仕良民吏不為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使吾不為記茲學之發與則已如

款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為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真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盪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矣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今佐而乃曰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嶽所在在兩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嶽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

樞笑恭和未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鼯所舍樊身執斧鉞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資鄉豪張祐孫寧秦商人兗珪為之倡廟既成邠人有以白石為中天像敬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取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微焉何耶微福于方

來逃罪于已然百來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到羊豕具儀衛巫現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討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望潛持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持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拂然于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林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

入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帝仲安道擬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為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微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未者有所儆焉

扁鵲朝記

扁鵲隨俗為變過咸陽為無辜醫邯鄲為帶下醫洛陽為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朝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問有得否地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為神斗酒環肩禱謝曰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非常故靈荒誕幻被子未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高傳創靈九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以其果無有哉

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結筋滯流腸胃救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捨心魂斷喪若醉若狂憑然而不能還者百千為群日相過半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庶蕪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蓋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地埃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鳴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興漸鄆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考舊以為禱之有兩賜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比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亦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款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

秋有此泉為言者子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決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天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理宮馨室萬舞在庭金支翠雜於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谷民乃以一畝之宮姓不揜豈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鑰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恃者彼所求者奢彼業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眵耶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言之論邵康節固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

此自三墳為吾夫子所斷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

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

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今其論故在

本于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

以仁後世者統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

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

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九十人侑其坐棟宇既倍

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

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

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

世之利享萬世之報元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

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况

與天地同功者乎辨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詐

流竊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天

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

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取取自信臨之

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可記也

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為惠民局直長環

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

儒素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

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為

長子今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

行弗備且有贖賦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者宜

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

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

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自枯之兵燒毀幾盡幸副

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

以歲月記故書為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

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回

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

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

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違之京師又

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

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礼於是始

從之為廟於沔陽授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

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

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魯仲康則止

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
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
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
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權無以進使其止於
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
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宸以當天天下四方臣僕之
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
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
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克悍毒
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誥
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惧非吾之所當惧彼
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泓公而
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
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裨殿
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康庾之積尤為吾州
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
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益經
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
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
于農而莫不啻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盛牛而
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
雹螟蝗蝥蟻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
百出常賦所輸皆剝夷之民終歲動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妻子而之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
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
相望于道農人之制非不具條而有司或不暇奉
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薄領之不
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
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
百家之所歛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

足以補風雨之所敷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况道強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葉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整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奘堦築壘蔽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矐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葉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尉尉賜排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與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益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諠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為獸伯典禮羹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教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若若倚快如刃之發于刃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准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寂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若是邦謂之未嘗若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馬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

求無紀極舉身以狗貨反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
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
以機詐待之庶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
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鉅鯨之係與夫公卿達官
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
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
若干人刻之石執善執惡執止此而達孰由此而
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
林即推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牘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
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禁劇緊要
者亦無定所馬夏津宋侯之頌右院也以為吾之
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
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
位德為辭後之君子莫賴焉陞級之不崇何以示
民寢廢之不斯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
又非所以謹官常而後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
官人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
為民者鱗滿邪傾風雨弗庇疾以暇時易而新之

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廚庫并廡以次成列外周以
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
其華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
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
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
敢為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絃鼓鍾之
未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
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子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
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
水益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
日儒林即推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劃開濟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濟水新
渠記為請曰濟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
繁時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
居橫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與之
由宋尔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朱丘村人家有賜
田百頃因以權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
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鞅固之計莫有助之
者且姍艾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

喬公說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為事聞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賤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企羨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辛前業類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仗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騷呼動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繁于人事者為尤多累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井之家力足以制旱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獲車之轍前後相接田

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婁豈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過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况別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儒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克之關輔之三白藁禁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紳扶杖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早曠為壘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高羊生為焚炬暴至襁褓家之所候搏手困窮谷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派波法淨濶盈溝若大有力者捧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故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斃勞而有七窮之利若孝戾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潯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

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
丘壑特沮洳之澤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
會于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練費數千人
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漢之十惜無大農又之一
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連始末慨然有
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成用承直郎蔭
當補官州縣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
者乃係班廣感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隄從之預供
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
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
也君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
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
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
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
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
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
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
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家一致喧寂兩忘故以

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客或有
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
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乾沒
氏之屬脅肩以入市壘足以登擺斷刺紫長距爭
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于鋒刀之下懸羊頭
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
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
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
夫庶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
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
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
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
柰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
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妻公固隱者也而自
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
用文之是求顯也矣以此為哉子意大夫士之變
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違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

本以祠唐候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義文矣不
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
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
城纔跬步聞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
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為巨陂泓為通渠指膳運
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渴馬有吳兒洲渚之想
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澗濟南之秀潤以知水
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
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醴酒日月不絕宮庭
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盡舫承平游覽之
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
門負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
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
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賢城高候天輔憫外
門之頽毀也力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
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
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
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吳時有以全功自任者
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

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鄭州屬縣宋境
典遷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
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
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
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君襟抱之下壁壘崇
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
兵逆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候德剛之起定興
也初保西山之東汎塌緯經畧苗公累功至求定
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賈瑤所
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瑤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
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
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女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
于狼牙嶺馬跌為所執大帥以侯翫辭無所屈義
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
易安保諸州皆成滿城西山豪傑皆投印號為部
軍順天以邊信吏行剽之黨時順天為蕪城者十
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為水軍

所焚庚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君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為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灰心計手披俱有成算正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為城水口疾頽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廬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為新梁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費百舉武而此別為東流壘及東城又折而西双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綠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潭為雲錦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兵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

南宅宅矣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至別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菽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頽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奇觀也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蕘場為南稅務為祇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室為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思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者七曰維泉吳澤懋遷歸厚楮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面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面曰通津北曰朝宗為燕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禁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未寧大悲閣一由掘隱而下廟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矣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為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

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為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為樂棚二為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青春城內外為水磴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滄水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為之十里一起開以便往來每開所在亦皆有灌漑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迤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牛齋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良佐授疾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甃尺楹之舊而吾族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冠則整漬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事于道旁祭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履之陋矣疾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于其自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推聞疾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探囊中

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閩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束節歛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酒有不敢望者疾則碩駘頓呻而得之况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疾何以當之是可善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疾人豪也顧豈以城恒山池潯沱空大茂之林以為搃盡枹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克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懇闕薄征歛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經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變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為疾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車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說傳則武

鄉蜀人之遺語也其可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于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湊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弥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昧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沒之下砥石整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駢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憂家滿足之惠九役工四百有奇綿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惠勞而好逸安早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于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實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傳公春新作南門傳

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橋壘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開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議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與濟人漆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若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祀神崇峻堂構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蕪城自唐季及逮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輪隨廢比焦上之變其物華天質所以濟官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

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栽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棊列嘉花珍菓靈峯湖玉往往而在馬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于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會拜華駟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戾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閒固拒教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繞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接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歿之故樂為之書

馬庚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

身而慕不辜而至大故蒼蒿懷愴聚我所迷始于鞠育顧後卒至于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庚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庚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祿屬九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舉在行中忠信為實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文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誨諸子以為吾家始于欽道被伴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脣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卷萬分耳精誠激烈有知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士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叢以法其撫有孤甥也思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巷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追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率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博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可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發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猶醢脂膏醢醢乳菜無不給畝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波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第者甚篤聞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

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器之外尚能眎諸婦補緇歲時顯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願何以春盡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俱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櫛櫛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而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恬恃之下託二天以為灰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編之衣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困心之敬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祭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折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霄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父之士眎他

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傳爾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惰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顧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交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鞞鞞南為頤谷鞞鞞高在焉頤谷頤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則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以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茲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典鎮大率皆茲高絡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頤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

比自昔号为東望唐人陳寬記頤亭所見以為雲烟華樹濃淡霽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屈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交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閑闌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族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闕堊堊皆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致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肯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蒸粿之職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厥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

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岩岩青峙
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與霞蔚光彩
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
意已傳又似夫水石礪斂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
文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魚
所以禁無可致賓客清閑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
拒我是俱其敢以三楨遠矣王交賈譽自附于王
丹朱榜劉孝標之後褻裳最足遠引高蹈以與麋
鹿同群而將乎干笑之日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
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丘
方移文以謝通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
雲整而為嫌紫雲仙李能無失望乎何金衣招隱之
書之末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于具蔡諸公
間九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
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
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
何如道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
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再丈大字盤
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凝李輔之武伯佐游
崑山祠因得無競崑山神三字間之伯佐南申王
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
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
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齊叔
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遠
鄙荒陬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
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無以尹仲容胥莘公和
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
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



代之實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子恐多故之際神筆實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與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租始見譜謀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歸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莖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馬次為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第六獻神童十六擢進士第然知政事致仕黃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即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岫房次為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曰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

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第姪脩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廢補贈明威將軍棗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昭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嘗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于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于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十人浮費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遺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肯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建戒曰言近獻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元昊所得遠更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婁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索

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賞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邠州州新去湯火殺傷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頒出金帛贖生口由賊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熈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採餼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塋之某不敏常被首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比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棄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揀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

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揀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聞君鄣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回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庸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違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螫惡者得美仕史臣回誣其淫毒驚根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佛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施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馬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鄣國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款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也長傍袞商候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勛賢物華天

實無今古風閣薦葦孰後先鄭國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鷗上天公又教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閣門九某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獎惜如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宇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謹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了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教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迂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奕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入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自于後世傑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關乎謹述家傳所未載

者三教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飲社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舊覆元光間應解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以本得于閩內翰子秀家此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范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教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了為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繞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以哉惜一日之功為精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鏗刺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

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栖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灑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廡

畫記二

朱餘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恩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双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執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双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而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織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臂膀弓刀一功曹抱素牘揆擇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躡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頰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鉄繩挽龍怒

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悉揖白事鬼卒彈急珠甚肉袒髮上插翅大錦旗泊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吊面現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角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楠欄楹攬渥丹為飾綠琉璃埽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面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未禽盛開一內人不果頭倚欄印看几棠者皆有双帶下垂戲典裳等但色別於棠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盃承之一人得花綵次回首按錦帕掉之髻髮之後以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灑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髮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

素裳箬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欄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縵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

緞中單三人環水盤坐一紅木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文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

池觀芙蓉鷓鴣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

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簾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衣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着淡黃半臂金紅木青花綾裙坐方林林

加褥而黑裙一擣練袴倚床下一女使植杆立床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

萱取金并梧桐秋葉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

冠綠背搭紅縵為裙坐方林縵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縵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聚湖石旁一女童

持扇熾炭拾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林一戴花冠正而九分紅縵窄木蓋半臂挑花裙雙紅帶下

垂尤顯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縫木之便一挑花錦窄衣綠繡擔裁綉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

人平髮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雙綾帶胸腹閃擊之亦有不與裙舞者此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殿掇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咸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極桶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

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極花帽幕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

極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塞簾入堂中直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壘笠而有瑤瑁

班不知何物為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

一至焉回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
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
興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
官權國器置酒憑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
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
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
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
奔泉其人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
人凜然有吳兒州渚之想大縣承平時濟南樓觀
天下莫與為比喪亂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礫而已
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
古澹之趣雖高臺盡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
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
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
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
七八月鳥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
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
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
鴈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
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峰

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
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黃堂嶺東十里
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
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
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
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
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
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
千里與海山通矣瀑沅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
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湫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
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性時漫流純沒脛故
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沅為草木所壅源及尋丈
故泉出水面纒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
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瀑沅如
故瀑沅字又作杓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
金線夾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
人目為琴高留子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
款曲周密從子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
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釣水使不流
尚或見之于與解裝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

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廢泉在舜祠西廡
 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
 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
 淪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
 字石刻其露圍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
 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
 故禹書曰道沉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蓋於
 滎淤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此會於汶過歷下
 滎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潰與江淮河等大而
 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太河終能獨
 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潰矣江淮河行地上水
 性之常者也濟或淤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
 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
 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
 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
 沉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
 柳絮皇華無憂流鉢及水晶筆非不佳然亦不能
 與三泉侔矣此將至瀑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
 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縵江發源
 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子鑪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
 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
 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銘珍墓誌
 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
 鄙陋字以巴為己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
 云堇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岫山也以歲計
 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
 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
 侍郎按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
 律詩俱有石刻按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
 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
 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
 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
 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奔
 河道中小雨後大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
 見層出雲烟出没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
 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
 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

千里而在羣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曰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軀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阜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蘆城地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充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

於朝今勝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蓋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鷄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艱嵩山法王兜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毒前双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子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兜承旨亦未嘗備考耶蘇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兜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接叔文蘇轍子由吳棫碩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朱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犬而子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奪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

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絕殊麥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赤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崑崙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泥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赦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仲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幙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觀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基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玉欽若陳充度錢惟瀨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

不能究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君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亮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政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几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嶧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借往適蕃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暹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刺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負外廣率王純甫存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學坐不肖之來將無幼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竈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

言前高去以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
之予竊自念言先東若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
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
得松聲滿岩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
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闢德潤
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
檐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湍澗谷如雲煙烟蓋柱立
闌楯之下山空夜奔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
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
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園果處上人鍾秀李
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
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
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
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
髻入道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孫十五世矣亂後
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
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咸開水聲激
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
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
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

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
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
珎所造思珎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節而義
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
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木武嘗都
於此師事程謙之授秘籙自崑高迎謙之來居此
山時有鳳凰見木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
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賢兒
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
岳先生諫議胡山隱紫園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
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類跡者在所長官量事
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連跡存者皆度加
禮熙以此山應馬北京居士高談幽辟教練師高敬
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
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
以觀林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怡真董參玄
馮通玄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奉童子尉
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
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
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勸如玉以後十日亦上上昇

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牧者碑唐以後
 苻經表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穎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鈴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
 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
 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
 臺境接西南有五素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
 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蓮樹北有王母
 池佩劍峯有白虎池峯中有水蘆米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山西洗蓮池鏡湖
 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
 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
 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蓮望仙昇仙藥竈
 悉來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
 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
 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
 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剝海蟾以天
 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古詩
 十韻去醉走白驃來倒提銅尾乘引箇碧眼奴擔
 着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

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攬塵
 塵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林
 曠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巔要
 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秀操襟書龜
 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宇開民劇操書此詩宋白皤
 子西曾次韻于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
 能彷彿仙材九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
 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
 知翁若暇奴亦當崖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
 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其道乎是又可為一
 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
 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
 倚一幡坐下一半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
 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
 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
 囊破屢被補之氣韻古贍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
 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
 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
 甚多佩劍峰劍聲鍾然陰晦中特有光怪照山谷
 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等笛歷歷可辨仙

大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
狂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
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護有聲
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
變夜來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
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
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
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
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
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
諱珙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禧
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
生子曰矩曰增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
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鞏科令史
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
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
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
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

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
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諡
毅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
女一人嫁閔中養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
于桓州贈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
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
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
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
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
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崑崙縣簿摧折豪右
為民歛手官委辨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
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
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
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
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祭御史以私忿
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
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
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
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
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

主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社後當有與者子孫其未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家記

丁祀秋七月于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待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類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感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蓋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三者於人道為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且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為厭勝之術慈嫗殘喘恍倖萬一甚者至聞山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未聖自作零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長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將其中裁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然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為殷重吾意于顯業方伎類值衰亂閱世變也孰超然遠覽聞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家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琳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脩潔間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光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買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壯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棄之憫其憊獨笄小弱慈恩義養于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沐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終有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于鄉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管此家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家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
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
冬十月脩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
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札備而孝子
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墓
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
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
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
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
懇於帥辭旨宸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聞轉戰
逐比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
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葦阜平軍
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
漳沈原侯設方畧閉山軍據其巢穴殺獲甚眾主
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
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
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
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詭
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襪甚
者至有敬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舛鋒後隨以

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
內外之辨矣吾蒙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
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措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
五十年至壽且不以陵寢為諱况其下者乎漢相
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曄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
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
聖曰吾年暫游以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剋死期
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
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差異耶吾侯雖未之
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
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
而飲子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
曉來者於是乎書

蓮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蓮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廢跡他郡爲尤多
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
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
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
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
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
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
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畦其上可剝治乃
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
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
本數年迨是而成回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
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
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馬寺外直泠派爲木石橋
以便徃來然後寺事成玘爲子言如此且殫予記
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
如掉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
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總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

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
必皆趨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
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
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
然如滿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
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
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况
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聲咳噴
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
因若玘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
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
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
香火之供既廢其鄉豪麻昌及其族弟昂稍完葺
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
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
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厨爲庫廡凡三年而寺
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兮流支貫嘉木
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常杜而寺居其上游東

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假廢劫立莫可梯接僊人諸峰頽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絡脉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累累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窻夕扉萬景紛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負四方萬里根結磐玄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閑麗偉絕之觀至于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勸真報之所嚮後福之所微意有所嚮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費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子間

居空上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考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伴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羸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者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佳少林植旄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冠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愆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也所以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徒積清深而周家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脩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子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盛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言皆典雅淵奧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

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予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于參朮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專取未必其辭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羸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十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疋床而當靡蕪齋危而亂人參昌陽而進稀苓飛麻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刑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不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狹之實與羸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

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子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榮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子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創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端然而已荆棘瓦礫地廳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藝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假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迨塵廡粗有成所而其

大較出於鄭之喜捨闢之力贊者為多初慶事康
休大士聰聰為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
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衣其
子之廢不暇他及頡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
聞彼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
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葦戶而鸞飛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為有佛望之而
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
濁諸生積為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
熾盛光而照臨之願豈以一室生白而為究竟哉
况乎天雲借潤晨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為壽聖
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
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
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
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贊
就之子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
佛法則師當為子說而予不當為師說異時有大
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
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玉山
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僧裹粮千里以巾侍自

誓松一見即以座元慶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
他人無與此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父無幾何為
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
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鄂智
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
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
子居於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
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願靖雋
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通
典顯借智進來謂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子謔之
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
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
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蓋自河南
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夜亂後兩寺幸
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鄙民耳予
欣焉為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防名特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聞至全為蒼
名剎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劫

子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為清涼之皎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少陝之命思所以修光寵廣膚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姪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余二十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碩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頌謂郭言 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與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寔公別墅旁近二三里阿有寺曰正覺頽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壘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接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頌盼之頃

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葺構可擬步之地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乃以丁酉秋兀徒歲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延齋厨庫廡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絃馬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為題榜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屢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隱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閒清安遠為燕北名利 思綸在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為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警之責而民亦有職焉將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群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此特為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為念至於沙

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為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為法城塹有為嶮惡道所梗者我願為究竟伴有為長夜暗所闇者我願為光明炬有為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為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克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叅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為之書若夫有關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冊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婣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為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溝洫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

官府率無以釋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為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揮場五聖聯龍象千官列鴈行之句為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為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為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博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為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後改白鶴觀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

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字亭樹齋厨
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
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
公行列仙事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
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乂道化大行土木之
後歲月不絕追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
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
元之舊此興復之大九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
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
無尺木寸甍之餘先師攤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
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
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于年運而往矣其所
經見亦已多矣曩子嬰年先大夫挈之蜀予人乃一婦始
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真元節至是
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
二州人習以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摺
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焉異黃冠千里來會
者項輩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子兩見之特亂
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
為比位置奕壇曠若人表高齋坐蒲可以畫山川

之勝古木蔽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
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孔孫內翰國
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樵水壘極風濤起伏之
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
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
指既眾以高業兒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為多宋
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
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
師年八十衣冠杖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
每杖屨出游路人為之歛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
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
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堂宮
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後活遂度為道
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
而遊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
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求乂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
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于方質以所聞
誤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于平
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誼以招鶴命篇使并
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考取者誰金支翠鞋光陸離來幾時兮
條上馳涉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靈肌物不
症癘兮年不幾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
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鄒里兮今是非玄元
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
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趨雲萊兮真子遠明
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
年姪婿郭長倩為真史少尹過州問知師慶率家
人致謁師瞑目不為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
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
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
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
臨濟間一二言休欲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
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
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
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京來裝
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
寶之夫人莫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

厨下及用器無匹不備堂氣歲費亦時給之癸卯
冬予自蘇都南歸鍊師館于子慶源道院為予言奉
歿兵致力於吾門者豈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徃子小
功凡寂然亦為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
舉女凡野人辛忽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
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
為澤池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
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予丘劉譚馬諸師而郝
君子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四載言詞徃徃
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
蓋寡異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
場圍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莫氏龍山
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
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兵即棄家為
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
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
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
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城請子記其

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搗項黃醪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教以為列僊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王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僊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即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早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馬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襖履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隴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

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襄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虫豸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竊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教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閭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安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崑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

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拈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廡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願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緣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廡殿截然一新又叅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其崇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以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

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際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馳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知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破技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翩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宇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幸劉交甚欵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

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碯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名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河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糜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登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屋令丐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子幕府諸君請子爲祀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于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凡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然而有文雖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而方由不可斯頃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符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名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濬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始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遲父不能召其子凡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

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拔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教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西其地名八仙岡丘身連屬於華蓋峰爲近而紫絡之水西流出仙人燕若舊井在焉關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秦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祭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廩以次而具登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躡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適莊周列禦冠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子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

聞敢再拜以請袁任年從予小功兀寐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踳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右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官官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靈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閣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黜無晶光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晡曉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願彌微希髮鬢而已又睹

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遠
 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
 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
 悼痛維玉匣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遺
 過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
 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
 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
 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
 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
 能知况出世間乎悵悵之與游憤憤之為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者喪而敗
 絮自暴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
 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
 都真境自昔闕衍博大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
 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
 及之以為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
 吉太原人元某記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
 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
 尹部真卿真宗室密園公子瑜璘之等十數公號
 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
 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
 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
 其餘頽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五餘
 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
 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
 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
 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
 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盖有不
 可勝學者矣以為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錄木以傳
 從是而徃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
 而有兩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為之間免於
 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會
 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



什一耶子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
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薰累者亦多矣
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
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
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
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
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
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熱求之深含
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
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桂
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
玄用甘苦酸醎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
朮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
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
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
相馬得天機於臧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
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

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
如試世間高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
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
已意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
師還間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
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
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侯兕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
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唐謝陶之陳子昂常應物極子
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
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
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
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
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
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已丑
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叅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
話刪去佗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

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
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對南柯子以末後
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
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
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
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開廢袖
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
中如當時共容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曾中
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
戲在我袖手何妨開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
街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媼
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
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
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
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
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
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
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
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
不備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子初學屬文敏
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閑居汜南始集前人
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
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
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
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
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
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
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考意舉要曆法
及興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
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
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
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
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文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
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
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錄本以傳唐佐過某于太
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

不盡屏處開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
碩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為百代不
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
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未廣謂杜氏通典司
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為士子專門之業宰相
以為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辨寒
蠹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厥完書繼
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
有由堂而及與者幸為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
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
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為
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祕外紀之書芟夷蕪蕪舉宏
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終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
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
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
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
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
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

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
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達原復有十
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
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為評者
謂次韻走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
律度還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
人微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
韻為有據矣始子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友城吳
君庭秀洵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
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遼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
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
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儻
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為搜討自意可以廣
異聞子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
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叅議耀卿耀卿受學於
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
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碑
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
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鏘鏘經史隨便訓釋
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為切當耳載

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絃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日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然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註率首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筆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真祐矣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批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微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用心日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懲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綬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巧咸共唾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生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

朝垂秉鈞韜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幽聖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瀟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

如庵詩文敘

密國公韓琦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駁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容自明昌初錫厲等二王得罪獲諸王皆置傳典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詞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殿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若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

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違葦倉卒朝廷止以之軍興爲憂百官係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贖百指而審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簿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峻文士稍逆歎諾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寡備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崑任君謀學書真積之又遂擅出蓋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十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幾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朱吳筆厯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堆明草書學究之說竊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銀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燻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每來現昨公身只認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偃麟之句舊觀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

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鉅於塲馬上官人病且危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薰者汴梁醫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園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閣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入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性情留連光景自當爲後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避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顛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碩典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踞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議知李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佔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回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考實苗君平陽人童外中爲鄉先生喬孟州康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考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皆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考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秉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之間此道大行而考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間嘗有詩推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還古人所

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其子君瑞嘗仕爲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錄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琴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考實

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
居今而復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
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
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
引歲丁巳挽八月初吉遼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為予言者寺賓客集今
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
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
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
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十人萬人中一人
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
輒變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凶鑽
性異破碎陣敵凌穰波清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
槁項黃馘一節米餓之士以是物為額門有白首
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嗚呻
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
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
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
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

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
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
必懽喜讚嘆失喜噓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
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譽
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泐翩翩而
獨征者尚矣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中令
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
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
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翰筆有例
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平年月日門下士河
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朱
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
錄木泥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
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精之力
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
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
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
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

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游停祐之父于王孟州大用之所沾焉性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碩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墓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碩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樞機子耳非吾心相料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揚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揚叔能以唐人為指婦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與定未叔能與于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閣閣公及揚史部之羹二公見其幽懷久不罵及甘羅廟詩噴噴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聞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

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開閣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日足可惜願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容于楚于漢污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婦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讓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于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憂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占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撰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典析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忠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迹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

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餓困憊一寓於時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諉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饒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謹浪無驚狼無崖異無狡訐無媼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嚙無矯飾無爲聖白辨無爲賢聖癡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擊俗閑傳無爲藪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黥兒白捨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取無爲市倡怨思無爲琵琶娘人媿媚詞無爲村夫子免國策無爲弄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應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度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序集者祇以增媿汗耳子既以

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喘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瓢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已爾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苦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九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禁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類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予以典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憂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諫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奴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殺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殺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寧相象從以日滑稽玩世兩坡二豪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爨者故多喜而諧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序

時命不偶十得補祿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
民風困弊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
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
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
焉以嘆况思而遠望鬱摛而行歎以為王川子嘗
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益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
蓋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臨穎師彈琴云說罷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
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
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暮前花間半集傳
檣里巷子婦母文交口教授嬌言蝶語深入骨髓
牢不可去久而語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誨當
不華古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火
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
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沉江火之若孤憤
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
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
命也衙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
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搗屈耶世方以此病吾
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子謂屋梁子言子

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予平在桑榆正類絲
竹陶寫但恐兕輩覺損此歡索趣耳東山似不應
道此語果使兕輩覺老子樂趣遂少疾耶君且道
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費珠椽前風物彼打
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
望日河東元某題

遊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
謂陵轅波濤穿穴儉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累
有之然長源失在無嫌茹如幾病在少持擇詩家
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
或亦有不迫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
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捷業專而心精極他日
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寶
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室
問學客居未寧未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
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
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知康仲
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俸日
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
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
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濟之別墅積十餘年得
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
今觀其詩未罕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行
稍殘雪墮冰花踈空老木風綿定倒影荒山日又
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
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
來內鄉嘗阻兩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
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曉曉光甫大加賞
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
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

首水滿流噴薄景氣古滄陽崖回抱綠莎重尺腐
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
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樓私幽園已多花
仲梁雖有樓散春泉百汊派之句亦自以為不及
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十年物病鶴摧
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
凄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
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事新愁
兩翼蓬萊從南望盡坐自北來窮破膽蠅烘日枯
稍鶻憂風恨然搔白首遠日過崑崙贈負善卿云
詩材雖滿賸家具少於車環珠泉感蒼云紅槿有
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蠅艱
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
怯秋聲憶未寧舊詩寄魏內翰云上聞寺高迎晚
暉游東樓小簇香紅獨脚云洛岸蕭蕭雨送春老
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
聲林深底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
如風琴一首回軍詔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謙集東
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
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揚公

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為戚
 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啟言者而止其亦得
 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
 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
 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
 學志禮諫之義乎曩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
 三王鈞距之吏奮髯抵几若若俊快保其羞而不
 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
 幕府軍事嘗賢候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
 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事符持橘軒詩集
 求子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
 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
 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願雖瑣志下泉其亦可以
 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揚叔能
 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
 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
 揚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
 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闕頭白遲之句大為欽

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
 將二十年前有詩述二千首既陶然集所賦青梅瑞
 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
 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為貴也
 與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
 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
 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為知己故以
 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
 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
 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德期子
 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處而不見搔首踟躕
 既見復闕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
 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衆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
 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
 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泰以
 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
 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
 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尋采詩官之求取耶
 缺文字以索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
 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

獨至初不為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為難耳古律歌
行篇章掇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
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槩以脫葉凡
近淥香盛鬻驅駕聲勢破碑陣敵囚鎖恠變軒豁
幽秘籠絡今古稜奪造化為工銚滯僻溢淺露浮
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為病毫髮無遺恨老
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嚴自長吟語
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
言如賊其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
人脾十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
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
傷嚴近寡思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
至差遊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
時未見可羞屢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疊百
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
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
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
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
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
外之學有為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

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
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
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
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
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車
鑰之之聖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淡吾
見其泚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
入空寂遺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德者
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
證之必有以予為不妄許者重九日道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米衷子詩愛其無蔬笋氣叅寥用是得名
宜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
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笋氣
在耳假使米衷子能作郴州起師院晨起讀禪經
五言深入理處高出言外坡又嘗以蔬笋氣少之
耶未庵美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
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
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因以詩僧日之矣
三鄉有幸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三君子

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實應
有山堂夜岑寒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開闢趙公
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
至以不見顏色為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憂君山堂
句深靖如幽蘭憂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
一代無媿百年開曾說向開闢公公亦不以予言
為過也述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
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抽蒲團又度一年秋
之句子為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
酉冬十月持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為序引
試為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崧少
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
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芋中別為
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
有望焉正大中間開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
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開闢公作疏留之云書如
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開闢雖不序木庵
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開闢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
百年以來為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吏庚
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
氏之老人大父彤衰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
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
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喪兵避
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君貞祐丙子南渡河家
所有物經亂而盡善所傳譜牒乃于河南諸房得
之故宋以後事為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
之兄嘗命子脩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
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趨在襄
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傳繫之平陽存亡未
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
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頗仆
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
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興
皂隸之室混為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
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倍遺忘又自
為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
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為記
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言貌言語之動作乃

不欲知之蓋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
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
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為民自少日
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
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教得名為多而詩亦不
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
一世間業已不為世所知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
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襟事附焉
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
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園予為東曹都事
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
一本隨車駕所在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
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
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
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
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
一之名曰南冠錄叙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教十世
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遠吾此言
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

題名引

晉北魏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策策決科者率
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僮仆於原野
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
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
而已為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為吾百人
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
靳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
美食大官耶抑將為奇士為名臣慨然自按於流
俗以十載自任也使其被為名臣奇士以千載自
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至
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
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
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
莫與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
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
純綺氣未除沉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

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造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為具從賓客將仲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票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質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淡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朝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刺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其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不孝之百金行盡揮射釣之悲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鬼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齊東南水圍勝一助而九散見銅一連西北鄉開竟九招而九散駝之荆棘臺金馬之木冠感今懷昔怒馬如擣况

復中年哀樂流景須叟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為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為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尾諾之所招致脉他郡國為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為業真積力久故胃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徃徃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壁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之一言天象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為潤色迨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穢惡以成長治之業以達久安之勢金城

千里大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
靡羔鴈而啟玄練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人君
以寬聽盡下為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
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逮伊管之辨易窮諛臣
嫉立仗之鳴說家懼嬰鱗之怒况乎叢糞三月被
髮九閭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
冤霜天翠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
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章車太官桐酒主好善而
忘世士見義而得為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
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謀有懷不據生
才奚用是則為吾高于者亦豈輕負所學素以為
雙壁之甘餌九還之捷運乎諺有之見邛而求時
夜謂之登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
後期亦無登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
臺勸為之駕云士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奠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
曰靈泉阻以絕磻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
夏秋之交湍沉噴薄殷勤豁谷寺已廢於兵而石
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

山如几按間物出花錯綉群鶯下上雲光金碧林
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含集蓋輞川之鄉社而純
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
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
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為壽揚雄獻賦自詫雕蟲之
工許汜求田乃為元龍所譴尊前見在身外何窮
釋塵累而玩物華厭蠶湫而樂閑曠叩頭我交天
與之時兵厨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詮
間作魂蟲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革無此時之
羨一之為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
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蒼桺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
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
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
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
下十餘世得玄冥顯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

虛明亭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
 不傳虛明愈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
 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亦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
 山為虛明作墓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
 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
 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開公公初以目疾為
 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
 方為虛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為身
 以鈴為舌萬仞闌頭橫說聖說予為公舉似公欣
 然曰銘安在哉當為書之蓋師家父子為時賢所
 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
 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
 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
 原元某引

嵩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
 其法兄弟萬壽嵩和尚頌古百則語護余題端余
 往在商都侍閑趙公禮部揚公屏山李先生蒸
 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為萬松老人號稱辨
 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

亡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為名父之子雖
 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嵩於是中猶為上首其語
 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
 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為祖師禪東坡為文
 字禪且遠嵩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歎山谷歎余
 亦嘗贈嵩山萬侍者學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
 是詩家切玉刀嵩和尚添花錦歎切玉刀歎余皆
 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水壺先生風
 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
 習未盡爾志公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
 日遣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景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
 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
 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
 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贊禪鄉里諸父讀書喜資客
 牙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
 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然趙問明之捐千金從之學
 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
 自重人不致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

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謂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脩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舟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交而後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利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歷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製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婦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錄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

不復見厥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祛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祛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醫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可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臟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妹操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頰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黃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絕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屢之藥未就而病者瓜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諤刺之

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裝揮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失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聖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滅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于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盖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閑居川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摺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毫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鄉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為事孤虛壬逸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間病患瘡瘳為之按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木葭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乎性命之學者良有言哉于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

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邊風塵之際雖有
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鬪以人命為輕者故
為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遠山元某引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地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地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
入宣撫王公家公之予以傳音遠張君彥遠屬某
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
君子已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素漆殷血一線著恠迹殷士膏敏世
載德天以原魯配考實文措指技禿屈軼之版
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一作
樂妖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此一徂徠之銘
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
龍化雷破壁一作不

良佐鏡銘

鄆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
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閑衍博大
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
因取佐所見八言之義行之以為銘良佐忠於夔
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放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
公按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

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之不過為擲縱巾幌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大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僻之所以捨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同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此一物巾幌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克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子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鉉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匿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温公布余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數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真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為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釀四體以克艱不棄髮而天獨以享公醪醴腐腸鼓鐘關聰誠有雷轟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柘繫於達就七過之皆此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棲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為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癡舌喑一時無眼楫匡床兀坐差
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窳初進榮觀燕
慶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
雲驛駒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交輔
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
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為請因就
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
苦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
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
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
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
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
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
其論起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
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
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

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塔馬自遺故曰存乎人不
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濟玄學希夷大
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探枝穴居野處且暮見之
彼儂隱行惟小智自私泯泯熙熙至老死而不自
復者殆昨暮兒耶

呈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為
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
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鑿卜精詣絕出猶為
餘刃耳道風旣扇雄壘時激覓裾 王門大蒙寵
過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
恩旨發東公帑第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為呈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
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兼
與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夫有迹有明有比
其德匪伊司南俟其捷垣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
自爾求如欽而錫咨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
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慶而色相叶厥居方毅之
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求遠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諱公舊
 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
 具矣用諱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
 營卒在諸縣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於憫
 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貨產亦
 享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
 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
 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土
 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還堵于韓城而
 居之道俗婦向以為聖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
 郎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
 炯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幸吾
 子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恭用溪
 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揚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
 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元氏之術者也
 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卽空
 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揚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
 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
 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
 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
 然爾目惟鸚鵡爾味惟鳳簪火絕縷求中產之售漆
 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樞而石奏泉生而雲滌
 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
 知一日而浚百哇應於漢陰之抱壘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
 端元氏得非丐且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
 之所自

贊

手植捨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遷得手植捨把握許誌刻
 之為 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于
 手捨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
 為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手所植馬形所寓馬飲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
為其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桀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
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環刻玄龜導
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
為斯民間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雄命其宗人堅
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環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
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
存亡未可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
不可讀已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
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贊以補
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
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
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
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

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園穢乃為之
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
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
方與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
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純
業欽避於禁無可覺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
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
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于丹青
雖無若成人尚有典刑風衰無周龍移皆魏殄瘁
攸屬古為悲歎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
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閣閣公公若以為
可教為延譽諸公閒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
門公又謂嘗有呀成就也力為挽之獎借過稱旁
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
部之美嘗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為元氏黨人公

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調科公為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奏

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克露布公頗為聳動願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八之篤

予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

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

寧欲為利祿計欲使之函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

而迄無所成用是為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為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

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

弟子之私也哉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摯之提之且悅且前萬馬之

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轄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

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且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俊粹而

溫既與不可得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宛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遊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為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典之形而道典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日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崑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率桀躡胡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溫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夫真之後而無所卹護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鄉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

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依然有會於
予心者為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啟則新兮司南通涂及門而
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
所知效之河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然
如春兮大方無隅執墨執儒執繼繼兮繼衣好賢
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詳孫龍田巴其書
丑卑吾知為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
外而內無多岐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
人之所以敦龐者父者其未遲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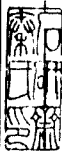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蒞登封
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羣小煽煽如焚絲如
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
言外於是退悻卒併究吏次留務釋滯獄不旬日
縣中靡靡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
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

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貧逋賦以寬
流亡假間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歛一夫之役均配
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
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
遭田父野史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
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
惠吾屬之如此也大緊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
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
若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
為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憂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
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
莫不以蒞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
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嚴之民即相與
言曰吾侯知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
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秦和
中進士乙科釋褐滄陽簿郎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皆章綾盜符魚肉視
人以膏自濡百膝踵來惠而不鉏饒喙既饜督之
公輸嗟嗟遺熱寒餓而幼歛擎幾何日腊以枯孰

嘗膏之俾還數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為趙張
 耻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淫浸薰醴十室更
 生侯勤于郊民爾良苦治爾未耜安而田畝輕家
 而通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担無墮不勤游
 末是趨辨爾撞桂相爾蓄畬區爾欲深苗爾欲既
 穰莠既芟惡賊既除穰樓蕭家貢以羨餘民拜侯
 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
 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
 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木將獻而失民謂我侯
 豈當移袂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愠容民有嘆
 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益昔知義今當誰愧子渴
 未濡蔽其泉汎于竭未蘇撤其庶麻侯去不留云
 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為兩崇朝萬國
 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碩瞻裴回萬丘盤
 盤潁水潛潛我侯之恩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
 未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
 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
 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
 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
 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
 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
 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
 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
 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袖豫章節目礪
 礪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
 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榘榘棖棖覓覓楠
 離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
 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書蓄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鄉
王廷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揚煥然李庭
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翼沛縣劉汝
異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瑞澤人李恒
簡李高翼燕人張聖命太原張緯李謙美致君張
耀如高鳴五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
敬竝雲中李徽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
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君一王鑄潭源劉祁及其第
郁李全平定賈夷揚揚怒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
經虞鄉麻莘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
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
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
之皆夫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
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夜亂以來三四十
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
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

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
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蒙之學館之
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

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
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
盡在於是将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
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
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
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
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
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己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
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莽事
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君之問吾
兄亦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
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
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百去秋七月二十三日
忽得足殘證類鑿者急掠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
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此來數屢傳某下世已
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
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
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

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與存亡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為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政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為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虔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敬重甚非兼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祭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慙慙者若謂風池被奪百諱百罵嬉笑姻梅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賢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開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願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聽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及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裏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佑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踈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遠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多積之之揮毫落筆自鑄傑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廣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後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入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廢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

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郎
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遺書不盡言時
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宜

荅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
魁藉之厚內省表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
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
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
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表謬無以當之即
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
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
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
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敬器賦全文
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彊學為親
加愛不一 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緣守文之期式遵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
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後於天德小康之

際傳守名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承平
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鶴廟
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
元郡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辭軒先生所作不圖
劫火之餘遠有園疏之嘆碩慙小已猥守大藩方
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
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
觀政况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
效之場化金碧於顧盼頌之頃何私有百神之
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
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運扶杖思德化之
成夫何遠之有執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為本庵欲創聖位以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
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
設嚴真儀之奉齋厨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
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籍之相先凡我同仁幸
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劔飛而古栢
仍存石澗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隱再暢玄風揚潛
焉之微音續草創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瀉水名
動漢處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堂
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
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玄都石壇
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輿國院政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寶具存星河同
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換轉話頭
指東盡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輿國初議安禪誰
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
當秋不甘北觀之鈴鎖自得青寧之衣鉢僧嗣書
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請共為推挽雲山政
色鐘鼓同聲翹從華表之游盡華青種之舊法蓮
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
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
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靈塔相望雖
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哉

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
樂空孤雙蓮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
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
輪挂樹新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
某公清操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團繩穿透向上諸
人鼻孔林閒凡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
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接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
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
提正令行十三八栳之權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
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曾子歸葬疏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
求父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曾君牧之風調張祐
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接遲之暮
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蘞一丘事蓋棺而
未了且行路有卞卽之救豈徒哀無贈賻之文凡
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温序之鄉閭汴
上麥紅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子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婚馳射婚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頽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離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發發不暇的州

是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術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蕞黃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雖能曠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應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蕞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卧一

蹴塵空破頗笑張顏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
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頗
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
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
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
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
乞字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性富貴而壽如漢
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
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東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
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
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
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
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債
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棄除以起家之子遺之
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
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
煙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
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
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
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僊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
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譜者以節度君
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茂高宗冢在焉遠祖
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
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
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
暄之子虞虞虞之子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
人徽之子懿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
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奉詔試大理評事
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
見譜謀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
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
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
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
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
初任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
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嘗詣

然有御輔之望其後不舉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駒道特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娶莫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侍儀儼傳佑佖偕倚儀傳佖四子登科卽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佖佖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謙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魏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卽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佖嘉祐四年劉輝榜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榜擢第終於丞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園冉丙因登科

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洵榜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卽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罔冊丹兩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徽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人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黜黜黜黜然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詎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直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曠罔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老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卽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

朋望詩酒之友生二子驥騏皆早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雖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廉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行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郿縣尋辟成戎令時興定已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郵摧地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考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祭御史姨母郿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郿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

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為法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于預權利其家人填挿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革公領陝西行臺奏公措行克左右司負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佖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泰監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澶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瞑目大呼曰汝欲虜捉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于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琬璘璿瑄皆業進士瑋璫瑒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郎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君伊川郎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據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

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勳國公開山誥有體貨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贈道堂題錄備在家錄自餘王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廬襄贊元海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史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棟姚達榮與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備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海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叅知政事臺山揚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羊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鴉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涼子其德謙之遺入掾中甚魁然有宰相之望禮部開闢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

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開從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滄盡洄洑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牆遲迴顛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鄉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祭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熾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閑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鴈成群極人門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馮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灑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于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楷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繼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囊奪遺簪敗履側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幾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天有力者負之而趨哉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效識故在不自求用享則曰予子孫孫永寶用豈

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建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巨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春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肇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瘞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兒如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擊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蓋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
繭絲不媿晉陽之尹驛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君訟有所
國家謹官府之常繁政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
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適遷三政民居
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高舖之嚴加之
敝直稍愆公移卽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
習陋安卑職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
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
梓之鼓旗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為
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陞級不為之少崇
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送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逆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主而佚以
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匪薄之餘而有里社
乎甚之漸故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靈書
癡鷄虫祿薄根以勃窣解網之迹仕於危急存亡
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火矣公

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折骸死唯束手

入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

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

會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

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

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

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

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

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史之筆蜀家降欵具存李

吳之世修越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伊
亦內史表

誰受賞於戎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

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痂舐痔

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

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南還射羿之弓隨鼓北子

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訪者三亦嘗牛故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

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

已老樓中而楚望與窮懷先人之故廬可憐焦土

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

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紫占松

聲之一丘東事子北山秋菊
花兩華松聲一丘近桃花之三洞子此別業而
白子西所居

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兩旁風有閉藏之固
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
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履順老益濁酒便當
接田父之歡春並晚菘尚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搖
直上擊水三千常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
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
之意演為助役之誥

兒郎備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
處且將耕獲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翁杖屨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眇昏
無後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纏
行時揀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七十自腰纏
何別兒孫行時揀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

音音子期季膺早思命駕張縵文自起居飲食身為
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醴旁沾親舊共
樂安閑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思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
矧翼之未終忽栝捲之未棄敢伸悃悃仰訴吳蒼
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
者其勤盡三釜得甄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
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具
福之可徵敬叩玄科竊依真庵土灰有望儻沾再
造之仁草木何知未敢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嗚然後德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
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悃
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
崩離之遇妄從角遂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
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
陷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挽在權折以何堪悔莫自追
孽將安道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徵載舉玄
科竊依真座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閱其翔飛
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並僅露菩
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舊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
欲取彈悃俯仰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
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真堪戶封已迫於逼候
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瘞夭
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類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
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真座自同草土固所謝之
莫知未即及釘惟改新之水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
扣玄科切依真座有相之道何知陰陽之私未建
備家尚觀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
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

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
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
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
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速播匪戕神明則將曠
訴乃消言三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
迎甘澤某早職所限止於道左願俟雲興風馬尚
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
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
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
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為異政貪墨汝罰
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
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揀政碑志願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婚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巳巳孝曾
孫元某謹以家莫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
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
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

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成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婿家居龜蓋叶吉今正是時廟按有儀式仲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英政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孳象累貽禍庭蘭龜筮告期迫於衰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為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蹟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帶養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倭焉傾圮孰是榮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實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吳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綱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息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派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開閣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恭玉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鄉許司諫道真為一時麗許且置若兜承音正書八分開闕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水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鄰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揚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畫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甘感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

載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子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者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

九歌遺音易品
山前東山茶錄
千華竹萬竿嶺頭雲自隨香花瘦欲春開立玉峰前水
一鴻鵠飛深嶺關正大三年李春二十三曰為松春書

跋開閣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刺虎兇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履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十萬里所以賢達人夫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求世味不染措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開閣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寶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首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遠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其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黃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過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大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開閣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文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抵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年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

輿論無眩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穢客
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悉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
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把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
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
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
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鼎黃華黃山諸
公各自名家世充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
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
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
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
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于云夔相任鑿面周廟
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
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
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
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
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

媿也此詩渠家青甍其實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
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
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
書戒教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
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
與君通譜謀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
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
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偵而不
後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
之誠雅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
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
細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
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
類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
絕而復續稍撤而更熾河澗九里澤及中表執謂
不有以答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第
姬固已安居於雖水之上矣已而冬某自燕還幕
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媿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

蕭解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敬拜書

改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九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騰雋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擡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憲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吉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執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主定任其責柳子厚先交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齋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據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實文顯之

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書之此翁定數人童非人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子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

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儼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志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鼎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鼎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缺東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三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開閣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善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繞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開閣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開閣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嗚呼慨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開閣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窮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徙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巨追配古人而一時學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載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槩可見矣

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

思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十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

葉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猷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先生文集附錄

全史文藝傳

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真贊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內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寄元裕之

寄裕之

繫舟山園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園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精筆足藁霍益之家物

馬圖同裕之賦

書懷繼元裕之韻

次韻答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一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樂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震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送裕之官鄆下兼簡仲澤

和裕之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贈荅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是

寄裕之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兼有鸞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挽詩
題中州詩集後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嘗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嶠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陝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滄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脩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刻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言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

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九金源君臣遺言行錄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藁葬文酌酒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夫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癡溢寢巨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踏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咲大以爲異委陸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瞻遠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綉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米蔡發雜弄金盤糝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

把酒歌謠跌宕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
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百餘篇爲古樂
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寓怨思者又百餘篇用
今題爲樂府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
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
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
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
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筆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
文曜墮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
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
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涿氏有天下典
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
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
願爲撰述奏可方開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
可遂令一代之羨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
又爲金涿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撫遺逸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
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
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
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

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
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
州學士路宜叔賞其俊英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
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爲和
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
子尔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 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
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
不就選往來箕額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
其什人噲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
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今南陽大縣兵民
十餘萬帥府令燕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內卿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
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
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
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緼僥倖寸祿奔走息以爲詩文作
無益糞壤擲弃明月壁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

入揀黃空開闢文添翦荆棘大教復完金玉擊爛
燮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
膽群犬炕炕共說嫉塵埃野馬為鬼域遺山岩岩
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
高寒拓拔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
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
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
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
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靈英屬非官學
歟歟後稷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為開世生開闢
公文曰是渡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為名卿張
開世主者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揆鴻
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撼塵言
與滯思滄網濁以為清闢斯文之洪流俾顛汗而
洲澄而乃汴蔡淪七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
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扼嘆咳之日慧欲曙之
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
義藪文橫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

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與邪去魯西來率峻有
聲天奎不芒遂入青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
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
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維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
有例足以肩慕党舉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
追豫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揔天地之筆囚鎖造
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
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
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
尤為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爽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
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為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啣
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
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隸執餘扶藉不絕
聖伊昔大觀李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瀟吾道孰
不競金涼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陸
土梗橫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遶憲騰朱

張立朝迂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
詞賦方鉅釘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
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鷲野瞻孰意元
化精不遂入昏曠浚發自蔡党高步出盡曼墨浸
天壤深筆掃風雲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坐諸
公繼踵作五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踏蹬
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耿有若閑閑公光彩壁月
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壘壘金聲鏗矯矯銀
鈞硬楊馮李雷麻嶷粵胥倡應五行連屢天四海
望而敬備哉遺山老青雲動高典文林剝荆棘翰
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閩一曲歌
忽喚劉伶醒哀哀汁蔡亡六合爲懸整此老獨巍
然聲價駭群听振袂凌孤霞珠壁飛教誓入宗一
伐代文天賦百年風紛紛夸咄子相撫爲嘗評自
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
作噩蓮子月授我以照乘荀屨鷲見斗寒焰忽蟻
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閭一束書十載成
墮甌學問苟有歸貧寧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
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縷我出甌穿推挫風中旌旌
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衰

欲語寒波道何時倒銀漢與世開馳絕昂頭冠三
山俯瞰旭日歲陸海關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觀黃鶴來天隅蹠開化窟肆搜取五十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屬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碑碌雲礫宮徵奏玉宇春鶯
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
蒼廬歸來亦足爲欲媒既有墮地風雲之驪駒又
有竹花弄語之鷓鴣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
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域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
學士淳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
什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
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聞流涕數樽黃封幾斛
未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充極口
無醜顏作詩爲告曹听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東文見滄水集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
 眸快東風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崑幽山神戲
 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持劍
 戟流泉夾道鳴琳瓊希天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
 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為遲留上方
 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
 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
 無倚巨壺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
 膠在高頂脚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苔輪滑欲
 空石磴誰雕鏤每怜風自四山而下不見衣惟聞
 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世區
 中囚酒酣蒼茫眼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
 中山碧玉簪亂抽况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
 中滬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
 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鬣不朽之長
 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
 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輶羽蓋來瀛洲乾坤
 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輶君且為我挽回六
 龍營我亦為君倒却黃河泥終期汗漫遊八極乘

風更覓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瘴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
 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官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
 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贊舟山園裕之

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
 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為裕之畫贊舟山園開公

繼作

揚雲異 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况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
 崑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
 澤有餘曾頽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
 其門孤風騫羽翰計借聆爾耳耳步青雲端榻來遊京
 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
 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
 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為
 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安不受薄
 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滿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

完會使茲山名與千俱不刊

子端山水同林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
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園同裕之賦 韓筆定褒靈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問太平有象韓生筆
曾見真龍如此開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蒼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墜宿業世網纏綿之驛
駒受羈銜大笑跋躑躅亦復笑縮首甘自早何必參

秦園物理本自齊橫柳可消毅志士常苦飢穉之萬人
堆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為鍾鼎不可伴

蒸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為人填窠脾清白儻少污乎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未厭酸鹹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當

相期

窓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
嚮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投所思遺山

乃其後俾屢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熙熙眼珊瑚枝寄書多

攜來為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岬嶭一念墜文字賜履期拄撐多
攬天所災室暗燈不榮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為重輕蹄必與解誰能較虧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
子罷讀書水榭山間田粟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荅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荈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食霞
扶持老病須君董滿地射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泪没兵塵鏡髮霜買鄰心樂古清涼閑陪老秀春行脚
闕欠矐元夜對床正欲脫身求免窟誰能應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諸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耽詩客
灰朽而今有髮僧眼裏帶餘三犬日話延雪屋一龕燈
新開一逕通蘭若斬盡清涼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危砧乾坤萬里雲無迹
 冰雪三冬栢有心故園鈎留清夜事歲華分付白頭吟
 華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憂獨足吟呻旣備有客常年價
 家具為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聽詩情溫舌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驪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登登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
 中有元家舊廬并鴈門一開對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
 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
 說與奇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寺形骸外
 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屐即經眼
 未得歸時亦可入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頌 馮壁

寺元繩繼宮十日來几兩前與髻婦偕齋莫少林往其
 特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繩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
 導外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
 琢痕瑩滑明晃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

秀色參餘想夜醉取不眠泉溜翠坑響悟鬢今不來聯
 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
 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聲變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暮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
 間綠蘿月一照十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
 松根象雜佩沉無窮人心墜泥滓不如與天通拳頭視
 霄漢浩露洗心骨

日月兩角翹天地一粒粟老益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
 笑區中人朱門巧梁肉清曉登少室月夕眺王屋紫煙
 晴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慳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吟嶂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黃
 金間白玉遍地光晶熒筵簾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
 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詠鈿粉嬌華年政
須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
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寂家抱玉辨爭竟推尾憐幸有元
公子不為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寔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
久困流離一壘求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崧少
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
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往從
之玉色向我温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襟被往
共就遺山元朔譚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彌驚鄰垣脂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鶩恨不剜困廩矧肯
留離樊弃屬獲珠玉披襟見蘭蓀我肝已三折醉墮偶
全潭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屨華豐
善蒼生望休息朝廷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鷄涸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髮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頰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揮求
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得與歸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蕭蕭我處
還謝塵土爽猶出煙蘿故如據鬚頭萬壑俯峰窩浩浩
跨積風瀟瀟激長河日車異紅輪天宇發蒼波指點數
齊州如覺氛埃多我無倚天矧有淡空傍遙驚鱗眇與
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睽老阮
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騰相效半成尺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
津梁愧之濟南才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置才
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曾來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
暮涼開對兩峯秋

榮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入境兩峰巉巖河落日歲暮暮
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柳龍擊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
一盃欲洗興亡恨為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頰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
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蒲馬西風此日心
嵩頂勝游誰得共仙聞仙馭待知音未句胡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羅玉分得留字

霧落豈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漸真賞
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為鳥聲留
仙源回首旌旗隔一宿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大夫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關裏更誰留我醉
與米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十頃黃陂未厭深
為向荊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絳春君方倦恙原思病
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却成今日別枯腸難著此愁新

為有人色真將駿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頰川春酒松載我雖堪老

仕路有時或為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

益知衰樂終年事未唱驢駒鼻已辛

題裕之象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為報元夫子

莫倚象山在畫圖

贈谷史院從事

賈益謙

凡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室無今古

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眼亦花蒲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涓城煙雨者因

辛恧

白酒留分扶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已重難忘奏

氣差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涓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即甚欲題詩遠寄持好句眼前常蹉過

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

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卿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蔽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
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權誣草屨烏紗巾散着紫
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
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
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風塵何為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
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蓋有鳴榔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

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
新篇爭遣九泉知

驚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何兄無好語
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此人臨終有剖背
胸書之語
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揚

跋遺山墨跡 劉因 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叅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棻 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虫盡簡錦機春賤鳳停梭

抵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
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
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
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
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
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
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
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
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
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苑縉紳遊暇日
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
士鉅儒宦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
而求逮矣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
其人鄭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感
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
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
百年後而視數十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
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存於是知元子曾

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
祝元子之宥度偉識溟澤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
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遠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
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
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
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
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掎右扯橫安
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
成一家者為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認乎
其為言哉今觀遠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
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
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
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
輪輿各輪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
甘脆疊為餠釘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
跳出便知藉澁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
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
時辛敬之先生嘗為予言吾讀元子詩正
如佛說法云吾言如密中邊皆甜此論頗
近之矣雖倡優駟僮牛童馬走聞之莫不
以為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為

文亦安用艱辛奇澁為哉敢以東坡之後
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為如
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出子
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闕文補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鼎字器之姓周氏世為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為業大父慶嗣字榮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十七年鄉人尊之父不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獲鹿世家有以女婢誘陝右饑民為贅壻者歲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贅壻單弱無以自解著明免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為有司所直准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為良嘗自言吾後世當有興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童子舉平陽宿儒畢晉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許之親授賦學年十六即辭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內登第釋褐徵事郎五臺主簿未幾丁母王氏艱太原行元帥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宜起復定襄丞時中原受兵所在殘毀民人保聚多為脅從君時佩銀符兼義軍彈壓以為軍力不足備敵而人無所逃死豈樂為背逆凡所註誤者一切貸之縣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明年遷陽曲以下不闕

遺山先生集今世行者以此本為最古惟二十二卷內中順張君碑中脫一葉末闕銘文兩行陽曲周君表佚去前半十八行蓋明時已然後刻各本仍之近見靈石楊氏本搜訪頗勤厘從金石例補得陽曲周君表闕文半首而已爰遂錄於此聊彌前隙云爾丁卯八月吳縣姜殿揚校補并記

